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网 址：www.cp.com.cn

ISBN 7-100-03762-X

9 787100 037624 >

ISBN 7-100-03762-X/K·764

定价：17.00 元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

周祖达 译　张自谋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英)卡莱尔著;周祖达译 .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 - 100 - 03762 - X

Ⅰ. 论… Ⅱ. ①卡… ②周… ③张… Ⅲ. 英雄史观 - 研究 Ⅳ.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07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英〕托马斯·卡莱尔 著
周祖达 译 张自谋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 100 - 03762 - X/K · 764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9 3/4 插页 1

定价:17.00 元

译　　序

托马斯·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在我国理论著作中，他是被批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在那百家齐喑，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人们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多。人们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知之甚微，对其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深刻。为此，下面对卡莱尔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与说明。

卡莱尔 1795 年 12 月 4 日诞生于苏格兰南部的一个乡村，是石匠的儿子。1814 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生从事教学与写作，他由于积极向英国人介绍德国书刊而在德国出了名。1834 年迁居伦敦，晚年被选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他一生反对奢华，1881 年 2 月 5 日去世，按照他生前意愿，葬于他的故乡墓地。

卡莱尔是个勤奋认真的学者，智力超群，一般称他为散文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诸如《席勒传》、《威廉·迈斯特》（翻译歌德的作品）、《旧衣新裁》、《法国革命》、《宪章运动》、《文学史讲稿》、《挪威早期帝王史》、《书信集》等，不下 30 部。他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曾经风靡大西洋两岸。

在卡莱尔的许多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又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

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00—312 页。)例如,他在《法国革命》一书中说法国大革命是王朝和贵族的愚蠢自私所必然导致的报应。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描绘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列举许多骇人听闻的悲惨事实后指出:“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我敢说,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忍受。”(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6—655 页。)对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说:“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份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恩格斯又说,在当年英国出版的书中,“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同上书)

卡莱尔还以其独特的风格蜚声世界文坛。英语词汇中有 Carlylism 一词,其义项之一,意即“卡莱尔的风格”,就是指卡莱尔好用谈话式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评论说:“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

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01 页)正是这种风格赢得了一批卡莱尔的崇拜者与模仿者。

和历史上众多名家学者一样，卡莱尔的思想也有局限和不足。他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有神秘主义色彩，恩格斯说他和谢林的早期，有很多共同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他对现代的批判，他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联系着的。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看不到对人民群众深表同情的言论，把人民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颂扬军事独裁者的作用，认为只有农奴的枷锁、奴隶主的皮鞭，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军事训导官的铬铁和残酷无情的惩罚，才能使这些人得到拯救。(段忠桥译《卡莱尔》，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7 年版)正是这种变化，疏远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

现在我们翻译出版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一书，结集了卡莱尔在 1840 年所作的六次讲演，它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逊、彭斯、卢梭)、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六种不同类型共 11 位英雄人物。这本书在欧美影响甚广，出版商争相出版。

此书的主导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这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它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把英雄人物的作用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否认人民群众是

历史创造者。英雄史观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危害极深。由于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理应加以批判摒弃。但是，如果因此把这本书全盘否定，那就好比把洗过澡的污水与婴儿一起泼掉了。应该说，这是卡莱尔的影响极大的代表作，浓缩着他的基本思想。书中有他认真细致地汇集有关英雄人物的翔实珍贵资料，它既是英雄人物本身风貌的写照，又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特色。在他对英雄人物的评述中，确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不时有辩证法的光辉闪烁。人们从书中可以领略卡莱尔的独特风格：那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栩栩如生，好似生命再现；故事情节的细腻描绘，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生动的比喻、幽默讽刺的情趣，使人回味遐想；还有那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的典故，惊人的记忆，以及行云流水优雅的笔调，更令人神往，叹为观止。再如他对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真诚、公正、人道、诚实不图虚假的颂扬，随处可见。人们从他的颂扬赞美中看出卡莱尔的为人。因为惟有高尚的人才会发现和歌颂高尚的东西。诚然人们还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这个主题内容的演变，即他从颂扬出自社会下层的英雄人物转到对帝王军事专制暴君的崇拜，可以看到英雄史观可悲的必然归宿，——要人们“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由上可见，不论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学，或是卡莱尔的思想本身，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卡莱尔的思想渊博，内容丰富复杂，笔者不敢妄加评说。以上引述片断，只是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表示一个心愿，希望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把这位在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系统全面地翻译出版，补上我国学术中的一个空缺。因为“我国文化

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的需要。

翻译卡莱尔这部独具风格的名著，译者力不从心。幸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指导与鼓励，先后经徐式谷、曾越麟两位编审审定，发稿前又得到世界史所张自谋研究员精心仔细的校订，在发稿过程中，陈应年编审还参照原书和日译本等对全稿作了全面的审核并统一体例，最后定稿，陈兆福编审给予不少帮助与支持。此稿历经八年的反复加工修改、审定，现在得以出版，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谢忱。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周祖达

1999 年 11 月

目　　录

第一讲　神明英雄

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840 年 5 月 5 日　星期二讲演）……（ 1 ）

第二讲　先知英雄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

（1840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五讲演）……（47 ）

第三讲　诗人英雄

——但丁、莎士比亚

（1840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讲演）……（87 ）

第四讲　教士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

（1840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五讲演）……（132）

第五讲　文人英雄

——约翰逊、卢梭、彭斯

（184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讲演）……（175）

第六讲　帝王英雄

——克伦威尔、拿破仑:近代革命运动

（184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讲演）……（220）

人名索引……（276）

主题索引……（280）

《圣经》引语索引 …… (290)
书名索引 …… (293)
卡莱尔生平、思想和著作年表 …… (295)

第一讲　神明英雄

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840年5月5日　星期二讲演）

我在这里讲演,谈谈伟人,有关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出现时的风采,他们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塑造自己,人们对他们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做出何种功绩。——即论英雄,及人们对英雄的评价和英雄的业绩;亦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事迹。显然,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给予比我们现在希望讨论的更充分的论述。确实,这是个大题目,其广阔范围犹如世界历史本身那样无边无际。因为就我所知,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显然,对于这个题目,我在这里无法给以恰如其分的论述。

差堪自慰的是,无论从哪方面说,伟人都是良师益友。我们研究一位伟人,即使不够充分,也总会有所获益。他是灿烂夺目的光

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惠无穷。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你都不会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徘徊片刻。我们从相距遥远的国家和时代中选出的六类英雄,在外观上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忠实地观察他们,或许他们能给我们说明某些情况。如果我们妥善地研究他们,我们应该可以窥见世界历史的精华。如果此时此刻,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只要我能向大家阐明英雄品质的含义,阐明在一切时代中使伟人与凡人相结合的神圣关系(因为我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称呼);我将十分愉快;因而这就仿佛说我尚未详细论述我的主题,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我必须尝试一下。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他自身来说是首要的事情。这句话从

3 任何意义来说,都是有道理的,对个人如此,对众人组成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在这里说的宗教信仰,并非指某个人自己宣称信奉的教会信条,也不是指某个人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来表示和拥护的宗教教义;这些完全不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种种自称信奉宗教的人,按其中的不论哪条教义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也或许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人教的誓言和宗教主张不是我说的宗教信仰,它们往往出自人们的表象,出自仅仅为自己辩解,即使说得娓娓动听。我所说的宗教信仰,是指一个人实际上信仰一种事物(这种信仰甚至不必向自己起誓许愿则已足够,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个人实际上铭记心灵深处的事物;而且能确切了解他与这个神秘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本分和命运。这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

且创造性地决定其他一切事物。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否则就可能只是他怀疑宗教的态度或非宗教信仰:按这种态度,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与冥冥世界或虚无世界有所联系。由此我说,你若能给我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就在很大程度上向我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将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此,人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他们信奉的是异教吗?是崇拜多神吗?是以生命奥秘为纯粹感性表象?是因以其中自然力量为认识的第一要素吗?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吗?是信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惟一真正存在的吗?时间是经过其一分一秒的瞬息而系于永恒的吗?异教的权力王国是被更高贵的至高权威所取代,那是教皇陛下吗?或他们对宗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吗?即对是否存在冥冥世界,对除了狂人以外是否有任何生命的奥秘,持疑信参半的态度,或满腹疑问,或表示不信,或断然否定。解答了上述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人类史或民族史的精华。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根源;而决定人类躯体和存在的乃是人类的无形的精神世界。我认为,宗教乃是有关人类的大事。在我们的讨论中,尽管我们会受局限,但把考察的重点引向宗教方面是有其好处的。这个问题弄清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丁[1]是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中心人物,是浩瀚万物的象征,我们选他作为系列讨论的第一位英雄。让我们对这位神明英雄,这种最古老、原始的英雄品质的形态进行初步的探索。

4

---

①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系智慧、诗词、战争之神,又为死者及农业之神。外形为一戴帽、执杖之独眼人。——译者

这种原始的异教，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非常怪异陌生的事物，简直不可思议。一片错觉、困惑、虚幻和荒谬引起的糊里糊涂而使人无法摆脱的迷津，掩盖着全部生命。这使我们充满惊异，几乎难以置信。因为心智正常的人竟能平静地睁着眼睛去相信这种教义，并以此指导生活，实在使人难以理解。那些人还把不幸的同代人当作神来崇拜，不仅如此，甚至还崇拜偶像、各种生物及非生物，并且根据他们的宇宙观炮制一些使自己迷惘困惑的幻象。所有这些看来都像难以置信的神话。然而，他们当时曾这样做却是确凿的事实。这类妄用崇拜和信奉异教造成的荒谬绝伦的迷津，确实使那些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人们奉若神明，安之若素。这真是怪事。其实，如果我们为人类已达到比过去更纯真的幻想高度而高兴时，那么，我们对当时人类内心深处的阴暗而不妨暂停忧愁与沉默。这类事物，过去曾有，现在也有；人所共有，我们亦不例外。

某些抽象理论家对这种异教信仰所做的解释过于简单，他们
5 认为，异教纯系谎言、僧侣权术和欺骗，任何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相信，只有设法去说服一些心智说不上正常的人去相信！因此，反驳这种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假说，则往往成为我们的责任。我由此开始批驳这种关于异教的假说。同时，也涉及其他各种主义；关于这些主义，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曾力求赖以立身于世。各种教义本身均有其真理，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谎言和欺骗固然很多，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是宗教在较早期的衰落阶段，诈骗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欺骗绝不是最先影响宗教的，欺诈并不是宗教具有的健全状态和生命力，而是宗教的弊害，是宗教行将灭亡的必然预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我看来最令人悲伤的假设是认

为,欺骗产生信仰,甚至野蛮人也莫不如此。其实,欺骗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能使一切事物死亡。如果我们只看见有关任何事物的种种欺骗,如果不把欺骗全部否定,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核心。对于作为弊害和起腐蚀作用的欺骗,我们以至整个人类的惟一任务就是抛弃它们,把它们从思想和实践中加以清除。不论何处,人总是谎言的天敌。我发现喇嘛教本身有其真理成分。我们不妨阅读特纳先生根据实地考察而写成的那本观点公正、论述清晰却又流露怀疑态度的著作《出使记事》①,便可明了。这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这是喇嘛教的真理,"可能找到"的观点是其独特的谬误。西藏僧侣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哪个人是最伟大的,足以胜任统治他们的至尊者。这是拙劣的下策,但是,与我们认为最伟大的人总是某某贵胄的长子这种办法相比,它们是否相差很远呢?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方法是件难事!我们只有首先承认异教的信徒们曾经相信他们的宗教是至诚真理,我们才能开始有机会理解异教。我们应该十分肯定,人们过去确实信奉异教,他们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一样,有明亮的眼睛和健全的感官,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信奉异教的。现在的问题是:何种异教能够存在?

另一种比较值得重视的理论,是把这类事情归之于寓言。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它是诗人心灵的作用,是诗人心灵对世界

---

① 指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西藏纪实》(伦敦,1806年)。——译者

感受和认识的影像，通过寓言的虚构，赋予人格化和形象的形式。他们还说，这符合人性的基本法则，这法则不论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在不太重要的事物中，都明显地起着作用。一个人有了强烈的感受，总要力图把它表达出来，力图了解呈现在他面前的生动形态，似乎其中蕴含着一种生命和历史的真实。无疑，这种法则是存在的，而且是人性最深处的法则之一，也必须肯定，它在宗教信仰中确实起着根本性作用。对这种把异教的起因全部或大部分归之于该法则的说法，我虽然认为它比较值得重视，但并不能说它就是正确的假设。试想，人们能相信一则寓言和诗人的一项文字游戏并以此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吗？人们需要的不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生活在世上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事情，死亡对人来说也不是游戏。人的生命绝不是游戏，它是严峻的现实，活着完全是严肃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这些持寓言为宗教起源观点的理论家，虽然正在走向真理，但他们也未到达真理。异教信仰确是一种寓言，是人们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一种象征，一切宗教亦复如此。这种象征总是随着对世界感受与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本末倒置，把结果和目的当作起源和动因。人们需要的不是美丽动听的寓言和诗人完美的想象，而是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应抱什么信念，人生应该奔向何方，在人们奇妙的生命中，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忧虑，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天路历程》一书，是优美、公正而严肃的寓言作品，但是班扬[①]的

---

① 班扬(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反国教规定，被拘禁 12 年。《天路历程》为其代表作。——译者

这个寓言的产生能先于它所表现的信仰吗？宗教必须早已存在，为人们所敬仰，然后才会有寓言作为其影子出现。寓言虽有其十分严肃性，但比起力图以诗意来表现的威严的事实和科学的确实性来，可以说它是戏剧性的影子，不过是幻想所起的作用。寓言是必然性的产物，而不是其创造者。不论是班扬的寓言，还是其他任何寓言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异教仍需探讨，其科学的必然性来自何方？那些令人困惑的各种寓言、谬误和混乱的根源出自何处？它是怎样的？它是什么？

不论在这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妄图对异教的年代久远、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错综复杂现象进行“解释”，无疑是愚蠢的。这种 8
现象不像遥远的大陆、坚实的土地与事实而是像虚无缥缈的幻境。这种现象过去虽然是真实的现在已不复如此。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表面的幻境一度曾是真实的，它不是诗人的寓言，更不是诡计和欺骗所创造的。我认为，人们绝不会相信空洞的废话，绝不会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受各种寓言的危害。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早期真诚的时代，人们就有识别骗子和憎恶骗子的本能。我们不妨试一试，撇开异教起源于欺骗和寓言的说法，并热情地倾听那异教时代久远而杂乱的传说，看我们是否至少能够肯定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灵中存在着某种事实；他们也并不撒谎或精神错乱，而是在其本身低下的状况下保持真实和神智清楚。

大家都记得柏拉图有关想象的比喻①，说的是一个在黑暗洞

---

① 见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七卷开始部分：“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商务印书馆版中译本第272页）。——译者

穴中长大的人，突然被带到高处去看日出。他看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漠然置之的景象，会感到多么惊奇，欣喜若狂！他既有童年容易接受外界事物的感觉，又有成年人的熟练官能，他的整个心灵被这种景象所激动，他会认为，那肯定是上帝的安排，他的灵魂就崇拜倾倒在其面前。在原始民族中正是有这种孩童般的崇高性。在原始人中第一个异教思想家，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兼有孩童和成人特点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童稚的单纯无拘束，又有成年人的深沉刚强。大自然对他来说尚无名称，他还
9 没有能力像现代人那样把变化无穷的万千景象，如声音、形状和运动概括为宇宙、大自然等等的名称，——从而以一个名称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对于愚昧无知的野蛮人说来，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还没有被各种名称和惯用语所掩饰，一切都毫无掩饰地闪现在他面前，美丽，可怕，而且不能言传。大自然对这种人来说，就像思想家和先知长期认为的那样是超自然的。这个花草繁盛而坚实的大地，有树木、山岳、河流和喧啸的海洋，时而是广阔深邃大海般的蓝天，呼啸掠过天空的风；时而又乌云密布，电光闪耀，冰雹降落，大雨倾盆，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还不了解，而且绝对永远不能了解。人们并不是因为有卓越的洞察力而排除了这个难题，而是由于我们过分轻率、疏忽与缺乏见识。正是因为我们不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现象也就不以为奇了。我们形成的各种观念完全受着传统、异端邪说和传言的重重包围与束缚。我们把乌云中的闪光称为“电”，还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加以讲授，并从玻璃和丝绸的磨擦中得到类似的现象。但是，电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产生的？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科学已为我们作出了许多解释，但它还是浅薄的知识，因为它

掩盖了伟大、深沉、神圣而不可知的无限领域，这个领域人们永远不能渗透，任何科学对此也显得非常肤浅。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这个世界仍然是个奇迹。任何对它进行思考的人，都会感到奇妙莫测，以至不可思议。

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那个无始无终、无声无息和永不停止的东西，叫做时间。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人们和整个宇宙好似漂浮海潮上的薄雾，像幽灵般时隐时现。这确实是一种令 10
人瞠目的奇迹，——因为我们无以言传。——哎呀！野蛮人对这个宇宙能了解什么呢？而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这是一种力量，千变万化、形成无比错综复杂的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我们以外。总之，力量不是我们，而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力量，力量，处处皆是力量。人们本身也是中心的一种神秘力量。“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而且，还可以断言，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思想家来说，如果这种力量可能存在的话，这也必定是一个奇迹。这个巨大无限力量形成的旋风包围着世上人们，它永不停息，无边无际，永恒持久。它究竟是什么呢？宗教徒的回答是上帝的创造；它是全能的上帝的创造！信奉无神论的科学，使用科学术语、实验等等办法，却不能自圆其说，把它视为可以装入莱顿瓶①中在柜台上销售的贫乏而无生命的东西。实际上，任何时候，人们如果真实地运用自身天生的感官，就会认为这是活生生的东西，——啊！是一种无法言传，像神一样的事物。既然各种科学无法解释，我们最好对它表示敬畏、虔诚地膜拜和保持心灵上的谦卑，不用言语，也可以沉默地崇拜。

---

① 莱顿瓶，旧式的电容器。因在荷兰的城市莱顿最先使用而得名。——译者

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位先知或诗人来教导我们，去摆脱那些粗浅、不虔诚的束缚、术语和科学传闻。——古代真诚的灵魂尚未被这些东西所累，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当今世上的人们只认为天才是神圣的，而在当时则凡是关注它的人都是神圣的，当时的人们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一切都
11 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让·保尔[①]仍然这样认为。这位智力超群的让·保尔有能力避开各种不实之词，但是当时却没有这些传闻。老人星[②]以其蓝宝石般的晶莹光辉（它那神奇般的蓝色光灿本身远比我们现在见到的要明亮），照耀着荒漠，照入野蛮人以实玛利[③]的心坎，引导他走出荒芜的不毛之地，他的未开化的心灵充满感情却又无法以言语表达出来。老人星像是一只小眼睛，发自深邃的永恒向他闪烁，显示其内在的光辉。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原始人何以崇拜老人星，而后来的古也门人又[④]怎么崇拜星辰？依我看，这就是各种形式的异教的秘密所在。崇拜就是超乎寻常的惊奇，对于事物无限的惊奇，就是崇拜。对这些原始人来说，他们看到周围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类似神明或神明的象征。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里面有什么永久真理因素。如果我们能放开思路和视野，不是也能通过每一颗星，通过每一片草叶看到上帝吗？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进行崇拜了。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每一物体中都有一种神圣的美，每一物体确实仍是“一个可以窥见无限

---

① 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尔（1763—1825，Jean Paul 为笔名），德国小说家，浪漫主义和心理小说的先驱。——译者

② 老人星，夜晚天空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亮星。——译者

③ 以实玛利，《圣经》中人物，事迹见《旧约·创世记》第 21 章。——译者

④ 古也门人，即赛伯伊人，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现名也门]的阿拉伯族。——译者

本身的窗口”时，这种崇拜方式不仍有其价值、仍被视为人们所说的“诗人本性”的证明吗？凡能洞察万物中的美的人，我们称之为诗人、画家、有天才异禀、才华横溢的可爱人物。那些未开化的古也门人早就——以其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这种表现。但不论使用何种方式，他们能做到这一步就有其功绩，总比那些十足的笨蛋之所为、比起没有思想的牲口之所为，——即比毫无作为要好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论见到什么事物都把它看作是至高无 12
上的上帝对我们显示的象征，那么，我应当补充说人是比任何事物更主要的象征。人们知道圣·克里索斯托①在谈到希伯来人的舍金纳②或约柜③即上帝明显的启示时有句名言：“真正的舍金纳是人！”是的，确实如此。这并非空话，而是真正符合实情。我们的本质，我们自称为“我”的内在奥秘，——啊！用什么言词来表达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是上帝的气息，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在人身上的显示。人的躯体、各种官能和生命，所有这一切不全是那无名之物的外罩吗？虔敬的诺瓦利斯④说：“宇宙只有一座神殿，这就是人的躯体。没有比这崇高的形式更为神圣的东西。对人的膜拜就是对肉体中蕴含的天启表示崇敬，当我们把手放在一个人身上，也

---

① 圣·克里索斯托(约 347—407)，希腊教父，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因急于改革触犯权贵，遭监禁，死于流放途中。——译者

② 舍金纳，希伯来文 shěkhināh 的音译，原意为“上帝之荣耀存留大地”。犹太教有时用以代称雅赫维神名。或称神之显现，或指神显现时光芒四射之云。——译者

③ 约柜，亦称“结约之柜”，是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据说：摩西奉上帝之命，以贵重木材制成方柜，内外包金，用以保存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约法。柜内藏有两块刻有十诫的石板，还有藏着“吗哪”(天降食物)的金盒及亚伦的手杖。见《圣经·出埃及记》第 24—26 章。——译者

④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Novalis 为其笔名，意为：休耕地。本名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译者

就是接触了上帝。”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只是华丽的词藻，其实不然。只要认真思索，就知道这本是科学的事实；这种言论表述揭示了事物实在的真理。我们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上帝非常玄妙难测的奥秘。我们不能理解它，也不知怎样表述它。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就能感知和体验，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这些实情，过去比现在更易感受。人类幼年时期的人们既有童稚般的新奇感，又有成年人的认真和深沉。他们不认为仅仅以科学名词便可通晓天地万物，而是只能以敬畏和惊奇的神情直接凝视它们，他们更能感受人和自然中的神性。——他们并非
13 发狂而崇拜自然，而且崇拜人胜过自然中的其他任何事物。正如上述，崇拜就是无限敬仰，他们只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官能和心灵的全部真诚，便能做到这一点。我把英雄崇拜看作古代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修饰因素。我可以说我之所谓异教的错综复杂现象，有许多根源，对星辰或自然物体的每一敬仰与崇拜，是一种根源，或是根源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英雄崇拜却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是主根，其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吸取养分而发展起来的。

再说，既然连崇拜一颗星都有意义，那么崇拜英雄的意义就更大了！崇拜英雄就是对伟人卓绝的敬仰。我认为伟人总是值得敬仰的，实际上，此外再没有值得敬仰的东西了！在人们的胸怀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对高于自己的人产生的敬仰更高贵的感情。直到这时，以及在任何时刻，这种感情为人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我认为这是宗教的基础，不仅异教如此，而且更高更纯真的宗教，——迄今已知的一切宗教，都是如此。英雄崇拜，即以无比的炽烈之情，衷心敬仰与膜拜一位神一般的最崇高的人物，——这不就是基督教的萌芽吗？一切英雄中最伟大的是惟一至高无上

者，——我们在此无需明说！让我们用庄严的静默，沉思那神圣的事情，就会悟出贯穿于世界上人类全部历史的最终的完美原理。

在比较原始但还不是难以表述的领域内，一切忠诚不是也和宗教信仰相似吗？信仰是对某个有灵感的导师，对某个高尚的英雄表示的忠诚。所以，作为一切社会不可缺少的忠诚，难道不就是源于英雄崇拜的产物，即对真正的伟人表示顺从和敬仰吗？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切显贵阶层，我们可称之为英雄统治即英雄政府——，或等级制度，因为它也是非常“神圣的”！公爵（*Duke*，拉丁文为 Dux）意即领袖；国王（King 的词源是 *Kön-ning*，*Kan-ning*），意即有见识或有才能的人。社会中到处都有一种对英雄分等级的崇拜，——也就是对真正伟大和贤明人物的敬仰和服从。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我认为，实情确是如此。社会中的显贵要人们，好比是代表黄金的钞票——可惜，其中总会有一些是伪钞。有一些伪钞，甚至有许多伪造的假票，这尚无碍大局，但是，如果全部或大部分都是伪钞，人们就不能容忍了！那就会爆发革命，发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呐喊。——由于全都是假票，没有黄金作后备，人民就会在绝望中呐喊，没有黄金，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类存在，像“黄金”般的英雄崇拜就会存在。

我充分注意到，有人认为英雄崇拜，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在现今已经过时了，终于不存在了。这种否认当今时代伟人的存在，否认对伟人的需要的说法，是值得花些时间加以研究的。我们向评论家举出一位伟人，譬如路德，他们一开头就对他进行所谓“描述”，不是对他崇拜，而是从各方面加以评头论足，使他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说，他只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把他召唤出

来的，时代主宰了一切，他毫无作为，他不过做了我们这些渺小的批评家也能做的事情而已！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可悲的。是时代呼唤出来的吗？哎！我们知道，各种时代都要竭力召唤自己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召唤，伟大人物并不一定能出现！当伟人没有出现，上帝没有委派他时，即使时代大声疾呼，仍不免陷于混乱和破灭，因为伟人未能应运而生。

如果我们想一想，只要能找到一位伟人，一位英明和诚实的人，其智慧足以真正识别时代的需要，其胆略足以将时代引向正路，那么，任何时代就不致于崩溃。这样的人是所有时代的救星。但是，那些平庸的时代，由于人们没有信仰、苦恼和困惑，由于他们毫无朝气的疑虑特点和难以克服的境遇，软弱无能地陷入更深的困境而走向崩溃，所有这一切，我把它们比作干枯的柴火，正等待上帝的火种点燃。伟大人物有直接来自上帝的无穷力量，就是火种。他的言论是济世良言，人人都能信赖。他一旦把柴火点燃，一切都围绕他本身燃烧，变为和他自己一样的熊熊烈火。有人认为，是那堆干枯的柴火把他召唤来的。它们确实非常需要他，但是关于呼唤他——！——我想，那些人就是目光短浅的评论家，他们叫嚷："看！难道不是干柴引起火来的吗？"对于一个本身就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不信仰伟人更可悲的了。就一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完全漠视精神上的火种，而只相信那堆干柴更可悲的了。这就是没有信仰的最终结论。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中，我们将会发现，伟人是他们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火不会自行燃烧。我早已说过，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

这些渺小的评论家力图宣扬无信仰和普遍的精神瓦解，但所

幸他们并不总能完全成功。在任何时代总有可能产生伟人，足以 16
说明他们及其理论是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何时，他们都不可能把活着的人们心中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彻底消除，这种真诚的敬仰、忠诚和崇拜，即使还是模糊不清和歪曲的，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鲍斯韦尔①崇拜他的约翰逊②，甚至在 18 世纪也是如此。不信宗教的法国人信仰他们的伏尔泰③，对他掀起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英雄崇拜，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他们“把他隐埋在玫瑰花下”。法国人对伏尔泰的崇拜，总使我感到非常奇怪。诚然，如果说基督教是英雄崇拜最高的实例，那么，对伏尔泰主义的英雄崇拜则是最低级的！他的一生是反基督的一生，在这方面又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对照。没有哪个民族像伏尔泰那样的法国人不容敬仰别人。挖苦是他们整个精神的特色，崇拜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可是请看，伏尔泰这位老人从费尔奈来到巴黎时，已是 84 岁高龄了，老态龙钟，身体虚弱。他们认为他也是一种类型的英雄，他毕生锄邪扶正，解救卡拉斯们，揭露上层社会的伪君子面目。——总之，虽然方式奇特，他也像勇敢的人一样战斗。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说挖苦是重要的事情，那就再没有比伏尔泰更能挖苦的人了。他是他们每个人理想的化身，行为的楷模，在一切法兰西人中，最具有法国人的特点。实际上，他是他们的神，这样的神正适合于他们。因此，所有的人，从安托瓦内特王后到圣但尼港的海关关员，

---

① 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牧师、作家。——译者

② 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在本书第五讲，有专节论述。——译者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洛克经验论，曾两次入狱，后被逐出国。——译者

有谁不崇拜他呢？上流社会人士把自己乔装成酒店侍者。驿站站
17 长大声喝令他的车夫说："快点，你是在为伏尔泰先生赶车呢"。在巴黎，伏尔泰坐的马车简直像"彗星核，后面跟随着像彗星尾的人群挤满整个街道"。女士们总要从他的毛皮大衣上揪一两根毛，作为神圣的纪念物加以保存。整个法国的最高尚、最美丽和最尊贵的人无不认为伏尔泰比他们更高尚、更美丽和更尊贵。

诚然，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奥丁到英国的萨缪尔·约翰逊，从基督教神圣的创始人到百科全书派已衰落的首领，不论何时何地，英雄都受到崇拜。情况将永远如此。我们大家都爱戴伟大人物：爱戴、尊崇和谦恭地拜倒在伟人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为之真诚地折腰吗？啊，每一个真正的人，难道不是为尊崇高于自己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尚了吗？人们心中没有比这种感情更高贵、更神圣的了。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怀疑论的推理、平凡的琐事、任何时代的伪善和枯燥及其影响，都不能毁掉人心中这种高贵的、天生的忠诚与崇拜。在无信仰的时代，人们目睹形势江河日下，满目疮痍，它很快就要转变为革命的时代。对我来说，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到英雄崇拜的不可摧毁性，像永恒的磐石，在革命形势的摧枯拉朽中不会消失。在革命年代，人们周围事物的混乱遭难，甚至土崩瓦解，将会停止；不再继续。英雄崇拜则是永恒的基石，人们将藉此开始重建新时代。人类从不同的意义崇拜各路英
18 雄，我们大家都尊崇伟人，而且必须永远尊崇。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剧变中有生命力的中流砥柱，——也是近代革命史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点；否则，它将变为一片深不可测和漫无边际的海洋。

以上就是我在古老民族的异教中发现的众多事实。只是覆盖

着一层古代陈旧的外表，但其精神却仍然是真实的。大自然仍是神圣的，它是上帝活动的显示，英雄仍是值得崇拜的：这正是一切异教在落后狭隘的早期形式下竭力要表达的。我觉得，对我们目前情况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异教比其他任何异教都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首先因为它是最后一种异教，它在欧洲众多的宗教中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800 年前，挪威人还是奥丁崇拜者。其次，它也是我们祖先的信条，我们的血管里仍流着他们的血，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我们同他们仍有相似之处。奇怪的是：他们确信异教，而我们的信仰则迥然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必要对挪威人粗浅的信条稍作考察。我们有比较可靠的办法来实现这点；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中，还有饶有兴趣的一点：即这些信条保存十分完好。

据地质学家表明：冰岛那个奇异的岛屿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片贫瘠和遍布熔岩的荒地；一年中有好多月淹没在昏暗的暴风雪中，只是在夏季才闪现短暂的山野美景。它屹立在北海中，严峻挺拔，岛上有皑皑雪山，汹涌的喷泉，含有硫化物的水塘和可怕的火山口，宛如冰霜之神与火神进行搏斗后留下的一个荒芜混乱的战场。——在那里，即我们几乎从不指望找到文献和 19
文字记载的地方，上述事情却用文字记载下来了。在这片荒地的海滨，边缘则是多草的田野，在那里牲畜得以生存，人们藉饲养牲畜与捕鱼为生。看来，那里的人好像有诗人气质，他们有深刻的思想，而且能用言语将思想优美地表达出来。如果冰岛没有从海底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被北欧人发现，那确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诗人，很多是出生于冰岛。

萨蒙德是冰岛早期的一个基督教教士，可能是他对异教有眷

恋难舍的兴趣，搜集了当时即将湮没失传的古代异教歌曲。——这些神秘主义的预言性诗歌绝大部分具有宗教色彩。斯堪的纳维亚的评论家们称它为《老埃达》或《诗体埃达》。埃达[①]一词，其词源不明，据说意为女祖先。约百年以后，斯诺罗·斯特莱森[②]这位冰岛非常著名的绅士，曾受教于萨蒙德的孙子，在从事其他著述期间，着手整理这些诗歌，将全部神话汇集成一本散文概要；他用流传诗的新发现的断简残篇作了解释。这确是一部独出心裁的天才之作，人们可以称它为潜意识艺术；整个地说，它是一本表达清晰明白、至今读来仍有兴味的著作。这本著作就是《新埃达》或称《散文埃达》。通过上述著作和至今仍在北欧盛行的其他许多用冰岛文写的中世纪北欧传说，以及用冰岛文和非冰岛文的评论，我们甚至今天仍可能仿佛面对面地直接洞察和了解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信仰体系。让我们不要再把它当作错误的宗教，不妨把它看作是古代的思想，试看我们是否能对它有所赞同。

我认为，这种古老的北国神话的主要特征，是把大自然的有形活动人格化，把物质的大自然活动被真诚而简单地视为完全是非凡的、令人惊奇的神圣事物。今天我们能作为科学加以解释的事物，他们都很惊异，把它作为宗教表示敬畏，顶礼膜拜。他们把那种隐秘的对人类有危害的自然力想象为“巨人”，一种恶魔般的浑身长满粗毛的巨物。冰霜、火和海啸，这些就是巨人。而那些像夏日的炎热、太阳等友善的自然力则被视为众神。宇宙的统治权被分为这样两种力量，它们各据一方，互相残杀，永无休止。众神住

---

① 埃达，是古代冰岛两部文学名著的合称。其一为《老埃达》，又作《诗体埃达》，一译：《伊达诗集》；另一为《新埃达》，又作《散文埃达》，一译《伊达散文集》。——译者

② 斯诺罗·斯特莱森(1179—1241)，冰岛史学家，诗人。——译者

在天上的仙宫即亚森园或神园中；而那些巨人居住的巨人之家，则在遥远、黑暗、混沌的地方。

所有这些奇谈怪论，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它并不是没有根据和毫无意义的。例如，作为自然力的火或火焰，我们现在用某个通俗的化学名词来表达，从而把潜藏在一切事物内部的那种主要的奇特本性掩盖起来了。古代北欧人则把它叫做“罗克”，即巨人中一种反应极快的狡猾恶魔。据西班牙一些航海家说，拉德伦群岛[①]上的野蛮人，也把他们从未见过的火当作居住在干柴中的一种魔鬼或神，认为人们一旦接触它，就会被狠狠咬住，而火是依靠干柴生存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倘若没有过去愚蠢行为的帮助，就不会有化学，我们也同样会认为火焰是奇迹，不知什么是火焰？——又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先知视冰霜为一种怪异的灰白色巨人，即白霜巨人或称为莱姆（意义均为白霜）。这种古老的词，现在几乎废弃了，惟有苏格兰仍用来表示白霜。莱姆在当时并非像现在这样看作无生命的化合物，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巨人或魔鬼。这个怪异的巨人莱姆，晚上把他的马群赶回家，坐下来“梳理马的鬃毛”。这些马就是冰雹云，或是疾驰的冰霜风。他的牛，——不，不是他的，而是他的亲戚巨人海米尔的，这些牛就是流动的冰山。这个海米尔能用其魔眼“扫视岩石”，而岩石便崩裂。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雷仅仅是云层中阴阳电发生作用的结果，而认为是唐纳神（即雷神）或托尔神[②]，亦即友善的夏热之神的摆布。打雷是他发怒，乌云密布是托尔神皱起双眉的怒容，天上发

---

① 拉德伦群岛，位于西太平洋；又称马利亚纳群岛，1521 年由麦哲伦发现。——译者

② 托尔神，主神奥丁的儿子。——译者

出的闪电是托尔神挥舞其手中那个无坚不摧的大锤，他驱动隆隆的战车通过山顶，那就是轰鸣的雷声，他愤怒地“吹他的红胡子”，那就是雷前呼啸的风暴。再有是鲍尔德①，这位美丽、公正和慈善的正直之神（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发现他像基督），就是太阳。太阳是可见的万物中最美的，在人们有了各种天文学说和历书之后，他还是奇妙的，仍然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听到过的最著名的神，也许是德国词源学家格林②发现的希望之神。希望之神能给予人们所希望的一切！这不就是人类精神的最真诚而又最原始的呼声吗？人类过去形成的这种最原始的理想，在近代精神文明的各种形式中仍然显示出来。然而更深入的思考必然会使我们了解，希望之神并非真正的神。

至于其他各种神和巨人，我只从词源学方面予以提及。海啸是巨人埃吉尔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巨人。据我所知，直至今日，在我们的特伦特河上，当洪水泛滥时，就会出现危险的回流或旋涡，诺丁汉④的水手们称它为埃格，意为涌潮，波涛，他们大声疾呼：“小心，埃格来了！”奇怪的是，这个词像沉入水中的世界露出的高峰一样幸存至今！诺丁汉水手们的祖先曾经信仰埃吉尔神。确实，我们英国人同丹麦人、挪威人有着密切的血统关系；或从本质上说，丹麦人、挪威人和撒克逊人，除了像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等之间有表面上的不同外，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我们全岛上，由于过

① 鲍尔德，光明、和善、智慧之神。奥丁与弗丽嘉之子。——译者

② 格林，指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1785—1863），德国民间文学家、语言学家，与其弟威廉·格林（1786—1859）合编《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即《格林童话》，并编有《德语语法》、《德语史》等。——译者

③ 埃吉尔，北欧神话中的海神。——译者

④ 诺丁汉，英国城市名。——译者

去不断的外来人侵,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丹麦人混合。当然,我认为,这种现象在东海岸较为明显,而北方地区最为突出。亨伯河以北,整个苏格兰平民百姓的语言仍有很浓重的冰岛语成分,它的德语特色仍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色彩。因此,如果说得好听一些,他们也是"诺曼底人"即北欧人!

至于主神奥丁,我们以后再论。现在请大家注意,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切异教的本质在于:把自然力视为神圣的、巨大的和人格化的力量,或是当作神,或是当作魔鬼。不难理解,这是人类对无比巨大的宇宙总是敬畏和惊奇而表现出自身的幼稚思想。我认为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体系中存在着某些非常真诚的、非常重要而有气魄的东西。它与古希腊异教的轻快优美性有显著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信仰体系的特征是普遍的单纯性与质朴性。这是一种思想,即深沉、直率和诚挚的心灵的真诚思想,对周围事物完全开放,并对这些事物作直接和真诚的检验,这正是一切时代中一切完美思想的首要特征。它不像希腊异教那样优美轻快半似嬉戏;而是显示出本身某种简朴的真实性和淳朴的力量,表现自身一种深切而原始的真诚。比起美丽的阿波罗①的塑像和明朗轻快的神话来,北欧的神话,令人感到奇特。据 23
传说,众神为了宴请海啸巨人埃吉尔需要"酿酒",派托尔神到巨人国取大锅。托尔神历尽艰险,终于取到了锅,将它扣在自己头上,像戴了巨大的帽子,然后摇晃着离去。他全身被锅罩住,锅把挨到了他的脚跟!北欧神话体系的特征,是崇仰一种庞然大物,即巨大

---

① 阿波罗,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司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男性美等之神)。——译者

而笨拙的巨人。这种巨人，虽力大无比，却都是质朴粗野，孤独无援地迈着不稳的阔步。只须考虑他们关于创世的最早神话，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巨人伊默是由“暖风”和冰霜与火的斗争留下的混杂物所造成的。众神把他杀死，决定用他来创造一个世界，他的血变成海洋，他的肉化为陆地，他的骨骼成为岩石，他的眉毛建成众神居住的仙宫，他的头盖骨变为无边无际的苍穹，他的脑浆化为云彩。其想像力远远超过大人国①的故事！这种宏伟的、巨人一般的、庞大无比的原始思维，——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演变为莎士比亚和歌德作品中更为坚实的崇高特色，它已不是巨人般的，而是神一般的，其力量比巨人更为强大！尽管如此，——这些古人，无论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来说，都是我们的祖先。

我也欣赏古代北欧人关于伊格德拉西尔树②的想象。他们把一切生命描绘成一棵树。伊格德拉西尔就是生存的白蜡树，它的根深扎在赫拉③或死神的冥府；它的树干耸入云霄，树枝伸展在整个宇宙上空，这就是生存之树。在它的根部，——即死神的王国里，坐着三个命运女神，即现在、过去和未来，她们用圣井之水浇灌树根。“树枝”从萌芽到落叶——这就是世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事物的经历，各种事情的完成或灾难性的结局，——它贯穿在任何空间和时间。这不就是说，每片树叶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每一条须根是一言一行吗？而它那许许多多树干就是各民族的历史。那

① 大人国，是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一书中，巨人居住的地方（写于 1726 年）。——译者

② 伊格德拉西（尔），北欧神话的乾坤树，即用树干、根株连结天地、冥界的巨树。——译者

③ 赫拉（北欧神话中的）死亡女神和冥界女王。——译者

瑟瑟树声就是古往今来人类生存的喧闹。它在那里成长，由于它，人类激情的气息通过它发出沙沙的声响，——有时则像暴风一般怒号，像众神的咆哮。这就是伊格德拉西尔树，即生存之树。这就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就是已做过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一切，“是 To do(做)这个动词不定式的各种变化形式”。我们考虑一下人类事物怎样循环变迁，其中每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再考查一番我今天向大家讲话的言语，它不仅吸收密西哥特人[①]乌尔费拉[②]，而且也来自最初开始说话的一切人。——我认为没有比这棵树的比喻再贴切的了。真是美妙，既完美又壮丽。这个“宇宙机器”——唉，与它对照思索一下，确实就是如此！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然的观点非常奇特，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究竟来自何方，我们不愿被迫详加讨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说：“它起源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首先是具有原始思维能力的最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我们应该称他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第一个“天才人物”！世界上的芸芸众生怀着动物那种说不出的模糊惊奇感情，或者怀着人所独具的那种痛苦而无法弄清的惊奇感情，从这个世界匆匆离去，直到伟大的思想家即有创见的人物、先知出现，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思维焕发所有人进行思维的潜在能力。这正是思想家、精神上的英雄人

---

① 密西哥特人，公元 4 世纪居住在古罗马密西亚省的哥特族人。——译者

② 乌尔费拉(约 311—约 383)，哥特人的主教(约 341 年)，在哥特人中宣传阿里乌教。被认为是哥特字母的发明者，他把大部分《圣经》译为哥特文(学术界有争议)。后来受迫害迁至多瑙河南部的密西亚。——译者

物的作用。他所说的，所有的人决不是不想说而是渴望要说。于是，所有的人的思想像是从痛苦的着了魔似的昏睡中开始醒来，围绕他的思想；并对它作出响应说，是啊，正是如此！人们高兴得像在黑夜中见到了曙光。实际上，这不就是从非存在到存在，从死到生的觉醒吗？我们至今仍尊敬这样的人，称他为诗人、天才等等。但是从这些原始人看来，他是真正的魔术师，是能为他们带来意外幸福奇迹的创造者，是先知，是上帝！——人们的思想一旦被唤醒，就不会再安睡，它自身会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经过一个接一个的人，一代接一代的继承成长，——直到它臻于完美地步，这种思想体系不能再向前发展，而必须让位于别的思想体系时止。

我们相信，对北欧人来说，现在名为奥丁的北欧主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导师，是人们灵魂与肉体的主宰，也是一位其价值不可估量的英雄，人们对他无限敬仰，超越了他们的认识界限，变成了崇拜。他不是有清晰表达思维的能力，还有其他许多不可思议的能力吗？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由衷地认为理应如此。他不是为他们解开了这个世界的斯芬克斯[①]之谜，为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提供可靠信念吗？由于他，他们了解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将来应该追求些什么。由于他，生活有了音调悦耳的语言来表达，而且是他最早使生命充满活力！——我们可以认为这位奥丁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之源：不论奥丁是作为一位神，还是称作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第一位思想家，他其实是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宇宙观一经传播，在众人的思想中开

① 斯芬克斯(希腊语意思是“女扼杀者”。)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后被俄狄浦斯猜中，斯芬克斯就跳崖而死(一说为俄狄浦斯所杀)。——译者

始形成同样的观点，它发展，并不断地发展，人们总认为它是永远可信的。它铭刻在众人心目中，但肉眼无法看到，犹如隐显墨水写成的；一经他启发，人们就恍然大悟。不仅如此，世界上任何时代中的重大事件、一切其他重大事件的根源，不都是与思想家降世相关的吗！——

还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要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两种《埃达》的混乱情况略加说明。这些作品并不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严格地说，是多种相继体系的汇集。我们从《埃达》中看到的所有这种古代北欧人的信仰，犹如同一画面上的画，分不清距离远近。在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应该说，自从最早的信仰开始以后，世代相传，它各有不同形式的深度与广度。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思想家，从第一个起始，都为那种斯堪的纳维亚思想体系作出了贡献，不断给以新的提炼与充实，这是所有思想家的共同成果。可是，它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如何经过思想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使其形态怎样相继发生变化，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埃达》中那种最后完善的形式，这些情况，现在无人知晓。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像特拉比松德会议①、特兰托会议②那类宗教会议；是否出现过像阿塔纳西乌斯③、但丁和路德那样的人物，就犹如沉入寂静的黑夜毫无反响。我们只能知道它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一个思想家不论在何处出现，对他所思索的事物会有所贡献、

① 特拉比松德会议，历史上无此会议的记载。——原书编者

② 特兰托会议，是天主教在特兰托（在北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九次宗教会议，从1545—1563年，历时18年，为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旨在重申天主教教义，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译者

③ 阿塔纳西乌斯（296—373），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主教。他参加七十位犹太人翻译《圣经·旧约》的工作，领导“正教”（尼西亚）教派反对阿利乌斯派。——译者

有所补充，也会使其产生变革或引起革命。可惜的是，一切革命中最重要的“革命”，由奥丁亲自领导的革命，不是也像其他的革命一样已经消失了吗！奥丁有什么历史呢？当我们想到他曾经有过历史，却感到奇怪！因为奥丁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人，他身穿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衣饰，蓬乱的胡须，激动的眼神，粗鲁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言谈举止；和我们一样有忧有喜，像我们一样有四肢和容貌。——总之，本质上与我们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作出了如此的业绩！但是，他的业绩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只留下这位创业者的名字。人们会说，明天是“星期三”，即奥丁日！可是，关于奥丁生平没有历史记载，没有文献可查，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猜测。

27 斯诺罗确实在他的《挪威诸王史》一书中，以极为朴素的手法，几乎是一种简洁的商务行文笔调记述着：奥丁是黑海地区一位英勇的君主。他拥有十二个贵族和许多平民，迫切要向外开拓。他率领这些亚森人离开亚洲，对外征讨，最后在欧洲北部定居，并发明了文字、诗歌等等。——不久以后被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主神加以崇拜，他的十二个贵族被认作他的十二个儿子，也像他一样成了神。斯诺罗对此深信不疑。与斯诺罗同一世纪的一个非常怪僻的北欧人萨克森·格拉马蒂克①更不犹豫，竟毫无顾忌地把每个神话中的历史事实当作丹麦或其他地方人间的实事记载下来。几个世纪以后，博学而谨慎的托尔费乌斯②通过计算为它确定日期。他说：奥丁到欧洲大约在公元前 70 年。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可靠

---

① 萨克森·格拉马蒂克(12 世纪中叶/1150? —1206 与 1200 之间)，丹麦历史学家，著有《丹麦人的业绩》(1186)。——译者

② 托尔费乌斯(1636/9—1719)，冰岛学者，首次将中世纪北欧传说整理问世的人。——译者

根据,站不住脚的,无从说起。那都是久远久远以前的事,岂止超过公元前 70 年! 奥丁的年代,他的冒险经历,当时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物和环境,同我们相隔不知多少千年,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

此外,德国那位古籍研究者格林甚至否定曾经有过奥丁这个人物,他用词源学予以证明。他认为奥丁一词的词源形式为 Wuotan,这个词作为主神的名字遍及条顿语民族的各个地方。格林认为,这个词与拉丁语 vadere,与英语的 wade 等类似的词有密切的联系,——其主要意义为最初的运动、运动的源泉和力量,因此是最高之神的合适称谓,而不是任何人的名字。他又说,在古代撒克逊、德意志及一切条顿民族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Divinity),由这个词派生的形容词全都指神圣的(divine)、至高无上的(supreme),或与主神有关的某些事物。这种说法很有可能! 我们应该尊重格林在词源学方面的见解。我们姑且确认,Wuotan 一词意指 Wading,即运动的力量。可是,仍然存在着问题:为什么它只能指神,而不能同时又是英雄人物或推动者(Mover)的名字呢? 至于形容词及其派生词,——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西班牙人由于他们共同赞美洛佩(Lope)这个人,从而习惯上把美丽无比的花朵和女性说成“洛佩花”、“洛佩女”吗? 如果西班牙这种习惯发展下去,洛佩这个词不也就变为象征神圣的形容词了吗?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他的《语言论》中推测,不论何种形容词都是这样形成的:有些全是绿的东西,因其主要特征是绿色,因而定其名为绿,于是,另一种具有这类性质的东西如树,我们称之为绿树,——像我们仍在说“蒸汽机车”、“四驾马车”等等。斯密认为,一切主要的形容词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初是指的实体和事物。我们不能因为词源学上这类问题而否定一个人的存在! 无疑曾经有过最早的导师和首领,

肯定有过实际存在的奥丁这个人，奥丁这个词不是形容词，而是指实在的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一切传统的说法、历史和历史的反响，与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一致的，它使人们理解和确信这一点。

奥丁这个人是怎样被人们视为神和主神的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没有人希望对此做武断的结论。我已经说过，他的人民对他无限敬仰，至今还衡量不出这种信仰的程度。不过，可以设想人们自己对某个最伟大人物的衷心热爱会不断发展，以至超越一切界限充满了整个思想！或者，如果设想一下奥丁这个人，情况将会怎样呢，——由于他是一个伟大而深沉的人物，具有神感和神秘的
29 潮水般的想像力以及不知来自何处的自我冲动，这对他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使他感到恐惧和惊奇——觉得自己也许是神，觉得自己是“Wuotan”、“运动”、至高无上的力量和神的某种流出物。从其着迷的眼光看来，整个大自然都是这种力量和神的令人惊奇的光辉象征；并认为 Wuotan 的某种流出物寓于其身！他不一定虚伪，他只是说出了自认为是最真实的话，但却是错误的。一个伟大人物，不论他是如何真诚，却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时而觉得自己在天上，时而却又觉得身在深渊。在一切事物中，最难测度的是——他自己！外界对他的看法和他对自己的估量，这两者奇妙地相互作用，有利于对问题的互相确定。由于所有的人都虔诚地崇敬他，由于他自己的朴实的灵魂充满着高尚的热情与爱慕，充满着旋风般的混沌无知和灿烂的新光芒，于是他周围的神圣的世界突然使一切变得神奇美妙，这种情景从未有人遇到过，此时他会怎样思忖自己呢？是“Wuotan”吗？所有人都回答，是“Wuotan”！

其次，我们要考虑纯粹的时间在这类事情中会起什么作用。如果一个人生前是伟大的，在他死后如何变得更加伟大十倍。这

是传说就像暗箱放大器那样起着多么巨大的夸张作用啊！由于受人内心中爱慕和崇拜等激励，事物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人们的想象中会得到夸张。在蒙昧无知的时代，没有日期或文献，没有书籍，也没有阿伦德尔碑文①；只是到处留下了那些没有文字的纪念性的石塚。由于没有记载，任何伟人，一旦了解他的同代人均已去世，在三四十年间，就会变成神话式人物，更不用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了！——！——在这类问题上企图加以推论是无益的，它们不是用推理和图解可以解决的，从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对我们来说，像在巨大暗箱影像中心看出微弱的真实光线那样，能从极其遥远的历史中辨别出某些闪光，能辨别出它的整个中心不是荒诞和虚无，而是合乎情理的实在东西，也就足够了。

这道光芒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灵的黑暗大旋涡中照亮，他们的心灵虽然愚昧，却有活力，一心等待着光明，我认为，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至于这道光芒，怎样在以后神奇地扩展千百倍，以其绚丽多彩的种种形式闪耀，并不决定于它自身，而取决于接受它的民族心灵。人们感觉到的光芒的色彩与形式，是透过雕花玻璃映现的。——想来也真奇怪，对每个人来说，任何最真实的事实，总要受人的性格的影响来塑造。我说过，最诚挚的人在和他的熟人交谈时，总会陈述他认为的事实是自然界的真实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或事实体现自身的方式，——即变成他认为的那种事实，——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要受他自身思维法则的修饰。这些思维法则虽然微妙深奥，却是普遍的，永远起作用的。对每个人来

---

① 阿伦德尔碑文，是指阿伦德尔伯爵 1624 年购到的一块碑刻，碑上记有古希腊主要历史事件的碑文。此碑后来由阿伦德尔的孙子赠给牛津大学。——译者

说，自然界是他自身的幻觉，世界是“他自身梦幻”的复合。谁能知道所有这些异教寓言的形成脱胎于哪些难以捉摸的微妙精神法则！12这个数，是最可除尽的数，它能被 2 除，被 4 除，可以 3 等分、6 等分。这是最奇特的数。——它是以确定黄道十二宫、奥丁的儿子数和其他许多以 12 为数的东西。任何有关数的传闻都有归为 12 的倾向，其他各个事物也都如此。而且也是无意识的，——并没有制造各种“寓言”的意思！但是，那些原始时代人的
31 清醒目光会迅速洞悉事物的奥秘关系，从而完全坦然接受。席勒在《维纳斯的腰带》中认为，永恒的美学真理是一切美的本质。但是奇怪的是，——他审慎地避免提示古希腊神话家曾经有过讲述“批判主义哲学”的任何概念！——总之，我们不应继续讨论那些漫无边际的领域。难道我们不能承认奥丁是曾经实际存在的人吗？虽然在传说中确有不少讹误，但是，如果认为是纯粹的谎言、毫无根据的虚构和故意的讽喻，——而我们的祖先却相信它们，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奥丁的如尼文[①]是他的一个重要特色。如尼文以及用它作出的各种“魔法”奇迹，成为传说中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如尼文是斯堪的纳维亚字母；当时的人们设想奥丁是文字以及“魔法”的创造者！他把他内心看不见的思想用书写文字表达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是第二种语言，它和第一种语言同样是令人赞叹的创造。人们记得秘鲁国王阿塔瓦尔帕[②]对文字的惊奇和怀疑的情景：他命令他的警卫西班牙士兵在其拇指甲上画一个神

---

① 如尼文(Runes)，北欧古文字。——译者

② 阿塔瓦尔帕(1500/1502？—1533)，秘鲁印加帝国末代皇帝，被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处死。——译者

(Dios)字,又叫另一个士兵照样做,以确定这样的奇迹是否可能①。如果奥丁给他的人民带来文字,他当然就会有很多魔力!

在北欧人中用如尼文书写,具有某种独创性。它不是腓尼基②字母,而是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字母。斯诺罗进一步指出:奥丁还创造了诗歌;诗歌是人类语言的乐曲,也是由这种神奇的如尼文符号谱出来的。设想人们都回到各民族的幼年时代,欧洲处在早期绚丽的晨曦中,一切沉浸在宏伟日出时朝气蓬勃的光辉中,欧 32
洲人首先开始思索,向往未来。在这些坚强的人们心中充满着惊奇和希望,像孩童思想那样散发出惊奇与希望的无限光辉。当时,在大自然的坚强儿子们中,出现一个不仅是粗犷的首领和战士,以他野蛮的炯炯目光识别应该做什么,并以他狂暴的雄狮般的勇猛把事情完成;而且还是一个诗人,即我们所谓的诗人、先知和非常虔诚的思想家和发明家,——像真正的伟人一样。一个英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英雄;首先是他的灵魂和思想。这位奥丁在其原始的发音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却有话要说。他敞开伟大的胸怀领略这个广阔的世界和人生,并以非凡的言语作了表达。因此,我认为,他作为英雄,其外表虽粗野,却是一位聪明的、天才的和心灵高尚的人物。既然我们至今仍然敬慕这位超群的人物,那么,那些刚从蒙昧中醒悟,开始思维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人会怎样对待他呢!对他们说来,当时还没有任何名称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但感到他是崇高的,而且是最崇高的;是英雄、先知和上帝;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 Wuotan。思想总是思想,不论它采取何种表达方法。从本质上

---

① 参见:罗伯逊著《美洲史》(ROBERTSON, *History of America*, III, 153f. Lond 1808)。——原书编者

② 腓尼基,地中海东岸的古国,今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译者

推测，这位奥丁一定是具有最伟大人物素质的人。在其朴实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崇高的思想！他用以表达的粗陋的言词，不正是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英语词汇的基本词根吗？他在蒙昧时代作出了如此的成果，犹如黑暗中点燃的明灯，是显示原始人崇高心灵和智慧的明灯，也是至今仍照耀我们的惟一明灯。所以我说，他作为一个英雄，必定在那里发出光辉，使蒙昧时代多少得以启蒙，——这仍然是我们大家要继承的任务。

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典型的北欧人，是当时条顿民族中最优秀
33 的人物。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心中对他满怀无限敬仰；直至崇拜。他是无数重大事件的根源，他的功绩不断被发现，从久远的几千年来，涉及条顿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我说过，我们自己所说的星期三不仍是奥丁日吗？英语中一些地名的词根与此类同（例如，Wednesbury，Wansborough，Wanstead，Wandsworth），可见，奥丁也影响到英国，这些词本是同根生出的叶子！他是一切条顿民族的主神，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楷模。——他们就是这样敬慕这位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楷模；这是他在世上赢得的幸运。

因此，即使奥丁这个人本身已经完全消失了，但他的巨大影响却仍然体现在他的整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位奥丁一旦被承认为神，我们可以充分认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然观，即模糊不系统的自然观，不管过去怎样，从此开始完全不同的发展，变为一种新的方式。凡是奥丁理解的和用他的北欧古文字与音韵传授的一切，全条顿族人民都铭记在心，并加以发扬光大。奥丁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即使在新的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每个大思想家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仿佛是从过去死气沉沉的深渊反射到摄像机暗箱上的巨大影像一样，显示出笼

罩整个北方上空的巨大、混杂的画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奥丁这个人的生动写照吗？他的本来面目的巨大影像，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或隐或现地在那里发展，而且变得混淆不清。所以我说，思想终究是思想，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是虚度一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而已。

我认为，在这种原始形态的英雄品质中存在着非常动人之处；当时的人们尽管如此朴实无能，却对一位英雄衷心爱戴。从外表 34
上看这似乎毫无用处，但它却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与人类自身共存的感情。如果说，现在我能在某种程度上表述我长期的深切感受，那么，我认为对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类生命的要素，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的灵魂。——这就是我们现在进行这个讨论的主要意义。我们现在已经不把伟人当作神了，也不再无限地敬仰他了。啊，不那样了！我们有了很多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伟人，或者对伟人根本也不予敬仰，——事情就会更糟。

这种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英雄崇拜，是古代北欧人观察宇宙和调节自身的全部方法，它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认识大自然的神性和人类的神性的一种原始的幼稚方法，它是最粗糙的，又是诚挚的、坚定的、巨人般的，象征着这个孩子将会成长为一个巨人！——这曾经是真实情况，现在却已不复存在了。它像是发自早已不在人世的我们祖先的被窒息了的沉闷声音，从遥远的年代向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现代子孙们呼喊道："这是我们在那时候对世界的看法，即我们对这个宇宙和生命的深邃奥秘所能形成的全部影像和观念。不要藐视这些认识。你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它，有了广阔的视野，但是你们也还没有到达顶

峰,你们的观念虽已扩大了很多,但仍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这种事情,不论何时,没有人能全部了解,即使再经过数千年的新发展,人们将会发现他们力争认识的仍然只是它的一部分,这种事物比人巨大,它是无限的,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的!”

我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以及一切异教的神话,其本
35 质在于承认自然界的神性,是人类与其周围世界中那种显然在起作用却又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进行真诚的交流。应该说,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神话更为真诚。真诚是它的重要特征。它没有古希腊神话那样的优美,但它那高尚的真诚(应该说非常高尚)却使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以为,真诚胜于优美。我感到这些古代北欧人对自然现象以开阔的眼光和心灵进行观察,非常认真和诚实,既幼稚而又成熟,有胸怀开阔的朴实、深沉和生气,是一种真实的、充满了爱和敬慕之情而又无所畏惧的方式。这确是一个勇敢而真诚的古代民族。人们发现,这种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异教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异教中对人及其道德义务的认识,虽然也并不缺乏,但它只是在各种更纯粹的宗教形式中表现为主要因素。的确,这是人类信仰史上一个重大特色和时代,是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人类开始把自身与大自然及其力量联系起来,对其充满了惊奇和崇拜,直到以后的时代,人类才认识到一切力量都是道德的,其重要之点在于区别善与恶、应该与不应该。

此外,我要谈一下《埃达》中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描述。我在前面提过,那些作品很可能为时较晚,即使是最早的那些描述,对古代北欧人来说,也很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可以说是一种充满

诗意的游戏。正如前面所述，寓言与诗的描述，不是宗教信仰。首先有信仰，然后才有围绕信仰的寓言的积聚，犹如健康的身体围绕灵魂一样。我完全可以推测，古代北欧人的信仰，像其他各种信仰一样，当它主要还处在沉默状态，不能更多地表述自己，更谈不上歌颂自己的时候，是最充满活力的。

在《埃达》那些虚幻的内容中，在一大堆幻想的主张和传说中， 36
在它们那些动听的神话里，使人们实际信仰的主要内容，可能超不过以下这些：如信仰瓦尔基莉[①]和奥丁神殿；信仰有不可改变的命运；以及勇敢是每一个人所必需的。瓦尔基莉是操有决定战场上生死大权的神，由她们决定的命运是不可违抗的，谁要是被指定战死，屈膝求饶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古代北欧信徒的基本点，——对任何地方一切诚挚的人们都是如此，对穆罕默德、路德、拿破仑都同样适用。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将它作为自己的基础，用它作纬线编排出自己全部思想体系。于是瓦尔基莉们，即这些操生死大权的选择者把勇敢的人引向天上的奥丁神殿，只有那些卑劣的人和懦夫才被抛到别处，扔到死亡女神赫拉管辖的地区。我认为这是斯堪的纳维亚整个信仰的精华。他们心中清楚，必须做一个勇敢的人，否则就会失宠于奥丁神而遭鄙视并被遗弃。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一番，其中是否包含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勇敢是人的责任，是永久的责任，古今同理。勇猛仍是有价值的。一个人的首要责任是征服恐惧。人们必须摆脱恐惧，否则一事无成。一个人不

---

① 瓦尔基莉，北欧神话中的神婢。奥丁神的侍女，一般认为有九个。她们奉奥丁神之命，飞往战场，挑选应当战死者，并把那些堪称英雄之亡灵引向瓦尔哈拉殿堂（即阵亡勇士殿或英灵殿，名誉宫，是奥丁神收容战死勇士亡魂之所。据说，该处有门540扇。战士每晨由此门出来，晚归与诸神共宴，众神婢即在此服侍）。——译者

把恐惧踩在脚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奴性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华而不实的;他的思想是虚伪的,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隶和懦夫。奥丁的这一信条,如果我们剥开其真正核心,即使在当今也是符合实际的。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勇敢,他必须奋勇前进,要像一个真正男子汉一样行动,——沉着冷静地相信上帝的安排和选择。总之,要毫无畏惧,不论现在或将来,一个人战胜畏惧的程度将决定他是怎样一个人。

37 当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那种勇敢是非常残暴的。斯诺罗指出:他们认为不在战场上死去是一种耻辱和不幸;当自然死亡即将来临,他们就会在自己肉体上割出许多伤痕,认为这样做,奥丁神就会把他们当作被杀的战士予以接纳。年老的国王们快死的时候,就让人把他们的身体放在船上,将船扬帆启航,并燃起小火烧船;等船一出海,就燃起熊熊大火,用这种方式为老英雄举行葬礼,顿时,在大海中升天!这是野蛮的血腥的勇敢,然而它也是一种勇敢,我认为这比没有勇敢要好。在古代海盗头目中,他们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不拔的力量!我推想,他们双唇紧闭,沉默不语,不觉得他们特别勇敢。可是,他们无视藏有可怕魔怪的狂暴海洋,也不把所有的人与物放在眼里,——他们不就是我们的布莱克①和纳尔逊②那些英雄的祖先吗!古代北欧这些海盗头目,从未受过荷马史诗的歌颂,但是,阿伽门农③的勇敢,与他们中的某些

---

① 罗伯特·布莱克(1599—1657),英国海军上将,击败王党舰队及荷兰、西班牙舰队,为克伦威尔共和政府建立了海上优势。——译者

②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作战中负伤,右眼失明(1794 年),失去右臂(1797 年),后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803—1805),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1805 年),本人受重伤阵亡,称号纳尔逊子爵。——译者

③ 阿伽门农,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译者

头目，——例如与诺曼底的赫罗尔夫①的勇敢相比，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鲁莽活动，微不足道！赫罗尔夫，即诺曼底的罗洛公爵是一个粗野的海盗头目，至今在英格兰的统治中仍有他的影响。

即使那些历经多少世代的野蛮海盗行径，也不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对于确定谁是最强者，谁可以统治谁这点来说是必需的。

我还发现，北国一些君王有伐木者（Wood-cutter）的称号，即被称为砍伐森林的国王，其中必有缘由。我推测，实际上，很多国王既是伐木者又是战士。然而，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主要议论后者，——这使得某些批评家产生不少误解。因为任何民族都不能仅依靠战斗而生存，战斗并不能生产人们生存需要的足够用品，我认为真正的好战士，也总是真正的好伐木者，——即在各方面都是真正的革新者、明辨是非者、实干者和劳动者。因为真正的勇敢与 38
凶恶根本不同，是一切的基础。一种更正统的勇敢，表现为与原始森林和大自然的各种邪恶凶残的力量的斗争，为我们征服自然。我们，作为这些前辈的子孙，不是将这种精神继承发扬了吗？愿这种勇敢精神与我们长存！

奥丁这个人具有英雄心声的谈吐，也有给人一种来自天堂的深刻印象，他向他的人民讲述勇敢的深远意义，以及人怎样由此而变成神。于是，他的人民由衷地产生了共鸣，相信他的这个启示，是来自上天的启示，并把他看作向他们传播启示的神。看来，这就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宗教的最初种子，一切形式的神话、象征性的习俗、思辨、寓言、诗歌和传说都自然地由此生长。这种生长

---

① 赫罗尔夫即罗洛公爵（860？—930？），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头子，从法国国王傻瓜查理得到一块封地（911 年），在那里创建诺曼底公国。——译者

——是多么奇妙！我把它看作一道微光，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愚昧的巨大旋涡中闪耀并发展。然而，应考虑到，这愚昧本身中也是有活力的。这种愚昧的活力就是全体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急切的、欲说不能的未曾开化的心灵，只是热切渴望能够表达，永远不断地表达！这样，充满生气的教义就开始生长，不断地发展壮大。——就像一棵榕树，第一颗种子是至关重要的。以后，它的树枝扎入土里长出新根，如此蔓延，不断周而复始，我们就有了整片的树林，茂密的丛林，而这一切都始于一颗种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全部宗教，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肖像的巨大影子”吗？批评家们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神话中找出有关创世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印度神话有些相似之处。如说圣牛阿登布拉“在岩石边舔霜”，这就有点像印度的一种神话，把印度的圣牛移植到严寒凛冽的北国。这完全可能；确实，我们可以毫无

39 疑问地说，这些事情，不论地域相距多远，也不论时代相隔多久，都会有相同性质的联系。思想是不朽的，只是会变化而已。我们这个星球上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就是一切的首创者。以后才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古往今来，每一个真正思想家，都是奥丁式人物，以他的思维方式教导人们，他的肖像影子覆盖着世界历史的各个部分。

至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独具的诗的特色或优点，限于篇幅，而且它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现在保存的某些原始的预言书，如《老埃达》中的《瓦洛斯帕》，这是古代女预言家专心诚真之作。但是，比较起来，这些东西是一种空洞的附属物，后来的古代北欧吟唱诗人对此并不重视，主要是他们吟唱的

诗歌得以流传下来。我估计在以后若干世纪里，他们继续吟唱这种充满诗意的象征性预言，像我们近代的画家绘画一样，但这时已不再出于内心的最深处，或者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我们在思想上处处应该牢记这点。

格雷[①]有关北欧传说的片断，并不能给人以明确的概念，——正如蒲柏[②]不能准确地反映荷马史诗一样。这种传说并不像格雷所描写的那样，像是由畏惧和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的用黑色细方大理石建成的四方形的阴森宫殿。不，它虽然粗如北方岩石和冰岛的荒漠，然而在那些恐怖的事物之中，却蕴藏着热诚、朴实以至于微带欢快的情绪和粗犷的欢笑。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心地不会矫揉造作，他们无忧无虑。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粗犷的质朴、诚实和直率。托尔神“紧皱眉头”这是真正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怒容，“他紧握大锤，直到手指关节都发白了。”这些传说中还有一种 40

美好的同情，真诚的同情。如说，正直之神鲍尔德要死了，这位美丽仁慈的正直之神就是太阳神。他们用尽百草替他治疗，却无法挽救。他的母亲弗丽嘉派赫莫德去找他。赫莫德骑马穿过许多幽深的山谷，绕出黑暗的迷宫，经九天九夜到达金顶桥。守桥人说：“是的，鲍尔德是打这里过去的，但是，死亡王国还在那边遥远的北方”。于是赫莫德骑马继续往前，跃过赫拉之门，即地狱之门，终于见到了鲍尔德，并同他谈了话。可是，鲍尔德不能获得释放。真是毫不留情！赫拉绝不会因为奥丁神或其他任何神而徇情把他放走。这位美丽高雅的正直之神只得留在那里。他的妻子自愿为他

---

①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

②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著有长篇讽刺诗，曾翻译荷马史诗。——译者

殉葬。他们就永远留在那里。鲍尔德把戒指送给奥丁，他的妻子娜娜送给弗丽嘉一个顶针，留作纪念。——啊，多么动人！——

实际上，勇敢是同情的源泉，——又是真理和人类一切崇高善良品格的源泉。在这些描述中，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地那种粗犷、朴实的气势，引人入胜。乌兰德①撰写的关于托尔神的优秀论文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灵上以雷神为友，不正是一种正直而诚实力量的表现吗？他们并没有被其雷声吓跑，却认为夏日炎炎，壮丽的夏日景色，雷声是不可缺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喜爱托尔神和他打雷的大锤，并以他来取乐。托尔神就是夏日的炎热，既是雷神，又是平和勤劳之神。他以农夫为友，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侍从是席阿尔费，意即体力劳动。托尔神本人也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蔑视平凡的劳动。他还不时地到巨人国旅行，驱走那些混乱的寒霜魔鬼，降服它们，至少使它们受到限制与损伤。某些类似的各种传闻，还非常幽默。

如上所述，托尔神到巨人国去找海米尔的大锅，使众神得以酿酒。庞大的巨人海米尔一出场，他的灰胡子上尽是白霜，用它的眼神能把石柱劈开。托尔神经过艰巨的争吵，夺得了大锅，把它扣在头上，“锅把够到他的脚跟”。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对托尔神有一种充满爱的戏谑。据评论家们发现，海米尔的牛，就是冰山。那些巨大而粗野的大人国的神，——只要加以教化，就可以变成莎士比亚、但丁、歌德作品中那样的人物！现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品，都已成为过去了，——托尔这个雷神已变成能杀死巨人的杰克，但是创造这些神话的精神依然存在。真奇妙！万物有生有死，但却不彻底消灭！至今我们仍可奇妙地发现古代北欧信仰这棵宏

---

① 乌兰德(1787—1862)，德国诗人，施瓦本浪漫诗派重要代表，研究中古文学。——译者

伟的世界之树上的细枝。这个贫困的杰克，脚穿神奇的千里靴，身着黑色外衣，手持利剑，他就是从北欧信仰这个哺育室里成长起来的一个。苏格兰的许多民歌，其中如海因德·埃丁，更确切地说爱尔兰的红埃丁都是来自北国，埃丁显然是个巨人。不仅如此，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这同一棵世界之树上的细枝，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哈姆雷特实际上就是神话中的人物阿姆来斯。还有他的父亲，在睡着时被人用毒药灌入耳中害死等等情节，都是北欧神话的影子！古代的萨克森照他自己的习惯，把它写成丹麦历史。莎士比亚则据此创作，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剧情。这就是北欧信仰那棵世界之树上长出来的细枝。我想，——由于自然的或偶然的原因，它成长起来了！

事实上，这些古代北欧的诗歌中有一种真理。这是一种内在 42
的永恒的崇高真理，——正由于有这种崇高真理，所有的诗歌才能通过传说得以长期保存下来。所谓崇高并非单纯指其肉体及魁梧身躯，而是说有一种粗犷而高贵的灵魂。在这些古代人的内心，可以察觉有一种令人崇敬的、由衷的忧患。在其思想深处有一种非常直率的闪光。这些勇敢的古代北欧人，似乎已经理解到各个时代人们的沉思，认为这个世界归根结蒂只是一种虚像，——即现象或外观，没有真实的东西。一切深思熟虑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印度的神话学家，德国的哲学家，——以及莎士比亚这样的真诚的思想家不论在哪里都会这么说：

“我们是用构成梦幻的那种材料制成的！”

有关这方面最显著的描述，是托尔神到乌特加（Utgard[①]意即外宫，位于巨人国的中央）的一次远征。同行者有席阿尔费和罗

---

① 乌特加，是约顿巨人之家，位于仙宫与尘世之外的部分。——译者

克。他们历尽艰险，进入了巨人国，走过平原、旷野、不毛之地，穿越乱石和丛林。在夜幕下，他们看见一所房子，房子的一面是门，门是敞开的，他们就走了进去。这个住所很简单，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他们就在那里住下。在寂静的深夜，他们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响声惊醒。托尔神紧握他的大锤，站在门口准备战斗。他的两个伙伴在里面吓得东躲西藏，想从这个简陋的大厅里找个出路，终于找到一个小房间，躲藏在那里。托尔神那里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因为，你们瞧！直到早晨才发现，这响声原是一个魁伟温
43 和的巨人的鼾声，这个巨人斯克里默在附近安然酣睡；而被他们当作房子的，不过是巨人丢在一旁的一只手套；房门是手套的腕口，两个伙伴藏身的小房间原是手套的拇指！这种手套，——我还要说，不是我们现在用的五指分开的，而是那种只有一个拇指，其余四指都并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粗糙的手套。

从此，斯克里默整天帮他们提行李。然而，托尔神对他还是起疑心，不喜欢斯克里默的作风，决定在晚上等他睡着时把他杀死。他举起大锤用足以粉碎岩石的雷霆万钧之力砸在巨人脸上。那巨人仅仅醒了一下，摸了一下脸颊说：是树叶掉下来吗？等斯克里默再次入睡，托尔神再作更猛力的锤击，但巨人只是嘟哝了一声说："是一粒沙子吗？托尔神第三次用双手锤打（我想，这就是所谓"指关节都发白了"），似乎在斯克里默的脸上打出一道深深的凹痕。但是，那巨人不过是停止了鼾声说：我想，这树上一定有麻雀，不知它们弄下来什么东西了？——后来他们走到乌特加的大门前，这大门极高，要"仰起脖子，身体后仰才能看到它的顶"。斯克里默走了进去。托尔神和他的伙伴也获准入内，被邀参加正在进行的各种游戏。他们递给托尔神一个角质杯，要他把酒一饮而尽，并说：这算不了什么大本领。托尔神拼命饮了三大口，可是角质杯中的

酒却未见减少。他们笑他是个没用的小孩子。又问他能否把那只猫抱起来。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托尔神使尽神力也抱不起来。他只能使猫的背弯一下,不能使猫的四只脚离地,最多也只是提起一只脚。乌特加人嘲笑他说:咳!你真不是个男子汉,这里有个老太婆,她能把你摔倒!托尔神深感羞辱,便抓住那个面容枯槁的老太婆,可就是不能把她摔倒。

以后,当他们离开乌特加时,巨人首领以礼相待,送了他们一 44
程,并对托尔神说:"你刚才受挫 了,——但不必太惭愧,其中有些现象是骗人的。你想喝干的那杯酒其实是海洋,你使它退潮了,但谁能把这无底的海水一饮而尽!你要抱的那只猫,——咳!那是米德加[1]蛇,即尘世巨蛇,它头尾衔接,它缠住并支撑整个已创造的世界,如果把它扯开,世界就会倾刻毁灭!至于那个老太婆,她是时间、久远的岁月和绵延不断的时光,谁能和她搏斗?不论是人还是神都不能,他却能战胜任何神或人!至于你砸的三锤,——看看这三个山谷,就是你的三锤砸成的!"托尔神看了看陪同他的巨人,原来就是斯克里默。——据北欧评论家考证,这巨人就是古老、混沌、多岩石的地球的化身,那所手套房屋则是某个地穴!正当托尔神抓起大锤想狠狠砸去时,斯克里默已经不见了,乌特加和它高入云霄的大门也不知去向了,只听见巨人的嘲笑声:"最好还是不要再来约顿巨人国为妙!"

我们知道,这种神话是寓言时代的产物,半是游戏性的,并非预言或完全虔诚的东西。但是,作为一种神话,难道其中没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真正珍贵的东西吗?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虽

---

① 米德加,意为:(条顿神话中)天堂与地狱间之境地,即尘世、人世。——译者

然出自粗糙模拟的基础，却比许多经过精雕，享有盛名的希腊神话更加珍贵。在斯克里默身上，具有非常开朗的巨人憨笑时显露的那种真正的幽默。欢笑是以真诚和忧伤作为基础的，正像彩虹要以凶猛的暴风雨作为基础一样。只有真正勇敢的心灵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的本·琼森①、杰出的老本·琼森的无情的幽默就是这样。我想：这种幽默仍存在我们的血液中，因为人们在美洲边远地区，也能听到这种幽默的语调，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45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念是世界的毁灭或神的衰亡②，它见于《老埃达》的《瓦洛斯帕》之歌中，似乎是真实的非常古老的、预言家的思想。众神与巨人们，神圣的力量和混沌蛮横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神圣的力量略胜一筹。然而，在整个宇宙的范围内的大决斗中，尘世巨蛇与托尔神相抗争，双方势均力敌，同归于尽。于是宇宙毁灭了，夕阳被黑暗所吞没，整个已创造的世界遭到毁灭，旧世界随众神沉没了，但是，这并不是世界的最终灭亡：一个新的天和一个新的地产生了，一个更至高无上的神和正义来统治人类。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轮回规律，还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却由这些古代真诚的思想家以朴素的风格辨释出来。虽然一切都已死去，甚至神也死了，然而这一切的死亡，仅仅是凤凰自焚③，毁灭后的新生将会变得更伟大，更美好！这是时间创造的一切生命，生活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大地上的基本生存规律。一切真诚的人都曾这样认识；现在仍然如此。

---

① 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其剧作大多用诗写成，以喜剧著称。——译者

② 世界的毁灭指北欧神话中善恶大决战所导致的世界毁灭，亦称“神的衰亡”。——译者

③ 凤凰自焚：埃及神话中的一种长生鸟、不死鸟。相传隔 500 年后，集香木以自焚成灰，由灰中复生，再活 500 年后又自焚为灰，以至循环不息。——译者

再说，与此相关，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托尔神出现的最后一个神话，以此作为结束。我猜想，从时间上，这是这些寓言中为时最晚的一个。——它是某些保守的异教徒谴责基督教发展所表示的一种悲愤的抗议。奥拉夫国王[1]由于过分热衷于引进基督教而遭到严厉的责难。当然，我却要责备他对基督教还不够热情！他为此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1033 年，在德朗瑟姆附近的斯蒂克尔斯塔德，他在异教徒叛乱的战斗中阵亡。那里至今还矗立着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北欧大教堂，就是为了衷心纪念这位圣奥拉夫国王而修建的。关于托尔神的那个神话，其大意如下：奥拉夫这位推行基督教改革的国王，率护卫队沿挪威海岸航行，经过许多港口，执法 46
行政或处理皇家事务。在离开某个港口时，发现有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此人目光严肃，容貌端正，红胡子，雄伟健壮。廷臣们与他攀谈起来，他谈吐恳切深刻，言语惊人。于是他就被引见国王。当他们在沿着美丽的海岸航行中，这个陌生人的谈吐还是那样精彩。但是片刻后，他对国王这样说："不错，这一切都很美，阳光灿烂，一片翠绿，果实累累，对你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家园。这一切是托尔神经历无数痛苦，与强暴的巨人经过多次残酷的斗争才创造出来的。可是，你现在似乎想抛弃托尔神。奥拉夫王，你要留神啊！"那陌生人说罢，眉头紧锁。——当人们再次看他时，已不知去向。——这就是托尔神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我们不是已经清楚地知道，寓言的产生是有其真实性的吗？绝大多数的神都以这种方式在人间出现。例如，假使在品达[2]的

---

① 奥拉夫(995—1033)，是挪威国王二世(1015—1028 在位)，强制推行基督教，颁布宗教法典(1024)，被英格兰和丹麦的共同国王 Canute 废黜。据格林《条顿神话》中说，此处指奥拉夫一世(964—1000)。——译者

② 品达(约前 518/522？—前 438/450？)，古希腊诗人。——译者

时代，尼普顿①一经被人在尼米亚竞技会②上看见，那么，这个尼普顿不也成了“高贵而容貌庄重的陌生人了吗？”——这正好与我们上述情况一致！在我看来，异教临终时总有一种哀婉悲伤的情调。托尔神消失了，整个古代北欧世界消失了，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尚的事物也是这样流逝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存在过的事物，一切现存的或将要存在的事物，都必定要消失，我们无可奈何地和它们依依惜别。

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是原始而真诚的，感人至深地把勇敢神圣化（我们可以这样明确其定义）。它正适应古代勇敢的北欧人的需要。把勇敢予以神圣化并不是坏事！就这种宗教来说，我们认为
47 它是好事。了解我们祖先这种古代的异教，也不是无益的。虽然，这是一种古代的信仰，但它和更高阶段的事物结合起来，——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我们心中。如果有意识地了解它，就会使我们与过去——与过去我们自己的财富建立更密切、更明确的关系。正如我一再重申，全部过去都是现在的财富。过去总有某些真实的东西，这都是珍贵的财富。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这些财富总是人类共同天性在其自身发展中的某些侧面。现实的真实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而不是构成迄今为止人类天性发展本身的任何一个方面。全面的认识，胜过片面的误解。麦斯特③问他的老师：“在这三种宗教中你特别信奉哪一种？”老师答道：“三种都信奉！因为这三者的结合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宗教。”

---

①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译者

② 尼米亚竞技会，古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在尼米亚（为希腊 Argolis 之都会）举行。——译者

③ 见歌德著《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麦斯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第二讲　先知英雄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

（1840年5月8日　星期五讲演）

我们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异教的早期原始时代,进而论述另一个截然不同民族的宗教新纪元,即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标志着世界环境和人们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现在,英雄已不再被信奉者视为神,而是一个受神启示的人,即先知。这是英雄崇拜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阶段即最古老的英雄崇拜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人不论多么伟大,再不会被他的信奉者尊崇为神。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理地提问:难道过去有些人真的会把他们亲眼目睹的身边人当作神、当作这个世界的创造主吗?恐怕是不会的;一般只是他们记忆中或曾经见过的某个人。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相信了。从此以后,再不会把伟人当作神了。

把伟大人物视为神,这曾是一个极为无知的错误。然而,我们要说,认识什么样的人是伟人,或者说,怎样评价他和承认他,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历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接受伟大人物的方式。凭人们确实的直觉会感到在伟大人物身上总有某些神一般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否把他当作神、当作先知或者

其他什么，这倒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根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人精神境界的真实心灵。从本质上说，伟大人物产生于大自然之手，本是同一回事。说得明白些，像奥丁、路德、约翰逊和彭斯这些伟人原是同一个素材，仅仅是因为世人对他们的接受方式不同和他们显示的形象不同，从而使他们出现如此千差万别的差异。人们对奥丁的崇拜使我们惊讶，——他们拜倒在这位伟人面前，使自己陷入对他热爱和敬慕的狂热状态，并由衷地认为他是上天来客，是神！这种方式是极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迎接伟人，例如对待彭斯那样，能够说是很完美吗？上苍把最珍贵的礼物，即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物降临人间，实际上，这种人的灵魂是带着神的旨意从天上下凡的，——可是人们却把他当作一种可以一时取乐的爆竹给浪费了，使它烟飞灰灭，化为乌有。如此对待伟人，我认为也不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如果从实质上看，人们会发现，我们对待彭斯，比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崇拜方式本身，是更丑陋的现象，它显示出人类的崇拜方式更加可悲的不完美特点。对于伟人完全盲目地沉浸在爱戴和敬慕的狂热状态，并非好事。但是，同样盲目地，而且是非理性地目空一切的冷漠，恐怕情况更坏！——对英雄的崇拜总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形态，但是任何时代都难于做得尽善尽美。实际上，人们可以说，时代的所有任务的核心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

50 我们现在选定穆罕默德[①]作为讨论的课题，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最著名的先知，而是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论述他。他不是一个

---

①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公元610年在麦加城创立伊斯兰教，622年在麦地那建立神权国家。——译者

最真实的先知，但我确实认为他是一位真实的先知。再则，我打算尽量公正地介绍他的一切优点，而不必担心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会成为穆罕默德的信徒。让我们尽量了解他对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样，这个世界过去和现在对于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是我们弄清他的真谛的途径。关于穆罕默德，有一种流言，说他是一个富有心计的骗子、谎言的化身，认为他的宗教不过是自我吹嘘和愚昧行为的混合物。现在，这种说法实际上开始令人难以信服了。强加在他身上的这些谎言，即使本意是好的，对我们自己却是不光彩的。波科克①曾经问格劳秀斯②：传说一只受过训养的鸽子从穆罕默德的耳朵里啄豌豆，并认为它是向他口授指命的天使，这有没有根据？格劳秀斯回答说没有根据！现在该是清除这些谎言的时候了。这个人的言论，1200 年以来，至今已是一亿八千万人的人生指南。这一亿八千万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当今，人数更多的上帝儿女相信穆罕默德之道，胜过相信其他任何人之道。我们岂能设想如此众多的上帝儿女作为自己生死依据的，竟是那种可悲的精神花招？对我来说，是决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我也不会轻信那些传说的。如果世界上骗术能如此发展和受到支持，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丧失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了。

唉，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拙劣了。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关于上帝真正创造的某种知识，那就应该彻底不信它们！它们是怀疑时代 51
的产物，标志着最可悲的精神麻木和人们灵魂的实际死亡。我认

---

① 爱德华·波科克(1604—1691)，研究阿拉伯和希伯来的学者。——译者

② 格劳秀斯(1583—1645)，即雨果·德·格鲁特，荷兰法学家，政治家，诗人，历史学家，神学家。——译者

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未传播过更加不受上帝启示的理论。一个虚伪的人岂能创立一种宗教？是啊，他连一座砖房都无法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他不懂也不能切实掌握灰浆的比例、烧黏土的火候以及其他操作程序，他就不会建成房屋，留下的只是一堆废物。它就不可能经历十二个世纪，并接纳一亿八千万人，它马上就倒塌了。人必须使自身顺乎自然界的各种法则，在与大自然和万物真理的交流中必须真诚，否则自然界会回答他：不，绝对不！似是而非的东西因其貌似有理而具有欺骗性，——哎哟——像卡格里奥斯特罗①那类人，甚至一些有社会影响的领袖人物，就靠他们的骗术飞黄腾达一时。这就像是他们制造一种伪钞，经其卑鄙之手流通出去。受害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这样的话，大自然就会愤怒，就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和其他类似的革命，以极真诚的声音宣称那些都是伪钞。

但是对伟人，特别是穆罕默德，我敢断言，说他不真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看来，真诚是伟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如果不以真诚作为首要条件，不是我所说的真诚的人，就不会有米拉波②、拿破仑、彭斯和克伦威尔，就没有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应该说，真诚，即一种深沉的、崇高而纯粹的真诚，是各种不同英雄人物的首要特征。真诚并不是自封的。噢！不是。那种自封的真诚，实际上是非常卑劣的，——是肤浅而有意识的自我吹嘘，主要是自命不凡。伟人的真诚是他自己无法言传的东西，也是他没有意识

---

① 卡格里奥斯特罗，即朱塞佩·鲍尔萨姆(1743—1795)，意大利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流窜欧洲各大城市，以兜售假药、算命等行骗，因触犯刑律，被判无期徒刑。——译者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译者

到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与其说他意识到真诚，不如说他意识到不真诚。因为谁能时刻准确无误地按照真理法则行事？不会的。52 因此，伟人决不会自夸真诚，甚至他也不会问自己是否真诚。更确切地说，他的真诚并非取决于他自身，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重要事实对他是重要的。虽然他想自由翱翔，但他不能摆脱现实世界对他的严厉约束。他的思想这样受现实的制约，这首先就是伟大的基点。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无论是令人畏惧或惊叹，都像生与死那样真实。即使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个真理而生活在虚幻之中，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眼前时刻闪耀着这种光辉形象，这是千真万确，无可否认的！我希望大家把这作为我关于伟人的首要定义。小人物也会有真诚，所有上帝创造的人都有这种素质，但是，对伟人来说，真诚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称之为原本的人，他直接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作为神秘莫测的上帝派遣的使者，带着信息来到人间，我们可以称他为诗人、先知和神。——我们从不同方面都能感到他所说的话与众不同。他的话直接来自万物的内在事实；他每天与之交往时置身其中，而且必须置身其中。传说不能对他掩盖真相，即使他是未经思索、无目的地不幸听信了那些传说，但它仍在他眼前闪耀其光辉。实在地说，他的言论不是一种“天启”吗？——除此以外，我们还能称它什么呢？他来自世界的核心，他是万物主要实在的一部分。上帝已经作了许多启示，这个人难道不也是上帝作出的最近的、最新的启示吗？上帝的灵感赋予他以知性，人们必须首先听从他的话。

因此，我们绝不认为这位穆罕默德是虚构的和戏剧性的人物，也不能把他想象为卑鄙的、有意识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传递 53

的天启虽不甚精练，却是真实的，是来自玄妙深处一种真诚而混杂的声音。这个人在尘世间的言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幻与幻影，而是从大自然本身的深处升起的强烈的生命火团。它遵循世界的创造者的旨意照亮世界。如果没有充分证据，即使是穆罕默德的某些缺点、不完美以至于不真诚，都不能推翻有关他的首要事实。

总之，我们把缺点看得太过分了，以至使枝节问题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什么是缺点呢？我认为，最大的缺点是意识不到缺点。人们知道，《圣经》的读者对此理解尤为深刻。《圣经》中谁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①]呢？是希伯来王大卫，此人罪行累累，邪恶至极，无以复加。于是，不信教的人就会嘲笑并指责：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吗？应该指出，这种嘲笑，在我看来，太肤浅了。如果撇开人生内心深处的东西，如懊悔、诱惑、真诚和常受挫折的不懈的斗争，那么谈论那些缺点、人生的表面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不能支配自己的一生[②]。”对一个人来说，在一切行为中，忏悔不是最神圣的吗？我认为，最大的过失，莫过于那种妄自尊大的不承认会有错误的意识，——这种意识意味着没有生命。内心中有了这种意识，就使人们与真诚、谦恭和事实相背离，从而丧失生机。这样的人就“纯洁”得像无生命的干沙一样纯洁。我认为大卫的生平，如他在那些《诗篇》[③]中叙述那样，是人世间道德奋进

---

① 此语出自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 13 章第 22 节：“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中译文一般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新旧约全书》(1986 年版)，下同〕。——译者

② 此句出自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 10 章第 23 节耶利米的祷告：“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译者

③ 圣经《旧约·诗篇》，共 150 篇，作者为摩西、大卫、所罗门等。——译者

与斗争的最好象征。凡是真诚的人都会从中看到一个真诚人的灵魂追求善与至善的忠诚斗争。要斗争就会有挫折，痛苦的挫折会使人受到全面的摧残，然而斗争不会止息，含着眼泪和悔恨，向着 54
不可动摇的目标又重新战斗。人性本是不幸的！说实在的，在人生的路程上，不总是有“一连串的失败吗？”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人生的艰难环境中，必须奋力前进，有时遇到挫折，深受损害，也要含着眼泪和忏悔，忍着巨大的悲痛，重新振作，更加奋力向前。只要他的斗争是忠贞不渝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如果他的思想是真诚的，我们就应该容忍许多不良的细微末节。因为这些枝节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相信，错误地评价穆罕默德的缺点，即使确是缺点，纠缠在这些细节上，就不可能认清他的真面目。我们应将这些枝节问题撇开，肯定他确实做出了真实的事业，公正地研究他的业绩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穆罕默德出身其中的阿拉伯人确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民族。他们的乡土本身令人注目，适宜这样的民族居住。那里有难以攀登的荒凉石山，辽阔的、可怕的大沙漠，其间穿插着狭长的美丽草原。哪里有水，哪里就是满目青翠，一片美景；随处可见芬芳的灌木丛、枣椰树和乳香树。想一想那远到天边的荒凉沙漠，像沙海那样空旷与寂静，把那些可以居住的地方分隔开来。人们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与世隔绝，只能与日月相伴。白天，烈日照射大地，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夜晚，一望无际的深邃天空，群星璀璨。这种地方，只有手脚勤劳、感情深沉的民族才能适应。阿拉伯人的性格，具有最敏捷、最活跃而又善于思辨和最富于热情的素质。波斯人被称为东方的法兰西人；我们把阿拉伯人称为东方的意大利人。

这是一个富有天赋的高贵民族，一个具有朴素的强烈感情，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克制自己感情的民族，这正是高尚思想和天才人物的特色。粗犷的贝杜因人①，欢迎陌生人到他的帐篷里作客，就好像陌生人完全有权享受那里的一切；即使是其最仇恨的敌人，也会宰马驹款待，按照教规热情招待三天，就正正派派地送他一程；——然后，又按照另一神圣的教规，尽可能将他杀死。这个民族是言行一致，不尚空谈，沉默寡言。但是，一旦谈起话来，却又雄辩滔滔，才华横溢，确是一个诚实和真挚的民族。众所周知，他们与犹太人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既有犹太人那种极度严肃认真的精神，又有非犹太人那种优雅和才华横溢的风度，似乎将二者合而为一。早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他们就曾举行“赛诗会”。塞尔②说，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奥卡德，每年有定期的集市，每当收市之后，诗人们就进行有奖竞赛，——普通老百姓则聚集倾听。

这些阿拉伯人显示出一种犹太人的特性，它是许多或者说是一切高尚特性的集中体现：即我们所谓的宗教虔诚。自古以来，他们按照自己的见解成为热诚的崇拜者。他们像古也门人一样崇拜星辰，崇拜许多自然界事物——把这些自然现象视为大自然创造者的象征和直接显现。这当然是荒谬的，但却不尽然。在某种意义上，凡上帝的善行，至今仍然是上帝的象征。如我极力主张的，我们不是仍然把这种象征作为依据，去认识自然万物中某种不可穷尽的意义，即我们所谓的“富有诗意的美”吗？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并获得荣誉，就因为他做到这一点，从而说出或歌颂充满

---

① 贝杜因人，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沙漠的阿拉伯游牧民族。——译者

② 塞尔(1690/7？—1736)，《古兰经》的英译者。——译者

诗意的美——这就是一种淡化了的崇拜。这些阿拉伯人有众多的先知，作为其各个部落的导师，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古代的明显而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这些朴实而富有思想的民族中间存在着虔诚和高贵 的素质吗？圣经 56
的评论家们似乎同意，《约伯记》就是以世界的这个地区为背景写成的。我认为，除了书中各种观点以外，这是迄今文字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确实，人们会感到，这书好像不是希伯来人写的，其中充满着崇高的普济思想，不同于高尚的爱国主义或宗派主义。这是一部崇高的经典，是所有人的经典。这部经典，对人类在尘世的命运以及上帝与人交往的方式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最早、最古老的陈述。它那行云流水般的种种描述，其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真诚、质朴、史诗般的旋律与和谐的宁静。它有洞察一切的目光，温和而善解人意的心灵。它在各方面都是如此的真实，有洞察世界万物的真实目光，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全都如此。例如，其中说：这马——“颈上飞舞的骠毛，是你替它披上的吗？”①又说：——“它向掷过来的短枪发出冷笑”！②这样生动的描述，可以说是空前的。它有庄严的悲伤，崇高的和谐，仿佛发自人类心底的最古老赞美诗的旋律，——显得如此柔和与宽广，像夏日的午夜，又像是茫茫大海和灿烂的群星！我以为，这样的描述，在《圣经》或其他文学著作里是无可比拟的。——

在崇拜偶像的阿拉伯人中，一个最古老的共同崇拜物是那块

---

① 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39 章作：“它（马）颈项上抟抄的骔，是你给它披上的么？”——译者

② 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41 章作：“它嗤笑短枪飐的响声。”——译者

黑石①,至今仍保存在麦加的克尔白②。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③曾准确地提及克尔白是当时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圣殿,即在公元前约半个世纪时。西尔弗斯特·德·萨西④认为,那块黑石很可能是一块陨石。在那种情况下,就可能有人看到它从天空掉下来! 落在现在的渗渗泉⑤旁边。那座克尔白神殿就建立在这两者之间。

无论何地,泉水都是极为美丽动人的东西,象征着生命从坚实的大地中涌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干旱炎热的地区更为如此,水是生
57 存的首要条件。渗渗泉因渗渗的喷泉声而得名。他们认为这口泉水井是夏甲携她儿子以实玛利在旷野发现的⑥。那块陨石和泉水井至今仍被视为圣物,并有克尔白圣殿建在那里,已有几千年了。那座克尔白圣殿,真是神奇的文物! 它披着苏丹每年呈送的黑布外罩,至今仍然屹立着,"高 27 腕尺"⑦,呈环形,有两个圆石柱,殿

---

① 黑石,亦称"玄石",是一块带微红的褐色方石,直径约 30 厘米。据古阿拉伯宗教传说,是易卜拉欣(多数学者认为即《圣经》中的亚伯拉罕)遗留的圣物。多神教徒视为"圣石"加以吻拜。伊斯兰教保留这一传统。朝觐者举行吻拜礼仪时,如人群拥挤,可代之以手抚摸,称为抚石。——译者

② 麦加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西部,是伊斯兰教发源地和圣城。克尔白,意为"立方体形的房屋",指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其东南面壁上镶置黑石。为穆斯林朝拜中心。中国伊斯兰教亦称它为"天房"。——译者

③ 狄奥多罗斯(约前 90—前 21),罗马统治时期西西里的史学家,以希腊文著《世界史》,为后世保存了古代作品。——译者

④ 西尔弗斯特·德·萨西(1758—1838),法国东方学家。——译者

⑤ 渗渗泉,是麦加的克尔白旁的泉水名称。据古阿拉伯传说:"易卜拉欣与妻哈哲尔携子以实玛利来到麦加,哈哲尔为寻求水源,曾七次奔走于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滴水未获。以实玛利因干渴啼哭,足蹬石块,石下涌出泉水,是为"圣泉。"——译者

⑥ 《圣经》故事称:亚伯拉罕之妾夏甲,因遭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嫉妒,携子以实玛利被逐,迷途于旷野。正当孩子干渴欲绝,神使他们发现泉井,得以成长。(见《旧约·创世记》第 21 章。)——译者

⑦ 腕尺,古代亚西亚之长度单位,即自肘至中指尖端的长度。一腕尺约合 18—21 英寸。——译者

内彩灯成行，有种种精致的装饰品，在当今的夜晚，它仍是灯火辉煌，——与群星共闪烁。这是一座最古老的遗物，是所有穆斯林的喀巴拉[①]：从德里到摩洛哥整个地区，无数的祈祷者每天都要朝着它的方向行五次注目礼，它是人类聚居的最著名的中心地之一。

由于神圣的克尔白的黑石与夏甲发现的渗渗泉吸引阿拉伯各部落的朝圣者拥向那里，麦加遂繁荣为一个城镇，曾一度成为大城镇。然而，现在已经相当衰落，因为它不具备城镇所需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它位于一块荒山秃岭环抱的沙漠洼地，离海还隔着一段距离，它的一切给养，连面包也要仰赖外地输入。可是，众多的朝圣者需要住宿，于是一切朝圣的地方，一开始就成了贸易场所。商人们随朝圣者接踵而至，人们本是为了一个目的在那里相聚，却发现通过聚会还能完成许多其他事情。麦加就这样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一个集市。实际上，也由此而成为印度与西部一些国家如叙利亚、埃及甚至意大利进行各种贸易的中心和货栈。它的人口一度达到 10 万，其中有东西方产品的买主和贩运者，也有为了自身利益的各种给养和谷物的进口商。麦加政府是一个带有神权色彩的非正规的贵族共和政体，以某种简易的方法，从一个主要部落中选出十圣人，任麦加的行政长官和克尔白的管理人。古莱氏部落是穆罕默德时代的主要部落，即穆罕默德家族所属的部落。这个民族的其他部落被沙漠隔离得很分散。那些牧民、搬运者、商人，通常还有盗贼，都在少数几个人领导的原始族长制下生活。部落与部落之间或一个部落与别的部落之间，战争极为频繁。如果没有在克尔白的朝圣集会，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

① 喀巴拉，源于希伯来文，原意为：传授的教义。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译者

这种朝圣集会使阿拉伯人的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联合成共同的崇拜。——当然,这种联系的维持,主要还在于其内在的牢不可破的共同血缘与语言。阿拉伯人就这样生活着,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世界所关注,这个具有崇高品质的民族,无意识地盼望着有朝一日闻名于世。他们的各种偶像崇拜看来已经动摇,其中很多变得混乱和动荡。那时,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即犹太人耶稣的诞生与蒙难,他的生平事迹成了全世界人民巨变的象征和根源。这个开始是隐隐约约的消息,经过几个世纪,也传到了阿拉伯半岛,它自然会在那里产生重大影响。

公元 570 年,穆罕默德诞生在上述环境里的阿拉伯人民之中。他是我们上面指出过的古莱氏部落中的哈西姆家族的人。他虽贫穷,却与当地的头面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他诞生不久,就失去父亲;母亲是一位颇有高尚品德和通情达理的美丽女人,在他 6 岁时,也去世了。于是,他就由其祖父抚养。那时,他的祖父已是百
59 岁老人了。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穆罕默德的父亲阿伯达拉是他特别宠爱的小儿子,在他那饱经百年沧桑的老眼里,穆罕默德是他失去了的阿伯达拉的重生,和阿伯达拉一模一样。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孤儿,总是说,必须照看好这个漂亮小孩,在他们这个家族里,没有比这孩子更珍贵的。老人去世时,这孩子只有两岁。老人把他交给孩子的大伯父阿布·塔里布照看。那时,他伯父成了家长,是一位各方面都正直而通情达理的人。穆罕默德就由其伯父,以阿拉伯最好的方式,抚养成长。

穆罕默德长大以后,就随他的伯父从事经商一类的旅行。18 岁那年,人们发现他跟随伯父去打仗。根据几年前较早的资料,我

们发现在他所有的旅行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去叙利亚贸易集市的那一次。这个年轻人在那里首次接触到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对他来说，接触到一个无比重要的异国因素，即基督教。据说有一位聂斯脱利派僧侣①，名叫塞修斯，曾与阿布·塔里布和他住在一起。这位僧侣是何许人，以及任何一个僧侣对如此年轻的人，能教导什么，均不得而知。关于聂斯脱利派僧侣的这一传说，很可能言过其实。当时，穆罕默德年仅 14 岁，又不懂外语，叙利亚的许多事情，对他无疑是一个奇特的无法理解的漩涡。但是这位少年留心观察，无疑会把看到的许多事物印入脑海，虽然当时很不理解，但有朝一日通过奇特的途径会成熟起来，形成他的观点、信念和洞察力。到叙利亚的这些旅行，对穆罕默德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开端。

我们还应注意另一个情况：穆罕默德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我 60
们所谓的学校教育的那些科目，他根本没有接受过。书法还刚刚传到阿拉伯半岛。看来，穆罕默德不会写字的说法是正确的！沙漠中的生活和经验就是他的全部教育。由于所处的混沌环境所限，他对无限的宇宙，只能凭自身的肉眼和思想去理解，只能如此，不会了解更多。如果我们再仔细考虑，那时没有书籍可读，他除了亲眼所见，或者在那偏僻的阿拉伯沙漠中，通过语言的某些不确切的传闻，再不可能知道什么了。前人的和世界远方的知识，对他简直没有意义。至于那些像耀眼的烽火那样照亮许多国家和许多时

---

① 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因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约380—451）倡导的教义得名。他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反对阿里乌斯派的上帝“一位论”。431 年受到以弗所公会议的绝罚，因皇帝袒护，直至 435 年才被革职流放。此教派在我国也称景教。——译者

代的伟大人物，没有一个人和他这个伟大人物有直接的交往。他孤零零地处于荒漠深处，不得不这样成长起来，——只有大自然和他自己的思想相伴。

但是，他从小就以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著称。他的伙伴称他为“Al Amin，即虔诚的宗教徒”。他是一位忠实而又虔诚的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论和思想都是真实可靠的。人们注意到，他总是在思考什么。比较沉默寡言，不尚空谈，一旦需要说话，总以中肯、明白和诚恳的语言把问题说透。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值得说。我们发现，他在一生中被誉为非常实在、友善和坦率的人。他性情严肃直率，却又对人亲切、热诚、友好，以至幽默。——而且他还面带善意的笑容：有些人的笑像他们做的事一样虚假，这样的笑他是不会的。人们传说穆罕默德长得很美，他有漂亮而精明真诚的容貌，棕色红润的面颜，一副闪烁乌黑的眼睛。——不知为何，我还喜欢他那额头
61 上的那根青筋，当他发怒时就膨胀呈黑色，好像司各脱①的小说《红色臂铠》中描写的“马蹄形的血管”。额头上隆起的黑色的青筋，是哈西姆家族的一个特征，而穆罕默德凸出得尤为明显。他真是一位天生热情却又正直真诚的人！他充满着粗犷的能力，焕发出光与热，凭着他那未受教育的质朴品质，在沙漠深处，做出了毕生的业绩。

正如阿拉伯作家们向大家所描述的：穆罕默德曾与一位名叫赫蒂彻②的富孀相识，成了她的管家，为她到叙利亚的集市去经

---

① 司各脱(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的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

② 赫蒂彻(约555—619)，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阿布杜·乌扎家族。其前夫富商死后，她独自经营，为穆罕默德第一个信徒，坚决支持穆罕默德，被称为“信士之母”，与穆罕默德生有女儿法蒂玛等，死于麦加。——译者

商。可想而知,他以忠诚机敏经营一切,使她衷心感激,对他的敬重,与日俱增。于是他俩结为夫妻的故事成为阿拉伯作家们笔下的佳话。穆罕默德时年 25 岁,赫蒂彻已是 40 岁了,然而她的风韵依旧。据说,他同这位女恩人的婚姻生活非常亲密、和谐,幸福美满,他忠诚地爱她,终生不渝。这种情况与诬蔑他是骗子的说法是完全相背的。事实是他一直在无可非议的、十分平静的和普普通通的生活方式中度过激情的年华。他 40 岁才知天命。一切有关他的所谓不正当的行为,无论真伪,是他 50 岁以后的事,那时善良的赫蒂彻已经谢世。在此以前,他的所谓"野心"似乎就是诚实地生活,他的"声望"也不过是周围的熟人对他的赞誉,别无所求。有人说,他到了晚年,生命中青春的激情已经消失,应当安静地生活,他却开始了"野心的生涯",一反过去性格和生活常态,堕落为一个卑劣、空虚的骗子,想猎取他现在不能享有的东西! 对这种说法我实难苟同。

不! 这位感情深厚的荒漠之子,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乌黑眼睛,还有喜欢交往的性格,他的思想不能以野心而论,他具有沉默而高尚的灵魂,只能是诚挚的人,是大自然本身赋予他以真诚的人。别人以习俗和传闻生活处世,苟且偷安,惟独这个人不拘习俗,对实际事物进行独立思考。我说过,那深刻的生存奥秘,既以其恐怖,又以其光辉影响着他。但是,任何传说都掩盖不了那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存在于此!"我们所说的这种真诚,实际上是有某种神性。这种人的言论是直接发自大自然深处的声音。人们应该而且必须听从于它,再没有别的可听了,——与这个声音比较,其他一切只是耳边风而已。从很早开始,在他朝圣和周游活动中,这个人就有万千思绪:我是什么? 我生活其中的、人们称它为宇宙的

这个高深莫测的东西是什么？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我应该相信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哈拉山和西奈山坚硬的岩石，无情的沙漠荒野，都无以作答；那浩瀚的太空，蓝星闪烁，静悄悄地旋转，也无言以对。到处是默默无语。惟有蒙受上帝启示的这个人自己的灵魂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这是人人必须自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提问和解答的。这位朴实的人对此感到无比重要；对比之下，其他事情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好辩的希腊各学派的深奥隐语，犹太人含糊的传说，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愚昧成规，都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以解答。正如我
63 一再指出的，一个英雄的首要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整个英雄行为始终的特征，就在于他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一切习俗惯例、值得重视的传闻、应受尊重的成规，都有它们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有这些东西，必须符合于它背后和外界存在着的某种东西，而且是后者的映像，否则就成了偶像，是愚弄真诚的人们并引起他们憎恶的泥塑木雕的神像。古莱氏人的首领们竭力美化敬奉的偶像，却对这个人不起什么作用。虽然所有人都崇拜偶像，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重大的现实，尖锐地摆在他面前，他必须作出解答，否则是可悲地堕落。现在正是时候，不然就永无解答之日！回答它，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这是野心吗？所有阿拉伯人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即使是希腊希拉克略[①]的王权，波斯科斯洛埃斯[②]的王权，世界上一切王权，——又能

---

① 希拉克略(约 575—641)，拜占庭帝国皇帝(公元 610—641 在位)，亦称小希拉克略。——译者

② 科斯洛埃斯，即哥士娄，中国史籍译：库萨和，波斯萨桑王朝国王，一世国王 531—579 在位，二世国王 590—628 在位。此处泛指。——译者

为他做些什么呢？他关注的不是尘世，而是上至天堂下至地狱。不论什么样的皇位与王权统治，经过短暂的时间，他们又奔向何方？即使是麦加城或阿拉伯半岛的酋长把手中镀金的权杖给了你，——一个人能因此而得救了吗？我认为坚决不行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抛弃，这种骗子的假设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不值一提。

每逢斋月①，穆罕默德总要隐居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此乃阿拉伯人的风俗，一种值得赞许的好风俗，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尤感自然而有益。在那寂静的群山中沉思，默默地聆听良心的呼声，这真是一种极妙的自然风俗！穆罕默德40岁那年度斋月，他隐退到麦加附近的哈拉山的一个山洞里，祈祷和沉思那些重大问题。这一年，他带着全家与他在一起或在他周围。一天，他告诉妻子赫蒂彻，经上帝难以言传的特殊恩赐，他恍然大悟，洞察一切，不再疑虑和茫然无所适从。一切偶像和成规都是毫无价值，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木块。在一切事物之中和它们之上，存在着唯一的上帝，我们应该抛弃一切偶像，仰望上帝。只有这个上帝才是伟大的，此外再没有伟大的东西了！他是真实的存在。木雕的偶像是不真实的，而他是真实的。他先是创造了我们，然后是供养我们，我们和万物都不过是他的影子，是他永恒光辉的一个暂时外罩。“安拉是崇高的，上帝是崇高的”，——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徒”，我们必须顺从上帝，我们的全部力量寓于对他全心全意的顺从，听从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不论今生今世，还是来世，都应如此！他赐给我们的

① 斋月，希吉拉历，即伊斯兰教历第九月的名称。伊斯兰教认为该月是颁降天启《古兰经》经文之月，是最吉祥之月。穆斯林在该月举行斋戒，故名。——译者

东西，即使是死亡，甚至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也是好的，最好的；我们把自身交给了上帝。——歌德说："如果这就是伊斯兰教，那么，我们大家不都是生活在伊斯兰教中了吗？"是的，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精神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有人认为，最聪明的人不只是服从必然性，——诚然，必然性会使人服从——而是要善于理解和相信必然性所安排的严峻的事物是最聪明、最好的东西，是人们所想望的。最聪明的人切莫自命不凡，以为靠自己的一孔之见便能明察深奥的上帝世界，要懂得世界上确实有一条公正的法则，虽然它是深奥难测，然其实质是善。——他的职责在于适应这个总法则，要以默默的虔诚遵从它，不怀疑它，作为毫无疑问的东西服从它。

65 我以为，这是迄今已知的唯一真实的道德。当一个人全面遵循这个非常深刻的宇宙法则，而不拘泥于一切表层的法则，暂时的现象和得失之虑，他就是一个正直而不屈不挠的人，是有美德而无往不胜的人。当他和那个伟大的中心法则协调一致时就会获胜，否则就要失败。——他一旦与它协调一致，或者是进入其过程时，无疑要全力去理解它存在的善，而且是唯一的善！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精华，也正是基督教的精华；——因为伊斯兰教可以解释成基督教的变态，没有基督教，也不会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吩咐我们首先要听从上帝。我们不要去与凡人商量①，不听无聊的吹毛求疵、徒劳的伤感和企求，而要懂得我们是一无所知。我们肉眼见到的最坏的和最残酷的东西，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我们必须接受上帝

---

① 此句出自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 1 章第 16 节。中译本《圣经》作"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译者

从天上赐给我们的一切，并且要说，这是善良和智慧，上帝是伟大的！“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信任他”①。伊斯兰教以其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意义。这也是上帝向尘世启示的最高智慧。

正是这种灵光启发了蒙昧的阿拉伯人的心灵。在极为黑暗的死亡威胁中，出现了生命和上天交相辉映的炫耀光芒，他称之为天启和天使加百利②——我们中有谁知道如何称呼它？这是使人聪明的“全能者的气息”。③理解和洞察任何事物的真理，永远是神奇的行为，——最严密的逻辑推理也只能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认识上。诺瓦利斯④说：“信仰不就是真正的上帝显示的神迹吗？”——穆罕默德由于被赐予这个崇高的真理，强烈激发了他的心灵，感觉到它是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惟一重要的事情，这就不足为怪了。上帝通过默示，赐给他无上荣耀，把他从死亡和黑暗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一定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幡然觉悟。这就是“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之所指，也确有其真实的含义。——

我们可以想象，善良的赫蒂彻以惊奇、怀疑的心情倾听他的诉说，她最后回答说，是的，他说的是真实的。人们还可以想象，穆罕默德由此产生的无比感激。在她的百般恩情中，最使他感动的，莫过于对他当时所表述的诚挚奋斗的言论的信赖。诺瓦利斯说：“当

① 此句出自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13 章第 15 节。中译本《圣经》作：“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译者

② 加百利，《圣经》中的报喜天使，在犹太及基督传记中指七天使之一。伊斯兰教指口传《古兰经》的天使。——译者

③ 此句出自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32 章第 8 节。中译本作：“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译者

④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

然！当获得别人信赖时，我的信心就得到无比的鼓舞”。这真是无限的宠爱。——这位善良的赫蒂彻使他永远难忘。多年以后，他有了第二个年轻的爱妻阿耶莎，她的漫长的一生，在穆斯林中确实是品貌出众。有一天，这位年轻漂亮的阿耶莎问他：“嗳！我不是胜过赫蒂彻吗？她是一个寡妇，年老了，姿色已经衰退，你爱我胜过爱她吗？”——穆罕默德回答说：“向安拉发誓，不是这样！”又说：“向安拉发誓，不是这样！当无人相信我时，她相信我，在全世界我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她！”——他的奴仆赛德也相信他，此外还有他的堂弟阿里，即阿布·塔里布之子。这些就是他的第一批信徒。

他向人们宣讲他的教义，大多遭到奚落和冷遇。三年内，他只收了 13 个信徒，进展非常缓慢。使他继续前进的鼓励，就是他这样的人在当时遇到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一般鼓励。在获得微小收获的三年之后，他举行招待会宴请 40 名族长。他站起来，向大家表明他的主张，他要把这件事向所有的人传播，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中谁会附和他呢？在众人的怀疑与沉默中，惟有年轻的阿里还只是一个 16 岁的少年，冲破沉默，站了起来，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表示支持。因为会上有阿布·塔里布，即阿里的父亲在场，大家不能给穆罕默德难堪。然而又看到，一个不识字的老头和一个 16 岁的少年，作出这种反对全人类的事业的决定，显得荒谬可笑，于是大家在哄笑中散去。然而，事实证明，这并非可笑之事，而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至于这个年轻的阿里，人们不由得要喜欢他。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诚如他自己表现的，是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充满激情，又非常果敢。他既有骑士气概，勇猛慓悍，而又有宽厚、真诚、富于感情，活像基督教的骑士。后来他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遭暗杀身亡。他的死在于过分的宽宏大量，对别人的花言巧语

没有警惕。直到被害时，他还说，如果伤势不会致命，他们应该宽恕刺客，否则，就应将他处死。这样，他们俩可以同时去见上帝，由上帝来裁决这场斗争中谁是正义的！

穆罕默德当然要得罪古莱氏人，得罪那些克尔白神殿的管理者和偶像的守护人。后来，有一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了他的队伍，他的力量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有所进展。他由此也就触怒了各方面的人物，他们威胁说，谁敢自称比我们大家都聪明；谁敢指责我们大家都是崇拜泥塑木雕的傻子！他那位好心的伯父阿布·塔里布劝导他说：能不能从此不再吭声，只求自己信仰，不要去惹别人，触怒那些头面人物，会使自己和大家都担风险，能不能不要再宣传了？穆罕默德回答说：即使太阳站在他的右边，月亮站在他的左边，勒令他闭口不言，他也不能从命！因为他获得的真理中的东西本是出于自然本身，它与自然创造的日月或一切其他事物，都有平等的地位，不管是太阳和月亮，不管是全古莱氏部落或一切人和物，只要是上帝允许的，它就要说。它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做法。据说，穆罕默德说罢，就“放声痛哭”。因为他感到阿布·塔里布对他是好心，又深知他的事业不是轻而易举而是任重道远。

他继续向愿听他宣讲的人说教，在前往麦加的朝圣者中间宣传他的教义，从各处收纳信徒。连续的冲突与仇恨，公开的和隐蔽的危险威胁着他。穆罕默德本人得到有权势的亲戚的保护。但不久，经他的劝告，他所有的门徒，不得不离开麦加，渡海到阿比西尼亚[①]去避难。古莱氏人愈加仇恨，布设阴谋，发誓要亲手杀死穆罕默德。这时，阿布·塔里布与善良的赫蒂彻均已相继去世。穆罕默

① 阿比西尼亚，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这次逃亡，也叫希吉拉。——译者

德当然不会指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是他当时的前景极其暗淡。他不得不藏身洞穴，乔装出逃，四处流窜，无家可归，不断遭遇生命危险，似乎不止一次地陷于绝境，又不止一次地死里逃生，还碰到了惊马等等，无比惊险。这就不由人们疑虑：穆罕默德和他的教义会不会就此完结，从而无声无息。但是，结局却并非如此。

69

当他传教到第 13 年时，他发现敌人合伙反对他，出自各部落的 40 个人，发誓觅机将他杀害，使他无法再留在麦加，于是穆罕默德逃到一个名为雅什里布的地方。在那里，他又收了几个信徒。由于这种历史背景，这个地方现名为麦地那，或称“麦地那—安—纳比，意即先知之城”。它离麦加约 200 英里，要经过不少岩石和沙漠。在这种心情下，他逃到那里去寻求知音，要战胜多大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整个东方的纪元，就是从这次出逃算起的，他们称为希吉拉历。[①]希吉拉元年就是公元 622 年。这年，穆罕默德 53 岁，已进入老年；他周围的朋友接连去世，他孤独无援，四面楚歌，在那世态炎凉，外界对他冷漠无情，惟有求之于内心中的希望。人们在这种处境中都会有此同感。以往，穆罕默德只是通过讲道和劝说来传播他的宗教信仰。可是，现在却把他粗暴地驱逐出家乡。既然那些不正义的人们不仅不听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的天启，而且，如果他坚持说教的话，还要将他处死。——于是这位激进的沙漠之子，就决心以阿拉伯人的勇敢来捍卫自己，要以牙还牙来对付古莱氏人。他们不愿听对他们和所有的人无比重要的天启，却用暴力、武器和谋害对它进行践踏。好吧，那么他也只好

---

① 希吉拉，意即迁徙、出去。穆罕默德死后，其信徒为纪念此事，经第二代哈里发欧麦规定，希吉拉为伊斯兰教的纪元，中国旧称回历、回回历。另外，615 年前后，穆罕默德那次逃亡，也叫希吉拉。——译者

使用武力了！穆罕默德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战役，历尽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众所周知的结局。①

许多人说，穆罕默德是用剑传播他的宗教信仰的。无疑，我们一定会自夸基督教的传教方式比它更高尚，因为基督教是通过讲 70
道和说服这种和平方式进行传播的。然而，要以此来衡量一种宗教的真伪，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用剑是事实，问题在于你把剑用于何方！每一种创见初倡时，确实没有任何人支持，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里，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同所有人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他试图用剑来宣传他的创见，收效甚微。你首先必须要用你的剑！总之，任何事业的传播，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发现，基督教一旦有剑在握，也不总是予以轻视。查理曼②使萨克森皈依基督教，并非通过讲道来实现的。我对用剑不大考虑，在世界上要为一种事业而奋斗，我主张使用各种手段，不论是宝剑、唇舌或其他工具，只要他能掌握的就行。要让他去宣讲、印发小册子、进行战斗，发挥其最大限度的力量，既要动口，又要动手，用他所有的一切去干。那样，经过长期的斗争，肯定会战胜一切应该战胜的东西，其结局是弃恶扬善。在这个伟大的决斗中，大自然本身是仲裁人，它不会失误。只有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东西，即我们称之为最真实的东西，才能最终成长起来，而不是别的。

---

① 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占领麦加，麦加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并承认他的权威。清除多神教徒敬神献祭的古庙克尔白的偶像，并将克尔白定为伊斯兰教的朝拜中心。翌年，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大多皈依伊斯兰教，大体归于统一。——译者

② 查理曼(约742—814)，丕平(矮子)之子，公元768年，其父死，他与其弟卡罗曼(751—771)共同治国。其弟死后，他成为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惟一国王(768—800在位)。800年圣诞节，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称帝，为查理曼皇帝(800—814在位)。772—804征服萨克森。——译者

然而，我们在这里论述穆罕默德的许多品德和他的成就时，应该注意大自然是怎样一位仲裁人，她是多么伟大、深沉和宽容。你把麦粒撒进大地的怀抱，麦粒虽有谷糠、草屑、谷仓垃圾、尘土和一切废物混杂，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你已把它投入仁慈公正的大地，她会使麦子生根发芽，——将那些废物悄悄地吸收掩埋，再也不谈那些废物了。金黄色的麦子在那里生长，大地对一切都沉默无语——悄然把那些废物化为有用的东西，而对此又毫无怨言！大自然对一切都是一视同仁的！讲真实，反对虚伪，而且她的真实是那样崇高、公正和仁慈。她对事物的惟一要求是内心的真诚，合乎这个要求的就予以保护，否则就不理会。它所庇护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真实的灵魂。啊！这不就是现在或曾经降到人世的一切至高无上真理的来历吗？一切真理的形体都是不完善的，只是黑暗中一种光明的元素。对人们来说，它们只能体现在纯粹的逻辑中，体现在宇宙的纯粹科学定理之中。它们不可能完善，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它们不完善、错误，从而消亡。一切真理的形体都要死亡，然而，我认为，在这一切中却有一个灵魂是不会消亡的；它蕴含在新的和更高尚的形体中，就像人类本身一样是不朽的！这就是与大自然联系的方式。真理的真正精华是绝不会消亡。在大自然审判席前，关键在于它是真诚的，是发自伟大的大自然深处的声音。我们所谓的纯与不纯，对它来说不是终极问题。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少糟粕，而在于你有没有精华。什么是纯？我可以对许多人说，是的，你是纯的，非常纯。但是，你只是糟粕，——是不真实的假设、道听途说和形式；你同宇宙的深刻核心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你根本说不上什么纯与不纯，只是一种虚无，与大自然无关。

穆罕默德的教义，我们可以称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它由一种狂热着迷的真诚所信仰和铭记心中，我认为它比那些拙劣的、思想混乱、心灵空虚僵死、热衷于本体相类 72
和本体同一[①]无谓之争的叙利亚派来要优越得多。它的真理虽与怪诞的谬误和谎言混杂；但是人们信仰它的是真理而不是谎言；它依靠自己的真理而获得成功。它是基督教的变种，但是，它有生气，有生命的活力，没有那种仅仅是僵死的毫无意义的强词夺理的争辩！这位沙漠的激进者，从那些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好辩的神学、传统观念、阴谋谣传以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繁琐无用的假设等种种糟粕中摆脱出来；以其生死般的、真实而极其诚挚之心、深刻闪烁的天生眼力，看透了事物的核心。他认为，偶像崇拜是毫无意义的，你们的那些木雕的偶像，“你们把它们擦上油和蜡，苍蝇就会粘在上面”——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木头！对你们毫无用处；只是一种渎神的矫饰。你一旦识破了它们，就会对它们极端厌恶与憎恨。上帝是惟一的存在；只是上帝才有力量。他创造了人们，掌握人们的生死。“安拉是伟大的，上帝是伟大的”。理解上帝的意志对你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论你肉体怎样受难，你会发现它是最明智、最有用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这样认为，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你们只能这样做，不应有别的念头！

再说，如果那些狂热的偶像崇拜者确实相信这种教义，而且热情接受并付诸实践，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方式，我认为它都是值得信

---

① 本体相类和本体同一均为基督教神学基督论术语。“本体相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属于类似的实体”。指上帝圣子耶稣基督与上帝圣父分具互相类似的两个本体。“本体同一”一词也源于希腊文原意为“属于一个实体”，指耶稣基督与上帝圣父的本体是同一的。尼西亚公会议采用此语。——译者

仰的。我还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它仍然是值得所有人信仰的东西。人们由此成为这座世界神殿的高级牧师。他和世界的创造者的天意和谐一致,和它协作而不是作徒劳的反抗。据我了解,这
73 是迄今为止,对义务所作的最好界定。一切正义的事业,都包括在这种同世界真正趋势合作中:你会因此而取得成功(世界的趋势是会成功的),使你善良,走上正路。那种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本体相类和本体同一之间无聊的逻辑争辩,不论过去或未来,不论在任何时候,也可能争吵出他们的想望与爱好来。如果说,他们的争论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这就是他们竭力要说明的东西。如果他们连这一点也说明不了,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可说明的了。问题不在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逻辑命题表述是否正确,而在于活生生的、具体的亚当的子孙们要把对上帝的真诚这一点铭记在心,这才是关键。伊斯兰教吞没了所有这些无用的空谈教派,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是又一个发自伟大的大自然内心的实在事物。一切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叙利亚教派的空洞形式,都没有那种真实,全应把它们烧掉。——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与火相比,仅仅是干枯的柴火而已。

在那紧张的战争和斗争的岁月里,特别是从麦加迁徙①之后,穆罕默德不时地口述他的圣经,他们称之为《古兰经》②或《读本》,意即"必须阅读的书"。这是他和他的弟子大力宣扬的著作,探询

---

① 此处原文为:Flight to Macca,系 Flight from Macca 之误。——译者

② 《古兰经》"古兰"在阿拉伯语中意即"诵读"。《古兰经》有 55 种名称,其中穆斯林常用的有"读本"、"光"、"真理"、"智慧"、"训戒"、"启示"等等。中国旧称"天经"、"天方国经"、"宝命真经"等。共 30 卷,分"麦加篇章"和"麦地那篇章"两大部分。——译者

人世的一切，难道这不是奇迹吗？伊斯兰教徒对《古兰经》的崇敬胜过基督徒对《圣经》的崇敬。它不论何处都是一切法律和行为的准则；它是思想和生活的依据。因为它是上天直接降赐的福音，尘世必须顺应它，作为处世的根据。这是必读的课本。他们的法官依此判案；全体穆斯林都要钻研它，从中寻求生活的指南。他们每天要到清真寺去阅读，每天分三十个班次的阿訇们，接连不断地把它从头念完。1200 年来，朗读《古兰经》之声从不间断，时刻荡漾 74
在人们的耳边，激励着千万人的心。据说，有些伊斯兰教的学者居然能把它阅读七万遍之多！

非常奇妙的是，如果有人研究“民族鉴赏力的差别”，这确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我们也能读《古兰经》。塞尔的英译本是众所周知的好译本。不过，我必须说明，《古兰经》是我读过的书中最难读的一种。令人厌烦的杂乱，修辞粗糙生硬；不断重复，冗长艰涩；结构极为粗糙拙劣；——总之，乏味得令人无法忍受！欧洲人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才能将《古兰经》读完。我们读它，犹如在政府公文机关中查阅不值一读的大量无用资料，也许从中能发现“一位杰出人物”的生平的某些片段。当然，我们读它，有一些不利条件；阿拉伯人对它比我们有更好的方法。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发现《古兰经》都是一些碎片，因为是最初传教时写下的；他们说，其中许多内容写在羊肩胛骨上，乱七八糟地塞在箱子里，他们进行编纂，既没有年代顺序，也无别的顺序，——仅仅是试图把最长的篇章放在前面，但也不十分严格。这种编法，真正是开头的篇章，却差不多全放在末尾，因为最早的部分是最短的。如果按历史顺序阅读，可能就不会如此杂乱了。据说，其中许多部分是有韵律的，最早是一种原始而单调的诗歌。这也许是重要的方面，但其中许多也许在英

译本中消失了。即使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也很难理解，世上凡
75 人怎么会把《古兰经》看作是造福人间的天书，认为是一部杰作；或者说，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书，而不是令人迷惑的狂诗。就其写作而论，几乎没有比它写得更粗糙的书了！这就是民族的差别和鉴赏力的标准问题。

然而，我认为，阿拉伯人对《古兰经》如此热爱并非不可理解的。人们一旦完全摆脱《古兰经》的混杂纷乱，不纠缠于它，其精华部分就会显现，就会看到其他文学作品全然不可比拟的优点。如果一本书是出自肺腑，它就会激动人心，一切艺术和写作技巧就显得是次要的。应该说，《古兰经》首要特征在于它的真诚性，在于它是一本真诚的书。我知道，普里多①等人把它说成仅仅是一派谎言，连篇累牍都在为作者的种种罪行作辩解，热衷于吹嘘他的野心与骗术。现在应该是清除这些说法的影响的时候了。我也不是断定，穆罕默德是一贯真诚的：谁能是一贯真诚呢？但是，对他不断指控为蓄意欺骗；认为他总体说来或完完全全是有意的欺骗；——甚至还说他仅是以有意识的欺骗为生，他写《古兰经》是伪造者和骗子的伎俩，这种评论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想，一切正直的人，读了《古兰经》绝不会有此结论。它反映原始人类灵魂的混杂激情，虽然粗糙、愚昧甚至不堪卒读；但是，它热情、真诚，力图用文字强烈表达自己。他思绪万千，虽屏住呼吸想全力表达，却又千言万语哽塞咽喉，无以倾吐。他内心的思想尚未形成体系，所以说起来就
76 毫无次序、没有条理和缺乏连贯；——他的思想没有完全成形，就

---

① 汉弗莱·普里多(1648—1724)，英格兰东方学家，自然神论的反对者。著有《穆罕默德生平充分显示的欺骗性》。——译者

匆匆地竭力以不定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成了这种混沌不清的状态。我们曾说过它“乏味”，但是自然的乏味并不是穆罕默德这部书的特性，毋宁说它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浑金。这个人没有研究过讲演，在长期战斗的紧迫而艰难的环境中，他没有时间去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在为生命和救世的酣战中，一切事物迅猛而激烈地变化，使他紧张得毫无喘息机会，这是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在那紧迫的形势下，他无法将那些深奥的道理表达通畅。《古兰经》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接连表达出来，它蕴含着他23年战斗风雨的种种变迁，所以这部书就显得时好时坏。

因为，我们应当考虑穆罕默德在其23年的生涯中，是所有斗争的中心人物。他与古莱氏人和异教徒的战斗，他自己人民内部的争论，他自己热情遇到挫折，凡此种种，使他夜以继日地繁忙，精神无法得到休息。可想而知，这位热情奔放的人，在那些不眠之夜里，投身于繁忙任务的漩涡中，他对这些问题作出决策的见解，被视为是上帝的真正灵光；他思想上所下的任何决心，是如此神圣，不可缺少，似乎是加百利的神灵启示。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是伪造者和骗子吗？不，绝对不！骗子不可能有他这种极其炽热的心，它像一个沸腾的思想大熔炉。他的生平为他作证，天地也是他实情的有力明证。他也有很多过错。但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人是未开化的尚未摆脱野蛮状态的大自然之子，很多方面还有贝杜因人的习气。但是，把他视为微不足道的幻影人物、不择手段的贪婪的骗子，为了物质享受而进行渎神的骗术、伪造天书、长期严重背叛创造主与自我，我们是不会也不能这样看待他的。

在我看来，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真诚是《古兰经》的优点，它由此而为原始阿拉伯人所珍视。真诚是这部书的首要的和最终

的优点，其他优点都由它派生。——实际上，任何优点也只能由它产生。奇妙的是，贯穿在《古兰经》中那些结构拙劣的大量传说、谩骂、抱怨和叫嚣中，散布着一种真实而直接的洞察力，几乎可以称之为诗。这部书的主体仅仅是由传说组成，而且像是热情洋溢的即席传道。他不断重复讲述曾在阿拉伯人中广为流传的先知们的古老传说，叙说先知亚伯拉罕①、先知赫德、先知摩西②以及基督教的和其他真真假假的先知们，怎样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各个部落，要人们警惕，不要犯罪，又怎样已经被人们接受，就像后来对待穆罕默德一样，这对他是莫大的安慰。这些故事，他十遍二十遍地重复，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重复，令人厌烦。勇敢的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简陋的阁楼上，大概就是以这种方式精读作者们的自传的！这就是《古兰经》的主要成分。但是，奇妙的是，在所有这些内容中，不时出现这位真正思想家和先知的某些智慧的闪光。穆罕默德确有洞察世界的眼光。他以某种直率和粗犷旺盛的精力，将他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使我们大家都能清楚地认识。我并不看重他对安拉的赞美，很多人都赞美安拉，我猜想，他们是仿效希伯来人，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远不如希伯来人。但是，他能直接看透事物的实质，抓住事物真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伟大的大自然的恩赐，她把它赠与全人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没有令人痛心地把它扔掉。这就是我所谓的想像力的真诚，是真诚心灵的标准。

穆罕默德并不能创造奇迹，他经常不耐烦地回答：我不能创造奇迹。我是何许人？“我是热心的传教士”，受命向众生传布这个

---

① 亚伯拉罕，《圣经》中人物，相传为希伯来人的始祖。——译者

② 摩西，《圣经》中人物。古代犹太民族的领袖。传说《圣经》前五卷是摩西所制律法。——译者

教义。然而，我们能看到的世界，对他来说，从古至今一直是特大的奇迹。他说：观察这个世界，安拉所创造的这一切，不是神奇吗？只要你细心观察，一切全都是“为大家创造的奇迹”！上帝创造了大地，“阡陌纵横”，人们可以生活其间，自由往来。——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半岛干燥乡土上空的云彩感到非常神奇。他说，出现在无限高空的深厚云层是从哪里来的！密布的乌云好似巨大的黑色怪物悬挂上空，倾注大雨，“使死寂的大地复苏”，绿草如茵，“枝高叶茂的枣椰树上果实累累。这不是神迹吗？”他还说，你们的牛，——安拉创造了它们，它们是有用的、不会说话的牲畜。它们把草变成奶；大家还在它们身上获取了衣着。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到晚上，还排着队回到圈栏。”他还补充说：“而且，它们是一种为你争光的动物。”此外，还有船——他经常谈起船，他把船比作巨大的移动的山，扬帆下水，是天上的风使船行驶。时或停泊不动，是上苍把风收回去了，它们只好静静地停着，不能再走动了！这些不都是奇迹吗？他喊道：你们还要什么奇迹？你们本身不就是奇迹吗？上苍创造了你们，“用一小块泥土塑造了你们。”你们曾经是很小的，一些年前还什么也不是。现在你们美丽、健壮，有思想，“你们彼此怜悯。”随着老年来临，头发变得花白，你们健壮的身体逐渐衰退虚弱，日落西山，又归于无。最令我感动的是“你们彼此怜悯。”要是安拉不使你们互相怜悯，——事情将会变得怎样！这是一种深刻而有明确针对性的思想，是一开始就能把握事物实质的洞察力。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诗人的天才具有的最美好、最真实东西的粗糙痕迹。他是原始时代的智者，有眼力，有思想，是坚强而质朴的人。——他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诗人、帝王、教士以及任何一种英雄人物。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完全是个奇迹，永远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他领悟到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内，从各种途径力图认识到的东西：即认为这个看来如此坚实可靠的物质世界，归根到底，其实质是虚无，是上帝的权力和存在可见的有形的显现，——是上帝悬在虚空的无限中的影子，仅此而已。他说，那些山脉，那些巨大的石山，将“像浮云一般”消散，像云彩一样在蓝空中消失，不复存在！塞尔指出：他以阿拉伯的模式来描绘大地，把它说成是一片辽阔无边的平原或是平坦的盆地，那些山脉矗立其上，使大地稳固。当世界末日来临，它们就要“像浮云般”消散，整个大地将旋转起来，把自身卷向毁灭，像尘埃、蒸气一样消失在无垠的空间。安拉从大地把手缩回，大地就
80 不复存在了。安拉的绝对统治，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权力、荣耀以及无名的恐惧，它无所不在，是万物中真正的力量、本质和实在。穆罕默德对此始终是确信无疑的。现代人所说的各种自然力和自然规律，并不认为它们是神圣东西的象征，甚至不是当作最终的事物，而是看作一系列非常平凡的东西，——有的可以出售，有的希奇古怪，有的可以用来推进轮船！由于有各种科学和百科全书的出现，在我们那些实验室里工作，容易忘记神性。我们不应该把它忘掉！一旦把它完全忘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科学是非常死板的东西，毫无生气，喜好争辩，而又空洞，——就像晚秋时节的蓟草一样枯燥。即使是最好的科学，忘记了神圣，也不过是块死木头，它更不会像成长着的树木和森林提供新的木料！人们必须通过某种崇拜才可能有认识，否则，他的知识只是一种空谈，就像干枯的蓟草。

关于穆罕默德教义宣扬纵欲的许多传说与描绘，是很不公正

的。我们看来，那些犯罪的放纵行为，虽然他是允许的，但并非是他唆使的；他发现在阿拉伯半岛，这种公认的行为古已有之，他却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削弱和限止。他的教义并非是自由放任的，它要求严肃的斋戒、沐浴，有严格复杂的戒规，一天做五次祈祷，并要求禁酒，这些是自由放任的宗教做不到的。看来，实际上，任何宗教或宗教事业，只有靠这种严格的教规，才能取得成功！把一个人的英雄行为说成是激发于贪图安逸，希望得到享乐和酬报，——即为了今生或来世猎取各种好处的说法，纯系诬蔑！即使是最卑贱的凡人，也会有某种高尚的品德。正在宣誓的不幸士兵，受雇去当炮灰，自有其“士兵的荣誉”，这种荣誉与受正规训练而每天获得一个先令迥然不同。这不是在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从事高尚而真诚的事业，也证明他作为神所创造的人，即亚当最不幸的子孙，在上帝的天下进行模糊的追求是正确的。只要为其指点迷津，最迟钝的、从事单调劳动的苦力，也能激励成为英雄。如果把他说成是受贪图安逸的诱惑，那就大错特错了。勇于战胜困难、克制感情、为正义殉道、临危不惧等等才是触动人们心头的诱惑物。如果激发其内心善良的生命力，那就等于有了烧掉一切邪念的火把！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更高尚的东西：人们甚至在那些“为体面行事”等等的有闲阶层中也能看到这种情节。任何宗教要获得众多的信徒，不能诱以肉欲；绝对不能，而只能靠激励休眠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英雄气质。

81

除上述情况外，我们还要指出，穆罕默德本人也不是纵欲的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是粗俗的酒色之徒，一心贪图卑鄙的享乐，——而且是形形色色的享受，那就错了。他的家庭是极其俭朴的。他日常的饮食是大麦面包和水：有时，他家的炉子几个月都不

生一次火。他的信徒们曾骄傲地记载，他能够自己修鞋，自己缝大氅。他虽贫穷、劳累和衣食不足，却无视庸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应该说，他不是坏人；在他身上有比任何欲望更为高贵的东西。——否则，在他手下征战奋斗 23 年，与他风雨同舟、亲密无间的那些粗犷的阿拉伯人，就不会如此尊敬他！他们都是粗犷无羁的人们，时常争吵不休，又能赤诚相见，如果没有正直的品德和气概，则无人能够指挥他们。试想，他们会称他为先知吗？唔！他与他们促膝相处，坦诚相见，毫无隐私。大家亲眼看他缝补大氅，修理鞋子，同他们一起战斗、商议和发号施令。他们肯定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也能按自己的喜爱去称呼他！没有哪一个有教皇权力的皇帝，能够像这位自己缝补大氅的人受到这样尊重。透过 23 年的严峻的实际磨炼，我们可以发现他有真正的英雄所必备的气概。

他的遗言是一篇祷词，这是发自战斗的心灵，怀着颤抖的希望向创造主发出断断续续的简短殷切的祈祷。我们不能说，他的教义使他变得更坏，而是使他更好；使他变得善良，而不是使他变恶。他那宽宏的品德，有不少记载。他的女儿去世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惯用语，说了非常真诚的话，就像是基督徒说的一样。他说："主赐予的，应由主召回，感谢主"。当他的第二个信徒，他所钟爱的、已经解放的奴隶赛德牺牲时，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赛德是在穆罕默德同希腊人第一次交战中，阵亡于塔布克的。穆罕默德说，这是好事；赛德已经完成了主交给的任务，现在赛德又回到主那里去，这对赛德确是再好也没有了。可是，赛德的女儿却发现他抚尸痛哭，这位头发苍白的老人，哭得泪水满襟！她说："我看到了什么呢？——看！是一个人为他的朋友痛哭"。——他最后一次去清

真寺，是在他死前两天；他问道，如果他曾伤害了谁，他甘愿受鞭笞。又问，他是否对人有赊欠。有人回答说："有，欠了我三个德拉克马①，"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借的。穆罕默德叫人把钱归还了。他说："宁愿现在受辱，也不要等到世界末日审判。"——大家还都记得他谈到赫蒂彻时的回答说："不！向安拉发誓！"那句话②吧！凡此种种品质，都表明他是真诚的人，是我们大家的兄弟。历经十二个世纪，——这位平凡母亲的真正儿子，仍好像在我们眼前。

而且，我欣赏穆罕默德还在于他毫不弄虚作假。他是粗鲁而自我奋斗的沙漠之子，不会文过饰非。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过于谦卑。他毫不掩饰自己，穿着自己修补的大氅和鞋，向那些波斯国王和希腊皇帝明确指出，什么是应该做的，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你就会受到尊敬"。在一次与贝杜因人生死的搏斗中，他不可避免地作出残酷的事情，但也不乏出于仁慈、出于高尚本性的怜悯与宽恕的行动。穆罕默德不为某一事表示歉意，也不为另一事自夸。这二者都是他内心坦然的旨意，是适应当时当地的需要。他不是说话转弯抹角的人！如果情况需要，他也会表现出坦率的残暴，绝不吞吞吐吐！他经常谈起塔布克战役。当时他部下许多人以天气炎热，要回家收割等为由，不愿继续进军；这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向其部下质问，你们不是要回家去收割吗？你们收获的不过是一天能收割的东西，在整个永恒中，你们的收获又算得了什么呢？害怕天气热吗？是的，天气确是炎热，"但地狱更热！"有时，他会用尖刻的讽刺。他对那些不信教的人说，世界末日大审判时，你们的行

---

① 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译者

② 指穆罕默德回答他第二个妻子阿耶莎的问话（见原书第66页）。——译者

为将要受到公正的报应，他们会用秤称给你们，不会缺斤少两的！——他处处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理解它：有时候，它的伟大仿
84 佛使他内心深受震撼。他说："确信"：这个词，在《古兰经》中自然被当作箴言记载下来："要确信不疑"。

穆罕默德在这方面并非是浅尝辄止，他以惩恶和救世作为事业，这是时代和永恒的事业，他对此万分认真！对真理的浅尝辄止、猜测、推断都是对真理的一种业余探究，不认真地对待真理或玩弄真理，这是最令人痛恨的罪恶，是万恶之源。它存在于绝不信奉真理者的心灵中，——他们"生活在爱虚荣的卖弄中"。这种人不仅所说所为弄虚作假，连他们自身都是虚伪的。理性的道德原则即神性的闪光，在这种虽生犹死、完全麻痹的人身上是毫无踪影的。即使是穆罕默德的虚假，也要比这种人的真理要真实得多。这种人不真诚：由于圆滑，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会受人尊重，可是这种人虽然不伤害人、不说任何得罪人的话，显得非常纯洁，——却像碳酸一样含有致命的毒素。

我们不会把穆罕默德的道德戒律捧为总是最完美的，然而，应该说其中总有一种向善的趋势，这是一个向往正义和真实的心灵的真正旨意。这里没有基督教的高尚的宽容，即当你被人猛击一记耳光，你就得转过脸去，让他再打另一面。他主张要为自己复仇，但要恰当，不能过分，否则就超过了正义的范围。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像任何崇高的信仰和透视人类本质的洞察力一样，是一种完善的人类平衡器。一个信仰者的精神境界要重于尘世间的所有王权；按照伊斯兰教，人人都是平等的。穆罕默德坚决主张施舍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需的。他以法律规定人们应该施舍的金额，
85 如果谁疏忽了，就会遭难。一个人每年不论何种收入的十分之一，

归贫苦人所有,作为对遭受灾难和需要帮助的人们的资助。所有这种善行,是这位粗犷的自然之子人道主义本性的声音,是他内心蕴含的怜悯和公道的明确表述。

穆罕默德的天堂是纵欲的,地狱也是纵欲的。确实如此。不论其中哪一个,都足以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要记住阿拉伯人早已有此风俗,穆罕默德则尽力加以改变,并对它淡化和削弱。而且,那些最坏的纵欲情节是出诸一些学者和他的信徒的手笔,并非由他所作。《古兰经》中确实很少读到天堂的享乐,只不过是有所暗示,并非提倡。而且,不容忽略的是,在天堂里,最高的享乐也是精神上的,上帝的纯洁存在是任何享乐都无以伦比的。他说:"你们彼此问候时要用安宁这个词",阿拉伯文色俩目[①]的意思,就是祝你安宁!——这种境界为一切有理性的人所渴望与追求,但在尘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是上帝的赐福。"它将使你们彼此相对而生,你们心中一切恩恩怨怨都将烟消云散"。一旦将全部恩怨抛弃,你们就将彼此自由相爱,友好相处,这就是真正的天堂境界!

有关纵欲的天堂和穆罕默德的纵欲问题,是使我们大家最痛心的,有许多话可说,但在这里不宜谈论。我只提出两点意见,有待公论。第一点是歌德提供我的。这是一个偶然的暗示,看来很值得重视。在他的《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有一段情节:书中主人公来到一个风情非常奇特的社会,其中奇特风情之一是:当地的长官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一方面"。在某件事上,恰好与自己的意愿相反,去做他自己不愿做的

86

---

① 色俩目,又译:"撒拉姆",意为"和平"、"平安"、"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和问候用语,在礼拜时,也向左右道此词。——译者

事。“这样,我们才让他在一切其他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我认为,这是很公正的。愉快的享受,并非罪恶,罪恶在于把自我道德沦为享乐的奴隶。因此,让一个人宣称他能主宰自身的习惯,必要时,他能够而且愿意摆脱这些习惯。这是一项极好的规范。穆斯林的斋月在穆罕默德的宗教中和他本人的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对自己意向限制的表现。即使不是出于预先考虑或明确改善道德的目的,而是出于某种健康果断的本能,也同样是好事。

关于穆罕默德的天堂与地狱问题,我还要说一点意见。那就是,不论它们是如何粗俗与追求物质享受,它们都是一种永久真理的象征,当然不是处处都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他的那个粗野纵欲的天堂和骇人听闻的烈火熊熊的地狱,以及他不断坚持的毫不留情的世界末日审判,所有这些,在野蛮的贝杜因人的想象中,只不过是崇高精神实际的粗略影子,是一切现实生活的开始。如果我们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感觉,它也会给我们造成不利影响。这不是责任的无限性吗?穆罕默德认为,人在世上的活动是有无限重要性的,而且绝不会死去和最终结束。这个人用他短暂的生命上达天堂,下抵地狱,历经他 60 年毕生的经历,领悟到可怕而奥秘的永生之道。所有这一切就像火焰般的符号激励着粗野的阿拉伯人的心灵。那永生之道像火光和闪电一样照亮,铭记在他的心中,使他敬畏,却不能言传,而又不时地闪现。他满怀热情,以强烈的质朴真诚,力图把那些说不明白又不能说明的道理表述出来,结果描绘出天堂和地狱的形象。不管它是什么形象,这终究是一切真理的先声。在所有各种形象中,它是古老的一种。人在尘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穆罕默德的回答,可能会使我们某些人感到羞辱。

他不像边沁①和佩利②那样认为正义和邪恶决定于这两个方面能给人以多少终极愉快，通过加减法将其整体计算，得出最终的答案，请问：在总体上，正义是否占更大的优势？不！这不是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比较；一方与另一方正如生命与死亡——天堂与地狱。一方面是绝不能做的，另一方面是绝不能不做的。对它们不应进行测量，它们是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对一个人来说，一方面是永恒的死，另一方面是永恒的生。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得失定善，把上帝创造的世界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理性的蒸汽机，把人的无限神圣的心灵，当作称量干草和蓟花、愉快和痛苦的天平。——如果有人问我，谁提出的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命运的观点更可鄙、更荒谬，是穆罕默德，还是边沁和佩利这些人，我将回答：不是穆罕默德！——

总之，我们要重述一遍，穆罕默德的这种宗教是一种基督教；它蕴含着最崇高精神的真正要素，尽管它有种种不完善的东西，但总是瑕不掩瑜。斯堪的纳维亚人关于神的想法，即一切原始人的神，——被穆罕默德扩展为天堂，这是一个象征神圣义务的天堂，但要凭信仰和善行，靠勇敢行为和更勇敢的神圣耐性，才能赢得。它也是融合真正的神圣要素的斯堪的纳维亚异教。不要说它是荒谬的，也不要看它的虚假方面，而要看它的真理方面。十二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的宗教和生活指南。最主要的是在于这种宗教信仰已深入人心。阿拉伯人笃信他们的宗教，并力图按照它来生活！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也许只有近代

---

①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者。——译者

② 威廉·佩利(1743—1805)，英国神学家，功利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拥护塔克(1705—1774)的主张，著书力证上帝的存在。——译者

英国的清教徒例外，能像穆斯林那样恪守他们的信仰，——那样全身心地信仰，终生相伴，永恒皈依。在当今，夜深人静时，开罗街头的警卫查夜时问道："过路的是谁？"过路人答话时，总要说一声"真主是惟一的神"。可见，伟大的安拉，伊斯兰教已深入人心，已渗透到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了。热心的传教士们，还在马来人和巴布亚黑人以及野蛮的偶像崇拜者中间广为传播，——取代这些人中那些比较坏的和无用的东西。

对阿拉伯民族来说，这是一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新生，阿拉伯半岛由此变得生机勃勃。自创世以来，这个不幸的游牧民族一直在大漠中游荡，不被外界注意。自从英雄先知降世，带来阿拉伯人能够信仰的上帝之道，这个鲜为人知的弱小民族变成举世闻名的强大民族。在以后一个世纪里，阿拉伯民族的影响，遍及东起德里，西迄格林纳达的广大地区。——阿拉伯民族以其天才的英勇、光辉的智慧，长期以来，一直照耀着世界大部分地区。信仰是崇高的，它能赋予人以生命。一个民族一旦有了信仰，它的历史就会丰富多彩，民族精神变得崇高伟大。这些阿拉伯人，这位穆罕默德及其一个世纪的活动，——好似一个火花落九天。这个火花落到了不被人们注意的茫茫沙漠世界。看哪！那荒沙却成了引爆的炸药，火光照亮了从德里到格林纳达的高空！我说过，伟大人物总是像天上的闪电，普通人只是备用的燃料，有了伟人这个火花，他们才能燃烧发光。

第三讲　诗人英雄

——但丁、莎士比亚

（1840年5月12日　星期四讲演）

神明英雄和先知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在新时代已不再重现。他们的存在是以观念的某种原始性为前提的，仅由科学知识的进步便使之结束。可以说，只有在一个完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世界里，人们才会由于喜欢奇迹，而把自己的某位同胞想象成为一个神或神的代言人。神和先知均已成陈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类英雄——诗人英雄，这是以一种不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是其存在的真实性却也不那么令人怀疑的诗人的面目出现的英雄，永远不会过时的英雄。诗人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英雄人物，诗人一旦产生，就为一切时代所拥有。不论是最古老的时代，还是最新的时代，都会产生诗人，——只要造化有心，总会有诗人产生。只要上天降下一个英雄的灵魂，这个灵魂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完全有可能被塑造成一位诗人。

英雄、先知、诗人——这是我们赋予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伟人的种种不同的名称！这是以他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特点和曾经在其中大显身手的不同领域为依据的。按照这个原则，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名称。然而，我要在此重申一个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重要事实：构成这种区别的主要根源无非是他们的活动领域不同而

90 已，根据英雄产生的不同环境，可以因人而异地称他们为诗人、先知、帝王、传教士等等。我承认，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真正的伟人不会以各式各样的面目出现。只能坐在椅子上拼凑诗句的诗人，是绝不会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的。歌颂英勇战士的人，他自身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我承认，在真正的伟人身上往往同时具有着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哲学家的品质——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他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种人，或者是一身而具全才。譬如说，像米拉波那样的政治家，有着一颗那样炽热而崇高的心，有着火一般的激情和悲天悯人的襟怀，假如生活和受教育的进程曾引导他向文学方向发展的话，我就不相信他会写不出韵文、悲剧和诗歌并以这些作品去感动千千万万的人。伟人一个重要的基本品质就是：他本身是伟人，他这个人是伟大的。拿破仑具有的潜在诗才和他的奥斯特利茨战役①一样辉煌。路易十四麾下的元帅们也都是具有潜在诗才的人，譬如说，蒂雷纳②，他的言谈充满睿智，才华横溢，就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那里有博大的胸怀，有洞察幽微的真知灼见；如若不具备这些品质，无论何人，无论在何种事业的领域内都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都做过外交官，而且看来做得还颇为出色，这无疑是可信的，因为他们还做过比当外交官稍微要困难那么一点儿的事情呢③！彭斯这位天才诗

---

① 奥斯特利茨战役，即 1805 年 12 月拿破仑击败俄奥联军之役，亦称“三皇战役”，因有法皇拿破仑一世、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朗茨二世参加。奥斯特利茨在今捷克境内。——译者

② 蒂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译者

③ 此处卡莱尔语带讽刺，所谓“稍微要困难那么一点儿”，其实是困难千万倍，因为外交官如过江之鲫，而人类历史上能有几位像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那样的文化名人。——校者

人假如从政的话，说不定会比米拉波更为出色。至于莎士比亚，——假如命运让他干别的行当，我们相信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是成就最杰出的人物。

确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界是多姿多彩的。上天造就伟人（在这方面更甚于造就其他芸芸众生）并非千人一面，如同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天赋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环境更是无比地复杂多变，而人们最最经常地注意着的也仅仅是后者。然而这也 91
正如普通人学艺一样。任何一个未明确表现出有何种才能的人，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工匠，既可以被培养为铁匠，也可以成为木匠或泥瓦匠。他一旦成了某种工匠，也就一辈子干下去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人了。正如艾迪生[①]抱怨的那样，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有一个两腿细长的搬运工被肩上的重担压得摇摇晃晃，而就在附近，却有一个像力士参孙[②]般体格魁梧的裁缝正手拈一支细针在缝纫。——在这里，情况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天赋的不同！——那么，伟人们的情况又将如何？他将被注定从事什么行当呢？一个英雄问世，他将会成为征服者或帝王，还是会成为哲学家或诗人呢？这是存在于世界与英雄之间的那些复杂纷纭得难以理清，也时常会引起争论的各种关系聚散变化的结果！英雄要解读这个世界及其规律，这个世界及其规律也有待于英雄们去解读。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上文讲过的，这个世界允许人们和要求人们去解读的，也就是与这个世界有关的最重要的事。

---

① 艾迪生（1672—1719），美国散文作家、剧作家、诗人。——译者

② 参孙，《圣经》中人物。传说为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力大无比。——译者

诗人和先知，按现代人不甚严格的观念看来，是迥然不同的。而在某些古代语言中，这两个名词却是同义语。拉丁文 Vates(预言家)一词兼有先知和诗人之意。实际上，先知和诗人这两个词的含义在所有时代显然是相通的。从根本上说，它们确实是相同的。特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二者都已深入宇宙的神圣奥秘，即歌德所谓的“公开的秘密”①之中。人们会问，“什么是真正的秘密？”——它就是“公开的秘密，”——它向所有的人公开，却很少有人察觉！这个神圣的奥秘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正如费希特②称它为：“存在于现象深处的世界的神圣观念”。一切现象，从布满繁星的天空到辽阔大地的草原，特别是人类的出现及其活动，无非是神圣理念的外现，是神圣理念具体化为看得见的东西而已。这种神圣的奥秘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可是在大多数的时间和场合却被完全忽略了。而且，宇宙总是可以用某种语言定义为上帝思想的具体实现，却被人们视为琐细、呆板、平凡的事物，——像讽刺家所说的，是由某些装潢商拼凑成的无生命的东西！现在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毫无益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无知，不是在理解它的情况下生活，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遗憾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件最可悲的事；——如果不了解它而生活，那就根本无法生活！

现在我说，任何人都可能忘掉这个神圣的奥秘，而预言家，不论他是先知或是诗人，已经洞察了这个神圣的奥秘，他是被派来教育人们加深对它的认识。这始终是他的使命。他要向人们揭示这

---

① 见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68 年，伦敦版第 X 。——原书编者

②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译者

个神圣的奥秘,——因为他比别人更接近它。当人们忘掉它的时候,他却理解它。——应该说,他是被某种力量推动去理解它的,无需他的同意,他认为自己生活于其中,而且必须生活于其中。再者,他的认识不是来自道听途说,而是凭直接的洞察力和信仰。所以,这种人也不能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任何人都可能生活在对事物的表面认识中,而其本性则要求他必须生活在事物的真正本质中。再说,这种人是诚挚地对待世上的一切,而其他人却对此极不严肃,他作为预言家首先是因为他是真诚的人。至于诗人和先知,尤其都是"公开秘密"的洞察者,二者是同一的。

我们再来讨论他们二者的区别:作为先知的预言家应该说,他是着重理解神圣奥秘的道德方面,如善与恶、义务和戒律;而作为诗人的预言家则是理解德国人称之为审美方面,如有关美的问题等等。前者可称之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启示者,后者则是人们喜好的启示者。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领域是彼此相通、不可分割的。93 先知也注意人们的喜好,否则他怎么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曾听到神向人间教诲说:"你们看看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它们既没有辛勤劳动,也没有纺织,即使所罗门王①在最显赫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及一朵百合花。"②这就一眼看到了美的最深处。"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其打扮比人间帝王华丽得多,却在低下的沟壑田野里生长着,好一个美丽的花盘朝着人们盛开,它发自崇高的内

---

① 所罗门,希伯来统一王国国王(约前 977—前 937 在位),在他统治期间,是犹太史上的鼎盛期。事迹见《圣经·列王纪》。——译者

② 此语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28、29 节。中译本作:"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译者

在美的海洋！如果大地的本质像它的外表看上去一样粗糙而没有内在的美，那么，荒野的大地，怎么能创造如此美景？照此看来，歌德的那句名言，它曾经令一些人疑惑，现在可以理解了。歌德提出："美高于善，美包含善。"不过，我曾在别处说过："真正的美，不同于虚假的美，正像人间乐园①不等于天堂一样"。诗人和先知的异同大抵如此。

无论古今，总有几个诗人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谁要挑剔其缺陷，就被视为对诗人的一种不忠。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态度看来是正确的，然而，严格说来，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错觉。实际上，非常明显，不可能有完美无瑕的诗人！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诗的气质；但没有一个人完全是由诗构成的。我们只要读好一首诗，我们都是诗人。人们对"但丁描绘得令人颤抖的地狱的想象"②比起但丁自己的想象来，虽有程度的差别，难道不是相同的吗？惟有莎士比亚能按照萨克森·格拉马蒂克的记载写出他的《哈姆雷特》悲剧。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创作出同类的故事来；只不过，好坏不同而已。我们不必费时间给诗人下定义。诗人与一般人之间并不像圆与方之间那样有特殊的区别，因此，一切定义都必然或多或少带有任意性。当一个人自身的诗的素质发展到足以引人注目时，就会被其周围的人们称之为诗人。那些被人们尊为完美无瑕的世界诗人③也就是以同样的途径，被评论家们树立起来的。某些评论家

① Vauxhall，是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个著名娱乐场所，此处意译为"人间乐园。"此句作者引自《论狄德罗》（见卡莱尔《论文集》Ⅲ320页）。——译者

② 此句引自卡莱尔《论文集》，Ⅰ，285页，"论彭斯"。——原书编者

③ 世界诗人（World－Poets），是卡莱尔借用莎士比亚创造的术语"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引申而来。——原书编者

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远远超过一般诗人的水平，他就成为世界性的诗人；似乎他本当如此。然而，这是，而且必然是一种随意的区分。所有诗人，所有的人，都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没有人完全由这种东西构成的。大多数诗人很快被人们遗忘，即使是那最杰出的诗人莎士比亚或荷马也不可能永垂青史，——总有一天也会被人忘掉的！

然而，人们会问：真正的诗和没有诗意的、纯粹的言语之间总会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论述，尤其是近来一些德国评论家作了很多评论，其中有些看来不太好理解。例如，他们认为，诗人身上有一种无限性；他能把一种无限特性灌输到他所描绘的所有作品中去。这种说法，虽不甚精确，但是，对这个模糊的问题，却值得注意：如果我们深思一番，就会逐步体会其中某些意义。就我本人来说，我认为以往对诗的那种通俗看法是颇有意义的，即认为诗的特征是韵律，其中有音乐，是一首歌。诚然，如果一定要下个定义的话，那就应该说：如果人们的描写真正具有音乐的和谐，这种音乐的和谐不仅表现在字面上，而是蕴含在核心与实质中，体现在它的一切思想和表述中，渗透在它的整个观念中，这就是诗，否则，就不是。由此可见，在诗作中充满着多少音乐的和谐！一种有音乐和谐的思想是发自心灵的思想，它渗透到事物最深处的核心，它觉察到了事物最深刻的奥秘，即隐藏在事物深处的旋律。内在的一致和谐是事物的灵魂，它决定事物有权利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一切内在的东西，都是有旋律的，它本能地以歌曲表达自己。歌曲的含义就如此深奥。谁能用逻辑的言语表述音乐对我们的影响呢？这是一种难以言传、高深莫测的表述，它把我们引向无限的边缘，让我们瞬息间洞察了这

无限的内部奥秘！

不仅如此，而且一切言语，甚至最普通的谈话，其中也有歌的某种因素。各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口音，——各地人用自己的韵律和音调唱出他们必须要说的话！口音是一种单调的歌，人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虽然他们只注意别人的口音。还可以看到，凡是充满激情的语言，自身会成为音乐般的和谐，就是说，它比单纯的口音更为悦耳，甚至一个人愤怒的言语也会成为一首单调的歌和一支曲。一切深刻的东西都是歌。由于某种原因，歌曲似乎成了我们真正的核心本质，其余的一切好像都是一些覆盖和装饰的东西！它是我们的根本素质，不仅是我们的，而且是万物的。希腊人煞有介事地谈论天体的和谐，这是他们对自然内在结构的看法；所有自然的声音和表述的精华就是完美的音乐。所以，我们把诗称作富有音乐的思想。诗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思维的人。但从根本上说，诗人仍然要凭借理智的力量，惟有真诚的和洞察力深远的人，才能成为诗人。要有深远的目光，才能发现音乐的和谐，自然界内心处处都有音乐，只是看你能否找到它。

作为预言家的诗人，具有自然界的和谐启示，在我们看来，其地位似乎没有作为预言家的先知高。他的作用以及我们对他作用的评估，也较为逊色。从把英雄看成神；接着又把英雄看作先知；以后仅仅把英雄看作诗人：这看起来，不就像是我们对伟大人物的评价，一代比一代不断地削弱了吗？我们开始把他当作神，以后又把它看作受神启示的人；而现在又处在低一级层次，他的最神奇的言论，才能赢得人们承认他为一位诗人、美妙诗句的作者、天才等等！它看上去，貌似如此，——但我相信实质并非这样。只要我们深入思考，也许就会发现人们对于英雄才华仍有完全相同的特有

的敬仰，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对英雄如何称呼，均是如此。

应该说，我们现在不把伟人当作确实的神，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神，对于至高无上、难以达到的光辉的源泉、智慧的源泉和英雄品质的源泉的观念在不断得到提高；而完全不是因为我们降低对这些品德的敬仰。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怀疑主义者的浅薄见解，正是这些年来的祸害，当然，这个祸害是不会持久的。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人类事业的最崇高领域，他们做了许多坏事；他们把我们对伟人的敬仰完全弄得残缺、盲目和麻木，狼狈不堪，无法辨认。认为人们崇拜伟人的外表，而大多数人不相信崇拜伟人有任何真实之处值得崇拜。这是一种最使人意志消沉的宿命信仰，人们相信了它，确实会对人类的事业感到绝望。然而，我们以拿破仑为例来考察一下吧！拿破仑作为科西嘉的炮兵中尉，这是他的外表；然而，人们对他的服从与崇拜，不是世界上所有教皇和权力的总和也达不到的吗？高贵的公爵夫人和小客栈的马夫都围着彭斯这个苏格兰的乡下人转，人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都会感到奇怪；彭斯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人！当人们的心中模糊地出现这一想法，当时却没有确切的表达方式的时候，这个浓眉亮眼的乡下人用他那奇妙的言谈使人忽而欢笑，忽而伤感，他比所有其他人都高贵，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是感受到了吗？不过，如果那种浅薄之见、怀疑主义、平庸的观念，以及一切令人感伤的货色，从人们中间驱走——由于上帝保佑，总会有那一天；同时，如果那种对事物外表的信仰也能完全清除，代之以对事物内在的明确信仰，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仅以此为动力，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人们对这位彭斯会有多么新鲜和更加热烈的感受啊！

不仅如此，当今的年代，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不是有两位诗人

吗？如果说他们没有被神化，也可以说被美化了。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是诗圣；只要我们想一想，他们确实应该被人尊为圣者，对他们胡加评说是渎圣行为。世界本是盲目的自发的，人们要战胜一切邪恶障碍，才能取得如此成果。但丁和莎士比亚就是两位突出人物。他们互不联系，各自处于极为孤僻的环境中，没有水平同等者可以交往，又无助手：在人们普遍的感觉中，赋予他俩以某种先验主义，把他俩赞颂得尽善尽美。所以，即使教皇或红衣主教没有插手，他们仍被尊为圣者。在那样一个极不崇拜英雄的时代里，不管有种种恶劣的影响，我们对英雄品质的不可动摇的敬仰，依然如故。——我们现在来略微考察这两位诗人，即诗人但丁和诗人莎士比亚。在此，请允许我们稍稍再说一下，把诗人视为英雄这种方式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人们对但丁和他的作品的评论，已是卷帙浩繁。然而，从总体看来，没有重大成果。他的生平，可以说已无从查考。他生前只是一个不甚显要、游荡四方、满怀伤感的人，不太引人注目。他的大部分资料，在迄今为止的漫长时间里已经散失。他辍笔离世距今已有五个世纪了。尽管有种种译著可资参考，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他本人的这部著作来了解他的。除了这部著作——还应加上他的画像，那幅画像，一般认为是乔托[1]所作。不论是谁所作，看上去，就不得不赞美其惟妙惟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面容，恐怕是我见过的一切面容中最动人的了。画面上，他独立空旷，衬

① 乔托(1266—1337)，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西欧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先驱。——译者

托着月桂树叶[①]缠绕周围，显示出饱经永恒的悲伤和痛苦以及同样永恒的成功之情，——象征着但丁一生的历程！我认为，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励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的痛苦，好像通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此外；还有一种沉默的痛苦，一种沉默而藐视一切的神气，他那翘起的嘴唇，好像神一样对使人忧伤过度的事物表示蔑视，——把它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事物，而他好像比折磨和压制他的力量更为强大。这全然是一位以毕生精力向这个世界作不屈不挠斗争的人的神态。他的一切激情转变为愤慨：这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愤怒；又表现为神那样的冷漠、平稳和沉默！还有他那双看上去露出惊异神色的眼睛，像是在探索：这个世界为什么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但丁：他代表“中世纪沉寂千年的心声”，在向人们歌唱“他那神秘莫测之歌”。[②]

我们对但丁生平虽了解不多，但与他这幅画像及其著作颇为一致。公元 1265 年，他诞生于佛罗伦萨[③]的上流社会。他所受的教育是当时最好的，学了好多经院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一些拉丁文古典文学——开拓了他对不同事物领域的深刻洞察力。但丁天性认真聪明，我们可以确信他所学的已超过了绝大部分可

---

① 月桂树，古希腊人用它编成冠冕授与杰出的诗人、竞赛的优胜者，以后欧洲人用以象征荣誉的称号。——译者

② “神秘莫测之歌，”指的是但丁的著作《神曲》。——译者

③ 佛罗伦萨，意大利城市名。——译者

以学到的东西。他有一种高度明晰的理解力，而且非常敏锐，这种优秀的成果是来自他对经院哲学的努力学习。他虽准确通晓周围的事物，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因为没有印刷书籍和自由讨论，他不可能认识更为遥远的事物。正如一盏小小的明灯，能将近处照亮，可是对远处只能照得或明或暗。这就是但丁从学校学到知识的情况。在生活中，他也经历了一般人的相同命运。他曾两次作为战士为佛罗伦萨政府出征，当过外交使节。在他 35 岁时，由于天赋的才能和贡献，被任命为一员佛罗伦萨主要的地方行政官。他在童年时代曾遇到一位与他的年龄和门第相当的美丽小姑娘，名叫
100 贝亚德·波特纳利①，长大以后，曾有过不多的交往，对她有深刻的印象。读者都知道他对此情景作了优美动人的描述，叙说他们的分离，她同别人结婚后不久去世。她成为但丁诗中的重要角色，看来，也是他生平中的重要人物。在所有的人中，她似乎是他惟一痴心钟爱的人。可是她离开了他，直到最后永别。她死后，但丁本人虽然结了婚，但是，看来并不美满，而且很不幸福。我想，这位如此真诚执着的人，怀有强烈的激情，是很难轻易改变其初衷而使他幸福的。

我们毋庸为但丁的不幸申诉：如果他的一切都能如愿以偿，他就可能当上了佛罗伦萨的最高执政官、市长或者其他什么要职，受到周围人们的拥戴——然而，人间却因此少了一位曾经说唱出这个世界真谛的最杰出的人物。佛罗伦萨会有一位成功的市长，然而，那中世纪千年的沉寂依旧，即使再倾听千年（以至于超过千年），也听不到他的《神曲》的声音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必要为他

---

① 贝亚德·波特纳利，传说是佛罗伦萨富人福而谷·波特纳利的女儿，嫁给一个银行家，1290 年去世，时年 25 岁。但丁非常悲痛。约在 1295 年，但丁把赞美她的诗整理成册，此书名《新生》，用意大利文写成，是他的《神曲》一书的先驱与根源。——译者

抱不平。这位但丁有更为高贵的命运，他像一个被判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肯定要挣扎一番，他势必要去实现他的命运。由他去选择他的幸福吧！他对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比我们更不了解。

在但丁任修道院院长时，教皇派和皇帝派①之间、白党和黑党②之间以及其他混杂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但丁所属的派别，看起来是比较强大的，可是他和他的战友却出乎意料地被放逐。从那以后，就过着苦难的流浪生涯。而且，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他极其强烈地觉得，无论是神或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公正的，非常恶劣的。他曾企图拼力挽回原有的局面，甚至用武器进行战斗奇袭，但都终未成功，结果反而每况愈下。我相信在佛罗伦萨的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记录，判决这个但丁，不论在何地抓获，就要将他活活烧死。据说，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活活烧死。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公民文件。③经过许多年后，还有另一份珍贵的文件，是但丁致佛罗伦萨行政官有关一项较为温和的建议的答复。他们的建议是允许但丁在认罪并付一笔罚金的条件下返回。但丁在复信中以坚定、严正和傲慢的口气答道："如果我不认罪就不能返回的话，那我绝不回去"。

---

① 教皇派与皇帝派，是公元 12—15 世纪意大利两大政治派别。教皇派代表豪商与平民的利益，联合罗马教皇，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侵略；皇帝派代表大封建主，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至 14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及教皇势力的削弱，双方矛盾日趋缓和，至 15 世纪消失。——译者

② 白党和黑党，是 14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地区，教皇派内部分化的派别。但丁为白党，白党为温和派，被教皇支持的黑党强硬派驱逐。——译者

③ 判决的时间是 1302 年 3 月 10 日，同时被判的还有其他 14 人。（参见本书作者另一著作《文学史讲演录》1838 年 4—7 月，伦敦 1892 年版）。——原书编者

于是，但丁以四海为家，到处游荡，寻求庇护者；用他自己辛酸的话说："路程是多么艰难①，"这道出了他当时的处境。不幸的人们是不会成为欢乐伴侣的。但丁虽然贫困潦倒，但他生性傲慢认真，加上脾性易怒，是一个不会讨人欢心的人。据彼特拉克叙述，他在坎·德拉·斯卡拉②的宫廷中，有一天，因他阴郁寡言而受到责问时，他不以廷臣的礼节作答。当时，德拉·斯卡拉在群臣簇拥下观看摹拟表演和滑稽戏，非常开心。他转身对但丁说："这些低下的傻瓜都能使大家为他感到欢乐，而你呢，一个聪明的人，却一天天闷坐着，一点也不能为我们逗乐，你觉得奇怪吗？"但丁讥讽地回答："不，一点也不奇怪。殿下应该记得一句格言："物以类聚；"——这就是说，有逗乐的人，必然会有取乐的人！但丁这样的人，既清高又寡言，既爱挖苦人，又郁郁寡欢，在宫廷中是不会受宠的。他逐渐感到在这个世界他已无立足之地，也没有获得恩泽的希望了。人世已经把他抛弃，让他到处流浪，现在没有一个热心肠的人钟爱他，他受到极度的不幸，得不到一点安慰。

但丁的处境很自然地深化了他对永恒世界的观念，那个令人畏惧的现实，即包括佛罗伦萨人和放逐活动的暂时世界，终究都只是非实在的幻影在浮动而已。佛罗伦萨，你将永远见不到它，惟有地狱、净界③和天堂，你一定会见到！佛罗伦萨、坎·德拉·斯卡拉以及尘世和人生统统是什么呢？事实上，你们和万物的归宿正是

---

① 此语见但丁的《神曲·天堂篇》第17篇："然后你必将体味到吃人家的面包心里是如何辛酸，在人家的楼梯上上去下来，走的时候多么艰难。"（朱维基译，上海译文版）——译者

② 坎·德拉·斯卡拉，但丁早年寄居的保护人。——译者

③ 净界（拉 Purgatorio/英 Purgatory），又译：炼狱、净罪界、涤罪所。王维克认为：若译"净土"也未尝不可，只恐与佛家的"净土"相混，故译"净界"。——译者

那永恒世界，而不是别的地方！但丁这个伟大的灵魂，在尘世无处栖身，就愈益在另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里建造其住处。他自然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进行思索。这另一个世界不论是实在的或不实在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对当时的但丁来说，它是实在的，有科学形式的稳定确实性。他不怀疑地狱中有马纳波其之渊①，四面围绕着铁血的石壁，还能听到那深沉的呻吟②，并且认为如果能走到那里去的话，他自己能见到它，正如人们不怀疑能见到君士坦丁堡一样。这种设想长期在但丁心中萦绕，以敬畏之情默默无声地思索着，终于结出了“神秘莫测的歌曲”之果，这就是他的《神曲》③，堪称近代一切杰作之冠。

这对但丁肯定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们可以想象，他时常引以自豪，他在流放中竟能完成这部著作；不论是佛罗伦萨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他写这部书，相反，却大大促成了他的写作。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创作此书的重大意义，是一个人能作出的最大成果。这位英雄正是遵循“假如你跟着你的星④”这句箴言达到如此成果。——在他被放逐，遭到极度困难的时刻，他更加以此勉

---

① 马纳波其，又译：马拉伯其恶沟，是但丁想象的地狱中第八个圈的名称，是欺诈者受刑之处。——译者

② 深沉的呻吟，指地狱中受刑者发出的声音。——译者

③ 《神曲》成书于 1313—1321 年。直译为《神的喜剧》。中世纪时“凡由平静开始而结局于悲惨的故事，可称悲剧；凡由纷乱和苦恼开始而结局于喜悦的故事，可称喜剧。《神曲》开始于悲哀的地狱，结局在光明仁慈的天堂”，故但丁定其为《喜剧》。

《神曲》是用一节三韵句诗体写成的长诗，分《地狱》、《净界》和《天堂》三部曲，每部 33 首歌，连同全书的序曲，共 100 首歌，14223 行。用意大利规范语言写成。

《神曲》是中世纪最后一部杰作。它反映从封建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转折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对新时代和新文化的许多方面作出了预言和贡献。——译者

④ 这是但丁的老师柏吕奈多·拉丁尼对但丁说的话。（见《神曲·地狱》第 15 篇。此句又译：“如果你跟随你的星，你将不会失去光明的港口。”）——译者

励自己:“你跟着你的星,你不会不达到那光荣的归宿处”。我们知道,写作劳动对他来说是饱含痛苦的,这确是可以理解的。他说:这部书“许多年来使我消瘦了”。[①]是的,他是在苦难中辛勤劳动,——不是轻轻松松地,而是在严肃认真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功。他这本书像很多杰作一样,可以说是用尽心血写成的。这部书反映出他一生坎坷。此书写成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并不很老,只有 56 岁。——据说他因过度忧伤而死。被葬于他去世的城市拉文纳[②]。一个世纪以后,佛罗伦萨人想要回他的遗骨,拉文纳人民没有同意。在但丁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乡拒之在外的人”。

我说过,但丁的诗是一首歌曲,蒂克[③]说它是“神秘莫测之歌”,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柯勒律治[④]作过非常恰当的评论。他说:凡是由音乐和谐的语言组成的句子,其中确有韵律和旋律,那么,它就会富有某种深刻的含义。因为肉体和灵魂、语言和观念无论在哪里总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前面说过,歌是英雄诗体的语言! 一切古诗,荷马以及其他人的诗,都是真正的歌。严格说来,凡是好诗都是歌,而那些不能咏唱的歌根本不是诗,只是一

---

① 此句出自《神曲·天堂》第 25 篇。——译者

② 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距亚得里亚海 13 公里的沿海平原,是古罗马的海港。公元 5 世纪为东哥特王国都城,6—8 世纪是东罗马帝国统治意大利的中心。——译者

③ 蒂克(1773—1853),德国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曾任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导演(1825 年),1841 年普王威廉四世给他年金,定居柏林,创作剧本。——译者

④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哲学家。信奉惟一神教派,1798 年与华兹华斯游汉堡,并在戈廷根一年,后大力介绍德国文学哲学。——译者

种压缩成简单韵律的散文而已，——大部分极度破坏语法，使读者感到痛心！读者想从中得到的是作者的思想，如果他有思想要表 104
达，只要他能清楚表述出来，又何必非要硬凑成韵文不可呢？只有当他心醉神迷于真正激情的旋律之中，就像柯勒律治所说的，他的音调恰好由于其思想内容的崇高、深邃与音乐般的和谐而有音乐性，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它是真正的韵律和吟咏，称他为诗人，就像听演说家的英雄诗那样去倾听他，——他的言语就是歌。冒充的韵文作品是很多的，我猜想，对真诚的读者来说，读他们的押韵诗，即便不是难以忍受，大多也是令人伤感的事！这种韵文没有要求韵律的内在必然性，——应当把所要表达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根本不需要押什么韵。我愿奉劝所有的人们，凡是能说出来的思想，就不必把它唱出来。应该明白，在严肃时代的认真的人们中，不会有人去歌唱它的。正如我们热爱真正的歌，好似被某种神圣东西的魅力所吸引似的，我们也憎恨虚假的歌，把它当作纯粹的呆板噪声，空洞而无用，完全是不真诚的和令人厌烦的。

每当我提到但丁的《神曲》我总要对他作最高的赞扬，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神曲》是一首真正的歌。其语调中有一种主旋律，它唱起来像是赞美诗。它的文字语言用的是简练的三行体诗①，无疑为它增进效果，人们读起来自然会感到轻快有节奏。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这部著作的精髓和素材本身都有韵律。由于它的深度和心醉神迷的炽情和真诚，使它具有

---

① 三行体诗，由三行押韵的诗节组成的诗的形式，通常在英语诗中是用短长格的五音步诗，其中每节第二行，与下一节的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韵。如 aba，bcb，cdc...，三行一段，连锁押韵。——译者

音乐感——作品只要有足够的深度,处处就会有音乐。《神曲》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真正的对称,即人们称之为结构上的和谐,使全书的比例均衡协调,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对称,使它具有音乐的特色。书中讲的三个领域:地狱、净界和天堂,一个对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厦的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超自然的世界大教堂,耸立在那里,庄严肃穆,令人敬畏;这是但丁的灵魂世界!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切诗作中最真诚的一部;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真诚是价值尺度。它发自作者内心深处;历经漫长岁月,又深入到我们心中。维罗纳①的人民,在街上看到他时,常常会说:"看! 这就是去过地狱的那个人!"啊,是的,他去过地狱;——可以说,在那长期严峻的痛苦挣扎中,他那个样子,真是非常恰当地说明他是去过那个十足的地狱。不然,他那神的喜剧也不可能完成。思想即是某种真实的劳动,其本身是至善,难道它不就是痛苦的产物吗? 它像从黑旋风中产生——实际上,像是一个被监禁的人为争取自由而取得的真正成果,这就是思想。无论何事,"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完善",②——但是,我认为没有哪本著作能像但丁的《神曲》那样如此煞费苦心。它好像是在他那沸腾的灵魂熔炉中熔炼过的。这本著作曾经使他"消瘦"了许多年。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强烈的真诚写出来的,真实而又清晰明了。各个方面都互相协调,就像一块精心雕琢的光洁大理石一样得体。这是但丁的精心之作,它把中世纪的灵魂有节奏地描绘出来,使之永远清晰可见。这当然不是轻松的

105

① 维罗纳,意大利东北部城市,连接意大利北部和中欧的交通枢纽,有公元一世纪末建立的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但丁早年被流放时寄居在这个城市的斯卡拉族那里。——译者

② 此语源自《圣经·希伯来书》第 2 章第 10 节"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译者

工作，而是极其紧张的工作。但是，它终究做成了。

也许有人会说，但丁天才的主要特征是热情，很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它。可是，但丁并没有表现出天主教宽容的胸怀，却显得心境狭隘，甚至偏执。这部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部分也取决于他的本性。但不论怎么说，他的可贵精神集中体现为火热的激情和深沉。他是世界性的伟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极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而在于他的世界性的深邃修养。可以说，他能够透过一切对象洞察存在的核心，没有任何人能像但丁那样，有如此强烈的热情。例如，我们首先考虑他的热情的最明显的表现，估量他是怎样进行描绘的。他有深刻的洞察能力；能抓住事物的真正典型；非常准确地将它表现出来。大家记得他初见地帝城[①]时那种情景：红色的尖顶楼，灼热的铁锥透过阴森的地狱闪着火光，——如此强烈，如此鲜明，一旦看到，终生难忘！这正是但丁全部天才的象征。他的表述既简洁又非常精确：塔西陀[②]也并不比他更简洁，更凝炼；但丁的简练，看来是天生的、自发的。他时常一语惊人，然后保持深默，再不说什么，而他的沉默却胜于雄辩。令人惊奇的是他那敏锐的决断风度，他像是有一枝喷火的笔，能插入事物内部，掌握事物内在真相。百路督[③]是个暴跳如雷的巨魔，经不起

① 地帝城，但丁说的地帝是地狱之王路西勿罗，即撒旦。地帝城是但丁的地狱中惩戒恶意与暴行的地方（见《神曲·地狱》第 8 篇）。——译者

② 塔西陀（约 55—约 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历任保民官、执政官、行省总督。反对帝政，以共和政体为理想。著有《年代纪》、《历史》、《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演说家对话集》等；其行文艰深凝炼，取材较翔实。——译者

③ 百路督，《神曲》中为财富之神，Pluto 一词，也指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又指希腊神话中伊阿西翁与得墨忒尔的儿子，财神，普路托斯（Plutus）。——译者

维吉尔①的一阵指责而瘫倒，“好像风吹桅断，帆布坠落一样”。②那可怜的柏吕奈多·拉丁尼③长着一副“烘焦的面孔”，烤得面黄肌瘦④；那“火星下雪般”飘落在人们身上，那是“无风时的火星雪”缓慢而稠密地下个不停⑤！再看那些坟墓的盖；安放在寂静和鬼火昏暗的殿堂里的方形石棺，每一个都装着受苦受难的灵魂；棺盖是开着的，只有经历了永恒，直到末日审判那天，才能盖棺论定⑥。还有描写法利那⑦怎样站起来（昂首挺胸对地狱表示轻蔑）；加佛尔又怎样倒了下去。——因为听到有人说他的儿子时，用了“fue”的过去式，以为他儿子死了！⑧但丁笔下描绘的情节，都很简洁、敏捷、果断，犹如作战用兵一样。这是他的天才描述的最深刻本质。这位意大利人炽热敏捷的性格，如此沉静热情，动作雷厉风行，以及他沉默而“苍白的怒容”都通过那些描述而统统反映出来了。

这种描写虽是一个人最表面的显现之一，却和其他一切显现一样，是发自本质的能力；它反映这个人的整体面貌。当你发觉一个人能用言语描述人们的真相，这意味着你发现了一个有某种价

---

①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埃尼德》12卷。其作品脍炙人口，被誉为罗马一代诗宗，对中古（如但丁）及近代诗人有相当影响。在《神曲》中代表人类的理性（人智）。——译者

② 见《神曲·地狱》第7篇。——译者

③ 柏吕奈多·拉丁尼（1210—1294），佛罗伦萨文人与政治领袖。著有法文散文著作《宝库全书》；意大利文诗集《小宝库》，但丁对此极为赞许。——译者

④ 见《神曲·地狱》第15篇。——译者

⑤ 同上第14篇。——译者

⑥ 同上第9篇。——译者

⑦ 法利那，为基伯林派首领。《神曲·地狱》第10篇。——译者

⑧ 加佛尔是基独·加佛尔之父。基独·加佛尔是但丁之友，为白党被放逐，1300年8月客死异乡。但丁神游地狱时，他尚在人间。此处“fue”一词，为意大利文，相当于英语中的 to be。——译者

值的人;只要注意他做事的方式,那就看到了他的真正性格。他所以能完全识别对象,或者说,能抓住事物极其重要的典型,首先在于他有我们称之为对事物的同情,——能赋予事物以由衷的同情心。同时,他还必须对事物有真诚;必须具备真诚和同情: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不能表述任何事物的真相;他只能停留在一切事物粗浅的表面现象、谬误和琐细的传说之中。实际上,所谓才智不就是集中体现在这种识别事物的能力上吗?一个人不论有什么思维能力,都要借此表现出来。一种事业,一件该做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天才人物就在于他能看到本质的东西,而撇开枝节的东西:这也是他的才能,一个事业家的才能,他能识别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实际真相,不受表面假象的迷惑。我们以这样一种洞察力去看待任何事物,其寓意是多么深远。"观察一切事物的眼睛只能提供这种视觉器官所能看到的东西"!而平庸的眼光中,一切事物都是平凡的,正像在黄胆病人眼中,一切都是黄色的一样。而且,据画家们指出,拉斐尔①是所有肖像画家中最杰出的。可是,最有天赋的眼睛也不能详尽无遗地看出任何对象的特征。即使是普通人的面孔,也有拉斐尔反映不出来的东西。

但丁的描述,不仅生动,而且简洁、真实,像黑暗中的火焰一样耀眼;更广泛地看来,它的每一方面都是高尚的,它是一个崇高灵魂的产物。其中关于法朗赛斯加和她的情人的②描绘是多么优美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有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和《雅典学派》,其他代表作有《西斯庭圣母》、《基督显圣容》等。——译者

② 法朗赛斯加,是基独·味奇之女,嫁给吉央西托。据说,由于吉央西托丑陋,由其弟美男子保罗代行婚礼,从此两人弄假成真,有了私情。十年后,被其兄发现,将二人处死。——译者

动人！这是以地狱为背景编织出来的五彩缤纷的故事。它像长笛一样轻轻吹出那无限伤感的笛音，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其中还有女子的情意：爱从我这里离去，使我经受着折磨。可不是吗！即使到了悲惨的地狱里，他将不再与她分离，这件事，也是一种安慰！这些深沉的呻吟，是最使人伤心的悲剧。在那地狱棕色的空中，狂风又把他们卷走，令他们悲痛不止！——想起来也觉得难过：但丁是那个可怜的法朗赛斯加的父亲的朋友，在法朗赛斯加天真活泼的幼年，也许还曾坐在诗人的膝上。真是无比的惋惜，然而这却是规律的严酷无情，是自然决定的，但丁意识到她的悲剧也在于此。有人认为他的《神曲》是对人间怨恨的无力而贫乏的诽谤，他把那些在人世无法给以报复的人打入地狱，这种说法是何等的低劣！我认为，任何有慈母般的怜悯和温情的人，莫过于但丁。不过，一个人不懂得严厉，也不会懂得怜悯。这种人的怜悯不过是懦怯的、自私的、——伤感的，以及不会比这些更好的情感。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谁的感情能与但丁的感情相媲美。它是一种柔情，一种忧心、期望和同情的爱，像风神的竖琴奏出的悲曲，柔情缠绵，像是孩子纯洁的心灵——然而却又是严厉而有强烈同情感的心灵！他对他的贝亚德的种种思念，他们相聚在天堂，他对她美丽明亮的眼睛的凝视，她被死亡净化如此之久，离他如此遥远。——凡此种种，人们将它比作天使之歌，是感情的最完美的表述，这也许是发自一个人道精神者最纯洁的感情。

由于感情强烈的但丁对一切事物都有强烈的感情，他必然要深入事物的本质。他像画家，有时也像理论家那样有理智的洞察力，是他各种各样热情的结果。所以我们首先认为他是道义上的崇高，这是一切的起点。他的高傲和伤感和他的爱一样是非凡

的。——其实，这些不是他的爱的反面或反题，又能是什么呢？“既为天国所摈斥，又不为地狱所收容”：高傲的蔑视，难以平息的沉默谴责和厌憎；“我们不必多说他们了，仅仅给予一瞥，就走罢”。或者想到：“他们没有寂灭的希望”。①于是，在但丁受损害的心灵中产生极其宽容之情，感到像他那种不幸的境况，无休止的劳累和筋疲力竭，完全肯定有一天会死的，“那命运绝不会允许他永生，”这是他的心里话。就他为人严谨、认真和深沉来说，在近世中，他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只有在希伯来的《圣经》中，和古代的先知们中间去寻找类似的人。

我不赞成现代许多评论家认为《神曲》中的《地狱篇》胜过其他两部分的观点。我想，这种偏见是流行的拜伦主义审美观点，也可能是一时的情感。《净界篇》和《天堂篇》，尤其是前者，人们几乎都会说，甚至比《地狱篇》更为卓绝。净界，即净界山②，是崇高的事物，是该时代最崇高的观念的象征。如果罪恶真是命定的，地狱是，而且必须是如此严酷而令人畏惧，那么，人们也能通过忏悔净化自身。忏悔是基督徒的崇高行为。但丁对入净界忏悔作了美妙的描述。在纯净的曙光下，可以望见海水的“颤动”，两个进入净界山的人在水边行走，渐渐显露出来，象征着一种心情的变化③。这时希望已经出现；即使仍有那种痛苦的创伤相伴，希望再也不会消失。魔鬼与罪恶深重者的阴暗地狱被踩在脚下，一缕悔罪的温情气息升起得越来越高，直登仁慈的宝座。“为我祈祷吧”，净界山上痛苦的人们都对他说。“请告诉我的焦凡娜替我祈祷”！焦凡娜是

110

---

① 见《神曲·地狱》第 3 篇。——译者

② “净界”，又译：“炼狱”。净界山，又译：涤罪山，洗罪山。——译者

③ 《神曲·净界》第 1 篇。——译者

我的女儿。“我不信她的母亲还爱我”!①他们沿着曲折峭壁艰难地往上攀登,“像建筑物的梁托压弯了身”,②其中有些人,——“由于傲慢的罪过”被挤压成一团。然而,经过若干年,经过若干代以至更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终将登上顶峰,到达天堂之门,受上帝仁慈的接纳。一人升天,众人齐欢。当一个灵魂彻底忏悔,涤净了罪恶与不幸,整座山欢乐震荡,随之响起赞美诗!③我把所有这些情景称作一种真正崇高思想的崇高表现。

实际上,《神曲》的三个部分是互相依存,彼此都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天堂篇》是一种无声的音乐,是《地狱篇》的补篇;没有《天堂篇》,《地狱篇》就不真实了。这三个部分构成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的真正的无形世界。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本质上永远真实的、永远难忘的作品。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但丁那样对这个世界作了那么精细深刻的描述,但丁是被派下凡,对它进行歌颂,使其永志不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以简洁的笔触把日常生活的现实带进无形世界。当我们读到第 2 或第 3 篇时,我们感到置身于这个精神世界,宛如住在可触摸的、无可怀疑的事物中! 对但丁来说,事情就是如此。所谓真实世界及其各种现实,无非是通向一个无限的、更高的世界的门口而已。从本质上说,真实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一样,都是超自然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吗? 不仅是人死后要化为灵魂,而且他本身就是灵魂。对诚挚的但丁说来,这完全是明显的事实,他相信它,理解它,由此而成为诗人。我重申:真诚具有救世的功绩,不论何时都是如此。

111

---

① 《神曲·净界》第 8 篇。——译者

② 同上第 10 篇。——译者

③ 同上第 21 篇。——译者

此外，但丁的地狱、净界和天堂还是一种象征，是他对宇宙信念的一种象征性体现。——未来的某些评论家，像以往那些斯堪的纳维亚的评论家一样，完全不会与但丁的想法共鸣，还可能认为它也全是一种“寓言”，也许是一种虚构的寓言！实际上，这是基督教精神崇高的或最崇高的体现。它作为世界总体上的各种标志中，表示着基督徒但丁是怎样把善与恶视作天地万物的两极元素，世界上的一切都围绕着它们转。这两种元素的差异，不是表现在何者更可取，而是表现为绝对的和无限的不相容。一个是崇高美德，像明亮的太空；另一个则是可怕的盖汉纳①的阴暗和地狱的深渊！最后的审判，还伴有忏悔和永恒的怜悯，——这些正是但丁和中世纪信仰的整个基督教教义的标志。我曾经强调，这种标志具有完全的真实性，毫不以为它是什么象征性的东西！地狱、净界和天堂，这些事情并不是作为象征塑成的，在现代欧洲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把它们当作象征性东西的任何想法！难道它们不是无可怀疑的、令人敬畏的事实，人们真心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且，整个自然到处都证实它们吗？这些事情，一直就是如此。人们 112
不相信它是一种寓言。未来的评论家，不论他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如果他们把但丁的作品归之于一种寓言，那将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承认异教是人们对宇宙敬畏的诚挚感情的真实反映，就其真诚老实来说，至今对我们仍然不无价值。但是，这里需要明确异教和基督教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很大的。异教主要象征自然的作用，反映人世的命运、奋斗、悲欢离合的变迁；基督教象征

---

① 盖汉纳，耶路撒冷附近之欣嫩子谷，为古时倾倒垃圾之地，常以火焚烧垃圾，以防瘟疫。《圣经》中作为地狱的借喻，或译：“苦难的地方”。——译者

人类义务律法，人的道德规范。前者属于感性的性质，是人类原始思维幼稚而无力的表述，——它主要公认的美德是勇敢和战胜畏惧。后者的性质不在于感性，而在于道德。即使是单从这方面说，已是一种多么大的进步！——

正如上述，中世纪十个世纪的沉寂，历经曲折，终于出现了但丁这位代言人。《神曲》是但丁的著作；然而，本质上它是属于十个基督教世纪的，但丁只是把它写了出来。凡事总是如此。就以工匠来说，那铁匠既有金属材料，又有工具和熟练技艺，——而在他所作的一切中，真正属于他的作用，简直是微不足道！因为以往有创造发明的人们都为他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我们大家从事任何工作，也无不如此。但丁是中世纪的代言人，他把中世纪赖以生存的思想，以永恒的音乐表达出来，既恐怖又优美，是所有他的善良先辈基督徒们深思熟虑的成果。诚然，他们是可贵的，但是，他不也一样可贵吗？如果他不发言表达思想，许多事情就会长期沉寂；即使没有死去，也活得无声无息。

113 总之，但丁的这首神秘之歌，不就是最崇高的人类精神的表述，同时又是欧洲当时取得的最高成果的表述吗？正如但丁所歌颂的，基督教既不同于原始北欧人思想的那种异教，也不同于700年前阿拉伯沙漠中表达不清的“非正宗的基督教”！——这是存在于人们中最高尚的观念。由一位最高尚的人唱了出来，而且成为永恒的象征。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我们能够拥有它，不是非常幸运的吗？我推测，它将万世流芳。因为这种发自人的灵魂深处的作品，与发自外表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外表的东西是一时的，受时尚的限制；外表的东西要随着事物瞬息变化而消失；而内在的东

西，不论过去、现在和永远，始终是不变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凡是真诚的人，在漫长的世代交替中，都会看到但丁有一种兄弟般的友谊之情，他的思想充满着深厚的真诚，他的痛苦和希望都同样表示出真诚，他们会感到这位但丁也是兄弟。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对古代希腊诗人荷马的亲切诚实深有感触。最古老的希伯来先知，其外表与现代人已迥然不同，然而他同样使人迷恋，因为他道出了人类的心声，他的言论扣人心弦。这就是他所以为人们永远怀念的奥秘所在。但丁，由于他也和古代先知一样有深厚的真诚，他的言论同样发自内心。如果我们断言他的诗歌是欧洲迄今为止的创作中最不朽的作品，人们无需惊奇，因为没有比真实的语言更持久的东西。一切大教堂、主教的职位以及铜铸石砌的外表装饰，看上去持久，比起像这种高深莫测的发自内心的诗歌来，显得太短暂了。人们以为这些东西似乎可以永存、对人仍有重大价值，那些事物却重新组合为难以辨认的新东西，它原来的个体已不复存在了。欧洲有很多创造，诸如大城市、大帝国，百科全书、宗教信条，以及观点作风迥异的团体派别；可是，这些却很少能达到但丁思想的高度。荷马的史诗还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每一个思想活跃的人面前；而古希腊，它今天又在何方！它荒芜了几千年，离我们而去，消失了，只剩得一堆令人惘然的荒草瓦砾，当时那些生命和存在物都已荡然无存了。好似梦幻一场；就像阿伽门农王的尘埃！古希腊曾经存在过，而现今除了它留下的文字记载外，古希腊已不复存在了。

这位但丁的价值怎样呢？我们不必对其价值作更多的评论。一位掌握神曲根本精神的人类精英，他由此巧妙地唱出某种要旨，并已进入人们生活的深处，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是人类中一切优秀

人物的生命之源。——不论怎么说，对他是无法用“功利”来衡量的！正如不能用太阳为我们节省多少煤气灯来估价太阳一样。但丁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或者说，他是无价的。不过，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评论。这就是把诗人英雄和先知英雄在这方面进行对比。众所周知，穆罕默德在近百年里，把阿拉伯人的势力东面扩展到德里，西面直达格林纳达，而但丁的意大利人似乎仍在原地不动。那么，相比之下，我们能否说但丁在世界上的影响就小呢？并非如此：他的活动范围很受限制，可是，他的思想却远为高贵和清晰，——恐怕他的作用并不低于穆罕默德，相反，却超过了他。穆罕默德面向人民大众，他用的言论是他们能够接受的粗俗的方言：这种方言充满着自相矛盾、粗鲁言语和蠢话，只对普通群众起作用，而且还奇特地把善与恶混为一体。但丁的言论，不论何时何地

115 都是面向高贵、纯洁和伟大人物的，他的言论不会像其他事物一样会过时。但丁像闪烁在太空的一颗晶莹的明星，照耀着各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和高贵者，他永远是世界上所有上帝的选民们的财富。人们可以预料，但丁的影响要比穆罕默德更为长久。由这方面来说，二者的差别又取得平衡了。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不能以所谓对世界的作用，凭我们能对他们那种作用的判断，来衡量一个人及其成就的大小。问题在于什么是作用？什么是影响？什么是功利？一个人从事他的事业；其成果自有他人加以评说。干事业总会有成果，它可能体现在哈里发[①]的皇位上和阿拉伯的征服者身上，其事迹“充斥在各种晨报

---

① 哈里发，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译者

和晚报中”，一切往事的记载，都是新闻中提取的精萃；否则，就根本不会体现出来；——可是，这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它并不是事业的真正成果！阿拉伯人的哈里发，仅就其所做的重要事情来说，他是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说阿拉伯人的哈里发没有对崇高的人类事业、没有对上帝创造的世界中人类事业起推进作用，那么，不论他怎样弄刀舞剑，衣袋里装有多少金的皮阿斯特①，在世界上怎样喧嚣一时，——他仍不过是徒有虚名，既空虚又无用；归根结底，他什么也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对可贵的沉默王国表示尊重吧！人们不必把自己衣袋里的无数珍宝弄得叮当作响，或者当众计数炫耀！对人们来说，这也许是在这些喧嚣的时代最有益的态度。

正如意大利人但丁的降世，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我们现代欧洲人的宗教及其内在生命，谱出音乐般的诗歌予以体现；同样，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把我们欧洲发展至今的外部生命，诸如它的骑士气概、谦逊风度、幽默情趣和雄心壮志，还有当时人们的思维、行为、世界观的习惯方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像从荷马的史诗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的情景一样，几千年后，人们在莎士比亚与但丁的作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欧洲的信仰和习俗。但丁为人们提供信念或精神力量；而莎士比亚以同样高超的艺术，为人们提供实践和物质方面的东西。后者也是我们必需的；莎士比亚从此应运而生。正当中世纪骑士生活方式行将终结，人们已是处处可见，它正处在或缓或快地走向瓦解崩溃的关键时刻，另一位诗圣，以其犀利的目光，常新的歌声，被派来记载那历史的剧变，

① 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单位。——译者

使之永垂青史。这两个人，真可谓相得益彰：但丁是如此深沉，像世界中心火那样的强烈；莎士比亚则是开阔、平静、高瞻远瞩，宛如阳光普照大地。意大利产生了一个万众之声，我们英国荣幸获得另一个万众之声。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个人物来到人间，被认为似乎仅仅是偶然的。我常常在想，莎士比亚是如此崇高、沉静、完美和自信，假如没有沃里克郡的地主①告发他偷猎鹿，我们也许也不会知道这位诗人！斯特拉福特镇的树林、天气和乡下人的生活对这个人已经满足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英国生活方式的独特成长，即我们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②不也是自动产生的吗？这棵“伊格·德拉西尔树”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在萌发和凋谢——其中奥秘对我们深不可测。然而，它确实在萌发与凋谢，它的每一根树枝，每一片叶子，都有固定的永恒规律，托马斯·露西爵士③的出现不是也有其合适的时机吗？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个别事物总是与事物总体相通的，路上的落叶无不是太阳系和恒星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④人的思想、言谈举止，无不产生于各种个别的人，而它迟早又要影响所有的人，只是有的可能被公认，有的则不受重视！凡此种种，好比是一棵树：树液的循环，使每一片最小的叶子与最底部的树根即整体中最大部分与最小部分，相互影响，

---

① 沃里克郡，莎士比亚出生地。——译者

② 伊丽莎白(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最后一个女皇(1558—1603 在位)，依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加强专制统治。终身未婚，故称“处女女王”。她死后，都铎王朝为斯图亚特王朝取代。——译者

③ 托马斯·露西爵士，即告发莎士比亚偷猎鹿的沃里克的地主。——译者

④ 参见原书第 10 页：“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译者

息息相通。伊格德拉西尔树扎根于赫拉和死亡的王国，它的树枝却遍布九霄云外！——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辉煌的伊丽莎白的时代和它的莎士比亚，是以往所有历史发展的结果与精华，它可以归因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是但丁歌颂的主旋律，莎士比亚歌颂的则是基督教信仰造成的实际生活。因为，那时的宗教，像现在和未来一样，永远是实践生活的灵魂；是人们生活中首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这里需要注意，令人特别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这位中世纪天主教最高产物出现以前，天主教已被议会的法案废除了。然而，他毕竟出现了。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日程，出于天主教或其他可能被认为必要的事物，让他出生了，而不大考虑议会的法案。亨利国王、伊丽莎白女皇有他们的意愿，大自然也有它必然的道路。尽管议会的法案喧嚣一时，实际上其作用是渺小的。不论什么议会法案、圣斯蒂芬厅①的争辩、议员竞选演说的讲坛等等，难道它们能产生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不可能由于共济会②餐馆的宴席，表示认捐和出售股票的活动，以及其他争论不休和或真或假的努力而产生！伊丽莎白时代及其所有的荣华与幸福，都是在默默无闻和我们未作准备的情况下来临的。无价的莎士比亚是大自然慷慨的赠与，悄悄馈赠——悄悄接受，好像他是一种很平凡的东西。然而，他确实是无价之宝。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事情的这一方面。

也许人们有时会听说我们对莎士比亚有点偶像崇拜，实际上，确是如此。我感到人们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不仅在我们英国，

---

① 圣斯蒂芬厅，原为礼拜堂，后为英国议院一个厅。——译者

② 共济会成员，是创始于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团体，以友爱互助为目的，成员散居世界各地，以暗号相通。——译者

而且在整个欧洲正在日趋得出共识，即认为莎士比亚在迄今为止的一切诗人中独占鳌头；是有史以来，以文学形式为自己立传的最伟大的智者。如果我们对其品质加以全面考察，我认为，他这样深邃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深邃若虚，具有温和欢悦的力量，一切事物在他的崇高灵魂中构思，就像在平静莫测的海洋中一样真实和清晰！有人说，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中，除去所谓的其他各种“能力”，其理解力可与培根的《新工具》①相媲美。那是真实的；但并非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如果能用莎士比亚戏剧的素材，塑造出同样的结果来，那么，上述这种说法就更加明确了！造好的房屋，看上去是多么合适，——各方面都如此得体，好似由它的本身规律和事物本性所致，——那我们就忽略了它是由未加工的石块筑成的。房子非常完美，像是自然本身形成的，却隐藏着建筑者的功绩。我们说莎士比亚完美，他比任何人更加完美，

119 这是在于：他好像本能地会识别和了解他写作的条件、素材以及自身力量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浮光掠影般的观察就能达到目的的，它是对整体事物的详细阐述。总之，它需要一种沉着犀利的眼光，需要高深的智力。衡量一个人智力的最好尺度，是看他对广博的见识怎样构思叙事，给以何种描述与说明。这样就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关键性的情节，应放在首位；什么是非本质的问题，可以压缩从简；还要弄清怎样理顺开篇、顺序和结局？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这个人就要调动其全部洞察力。首先要理解外界事物，然后根据他理解的深度进行恰当的安排处理。你可以这样试他一

---

①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反对经院哲学，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新工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译者

下。不是同类相通吗？看有没有方法使纠缠不清的事物成为井然有序？一个人能否说，要有光，于是从混沌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呢？①只有自身中有光，才能做到这一点。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切地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我所说的生动描述，即对人和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描写上。他的一切高超之处决定于此。我认为，莎士比亚的镇静而富有创造性的聪明智慧是史无前例的。他观察事物，不是看它的某些片面，而是要揭示其内在实质和总体的奥秘。事物在他面前显得清清楚楚，从而能辨认其内在的联系。我们所说的有创造性，诗人的创造性，除了对事物有充分的洞察力，还能是什么呢？而描写事物的语言则是根据对事物的这种极其清晰的洞察所作的表述。由此看来，莎士比亚的美德，他的勇敢、正直、宽容、真诚，他那克服上述种种障碍以取胜的力量和崇高精神，不也就跃然纸上吗？他真是崇高无比！

他不是一面哈哈镜，以其自身的凹凸度反映一切事物，把事物照得 120
扭曲变形；而是一面极其平整的镜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人是同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有恰当的联系，是一个完美的人。确实令人惊叹的是这个伟大的灵魂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对象都一览无遗；他把福斯塔夫、奥赛罗、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②一个个完美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一切人怀着爱、正义感和兄弟般情谊。培根的智力及其《新工具》相形见绌，显得世俗平庸，只能算是二流的。严格说来，在现代人中，人们几乎找不出同等水

---

① 此语借用《圣经·创世记》中一句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见第 1 章第 3 节）。——译者

② 福斯塔夫、奥赛罗、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译者

平的人。自莎士比亚以后，惟有歌德使我想到能同他相提并论。关于歌德，人们可以说他看透了事物。人们可以用他评论莎士比亚的话来评价他自己："他描写的人物，好像是用透明水晶制成刻盘的钟表；它们既和其他钟表一样可以报时，而又能使人完全看见其内部的机械装置。"

这真是有锐利观察力的眼光！正是这种观察力，揭示了事物内在的和谐；揭示出大自然的蕴含，以及大自然包含在往往是粗糙外表中的音乐般的理念。大自然确实蕴含着某些重要的东西，对于锐利的观察力来说，某些东西是不难识别的。它们是低下卑劣的东西吗？你可以嘲笑它们，也可以为它们哭；或以某种方式使自己与它们友好相处；——至少你可以对它们保持冷漠态度，使自己和其他人扭过脸去，不予理睬，直到它们实际上灭绝消失！总之，诗人的首要才能和所有人一样，是要有充分的智力。如果具备的话，就是诗人：以言语来表达的诗人；如不善于言语表述，或许更好，成为行动上的诗人。这就要看他究竟是否写作；如果写作，用的是散文还是诗歌，这决定于偶然的因素：谁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极其微不足道的偶然的因素！——也许他在童年遇到一位歌唱家教过他唱歌！但是，那种能使他识别事物内在本质及内部和谐（不论任何事物，其内部都有一种和谐，否则，事物就不会保持统一和存在）的能力，并非由于习惯和偶然的原因，而是大自然本身的赠与；这是各种类型英雄人物的首要素质。我们说，任何诗人的基本条件是观察。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观察，即使能掌握韵律，又有丰富的感情，自命为诗人，也是毫无希望的。如果善于观察，不论是用散文还是诗歌，不论是行动上的还是构思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当有人给脾气执拗的老教师送去一名新生时，他总是要问："你

能肯定他不是一个笨蛋吗?”实际上,对每一个想要担任不论何种职务的人来说,人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问题:你能肯定他不是一个笨蛋吗? 世界上没有完全命定的人。

因此,我认为,人们内在的观察力程度,实际上是衡量一个人的正确尺度。如果要给莎士比亚的才能下个确切的定义,应该说它是超凡的智力。这就囊括了他的一切才能。才能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往往把才能看作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东西;一个人有智力、想像力和幻想力等等,就像他有手、脚和臂一样。那才是个大错误。另外,我们还听到关于一个人的“知识本性”、“道德本性”的说法,好像这些也是各自分离,独立存在的。也许由于语言的需要,必须用这种表达方式;我知道,我们既然要说话,就不得不这么表达。但是,言语不应该随我们的意愿而使客观事物僵硬化。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根本错误,多半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应该理解,并要永远记住,上述那些区分,实际上不过是各种名称不同而已。人的精神本性,人的内在生命力,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称之为想像力、幻想力、理解力等等,不过是洞察能力的不同形态,它们全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即使它的外表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从其局部看到全局。道德本身,即我们称之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不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工作的生命力的另一侧面的表现吗? 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外部表现。人们通过一个人的唱歌看到他会怎样战斗;从他的言谈,从他形成的见解,可以看出他有无勇气,并不一定要看他怎样战斗冲杀。他是一个整体,以上述种种方式向外表现同一个自我。

一个人没有双手,还有脚,仍然可以走路:但是,设想一下,——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完全不道德的人,根本不

能懂得什么！一个人要认识事物，即我们说要有知识，首先要热爱事物，同情它，也就是说，要公正地对待事物。如果不是事事对自己的私心作恰当的克制，如果不是在危险关头勇往直前，怎么会对事物有所认识呢！在他的知识中包含着一切美德。大自然及其真理，对于不道德的人，对于自私自利和胆怯的人来说，永远是天书：这种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只能是平庸、肤浅和微不足道的；仅仅为了适应日常的需要。——但是有人说，狡猾的狐狸，不是也知道自然界的某些事情吗？确实如此：它知道鹅栖息在何处！世界上列那狐[①]式的人物到处都有，他除了有狐狸那一类本领之外，还能知道什么呢？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狐狸没有某种狡猾的德性，它甚至连鹅在何处也不知道，当然就不知道到何处去捉鹅了！如果它由于大自然、命运和别的狐狸等等原因遭受不幸和造成坏习惯，从而把时间消失在忧郁愤恨的沉思之中，既缺乏勇气、果断和行动，也没有适当天赋的狡猾本领，那么，它连一只鹅也无法捉到。对于狐狸，我们可以说，其道德与洞察力也属于同一范围，是狐狸狡猾生命力统一体的不同方面而已！——这些问题值得一提，因为相反的观点，在现时起着多方面的极其有害的作用：对它们需要作什么限制和改变，全由大家公正评判。

123

因此，如果我说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智者，虽然已经道出了他全部的智力。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智力中，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下意识的智力；这种下意识的智力中的

---

① 列那狐，寓言故事中的狐狸名。（《列那狐的故事》是中世纪著名的史诗名）。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于 1794 年将这部中世纪民间流传的故事长诗加以改编，用六步格诗体写成长篇故事诗《列那狐》，是一部借各种动物的外形描写，对封建社会进行讽刺。讽刺诗的主角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译者

美德,胜过他自觉的智力。诺瓦利斯对他作了极好的评价,认为他的那些戏剧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像自然本身一样深邃。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正确。我在其中发现一个深刻的真理。莎士比亚的艺术并不在于技巧;他最珍贵的价值也不在于有计划和预先构思,它成长于大自然的深处,通过这个高贵真诚的灵魂表现出来,它是自然的心声。最近几代的人们将会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发现他们自身在人类生存中的新启示;发现"和宇宙的无限结构的新的和谐;和以后的观念相一致,同人类更高级的力量和意识的密切关系。"这很值得深思。这是大自然给予一个真诚、纯朴的伟大灵魂的最高奖赏,他由此成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这样一个 124
人物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自觉地竭尽努力和事先考虑予以完成,它仍然是从他那深不可测的心底不自觉地发展起来的,——犹如橡树从大地怀抱中发育成长,像山山水水自发形成一样,具有基于大自然本身规律而与任何真理相一致的对称性。对莎士比亚,人们没有发现的品德还很多;他的忧伤、他的默默无闻的奋斗,他自己是意识到的;有许多情况根本不为人知,根本无法言传:像树根,像树液和生命力在地下起作用一样! 言语是高贵的,但沉默更加高贵。

尽管为此,这个人快乐的镇静也是令人注目的。我不会因但丁的不幸而责备他:他的不幸像是一场没有获胜的战役;但却是真正的战役,——这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事情。然而,我认为莎士比亚比但丁更伟大,因为他不仅真正地战斗,而且确实获胜了。无疑,他有自己的忧伤:他的《十四行诗》①充分说明了他在人生征途

---

① 《十四行诗》,又译作《十四行诗集》,写于 1592—1598 年,共 154 首。见《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 11 卷。——译者

中，曾陷入困境，为了求生而历尽艰辛曲折；——像他这样的人物，哪一个不曾被迫这样做？有人以为，他像小鸟一样栖在枝头，自由自在地歌唱，从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烦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人会是这样。一个在乡间偷猎鹿的人成长成为如此的悲剧作家，在他的经历中，怎么可能没有不幸的遭遇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他自己的英雄心灵从来没有受过痛苦又怎么能描绘出像哈姆雷特、科利奥兰纳斯、麦克白[①]那样饱受苦难的英雄内心世界呢？——现在，再从问题的反面，来看他的欢乐，他的笑声中充满着真诚而充沛的爱吧！人们会说，他除了笑声外，毫不夸张。莎士
125 比亚往往激烈斥责，言语尖刻，令人恼怒。然而，他总是有其分寸；绝不像约翰逊所说的是一个特别好记恨的人。但是，他的笑声宛如洪水倾泻，他以各种滑稽可笑的绰号加在他所嘲笑的对象身上，以各式各样的恶作剧加以嘲弄。人们会说，他全身心都在笑。再说，他的笑即使不总是最好的，也总是温和的。不是嘲笑弱点、不幸或贫困，绝对不是。懂得我们所谓笑的人，是不会嘲笑这些东西的。只有某些自作聪明，希望这样笑的可怜人物才会这样做。笑意味着同情；善良的笑声，不是“釜底荆棘的爆裂声”。[②]即使对于愚蠢的行为和矫揉造作，莎士比亚也不会超出温和的笑。莎士比亚塑造的道格培里和弗吉斯[③]这两个人物，非常逗乐；把我们淹没在笑声之中。我们的笑，只是对他们更为喜欢，希望他们生活美

---

① 哈姆雷特、科利奥兰纳斯、麦克白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译者

② 此语源出圣经《旧约·传道书》第7章第6节，中译文作：“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译者

③ 道格培里与弗吉斯，是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中的两个人物，前者为警吏，后者为警佐。——译者

好，继续当守城官。这样的笑像阳光映照深海碧波，美不胜收。

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一议论了；虽然，也许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论述。如果，我们能像威廉·麦斯特①那样把《哈姆雷特》一类的全部剧本都考察一遍该有多好啊！这个愿望可能有一天会实现。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②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五世》等作品的评论，是值得一提的。他称其为一种民族史诗。人们记得，马尔巴勒③说过，除了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英国历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莎士比亚著作以外，确实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历史。他巧妙地抓住了关键，转而又使它变成一种具有韵律的统一性；正如施莱格尔所说的史诗；——事实上，伟大思想家的一切描述都将是史诗。那些篇章里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作品的整体美。我深感阿金库尔战役④的描述，是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同类作品中最出色的一种。看他对两支军队的描述：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的英国士兵，战斗开始之前，紧张的时刻，充满着被命运摆布的气氛；然后是视死如归的勇敢："你们都是好汉，是在英格兰土地上成长起来的！"⑤

---

① 威廉·麦斯特，是歌德著作《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与《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29)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评论家、诗人、东方学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蒂克合译莎士比亚作品。——译者

③ 马尔巴勒，约翰·丘吉尔(1650—1722)，英国统帅、政治活动家。1702 年任大陆英军总司令。——译者

④ 阿金库尔战役，是英法两国百年战争(1337—1453)的第三阶段中，1415 年 10 月 25 日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重创法军之役。——译者

⑤ 此句见《亨利五世》第 3 幕，第 1 场，亨利王在哈弗楼城前的讲话，不是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译者

其中蕴含着崇高的爱国主义,——远非有时传闻所说莎士比亚是“冷漠无情的”。一个真正英国人的深情贯穿在他的整个事业之中,镇静而坚强;不哗众取宠,此处显得尤为突出。他心中仿佛有钢铁铿锵作响的洪亮声音。这个人还有正义的脉搏,从而有上述种种的品德!

但是,我还要指出,一般说来,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能像对许多人那样看出他的完整印象。他的各种作品,好似众多窗户,透过它,我们只能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瞥。他的全部作品,相对来说,受环境的限制,写得仓猝而不完善;似乎是这个人全部谈话的某些片断记录。许多篇章像来自天国,光辉照人,绚丽夺目,映透事物内在的本质。人们会说:“那是真实的,一言出口,永世长存;不论何时何地,都有一个豁达的人的灵魂被公认为是真实的!”可是,他这种突然出现的光辉,使得周围事物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短暂而平凡。而且,莎士比亚还得为寰球剧院①写作,使他的伟大灵魂尽力逼迫自己从事创作而无法顾及其他。这种处境,他和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受条件制约的。雕刻家不能把他自己的思想无拘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但是他能把思想体现在利用工具加工的石头上。我们从任何诗人或任何人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片断。

凡用理智的眼光去看莎士比亚,都会承认他是一位有自己特色的先知;他具有先知同样的洞察力,虽然他把这种洞察力用于别

---

① 莎士比亚很早同剧院发生关系。起初当演员,后来编剧本,最后成为伦敦寰球剧院的股东。该剧院建于1599年。——译者

的方面。对这个人来说,大自然也是神圣的,不能言传,深如地狱,高如天国:“我们是造成梦幻的素材!”在威斯敏斯特教堂①里珍藏的卷轴汇集所有先知的深刻思想却很少有人读懂。但是,这个人则主张歌颂;不作非音乐性的布道。我们把但丁称作中世纪天主教的音调优美的传教士。难道我们不能把莎士比亚称作真正天主教的、未来和一切时代“宇宙教会”的更加音调优美的传教士吗?他没有狭隘的迷信、严酷的禁欲主义、排斥异己、疯狂的残忍或违反常情:可以说是一种神启,因为他揭示了隐藏在整个大自然中的美丽和神圣;让所有人尽情崇拜! 我们可以毫无冒犯地说,这位莎士比亚也谱出了一首宇宙圣歌;把它纳入更神圣的圣歌之中,听起来不会不协调。如果我们理解它们,就不会不和谐,而会觉得和谐! ——我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把莎士比亚称作“怀疑论者”;他对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神学争论表示冷淡,使人产生误解。不! 事实绝非如此:他虽然很少谈论他自己的爱国主义,但并非不爱国;他虽然很少谈论他自己的信仰,但也不是怀疑论者。而且,这种“淡漠”也正是因为他伟大:他全心崇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的是他自身从事的重要领域;其他领域中的争论,对别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他却无足轻重。

对莎士比亚为人们创作的东西表示崇拜,或人们愿意作其他的表示,难道这不是一项或一类非常荣耀的事情吗? 对我来说,我感到这样一个人物降生人世,这个事实本身就确实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不就是我们大家的眼睛,是神圣天国派来的光明使者

128

---

①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的教堂,位于伦敦西区。为英王加冕和皇室与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国王及著名人士安葬地。——译者

吗？——而且，这位莎士比亚从各方面说都是个潜意识的人物，他意识不到自己有什么上天的启示，这，从根本上说也许不是更好了吗？他不像穆罕默德那样，由于看到那些事物内在光辉，认为自己是出众的“上帝的先知”，这方面他不是比穆罕默德更伟大吗？确实更伟大；而且，如果像我们对但丁的事迹那样作严格的估量，他也是更成功的。穆罕默德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先知，这是一个本质的错误，而且流传至今，使我们陷入错误而无法摆脱。种种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和偏执之说纠缠不清，不由我在此时此地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即认为穆罕默德毕竟是一位真正的演说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骗子、执拗的人或伪君子的说法产生犹豫，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我推测，即使在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的影响将会消失殆尽，成为过去的事物，而这位莎士比亚、这位但丁的成就，却仍能保持其活力，莎士比亚则能永无尽期地充当人类的传教士，无论是在阿拉伯半岛还是在世界各地！

与任何著名的演说家或歌唱家相比，即使与埃斯库罗斯①或荷马②相比，他的真诚和普遍性，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永垂青史？他和他们一样真诚，像他们一样能深入到宇宙和永恒的深处。但是，我认为对穆罕默德来说，没有这种意识倒更好！穆罕默德的粗浅，在于他意识到的一切，仅仅是个错误，是平凡无益的琐事，——事实
129 确是如此。他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潜意识：他是阿拉伯沙漠的一

---

①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 525—前 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译者

② 荷马（公元前 9 世纪—前 8 世纪），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不一，成为“荷马问题”。——译者

头野狮，他确实雷鸣般地说出了他那深刻惊人的心声，不是用自认伟大的语言，而是靠他的伟大行动，伟大感情，和伟大一生！他的《古兰经》已成为一种冗长晦涩难懂之作，我们像他一样不相信这是上帝的作品！伟大人物也总是一种大自然之力，他所显示的不论什么伟大都渊源于大自然莫测的深处。

好：这就是我们沃里克郡穷苦的农夫，他后来成为剧院的经理，从此摆脱贫困；他又受到南安普敦伯爵[①]的青睐，还得特别感谢托马斯·露西爵士要送他去坐牢！我们并不把他当作奥丁那样的神，因为他生活在人们中间；——这方面有许多议论可发，不过，我还是要说或宁可重复：不管现在英雄崇拜如何淡化，请看这位莎士比亚在人们心中的重望。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我们想不到在千千万万的英国人中，有哪一个人不愿为这位斯特拉福特的农夫而放弃自身。他是多少最高职位的统治者换不来的，他是我们迄今拥有的最崇高的人物。对这位在国际上争得荣誉，为我们英国人的大家庭争添光彩的人物，为了他，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舍得放弃的呢？我们设想，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愿意放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愿意放弃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永远不要印度帝国，还是永远不要莎士比亚？这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官方人士无疑会有官方语言进行答复。但是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倒不一定非要回答要不要印度帝国这个问题不可，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印度帝国终究有离去的那一天；但是莎士比亚不会离去，他与我们

① 南安普敦伯爵三世(1573—1624)，英国贵族，作家保护人，尤以扶掖莎士比亚而闻名。莎士比亚以《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两诗作为奉献。——译者

永远共存，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莎士比亚！

此外，除了精神方面，再把他仅作为一种现实的、可以交换的、确实有用的财富加以考察。不久以后，我们这个英格兰岛，将会留下一小部分英国人：撒克逊人将遍布地球上广大地区，在美国、新荷兰[①]以及东西两半球。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使所有这些不同地区的人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民族，使他们不至于争斗，能够和平共处，友好交往，互相帮助？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是历届政府的统治者应该解决的：什么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论什么议会法案和政府首相都无法办到。议会能够做的，只是使美国独立，和我们脱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幻想，因为确实有其依据：我认为这里有一位英国国王，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情况，不论是议会和议会的联合，都不能推翻他！这位国王就是莎士比亚。他那王权的冠冕不就是光照人民大众，成为最崇高、最温和而最有力量的团结象征吗？他是坚不可摧的。由此看来，其价值是任何别的东西无与伦比的！我们可以想象，从此，他的光辉普照英国人的世界，以至千秋万代。不论在帕拉马塔[②]，在纽约，也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地区管辖下的英国男男女女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这位莎士比亚是属于我们的。人民哺育了他，他为人民开拓了语言和思想，我们和他是同一血缘、同一种族。"最有见识的政治家，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一个民族能有一位清晰表达的代言人，能培育出一位和悦地表达民族心声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例如，弱小的

---

① 新荷兰，澳大利亚早期的旧称。——译者

② 帕拉马塔，澳洲新南威尔士一个城市名。——译者

意大利，处在分散割裂的局面，任何条约和议定书都没有能使其统一，然而，高贵的意大利，实际上是整体：意大利产生了但丁，意大利就能表达自己的心声了！全俄罗斯的沙皇是强大的，拥有如此众多的刺刀、哥萨克士兵和大炮；为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实现政治统一作出贡献；但是，他却不能表达心声。他确实有某种伟大，但它是一种无声的伟大。他没有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时代能听到的天才心声。他必须学会说话。至今，他还是一个巨大而无声的怪物。他的大炮和哥萨克士兵都会化为乌有，可是，但丁的心声依然可闻。有但丁的民族，定能团结一致，不是无声的俄罗斯所能相比的。讲到这里，我们必须结束对诗人英雄的讲演了。

第四讲　教士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

（1840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五讲演）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作为教士的伟人。我们一再力图说明，各类英雄的素质，实质上是相同的。如果有一个伟人，能揭示人生的神圣意义，那他就会以伟大的、坚韧必胜的信念去宣传它、歌颂它，以至为它战斗和工作，英雄就此产生了——至于其英姿神态不同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照我的理解，教士也是先知的一种，在他内心也需要有一种像我们必须称之谓神明的启示。他主持人民的礼拜，是人们与幽冥神明的联系人。他是人民的精神首领，先知则是许多首领的精神之王。他以其智慧的指导，把尘世的人们引向天国。他的理想也是我们称为幽冥天国的代言人，像先知一样能用更为亲切的态度向人民解释和阐明同一道理。幽冥天国，——即“宇宙的公开秘密”，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他是闪烁着令人非常崇敬的光辉的先知，焕发出温和而平静的容貌，是人们日

133 常生活的指路人。我认为，这就是教士的理想。无论古今以至将来，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要把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有极大的坚韧的毅力。然而，一个教士如果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或者他不再以此为目的而奋斗，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在这里不谈为宜。

路德①和诺克斯②都明确以教士为天职，而且都忠实地履行了职责。然而，我们在此主要把他们作为历史人物、作为宗教改革家来考察，这比作为教士来考察更加恰当。在较为太平时期，可能会有同样盛名的教士们，忠实地执行礼拜主持人的职责，出于那种信仰上忠诚的英雄品德，将天国之光带入他的信徒们的日常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引导他们走他们应该走的路。但是，每当这条路上出现崎岖曲折，发生了战乱和危险，作为精神上的带路人，就显得比任何人尤为引人瞩目，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他指引下受益的人们来说，更为如此。他是勇于战斗的教士，他不是在太平时期领导人民进行宁静宗教信仰活动，而是在暴力纷乱中为信仰进行忠诚的英勇战斗，不论它的激烈程度如何，都是一种更有风险的事业，也是一种更值得纪念的业绩。这两个人物，我们视为最好的教士，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宗教改革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问，是不是每一个真正的宗教改革家，就其本性来说，首先是一位教士？他求助于上帝无形的正义，反对尘世有形的力量，知道那无形的东西是强大的，而且只有它是最强大的。他是一个深信万物中有神圣真理的信仰者，是一个识破万物现象的预言家，又是一个以种种方式对万物中神圣真理的崇拜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教士。如果他不首先是教士，他就不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宗教改革家。

当我们已经了解到许多伟大人物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建立各种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路德宗的创始人。1521年5月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宗教会议宣布为异端，责令销毁全部著作，禁止传布路德教。后避入萨克逊选帝侯的瓦特堡，从事《圣经》德译工作。——译者

② 诺克斯(约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译者

宗教，树立人类在世上存在的英雄形象，提出了值得为但丁歌颂的人生哲理，以及值得为莎士比亚所歌颂的人生实践，——我们再来考察它的相反过程，这种过程也是必然的，也可以说是英雄精神的体现。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过程何以是必然的：然而它却是必然的。诗人智慧的温和光辉一定要让位于宗教改革家的强烈闪光；遭遇不幸的宗教改革家也是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诗人确实有其温和性，他不就是具有强烈性的宗教改革和预言的产物和最终的结果吗？没有粗野的圣多米尼克教派①和底比斯隐士②的活动，就不会有但丁悦耳的诗篇；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从奥丁到沃尔特·雷利③，从乌尔费拉到克兰默④等人的艰苦实践，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剧作。我常说，完美的诗人是他的时代本身已经臻于完善和行将告终的象征，不久就会有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改革家出现。

如果我们能像古代传说中的奥尔甫斯⑤驯服野生动物那样，顺从我们诗人的教导，总是沿着和谐的道路前进，无疑会更美好。或者我们没有这种节奏和谐的道路，但有安静平稳的进程也是好

---

① 圣多米尼克(1170—1221)，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多米尼克派“行乞”教团的创始人。1215年在法国图卢兹创立，1217年经教皇批准在罗马设总会，自任总会长。死后被尊为“圣徒”。——译者

② 底比斯，古代埃及城市，曾为新王国首都；建有神庙等建筑群。——译者

③ 沃尔特·雷利(1554—1618)，英国航海家，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他是伊丽莎白一世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及通商要道斗争中最活跃的征战者之一。——译者

④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英国宗教改革家，1533年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帮助国王实行顺应新教的改革，在玛丽·都铎继位天主教复辟时，被控叛国罪，视为异端，处以火刑。——译者

⑤ 奥尔甫斯，希腊神话中乐师和诗人，传说其父阿波罗赠给他一只竖琴，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琴师。他的琴声能感动山水草木，驯服猛兽。他死后竖琴化为天空中的天琴座。——译者

的。我是要说,如果能在爱好和平的教士指引下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革,这就符合人们的愿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未能实现。所以,战斗的改革家也就成为各个时代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前进道路上充满着种种障碍:曾经一度 135
起过促进作用的事物,也会变成阻力;需要把它排除,抛在身后——这常常是极为艰难的事。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曾被但丁这位世界上最伟大人物之一,以其敏锐和高度推理能力,认为是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定理或非凡的作品,——经过一个世纪以后,对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说已成为是可怀疑的东西;变成可否定的东西了;而到了现在,人人都把它看作像奥丁说教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腐过时的东西了!对但丁来说,人类的生存以及上帝与人相通的方式,完全体现在他那《神曲》的马纳波其和净界之中,但路德就不是如此。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但丁的天主教不能延续下去,而需要有路德的新教相继呢?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

我并不想偏重于谈论当代对流行的"物种进化"的解释;我想大家对这方面也不会感兴趣。讨论这个主题容易过甚其辞而引起混乱。然而,我可以说,事实本身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万物的本性中,探索出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我曾在别处说过,每个人既是学习者,又是实干者:他用脑子学习已有的东西;而且还用同一脑子进一步发现、发明和设计他自己的某些东西。完全没有创造性,就不会有人类。任何人都不会或者说都不能精确地接受他的祖先的信念;他总有些新发现来充实他的宇宙观,从而作出他对宇宙的定理。——这个宇宙是无限的,任何观点或定理,无论其体系怎样庞大,绝不可能将它包罗穷尽:我想他只是比以往有所 136

增进，有所发现，而他的祖先认为是可信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不可信的、错误的，与他所发现或观察到的某些新东西正好相反。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如此，而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看到它就构成巨大的历史事件，——于是不断产生革命，时代不断更新。当哥伦布[①]航行到“地球另一面的大洋中”，并没有找到但丁所说的净界山时，于是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东西。既然没有这种东西，人们一定要对它失去信任。世界上的一切信仰，——包括一切信仰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种种习俗方式，都无不如此。

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些消极忧郁的事实归纳起来看，即信仰已经动摇，实际生活变得不稳定，而且种种邪恶、不正义与苦难到处泛滥时，革命就要到来了。在一切转变时刻，一个人要真诚行事，就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如果他遇事都要征得世俗的同意，如果他不能摆脱世俗的影响，没有自己的独立主见，他就是一个看人眼色行事的奴仆，而委派他做的工作就会做坏。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日趋堕落。他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诚实的。这是一种新的罪过，对人们会带来新的苦难。各种罪恶积累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时，就会发生强烈的爆发，像炸弹爆炸一样，化为乌有。但丁的崇高的天主教，现今在理论上已不可信；在实践上，由于人们对它失去信仰、产生怀疑和不忠实，进一步丧失威信，必须由路德起来将它推翻。莎士比亚所处的高贵封建主义看来一度曾是多么美妙，却不得不由法国大革命来宣告它的末日。

137 因此，我们说，积聚起来的罪恶，确确实实要引起猛烈爆炸，如在火

---

① 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 1492 年 10 月 12 日到达巴哈马群岛，发现新大陆。——译者

山爆发中被化为灰烬;然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混乱时期,事态才得以重新安定。

如果只看事情的这一面,认为人类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无非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和受死亡规律支配的,这无疑会令人非常沮丧!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一切死亡,不过是形体,而非本质和灵魂;所有毁灭,不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都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创新。奥丁精神讲勇敢,基督教主张谦恭,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勇敢。凡是人心中真诚地存在的真实思想,无一不是人们对上帝真理的真诚洞见,它具有经受任何变迁考验的基本真理,是我们大家永恒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有一种令人非常沮丧的观点,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都说成是在盲目可悲的谬误中虚度年华,成为迷途的异教徒、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唯有我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终极知识!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误入迷途,只有当代一小部分人才能幸免而走上正道。自创世以来,历代的人们都是这样前进的,像俄罗斯士兵一样,跳入施韦德尼茨堡垒[①]的壕沟,只是用他们的尸体填满壕沟,使人们在上面通过去夺取阵地!这是一种使人难以置信的假设。

我们看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臆测还受到极力的支持;抱有这种浅薄之见的可怜的个别人以及与他想法相同的一些人,似乎也在踏着所有人的尸体走向必胜:但是当他带着毫无根据的设想和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信条,也跳进壕沟变成尸体时,他能说什么 138

① 施韦德尼茨,是波兰境内的历史地名,现名:希维德尼察。此事发生在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对奥地利、俄罗斯等国的七年战争中(见卡莱尔著《腓特烈二世纪事》)。——译者

呢？——而且，人们往往以自己的观点为终极真理，并照此行事，这是人的本性中一个重要事实。我认为，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但是应该争取比这种做法更开阔、更明智的方式。一切真正的人，包括现在活着和曾经活过的，不都是在上帝统率下，服役于同一部队的战友，为了反对黑暗和谬误王国这个共同敌人而斗争吗？为什么只因制服的差异而互相误解，不把枪口对准敌人，反而对准自己人呢？只要是真诚勇敢的战士，不论穿什么制服都是好的。一切形式的装备，不论是阿拉伯人的头巾和犀利的弯刀，还是托尔神用来打巨魔的强有力铁锤，都是受欢迎的。不论是路德的战斗呐喊，还是但丁悦耳的进行曲，一切真诚的事物都与我们一致，而不是与我们对立的。因为我们全是一个统帅下同一部队的战友。——现在，我们对路德的战斗稍加考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他是怎样置身其中的。路德也是我们尊敬的英雄，是他的国家和时代的先知。

在这里，我们以评论偶像崇拜作为对整体介绍的开始，也许比较恰当。穆罕默德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也是一切先知的特点，就是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无限热情反对偶像崇拜。先知们的主要论点是：所谓偶像崇拜，就是把泥塑木雕的偶像当作神来顶礼膜拜，这种现象虽然无法消除，但是必须不断予以谴责，应把它作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加以摈弃；这是他们在日光下见到的一切罪恶之首①。这种论点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在此不想讨论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神

① 此语出自《旧约·传道书》第 1 章第 14 节，中译文为："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译者

学问题。所谓偶像就是幻想的形象，一种象征性的可见物。它不是上帝，却是上帝的象征。也许有人会问，最愚蠢的人是否不仅把 139
他当作一种象征来崇拜。我想，他不会认为自己亲手塑造的粗糙偶像是上帝；但认为上帝是由它来体现；上帝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偶像之中。从这种意义上，人们会问，一切崇拜不都是用各种象征、用种种幻想的形象或可见的东西进行的吗？至于是否能见到，是表现为肉眼对映像或肖像的直观东西，或者只是用内在观察力、想像力和智力的可见物：这不过是表面的、并非是本质性差别，但它总是一种具有神性意义的可见物，一种偶像。最严格的清教徒也有其信仰的忏悔和神圣事物的智慧象征物，并加以崇拜。只有如此，崇拜才可能进行。一切信条、礼拜仪式、宗教礼节以及充满宗教感情的各种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都是幻想的形象，看得见的东西。凡是崇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通过种种象征物，通过偶像进行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切偶像崇拜都是相对的，最低级的偶像崇拜不过是更加偶像化而已。

那么，偶像崇拜有什么害处呢？其中必有致命的害处，否则，真诚的先知们就不会如此全力谴责它。偶像崇拜何以会使先知们如此痛心疾首呢？照我看，令先知们激怒和在内心深处感到愤慨和厌恶的主要东西，在于对那些粗劣木雕的象征物的崇拜，而完全不在于其思想中所想象的、用语言向别人介绍的事情本身。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崇拜老人星和克尔白黑石的最原始的异教徒，总比那些什么也不崇拜的家伙要强得多！不仅如此，在他那种愚昧的行为中，还蕴含着一种持久的价值，类似于诗人至今仍在称颂的东西；即认为在星辰和一切自然物中存在着某种无限神性的美和含义。先知何必要如此无情地谴责他呢？当那最愚昧的凡夫心 140

中满怀对物神的期望而进行崇拜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怜悯的对象，也可以作为蔑视和回避的对象，但决不能作为仇恨的对象。就让他的心对物神真诚地充满激情，使其整个蒙昧狭隘的心灵受到启迪。总之，让他全心全意去相信他的物神，因此，我们应该说，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然而也是乐意顺其自然，人们应该听其自愿，不必加以干涉。

现在我们要讨论偶像崇拜的致命情况。在先知们的时代，人们对偶像或象征物已经不再满怀真诚的期望了。早在先知们把它看透，了解它不过是没有生命的木头以前，肯定已有许多人朦胧地怀疑它是毫无意义的。不真诚的偶像崇拜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怀疑已完全侵蚀了偶像崇拜的实质，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类的灵魂间歇性地依附于约柜，却又模糊地把它当作一种幻影。这是一种最有害的景象之一。人们已经不再对物神充满信念，但却要装作在信仰，并感到以此为快。正如柯勒律治所说："你们不再信仰了，你们只是认为自己有信仰。"这是形形色色崇拜和神灵象征的最后情景，是它临近消亡的确实征兆。偶像崇拜相当于我们当今所说的公式主义和公式崇拜。一个有人性的人不会做出比这更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是一切不道德行为的起点，或者说，从此无论什么道德行为均变得不可能：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灵魂变得麻木不仁，陷入致命的昏睡状态！人们就不再是真诚的人了。无怪乎真诚的
141 人要谴责这种行为，鞭笞它的罪恶，深恶痛绝地加以揭发。真诚的人、一切善良的人同偶像崇拜进行长期殊死的斗争。该受谴责的偶像崇拜是假冒为善，有人甚至称它为诚心的伪善。这种诚心的伪善的说法，倒是值得深思的！任何种类的崇拜，均会以此告终。

我认为路德作为一个偶像摧毁者，并不亚于别的任何先知。

像穆罕默德痛恨古莱氏人①用木材和蜂蜡塑造的呆板神像一样，路德痛恨台彻尔用羊皮和墨水制作的赦罪券②。英雄的本色在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能恢复事物的实在面目，立足于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他所喜好与崇敬的东西，不论是清晰表达出来的，或在内心深处的，都是那事物令人敬畏的现实。至于事物的虚假现象，不论如何正规端庄，为古莱氏人或红衣主教们认可，但他对此却不能容忍，表示憎恶新教是先知的功绩，即16世纪先知所建立的。它是对堕落为虚伪和偶像崇拜的旧事物第一次真正毁灭性的打击，为真正而可靠的神圣新事物的开拓作早期的准备！——

粗略看来，新教似乎彻底摧毁了我们称谓的英雄崇拜，为人类带来宗教的和社会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人们往往听说，新教开创了一个与以往任何世界截然不同的新纪元：他们称之为“自我判断”的纪元。由于造了教皇的反，人人都成了自己的教皇，尤其是懂得绝不能信赖任何教皇或精神上的英雄首领！由此说来，人 142
间精神上的统一，一切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不是再不可能了吗？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说法。——无须否认，新教是对精神上的统治权、教皇等等的一种反抗。不仅如此，我还承认英国清教对世俗君权的反抗是第二次行动，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第三次行动。因此，一切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权似乎都要废除或者肯定要被废除。新教成了以后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的主要根源。因为精神的东西，总

---

① 古莱氏人，古代阿拉伯人的部落。——译者

② 台彻尔(1455—1519)，多米尼克僧侣，在德国兜售赦罪券，声称它是进入天堂的入场卷，为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和美因兹大主教搜刮民财，成为新教革命的导火线。——译者

要体现在人世的历史中，精神的东西是世间事物的开始。现在，确实处处有自由、平等、独立等等的呼声，投票箱和选举权替代了君王。这似乎说明，任何英雄统治，或者说众人对一个人的忠诚服从，无论在世俗的或精神上的事情中，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希望了。我坚信，事情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者，即没有真正的统治者，那么，除了出现最可憎的无政府状态以外，再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了。我认为，新教不管带来了什么样的无政府的民主，它却是新的真正的统治权和秩序的开始，它是对虚伪的统治者的反抗；为了在人间建立真正的统治者，虽然这是痛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初步准备。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稍作说明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自我判断”进行评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我判断”，并不是一种新事物，只是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新的。一般说来，宗教改革也没有什么新颖特殊的东西；它像世上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经过改良的东西和真正的教义一样，反对虚假和伪装，以恢复真理和现实。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自我判断的自由，是人世间任何时代都必须存在的。但丁并未闭目塞听或作茧自缚；他不受当时天主教的束缚，有他独立观察的精神，——尽管许多卑劣分子如霍格斯特拉顿①、台彻尔和埃克博士②当时已成为天主教的奴仆。什么是判断自由呢？不是凭铁链或任何外界力量就能强迫一个人的灵魂去信仰或不信仰：而是用他自身不可取消的见解作出自己的判断，只靠上帝的赐福，他就可

143

① 霍格斯特拉顿，多米尼克僧侣。路德的反对者之一。——译者

② 埃克(1486—1543)，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路德的主要论敌，促使教皇将路德革出教门。——译者

以支配自己，树立信仰！最拙劣的诡辩者贝拉明[1]在他进行盲目信仰和被动服从的说教时，必须首先靠某种信念，才能放弃被人信仰的权利。他的“自我判断”表明，这正是他能够采取的最适当的步骤。只要有真诚的人们存在，自我判断权利就会普遍存在。一个真诚的人是凭他的完整的判断力，凭他心中一切理解和辨别力去信仰，而且这种信仰总是不变的。一个虚伪的人只是力图表明“相信他的信仰”，其采取的方式，自然不会相同。新教对后者表示遗憾，只能感叹一声，唉！而对前者则赞扬说，干得好！实际上，它算不了什么新理论；它只是把过去所说过的一切旧理论重提一遍。旨在重申：要真实，要真诚。穆罕默德全心全意地信仰，奥丁本人及奥丁精神的一切忠实信徒也是一样虔诚。他们都是按照他们的自我判断，作出“判断”——就是如此。

因此，我敢断言，切实执行自我判断，其结局绝不会是自私的独立和孤立，而恰恰是它的相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 144
真诚的探索，而是谬误、不真诚、半信半疑与不真实造成的结果。反对错误的人能够同一切相信真理的人联合，只信道听途说的人无法与人交往，因为这种人的思想僵化；对事物已失去了同情的能力，——否则，他就会相信那些事物，而不信传说了。对事物没有同情心，更何况对他的同伙呢！他不能同人们团结，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在很多真诚的人中，团结才有可能，——而且，从长远看，这是同样肯定的。

在这类争辩中，为了考察某种事情，常常会顾此失彼，也会出

---

① 贝拉明(1542—1621)，意大利主教，1560 年入耶稣会，参加翻译《圣经拉丁文通俗本》。——译者

现完全忽略的情况:没有必要要求一个人,对他自己相信的,而且是非常真诚地相信的真理,应该由他自己去发现。我们说过,伟大人物总是以真诚为其首要条件的。但是一个人不一定成了伟人才能真诚,那不是自然和任何时代所必需的,而只是某些腐败不幸时代的需要。一个人能够以最真诚的方式相信他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无限感激这个人! 创造性的价值不在于新颖,而在于真诚。有信仰的人就是有创见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亚当的子孙,都能成为真诚的人,有创见的人;没有一个凡人注定要成为不真诚的人。我们称之为信仰的时代,都是充满创造性的时代;其中所有的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这些时代具有崇高精神而富有成效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不是徒有其表,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每项工作都有成效。这些工作的总和具有巨大威力,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一切都是增加成效的,而不是削减成效的;有的是真正的团结、真正的王权和忠诚,这是这个贫瘠的大地所能给予人们的一切真实的和幸福的东西。

怎样理解英雄崇拜? 啊! 一个能自力更生、富有创见和真诚等等品德的人,是决不会不尊重和不信仰别人的真理的! 他只是有意和感到有必要和不得不怀疑别人的僵死公式、道听途说和谬误的东西。一个人睁开双眼拥抱真理,正因为他是有意识地注视着外界事物。如果他闭目不视,他还能热爱他的这位真理老师吗? 只有他这种人才能以无限感激和真正忠诚的灵魂热爱这位使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英雄老师。这样一个真正英雄和恶势力的征服者,难道不值得所有人尊敬吗! 虚伪,那个邪恶怪物,是世人共同

之敌，它被他的勇敢所降伏；正是他为人们征服了世界！——由此看来，路德本人不就是确实被尊为一位真正的教皇或神圣的教父吗？拿破仑不就是在急进共和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当上了皇帝吗？英雄崇拜从未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在这个世界上，忠诚与统治者是永恒的：——它们不是建立在事物的外表和虚伪之上，而是立足于现实和真诚。不是要你们闭上眼睛，剥夺你们的“自我判断”权利；绝非如此，而是要你们睁开双眼来观察外界事物！路德的使命在于推翻和废黜一切虚伪的教皇和统治者，以毕生的精力去迎接未来新的真正的教皇与统治者，尽管他们的出现还遥遥无期。

因此，我们要把一切自由和平等、选举权、独立等等视为暂时现象，绝不能看作最终的结局。即使它很可能长期存在，会给人们 146
带来非常难以忍受的混乱，但我们必须欢迎它，把它视为对以往种种罪恶的惩罚，是未来不可估量利益的征兆。不论怎么说，人们应该放弃幻景，回归事实；不管代价多大，也应该这样做。有虚伪的教皇和不能自我判断的信徒存在，——骗子装模作样统治愚民，——人们能有什么作为呢？只能是经受不幸与祸害。人们就无法使虚伪的人们联合起来，正如没有测锤和水平仪的互相校勘，就无法建起大厦一样！自从新教产生以来的一切狂暴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一种最神圣的成果正在酝酿：不是要废除英雄崇拜，而是要造就一个英雄辈出的世界。如果英雄的意思就是真诚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英雄呢？这将是一个充满真诚的世界，一个有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它必然要存在的。那才是英雄崇拜者的真正品质：没有比一切真实的和善良的东西所受的尊敬更为美好的了！——下面我们必须赶紧谈谈路德及其生平。

路德的出生地是萨克森的艾斯莱本[①]，于 1483 年 11 月 10 日诞生。这是艾斯莱本引以为荣的事。他的父母是该地区一个名为摩拉村子里的贫苦矿工，冬季的一天，他们到艾斯莱本去赶集市，在当场的喧嚣中，路德太太突然出现临产阵痛，被送到附近的一户贫民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马丁·路德。想来真怪，这位贫困的路德太太随他丈夫做点小生意，大概是卖掉她的纺纱去购置一些在小茅屋过冬用的日用品；在当时，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对矿工夫妇更被人瞧不起的人了。然而，与他们相比，一切皇帝、教皇和统治者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又有一个非凡的人物诞生了，他的智慧光芒像灯塔，照耀多少世纪，多少时代；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在等待着这位伟人的到来。这真是太奇妙，太不寻常了。它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个人的诞生时刻，那是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在一个更加简陋的环境中，——对此，我们最好缄口不言，只须默默思索，无以言传！谁说奇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奇迹的时代永远会出现的！——

我认为，路德在贫穷中诞生，在贫穷中成长，他是最贫穷人中的一个，这完全适合他在世上的使命，无疑是主宰他和我们以及万物的上帝的明智的安排。他像当时穷困的小学生那样，为了取得施舍和面包，不得不挨家挨户去行乞卖唱。困苦和极端贫穷与这个不幸的孩子为伴，没有任何人和事会掩饰这种不幸而使马丁·路德高兴。他不得不在事物本身中，而不是在事物的表面上成长。这个形象质朴的孩子，虽然体质羸弱，然而胸怀宏大抱负，才华横

---

① 萨克森的艾斯莱本，位于德国东部。——译者

溢，富有感情，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去认识现实，不断地认识现实：其目的在于使整个世界回归现实，因为它沉沦于虚伪中太长久了。这个在寒风凛冽中、在孤寂的黑暗和困难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青年，会像一个真正的人，会像神一样坚强，会像一个基督徒的奥丁，最终要迈出多风暴的斯堪的纳维亚，——真是又一个托尔神，用他那雷霆万钧的巨锤，将那异常丑陋的巨人和庞大的怪物砸得粉碎！ 148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朋友阿历克西斯在爱尔福特城门边遭雷击身亡一事，大概是路德一生的转折点。不管怎样，路德的少年时代，努力奋进，克服重重障碍，显示出巨大智力和求知的渴望。他父亲肯定他在世界上将有所作为，于是叫他去学法律。这是晋升之途，路德虽无志于此，但也就同意了，时年 19 岁。当他的朋友阿历克西斯同他去曼斯菲德探望路德的父母，归途中，在爱尔福特附近，遇到了暴风雨、雷电击中了阿历克西斯，他顿时死在路德的脚边。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转瞬即逝，就像纸卷燃尽，进入纯粹的永恒！尘世的一切权贵，帝王将相，算得了什么？他们在雷电下也蜷缩成一团——你瞧！大地向他们敞开着，顷刻间，他们也会不复存在，化为永恒了。路德内心深受感动，决心把自身奉献给上帝，只为上帝效劳。尽管他的亲友们予以劝阻，他仍然在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了修道士。

这件事，可能是路德一生中第一个闪光点，他的纯洁意志第一次坚决表达出来；但是，在当时，这只不过是整个黑暗中的一个光点。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他忠心耿耿，艰苦努力，想从他自己高尚的行为中找出真理，但却不见成效。他的不幸并未减轻；实际上，反倒有增不已。他作为修道士的新手，必须要做许多艰苦 149

工作，但是，他的苦楚不在于任何沉重的工作，而是他那深沉而诚挚的灵魂陷入了种种无法理清的迟疑不安之中；他简直认为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甚至比死还要不幸。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人们听说，这位苦难的路德，当时生活在难以言传的不幸恐惧之中，幻想着他注定要受上帝永恒惩罚。这不正是这个人谦卑真诚的品德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正是应该升入天国的人吗！他只知道受苦和谦卑地屈从，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还弄不明白一个人的灵魂怎样通过斋戒、守夜、仪式和弥撒可以得救。他陷入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不得不在绝望深渊的边缘犹豫徘徊。

大概就在那时，他在爱尔福特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古拉丁文的《圣经》，这真是一个最幸运的发现。以往他从未见过《圣经》。他从中学习到比斋戒和守夜更多的宗教知识。修道院中一位有虔诚感受的修道士给了他很大帮助。路德于是领悟到，一个人不是通过做弥撒，而是靠上帝无限恩赐得救的：这才是更可信的说法。他渐渐变得像磐石一样坚强。无疑他非常崇敬《圣经》，因为《圣经》给了他神的启发。他把《圣经》珍视为人们必须遵循的上帝之道，他决心终生恪守不渝。

以上就是他当时从黑暗的困境中解脱，最后战胜黑暗的情景，即我们称之为皈依；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从此在宁静明达的心情中日益成长，显示出他内在的非凡天赋和品德，在他的修道院里，在他的国家中，他上升为重要人物，在一切人生的真诚事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奥古斯丁教团多次派他去传教，认为他既有才能而又忠诚，完全能胜任他们的事业。萨克森的号称智者的选帝侯①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真

① 选帝侯，德国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译者

有智慧而又公正的诸侯，认为路德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聘他为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①]的教授，并兼任维滕贝格的传教士。承担这两项职务，像他从事的所有工作一样，显示出他的智能。这位在宁静的日常生活中的路德日益受到一切善良人们的崇敬。

路德27岁时，第一次到罗马；如上所述，这是他的修道院委派他去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②]和罗马当时的情景一定会使路德大为惊异。他来到的是圣城，是上帝在尘世的高级教士之所在，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他肯定会有很多感触，但我们无据可查，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罗马，这个虚伪的教士活动场所，他们身上没有神圣的美，却披着完全不同的伪善外衣，但是，这对路德又能奈何？他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怎能改变一个世界呢？他是无能为力的。作为一个地位低下，孤独的人，怎么能管得了这个世界呢？那是大人物们的事情。他的任务在于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谨慎从事，将其微薄的工作，克尽厥职。至于其他事物，看上去是可憎而且令人忧郁，但那是由上帝掌管的事，他不能问津。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设想罗马教皇制能放过这位路德，继续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而不去阻挠他那狭小的生活道路，不迫使他反抗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在那种情况下，显然可以想象，他可能会不理睬罗马教廷的种种陋习，任凭上帝和 151
天上的神去制裁他们！他为人谦虚沉静，不会轻易无礼地去冒犯

---

① 维滕贝格，位于德国东北部。维滕贝格大学是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于1502年创建。——译者

② 尤利乌斯二世(1443—1513)，罗马教皇(1503—1513年在位)，致力于政教合一，扩大教皇俗权。鼓励艺术创作，奖励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译者

当权者。他的明确任务是忠于职守,在罪恶混乱的尘世中谨慎生活,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罗马上层教士却要与他作对,路德远在维滕贝格,无法诚实地生活;他抗议、抵制,被迫走到极端;由于一再受到打击,从而双方要以决斗断讼! 这是路德一生中值得注意的事情。像他这样谦逊温和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会希望世界充满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爱好隐居、清静,勤奋于默默无闻中;他成为名人,是同他的意愿相违背的。成为名人,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他在世上追求的目标是上帝的天国;这是他坚定的目标,经过若干年之后,他或者达到目的,或者永远不能实现! 我认为,有些最令人可叹的论调,说什么由于某些卑鄙的店主的吝啬,或由于奥古斯丁的僧侣与多米尼克派教徒之间的争吵,而激怒了路德,于是就爆发了新教的宗教改革。这些说法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果现在确有这样的人主张这种说法,我们就要对他说,请他最好先在思想上对路德或任何像路德的人尽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要胡说八道;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进行讨论。

僧侣台彻尔受教皇列奥十世[①]随意派遣,进行推销赦罪券,——旨在赚些钱,至于其他方面,与其说他是基督徒,不如说他像异教徒,仅此而已。——台彻尔到维滕贝格后,就进行他那丑恶无耻的交易。路德的教徒们买了赦罪券,在他们教堂里忏悔时,教徒们以此向路德表明,他们的罪已经获得赦免。因为路德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怠,而且他又不是一个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苟且偷安的虚伪懒汉和懦夫,他必须奋起反对赦罪券,严正宣告赦罪券对

① 列奥十世(1475—1521),罗马教皇(1513—1521 年在位)。1520 年发布敕令开除马丁·路德教籍。——译者

人们毫无用处,它是令人痛恨的愚弄,根本不可能靠它为人赦罪。这就是全面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点。我们知道情况是这样的:从1517年10月的最后一天,向台彻尔首次公开挑战[①]以后,经过抗议和争辩,——事态发展日益广泛,愈演愈烈,以至不可遏止,遍及全世界。路德本想就事论事,纠正这次和其他一些不幸的事件,根本没有想导致教会的分裂,以致造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和教父的反。——那位异教徒式的优雅的教皇,没有重视这位修道士及他的主张;不过只希望解决他的争吵:大约用了三年时间,用了各种较为温和的办法,最后诉诸火刑。教皇下令刽子手将这位修道士的著作焚毁,并把他捆绑,押送罗马,——这可能是出于下述类似的意图。一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处决了胡斯[②]和哲罗姆[③],略加争辩,就施以火刑。不幸的胡斯,在各种花言巧语的许诺和安全保证的诱骗之下,去出席康斯坦茨公会议[④],这位真诚而并非反叛的人,立即被关进"宽三英尺,高六英尺,长七英尺"的石牢之中,把他活活烧死,使其真诚的呼声从世上消失。真是卑鄙的勾当!

对我来说,我对路德当时全力反抗教皇抱宽容态度。格调优 153
雅的教皇发布了火刑敕令,激起了当时那位世界上最勇敢者的正

---

① 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反对赦罪券的95条论纲钉到维滕贝格教堂门上。论纲内容包括他的新教信仰的基本论点。——译者

② 约翰·胡斯(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1415年7月6日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译者

③ 哲罗姆(1370—1416),捷克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1330—1384)的信徒,胡斯的朋友。1415年出席康斯坦茨公会议,为威克里夫和胡斯辩护,被捕入狱,1416年5月30日被处火刑。——译者

④ 康斯坦茨公会议,是天主教教会于1414—1418年,在德国康斯坦茨召开的会议,会议目的在于终止天主教大分裂,镇压胡斯运动,焚烧威克里夫的著作及其遗骸等。——译者

义愤怒。这位最勇敢的人，虽然也是一位最谦逊、最温和的人，当时他被激怒了。他说：我的言论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旨在尽人类的微薄之力，忠诚地促使上帝的真理普照人间，拯救人类灵魂；而你，作为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言人，为什么要用刽子手和火刑来相报呢？为什么你要用火焚烧我和我的著述，作为给你带来上帝启示的回报呢？我认为，你根本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你的言行和上帝的教导背道而驰！我把你的敕令当作写在羊皮纸上的谎言而将它烧掉。以后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我要做的。——1520 年 12 月 10 日，即事发三年之后，“在维滕贝格的埃尔斯特门前”，路德“在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面前”，采取了充满义愤的措施，把教皇的火刑敕令烧毁。维滕贝格人民“沸腾起来”，全世界人民在关注着。教皇并不愿意激起那种“呼声”！这是民族觉醒的呼声。德国人素来爱好平静、谦逊、忍耐，终于也忍不住了。由于形式主义、异教式的教皇制度和种种虚伪和腐败的假象统治太久了：现在又造就一个人物，他敢于向人们宣告上帝的世界不是建立在假象，而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人生是一个真理，而不是谎言！

总之，如上所述，我们把路德视为捣毁偶像的先知；是引导人们回归现实的带路人，这是伟大人物和导师的职责。穆罕默德说过，你们的这些偶像是木头，你把它们涂上蜡和油，苍蝇会粘在上面，它们不是神，我告诉你们，它们不过是黑木头！路德对教皇说，你称之为赦罪券的东西，不过是破布制的醮了墨水的纸片，是毫无用处的东西，类似的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惟有上帝才能赦免罪恶。什么教皇制度，什么上帝教会的崇高圣父，不都是徒有虚表，披着宗教外衣拿着羊皮纸骗人吗？这是严肃的事实。上帝的教会不是虚伪的，天堂和地狱也不是虚假的。我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是

你们迫使我做的。我这个可怜的德国修道士比你们所有的权贵都要强大。我虽孤单无援,却有上帝的真理作为后盾,你们虽有罗马教皇的职权,头顶三重冕,腰缠万贯,全副武装,集教会和世俗的权威于一身,但你们是以魔鬼的谎言为本,是软弱无力的!——

1521年4月17日,路德出席了沃尔姆斯会议[①],这可说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确实成为以后整个文明发展史的起点。经过事先多次的协商与争议,作出以下决定。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带着德意志的王公诸侯、罗马教皇使节以及教会的和世俗的要人在那里集会,并要求路德在会上表态,是否愿意悔改。在会上,一方坐着权贵显要,另一方是一位坚持上帝真理的人,即贫苦矿工汉斯·路德的儿子。朋友们以胡斯被害的例子提醒他,劝他不要赴会,他不听劝告。一大群朋友纵马追赶,进一步真诚相劝,他却回答说:"即使沃尔姆斯的群魔多似屋顶上的瓦片,我也要去"。

第二天,在他走向会议大厅时,沿路人群拥挤,连窗户和房顶上都是人,有些人发出庄重的喊声,叫他不要公开认错。他们喊道:"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②]——人们的喊声仿佛是一种庄严的请愿和祈求。实际上,这不也正是我们和整个世上人们的请愿吗?当我们的灵魂在黑暗的深渊中,被鬼怪似的梦魇与自称神派的圣父的三重冕的怪物所统治时,我们被弄得瘫痪无可奈何。我们不是也请愿说:"拯救我们吧!全仰望

---

① 沃尔姆斯会议,1521年1—5月由德皇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沃尔姆斯召开。会议旨在制裁马丁·路德,会后发布沃尔姆斯敕令,判路德为异端,责令逮捕,禁止宣传他的观点,不准出版其著作。路德本人赴会,因受诸侯保护,避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瓦特堡。——译者

② 此句原载《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33节。——译者

你了，不要丢弃我们！”

路德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作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以其庄重、明智和诚挚的语气吸引人们。凡是合理的要求可以服从，相反，则绝不屈从。他说，他的著作，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上帝的道。至于他自己的东西，难免有人类的弱点，如不慎重的怒火发作，有盲目性，如能把这些弱点统统抛掉，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关于他依据的可靠真理和上帝的道，他是绝不能认错的。他怎么能认错呢？最后，他说：“要想驳倒我，除非凭《圣经》的证据，或者是完全公正的辩论，否则，我是不会认错的。因为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是既不可靠又不谨慎。我在这里发誓，我绝不认错：愿上帝保佑！”——正如上述，这是近代人类史上最重大的时刻。嗣后英国的清教、英国及其议会、美洲各国的兴起和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巨变；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当前各处的成果，其渊源均在于此：如果没有路德当年的努力，那么，历史面目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欧洲的人民正在向他发问：是日益沉沦于错误的信仰、停滞、腐败的东西和令人憎恶的死寂之中，还是不顾阵痛，摆脱各种错误信仰的束缚，医治好创伤获得新生？

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各种重大的战争、斗争和分裂，连绵不断，延续至今，远未终结。对此，人们有众多的议论和指责。无可否认，这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可是，这与路德或他的事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改革，真是奇谈怪论。当海格立斯倾泻洁净的河水冲刷奥革阿斯王的牛圈①时，肯定要把

① 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著名的大力士，他完成了12件苦差。其中一件，是在一天之内将奥革阿斯王拥有3000头牛的牛圈打扫干净。——译者

周围的一切弄乱: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海格立斯的过错,而是其他某些人的罪过! 宗教改革运动可能会带来各种后果,但是宗教改革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对于一切教皇及其辩护者的规劝、悲叹与指责,世人的回答是:你们教皇制度已经变得虚伪了。不论它过去曾是多么好,无论你们把它捧得多么高尚,我们都不能相信它。我们整个心灵的智慧,指引我们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从此认识到它是一种不可信的事物。我们不相信它,我们不愿相信它,——也不敢信它! 那事物不是真的,我们如果妄自信其为真,那么,我们就成了违背一切真理的给予者的叛徒。因而要把它撵走,让其他合适的事物取而代之:我们已不能再和它交往了! ——路德及其新教并不需要对各种战争负责;是那些虚伪的伪善者迫使他起来反抗,他们应该负责。路德不仅尽了上帝创造的人们应有的权利,而且执行了神圣的义务。当虚伪的人物问他,你是否相信我? ——他的回答是:不! ——他不惜任何代价,毫不犹豫,认为这种事情是他应该做的。我深信,在那时,一种远比任何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更为崇高的联盟,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组织,正在降世,肯定要出现。但是,无论就其产生的可能性或是产生的基础来说,只能是事实,而不是虚伪和幻影。对于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指使人们按照谎言去言谈行动的联盟,我们与它毫无共同之处。要什么样的和平呢? 令人难以忍受的懒散是和平,阴森森的墓地也是一种和平。人们希望生机勃勃的和平,不要死气沉沉的和平!

然而,在公正地肯定新事物必然具有的好处时,我们也应该正确对待旧事物。虽然旧事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在过去是真实的。在但丁的时代,它无需用诡辩、自欺欺人以及其他不正当

的办法就能被人认为是真实的。在当时,它的存在是好的,而且在它的灵魂中存在着永恒的善。在那种时代叫嚷“废除教皇制度”是十分愚蠢的。有人认为兴建新的教堂及有关情况,说明教皇制度还在发展,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非常奇怪的是:这种人凭着几所天主教教堂的建立,听到少数新教徒的强词夺理的争辩,其中大多是自称新教徒的无所用心者的空话,于是,就说:看! 新教完了。教皇制度比它更有生命力,比它更长命! ——但是,当那些自称新教徒的无所用心者死去了,新教却依然存在,我是肯定这个事实的。如果人们愿意正视的话,新教在当时孕育出它的歌德、它的拿破仑,德意志文学和法国大革命,这是新教生命力很重要的标志! 而且,从根本上看,除了新教,还有什么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人们见到的其他大多数事物都只是转瞬即逝,——不能令人愉快,不是有永恒生命力的!

教皇制度①能兴建一些新教堂,是会受到人们全力欢迎的。教皇制度已经不能恢复其原来的地位,但它和异教一样,仍然能残
158 存几个世纪。确实,这些事物好似海水的退潮:人们看海浪在海滩冲击,此起彼伏,一会儿就看不清它在怎样流动,看上半个小时也弄不清它的动向,——同样,教皇制度经过半个世纪也就不知其趋向了! 对于我们欧洲来说,最大的危害,莫过于落后陈旧的教皇制度的复辟! 托尔神可能也想复活。——然而,这种波动确有它的含义。落后陈旧的教皇制度,与托尔神不同,在一定时间内还不会完全消亡,也不应该消亡。我们可以说,旧事物还没有达到把蕴藏

---

① 教皇制度一词,是对天主教的贬称;天主教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又称:公教或罗马公教(因以罗马为中心,故名)。——译者

在自身中的善良的精髓完全移注到现实的新事物时，它是不会消亡的。当天主教的仪式还能办成一件好事；或者，总的说来，只要它还能引导一个虔诚的人物，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总会有某些人接受它，成为它存在的见证人。它总是要迫使我们这些反对它的人认识它，直到我们在实践中也能够接受其合理的东西。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它对人们才失去了吸引力。正因如此，它才能延续下来。就由它尽量延续下去吧！——

现在我要对路德的生平作进一步说明。所有那些战争和流血，都不是在他生前发生的，这是明显的事实。他活着的时候，争论并未导致战斗。我认为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一个人能激起某种广泛的骚动而又能使自身无恙，不在骚乱中丧生，这样的人是少有的！这就是革命家的一般经历。路德努力不断地领导这场最深刻的革命，所有的新教徒，不论其出身和职业，都仰望他作指导，而他能平稳地掌握革命，坚定抓住其要害。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必须要有君王之才；他必须在一切关键时刻识别事变的要害，并能勇敢置身其中，作为一个坚强而真诚的人，把周围真诚的人们团结起来。否则，他就不能继续当人们的领袖。路德有清晰深刻的判断力，他的各种力量，表现为沉着、宽容和稳健，在当时条件下，与他人比较，是非常突出的。

我再谈一下路德的宽容精神，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宽容：他明辨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对非本质的东西，大可顺其自然，放任不管。有人向他控诉，说有这样一位改革后的传教士，“讲道时非穿黑袍法衣不可”。路德答道，穿黑袍法衣对那人有什么害处？“就让他穿着黑袍法衣去讲道好了！如果他认为有

好处的话，穿三件黑袍法衣也行！”他对待卡尔施塔特①粗暴地捣毁圣像事件、再洗礼派②以及农民战争③的态度，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力量，完全不同于简单粗暴的行动。他有鉴别事物真相的可靠而敏锐的洞察力，他是一个坚强正直的人，指出明智的道路，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路德的著作，同样是他人品的见证。他那种思辨的用语，今天对我们已经过时；但人们阅读起来，它们仍有特殊的吸引力。确实，仅就其语法措词来说，它们也是清楚易懂的；在文学史上，路德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用语，已成为一切写作通用的文字。他那 24 开本，由于仓促写成，并不完善，因为这完全不是文学著作。但是，从任何其他作品中，我还没有发现有谁比这个人更健全、更真诚、具有更可贵的才能。他坦率、亲切而又纯朴；有一种质朴纯正的感受和力量。他才华横溢；语句惊人，能道破事物的奥秘。他还有善意的幽默，温和的情感，高尚而深沉：这个人也能成为一位诗人！他不是用笔，而是用行动谱写出一首英雄诗篇。我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他的崇高心灵已经把它显示出来了。

里希特尔在谈到路德的言词时说：“他的言词是胜利的保证”。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特点是善战能胜；他真是一个勇

---

① 卡尔施塔特(Karlstadt，约 1480—1541)，德国宗教改革活动家，维滕贝格大学教授。他比路德改革更彻底，他与其支持者撤走教堂圣像及祭祀神器，废除僧侣的禁婚规定等。路德虽与他有分歧，但仍庇护他免遭镇压。1529 年他逃离德国，流浪于瑞士。——译者

②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中的一派，因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再次受洗礼(或浸礼)，而得名。——译者

③ 农民战争，1524—1525 年德国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领导人是闵采尔，企图实现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1525 年闵采尔被俘牺牲。——译者

敢的人。纵览素以英勇著称的条顿民族的历史，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人，相形之下，没有一个凡人的心灵称得上勇敢的人。他对沃尔姆斯“群魔”的蔑视，即使今天说来好似夸张，实际并非如此。路德相信有魔鬼和地狱中的精灵，它们还在不断危害人类，在他的作品中屡有出现；有人就对此进行不惜一顾的嘲笑。在瓦特堡①，他从事翻译《圣经》时住过的一间房间里，人们还能在墙上看到黑色的斑痕，这是一次冲突后留下的奇特纪念品。正当路德翻译《圣经》中的《诗篇》时，由于操劳过度，又因营养不足，身体虚弱，处于筋疲力竭的状态，从而在他面前闪现出某种模糊可怕的幻象，他以为是魔鬼阻挡他工作。路德怀着对魔鬼的蔑视，一跃而起，将墨水台扔向那个精灵。魔鬼不见了！那个墨水斑痕却留在墙上，成为他留下的文物中一个奇特遗迹。如今，任何药店的学徒，都能用科学道理说明这种幻象的原因。但是这个人的心灵，敢于蔑视并与地狱魔鬼作面对面的斗争，充分证明了他的大无畏精神。不论在人世还是阴曹地府，都没有能使他畏惧的东西，——他真是有无畏的精神！有一次他写道：“魔鬼知道并不能使我恐惧，我已经见过无数魔鬼并与它们作过斗争”。当提到他的死敌莱比锡的乔治公爵时，他说：“乔治公爵与一个魔鬼不能相提并论”，——比魔鬼差远了！“如果我在莱比锡有事要办，即使像乔治公爵那样的暴雨连降九天，我也要骑马去莱比锡”，哪怕装满公爵的库房再大，他也敢闯！②——

① 瓦特堡，路德避难之地，在埃森纳赫附近。沃尔姆斯会议后，路德受选帝侯的保护，被送往该地。——译者

② 本书原书第一、二版（伦敦 1841 年、1842 年），此处行文为：有人说他不去莱比锡，是因为他的一个死敌“乔治公爵挡道”。但这并非是因为乔治公爵。他回答说：“不，如果我在莱比锡有事要办，尽管像乔治公爵那样的暴雨连降九天，我也要去。”——原书编者

但是，有人把他的勇敢想象为凶残，只是暴戾的倔强和野蛮行为，那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绝不是那样。胆大妄为也可能出于缺乏理智和情感，或因为仇恨和愚蠢的怒火。我们绝不赞美老虎有高尚的勇敢精神！至于路德的情况，绝非那样。把凶暴残忍的罪名强加于他，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也是最温情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着同情与爱。老虎在比它更强的对敌面前，——是会怯退的：老虎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勇敢，它只有凶恶与残暴。再没有比路德这种极为朴实的心灵更令人感动的了，他怀有天真的儿童和慈母般的柔情。他是那样的纯洁无瑕，表现出那样的亲切、纯朴，宛如清泉涌自岩石之间。我们看到路德年轻时，那种失望和被遗弃的消沉压抑之情，不就是出于他那卓越而富有思想的温雅和强烈美好的感情吗？这种情形与不幸的诗人库柏[①]这类人的处境相仿。在粗略的观察者眼中，路德貌似胆怯懦弱，实际上，他的主要特征是谦虚、充满深情的温柔。正是这样一种心情，产生出一种高尚的勇敢精神，一旦激起反抗，就会激发所有人的冲天怒火。

路德的《席间漫谈》一书，是由他的朋友们整理汇集他的轶事和言论，在他死后出版的。它是目前他的所有著作中最有趣味的。我们从书中可以读到有关这个人的许多美好的无意识的表现，了解他为人的性格。当他的小女儿临死时，他的表现如此沉静、如此厚爱，是最动人的一幕。他听从命运的安排，知道他小女儿马达伦娜一定要死去，可是他希望她能复活，——他那畏惧的思念，随着幼小的灵魂飞越那些未知的王国。我们从他那畏惧的思念中，可

① 库柏(1731—1800)，英国诗人，患有精神抑郁症。——译者

以看出他是最衷心的、最真诚的。——尽管有各种武断的信条教义，他却认为人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他的小马达伦娜遵照上帝的意志要与上帝同在，对路德来说，那就是一切，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一切。

有一次，深夜里，他在隐居地帕特摩斯的科堡城堡向外瞭望：浩瀚无际的天穹，云彩飞渡，——万籁俱寂，满目荒凉，无比宽旷：——是谁支持着这一切？“谁也没有见过它有柱子，可是它却被支撑住了。”是上帝支撑着它。我们必须懂得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就是善；而且是可信赖的，他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再有一次，他从莱比锡回家，丰收田野的美景激动了他，金黄色的麦子，长得多么茁壮，颗粒饱满，麦穗沉垂，麦浪在那里翻滚起伏，他感到无比的喜悦，——温顺的大地，遵照上帝仁慈的吩咐，又一次赐给人类以食粮！——一个日落黄昏时刻，在维滕贝格的花园里，有一只小鸟在那里栖息过夜。路德说：那只小鸟处在群星和深邃的苍穹之下，却能收起它那双小翅膀，好像在家里一样安心休息，它的造物主也赐给它一个安逸的窝！——这个人也有欢快的性格：他有非常直爽而富有人性的胸怀，他平时的谈吐，朴实高雅、通顺流畅、真诚坦率，不时闪现优美的诗意，人们都感到他是一位非常友善可亲的人。他喜好音乐，实际上，这不正是他内心各种情感的抒发吗？他的长笛能吹奏出他内心难以言传的种种抑郁。他说：他的笛声使魔鬼们逃窜。一方面是对死亡的蔑视，另一方面是对音乐的酷爱；我称它们为一个崇高心灵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存在着伟大的东西。

依我之见，路德是貌如其人。从肖像画家克兰纳赫[①]的佳作

---

① 克兰纳赫(1472—1553)，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画师，路德的朋友。——译者

可以看到路德的真实面容。一副粗俗朴实的面孔，额骨宽阔似岩，显示出粗壮有力，初看几乎令人反感。然而，特别是在眼神里隐含着深沉的伤感；一种难以形容的抑郁，还有那一切温雅和美好的情感基础，对别人显出真正高尚的特征。正如上述，这位路德有欢笑，但也有悲伤。他同样有眼泪，泪水伴随着艰辛。他一生主要是悲伤和真诚。在他的晚年，功成名就之后，他对生活表现出非常厌倦。他认为惟有上帝能够主宰万物发生的进程，还想那末日审判可能为期不远了。就他自己来说，希望一件事：愿上帝把他从劳役中解脱出来，让他离开人世，得到安息。有人借此毁誉于他，那是对这个人物缺乏理解！——我把这位路德称为真正的伟人，他的伟大表现在出众的智力、勇气、热情与真诚。他是人们最敬爱、最宝贵的人物之一。他的伟大不像砍凿而成的方形尖塔，却似阿尔卑斯山，——纯朴、真诚、自然，绝不是人为树立的伟大，而且还有比称为伟大更深远的意义！确实，他像是不可征服的岩峰，直冲九霄云天，然而在其岩隙中却有泉水突涌，并有鲜花开遍绿茵幽谷！他是一位真正崇高纯洁的英雄和先知，是自然和现实的真诚之子，为了他，我们和我们子孙万代都要对上天感恩不尽。

宗教改革在各地推行中最饶有兴趣的，特别对我们英国来说，是清教①。在路德的祖国，新教很快衰落，成为一种相当枯燥的事情：它已经不是一种宗教或信仰，当时只成了一种神学上的空洞争论。它本身活动中心已不在内心；其本质是怀疑主义的争论。实

① 清教，是英国新教的一派，16 世纪后半叶，因反对英国国教而兴起，主张彻底改革教会，摈弃一切旧习惯及旧形式，而以简单纯净为立教之本。在詹姆士一世时，清教徒颇受虐待，于是相率移居荷兰，并有往美洲垦殖，后继者日众，为北美合众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译者

际上，这种争论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伏尔泰①主义的产生，——中经古斯塔夫－阿道夫②斗争，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斗争！可是，在我们英国岛上却产生了清教，它甚至成为长老会教义③的基础和苏格兰的国教。它是作为人们心灵的一种真正的事业问世；并在世界上产生了非常令人注目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新教中惟一属于信仰之列，一种真正能由衷地与上帝沟通，并在历史上显示自身的教派。我们必须为诺克斯④说一些话。他本人是一位勇敢卓越的人物，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认为他是苏格兰 165
的、新英格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⑤的宗教信仰的主教和奠基人。历史在将来某个时刻将会对此作出评说！

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苛评清教；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不把它看作是非常粗糙残缺的教义。但是，我们和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它是真正的教派；因为大自然采用了它，它已经成长，而且仍在成长。我有时说，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以决斗断讼来进行；这很好理解，就是说实力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一件事情，经过时间的考验，若能成功，它就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来考察一番美洲的撒克逊人，看一看二百年前“五月花”号⑥，从荷兰代尔夫特港启航这件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主张开明君主制。——译者

② 古斯塔夫－阿道夫，疑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年在位)，他是著名的统帅和大军事改革家。在新教史，特别是瑞典历史文献颇受崇拜。——译者

③ 长老会教义，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译者

④ 约翰·诺克斯(约1505或1513—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曾协助英译《圣经》，对英国清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者

⑤ 关于克伦威尔，本书有专节论述，参见第六讲。——译者

⑥ “五月花”号，1620年英国清教徒初去美国时所乘的船。——译者

小事！如果我们有希腊人那样的奔放感情，我们就会感到，这是一首诗：一首自然本身创作的诗篇，她记下了经历几个大陆的主要事实。因为，那次航行本来是美洲开发的起点。在那以前，美洲早有散落的定居者，都是些原始未开化的人。首次为那里带去灵魂的是那些航行者。这些苦难的人们，在荷兰难以为生，被迫离乡背井，决定去美洲安家。那里，虽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还有那凶猛的野兽，却没有星法院①的刽子手那种残暴。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诚实地耕作，那里的大地会给他们生产粮食。在那里，头顶上也是长空无垠，他们可以和平相处，一生在世好好生活，为永生作准备，尊敬他们认为忠实的人，但不是偶像崇拜。于是，他们筹集微薄资财，租了一条船，也就是那艘“五月花”号小船，准备就绪，启航出发。

尼尔的《清教徒史》②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他们启航仪式的描述：我们可以称它为庄重的仪式，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礼拜活动。他们的教长带领他们和前去送行的教友们一起来到海滩，共同进行庄严的祈祷，祈求上帝怜悯他的苦难孩子们，伴随他们同去那片荒野之地，那个地方也是上帝创造的，像这里一样，那里也有上帝存在。——啊！这些人要完成一项事业！只要它是真诚的事物，即使是弱小的东西，甚至是幼小的嫩芽，总有一天能成长壮大。清教只是在当时受到鄙视和嘲笑，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嘲笑它了。清教武装起来了，又获得了资源，它有了火器和舰队，他们是十指灵巧，身强力壮，会驾驶轮船，砍伐森林，移动大山；——它成为现时

① 星法院，英国古时设于威斯敏斯特宫殿内之民事刑事法庭，以专断暴虐闻名于世，1641 年关闭。——译者

② 尼尔著《清教徒史》，1754 年出版于伦敦。——译者

世界上最强大的事物之一！

在苏格兰的历史上，我也只能发现一件真正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除了诺克斯的这次宗教改革之外，再没有任何能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在这个落后贫困的国家里，充满着不断的争吵，信仰分歧和残杀，民族处于原始贫困的恶劣环境中，并不比现时的爱尔兰好多少。贪婪凶残的贵族们榨取贫苦人民的脂膏，由于分赃不均，不得不像现时哥伦比亚共和国那样，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革命；只有把旧的统治者送上断头台，才能改朝换代。这种历史场面是经常出现的！无疑，他们非常“勇敢”，残暴厮杀不断，但是，其勇敢与凶暴比起他们的祖先——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头子却要逊色，至于他们的功绩，我们没有必要再作细说了！在那时，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除了野蛮，赤裸裸的外表和半兽性状态，再没有什么了。以后的宗教改革，好像使这个外表是无生命的肋骨下激发起内在的生命力。①宗教改革这个最崇高的事业激发了民族自身，像灯塔一样，高入云天，普照人间。——它不仅能使最卑贱的人成为公民，而且能成为现世基督教会的信徒；如果他确是一位真诚的人，就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对了，这就是我所谓健全的“英雄辈出的民族”，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要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并不一定要有伟大的灵魂；只要有一个上帝创造的、并对其创造者忠实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灵魂了。这种情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还要重新出现，它将比长老制的形式更为广泛。到那时，才会有永恒的善。——有人会说，这不可能！究竟有没有可能呢？请看，这世界上不是存在着实

① 源出《圣经》，上帝取亚当的肋骨做成其妻夏娃。——译者

际事例吗？诺克斯的事例中，英雄崇拜失败过吗？我们现在不仍然是亚当的后代吗？威斯敏斯特信仰忏悔，为人的灵魂增添了某些新特性了吗？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灵魂，并不是判定它生活在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道听途说之中，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些东西，充满着灾难性的活动及其后果！——

但是，话说回来，我说，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诺克斯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起死回生的大业。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它是深受人们欢迎的，即使要经历艰难险阻，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总之，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于生命。民族要生存，首要的一步就是宗教改革，不管需要什么代价，苏格兰的文学和思想，苏格兰的工业，詹姆斯·瓦特①，大卫·休谟②，沃尔特·司各脱③，罗伯特·彭斯④等等，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现象和人物的精萃中，找到诺克斯及宗教改革的影响。我认为，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这一切。那么，苏格兰起了什么重要作用呢？苏格兰的清教成了英格兰和新英格兰⑤的清教。爱丁堡高教会的一次骚动波及所有那些地区，成了普遍战斗。——经过五十年的奋斗，英国出现了我们大家称为的“光荣革命”⑥、人身保护法⑦、自由议会，以及其他许多事

①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工程师，发明家，发明蒸汽机，对工业革命有重大作用。——译者

②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译者

③ 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

④ 罗伯特·彭斯，本书中有专节论述，参见第五讲。——译者

⑤ 新英格兰(New England)，美国东北部地区。——译者

⑥ 光荣革命，英国 1688—1689 年间发生的一次革命，废黜了詹姆士二世，确立了威廉和玛丽的联合统治，又称“不流血革命”。——译者

⑦ 人身保护法，1679 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签署。——译者

件！——啊！这些情况不是又一次证实，我们前面说过的，许许多多的先驱者，像俄国士兵那样跳进施韦德尼茨的壕沟，用自己的尸体为后继者铺路，从而使他们能顺利通过，以赢得荣誉吗？有多少热情质朴的克伦威尔们、诺克斯们以及贫苦农民的誓约派[①]成员们，为了真正的生活，在那艰难的困境中奋力搏斗，不得不进行斗争，忍受苦难，经历失败，受尽非难和污蔑，——最后才使得 1688 年美好的革命大军，穿着官方的皮鞋与丝袜，在全体三次三呼喊声中，踏着他们的尸体前进！

我认为，在三百年后的今天，还把这位苏格兰人当作被告，要他在世人面前进行辩护，这样评价他，是太苛求了；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是苏格兰人中最勇敢的人！假若他是一个可鄙的两面派，那么，他就会像很多人一样畏缩隐匿；苏格兰就不会得救，诺克斯也不会遭受非难。他是一位使他的国家和世界上所有人受到恩惠的苏格兰人。他必须为自己辩护的是：苏格兰应该宽恕他，因为他抵得上几百万无需宽恕的“无辜”的苏格兰人！他赤膊战斗，不得不到法国军舰上去当水手，他离乡背井，孤独凄凉，到处流浪，风里来雨里去，受人非难，还有人透过窗户向他开枪，他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战斗生活。如果他为了在尘世获得酬报，他这样生活就是拙劣的冒险。我无法为诺克斯辩护。这二百五十多年来，人们怎样评说他，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是，对 169
我们来说，既已了解到上面所述关于他的战斗生活的详情，况且，

---

① 誓约派，1581 年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约翰·克雷格（1512—1600）为抵制天主教复辟，发起签订坚守加尔文宗原则的誓约，获教会通过。1637 年为抵制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苏格兰长老会领袖阿奇博尔等作了增订。1638—1651 年间誓约派在苏格兰具有广泛威信。——译者

我们现在显然享受着他的胜利成果，即使为了我们自己，也应该揭开对这个人种种流言和争议，还他以本来面目。

我还要指出一点，民族先知的称号，并非他所追求的目标。诺克斯在成名前的四十年生活，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他是穷家之子，受过高等教育，当了教士。他从事宗教改革看来是借助它来指导自己前进的道路，绝不是将它不正当地强加于人。他做过绅士们的家庭教师；不论是谁，只要愿听他的教义，他就布讲。他坚决按真理行事，只要需要就宣传真理。他没有过多的奢求，也不幻想自己还有什么更大的能耐。在这种完全不引人注目的环境中，他活到 40 岁。当时，他和一些宗教改革者正被围困在圣安德鲁城堡内。——一天，在他们的小教堂里，一位教士对那些绝望中的战士们作完规劝以后，突然地说，应该有另一些人出来讲话，凡是有良心和有才能的教士，都应出来说话；——还指出他们自己的成员中有一位就具备这样的才能和良心，他的名字叫约翰·诺克斯。那位教士向所有在场听众呼吁道：他有没有啊？那么他的职责是什么？人们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这个人继续保持沉默，就是失职，是犯罪。可怜的诺克斯被迫站了起来，他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泪流满面，跑了出去。此时此情，难以忘怀。多少时间内，他痛苦烦恼，自感能力微薄，不能胜任这个重要工作。而且他感到人们要求他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洗礼。于是他“痛哭流涕”。

我们认为英雄的首要特征是真诚，这对诺克斯显然是适用的。不论他可能有什么其他特征，甚至于缺点，也无法否认他是最真诚的人之一。他以其独特的本能，坚持真理和事实，对他来说，只有真理是实在的，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幻影和骗人的虚构。现实的东西，看上去不论怎样薄弱无望，却是他的而且只能是他的立足之

点。圣安德鲁城堡被占领后，诺克斯和他的战友被押到卢瓦河的军舰上当苦力。一天，有一个军官或教士，向他们出示圣母像，要求他们这伙渎神的异教徒向它致敬。当轮到诺克斯时，他说：什么圣母？什么圣母玛利亚？——告诉你吧！这不是圣母；这是“一块涂了漆的木头！”诺克斯接着说：我认为她更适合于游水，不该受人崇拜。说着就把那东西扔到河里。他开这样的玩笑，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但是，不管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报复，诺克斯仍然坚持实在的真理；那是一块涂了漆的木头，他是不会崇拜它的。

在这最艰难的岁月里，他鼓励难友们要有勇气，他们的事业是真正的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会在全世界获胜。现实是上帝创造的；只有它才是强大的。多少涂了漆的木头，伪装成现实的东西，只配在水上漂浮，不值得人们崇拜！——这位诺克斯，只靠事实生存，他对现实的依附，就像因船只失事落水的水手紧紧抓住海边峭壁一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人怎样成为英雄的范例，这是他的崇高天赋。我们感到在诺克斯的身上，有非常优秀纯正的天赋智能，当然不是超绝的；——比起路德来，他就显得狭隘逊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由衷地、本能地坚持真理，在真诚方面，是没有人能胜过他的。人们可以问：谁能与他伦比？他的心是有真正先知的特色。莫顿伯爵[①]在他墓前说：“他在那里安息了，他绝不畏惧人的脸色。”他比当代任何人更像古希伯来的先知。他坚定不移，不讲情面，严格而偏执地遵循上帝的真理，以上帝名义严厉谴责一切背离上帝真理的人。他真可谓是扮作一位16世纪爱丁堡牧师的古希伯来先知。我们应该对他如此认识，不应有

① 莫顿(1516—1581)，苏格兰伯爵，1572—1577年摄政，1581年被处死。——译者

别的苛求。

诺克斯经常到玛丽女王[1]宫中进行严厉的巡视，对她指责，这种举动引起很多评论。似乎他的语言是如此刻毒，如此粗暴，简直令人气愤。查看一下事情的真实记事，了解了诺克斯的言谈及其用意，我肯定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消除。他的谈话并不怎么粗暴，在我看来，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说来，还是委婉的。诺克斯去那里不是要当廷臣，而是负有其他使命。谁要是读了他和女王的这些对话，就认为是一个普通教士对一位高雅女王的粗俗无礼，那就完全误解了他的谈话的宗旨和实质。令人遗憾的是，对苏格兰女王，不可能待之以礼，否则，是对苏格兰的民族和事业的不忠。由于不忍目睹自己的祖国成为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吉斯家族[2]的逐鹿场所，不愿使上帝的事业蒙受欺骗、俗套以及魔鬼的践踏，因此他就无法使自己讨人喜欢！莫顿曾说："女人的哭泣胜过须眉被迫流泪。"诺克斯是苏格兰立宪主义的反对派，这个国家的众多贵族，就其职位来说应当承担这个任务，可是没有人肯干，于是诺克斯不得不去找女王谈话，否则无人会去。不幸的女王——但如果使她变得幸运，国家就会遭到更大的不幸！玛丽的性格也非常尖刻。有一次，她责问说："你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放肆，教训起国家的贵族和君主？"——他回答说："夫人，我是与你同一国家的国民。"这个回答，真是恰如其分！如果"国民"说的是真理，这时，就不能因为"国民的"身份而制止他说话。——

---

① 玛丽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1561—1567年在位)，因信仰旧教，反对新教，引起苏格兰加尔文教贵族的不满，被废黜。1587年被英女王伊丽莎白处死。——译者

② 吉斯家族，指玛丽女王是詹姆士五世和皇后玛丽·吉斯之女。——译者

我们责备诺克斯不够宽容。诚然，人人都力求宽容是好事。然而，尽管人们对宽容有过不少议论，但归根结底，究竟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应是对非本质东西的宽容，因而要认清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宽容必须是高尚的、适当的，即使在无法宽容的极其愤慨的情况下，也要保持公正。但是，总的说来，我们不是对世界上的一切一概讲宽容！我们还要抵抗、抑制和征服。当形形色色的欺诈、盗窃和其他罪恶纠缠我们时，我们就不能宽容，人们应该向它们宣称：你们是虚伪的，对你们不得宽容！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把虚伪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我不想过多地争论消灭它们的方式，我们更关注的是行动。从这种意义说，诺克斯确实是绝不宽容的。

一个人在他的祖国为宣传真理而被押到法国军舰上去当苦力，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心情无比温和的！我并不想说诺克斯的性情温柔；也不认为他有人们所说的坏脾气。他肯定没有坏性格。这位蒙受无数困苦，历经磨难，终生奋斗的战士，内心有仁慈真挚的感情。他能够指责女王，藐视那些气焰嚣张目空一切的贵族们，而且他仅仅是“一位同一国土上的国民，”却一直能对那片荒野国土保持实质上的主宰与统治者的地位。这本身向我们证实了他周围的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平庸刻薄的人，而是心地健全、坚强而有远见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那种统治重任。他们谴责他捣毁大教堂等等，好像他是一个煽起暴乱、蛊惑人心的政客。如果人们细加考察，关于捣毁大教堂及其他事情，实际上恰恰相反！诺克斯并不想把石砌的大厦都毁掉，他是想把堕落和无知从人类生活中清除。激动骚乱不是他的本性；但是他被迫卷入其中，这是他一生的悲剧性特征。凡是这种人都是无秩序的天敌，都厌恶置身于

其中，但是，又该如何呢？虚假的稳定不是秩序，它只是无秩序的总和。秩序是真理的表现，——任何事物都各自建立在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秩序与虚伪根本不能并存。

非常出人意外，诺克斯的性格中，还有幽默的风格；和其他性格融为一体，令人赞赏不已。他善于发现生活中荒谬可笑的事情。因此，他的《历史》一书（指《苏格兰宗教改革史》）虽然粗犷真诚，却是妙趣横生。书中嘲笑两个主教走进格拉斯哥大教堂时的情景。他们为了进门的先后发生争吵，相互乱挤，争先恐后，忙着拉扯彼此的法衣，最后竟把他们的权杖①当作铁头木棍②挥舞起来。这种精彩的描绘，在他的笔下屡见不鲜！其中不仅有嘲笑、轻蔑和憎恨；虽然这些感情表现得很强烈，却还有一种真诚、友爱和明快欢笑的面容。应该说，这不是高声大笑，大多是从眼神里显示的笑。他是一位心地诚恳友善的人。他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以兄弟相待，真诚融洽相处。人们在他的爱丁堡故居中发现，他也有他的波尔多大酒桶，他是一个欢快、爱好社交的人，受到众人的热爱！认为诺克斯是一位情绪忧郁、忽冷忽热而又尖声叫喊的狂热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他是一位极其稳重的人。他是务实谨慎，充满希望，坚韧不拔，而且又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冷静鉴别力的人。事实上，他是富有当今人们称之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的人：他身上有某种讥讽的沉默和深刻的洞察力，还有一颗比他自己了解的更为坚定的心。许多他认为无关大局的事情，他有使自己保持平静的能力，——“是它们吗？它们是什么问题？”

---

① 权杖，是主教或修道院长用的拐杖。——译者

② 铁头木棍，旧时英国一种武器。——译者

但是,如果他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他就要大发议论,要让世界上的人们都能听到。由于他长期沉默,就显得格外有力。

我认为,这位苏格兰先知,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他有悲壮战斗的一生:他与教皇和公国君主斗争;在失败、斗争的终生奋斗中,他作过军舰上的苦力,作为流放者四处流浪。这是痛苦的战斗,终于获得胜利。在他弥留之际,人们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那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伸出指头,"指头向上指着",就这样死了。人们向他致敬!他的功绩却没有消失。像所有人的作为一样,他的作为从字面上看来是过去了;但是其精神永垂不朽。

再说一下关于诺克斯作为的字面意义。他有一个不可原谅的 175
错误,是想使教士凌驾于君王之上。也就是说,他力图使苏格兰政权变为神权政体。这确实是他最大的错误,主要的罪过,对此,怎么能原谅呢?毫无疑问,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实际上是要推行一种神权政体,或是上帝政府。他曾打算要使帝王将相以及所有不同职业的人物,不论为公还是为私,也不论是从事外交或别的什么工作的人,都应该把基督教的福音,作为行为的依据,并且应该懂得它是他们最高的法律,是法中之法。他希望能亲眼目睹此事的实现;从而愿天国早日来临的祈祷不再是句空话。当目睹那批世俗的贵族们,贪婪地搜刮教会的财产,他极为痛心。当他规劝说:那不是世俗财产,而是教会的财产,应该真正用于 教会事业、教育、学校和礼拜活动,可是摄政王默里①却耸耸肩,不得不回答说:"这是一种虔诚的幻想!"这就是诺克斯有关正义和真理的蓝

---

① 默里(1531—1570),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异母兄弟,1567 年起摄政,1570 年被杀害。——译者

图，他为其实现而热情奋斗。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真理蓝图过于褊狭而不实际，那么，我们可以庆幸他没有能够使之实现，经过两个世纪的考验，并没有实现，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幻想。”但是，人们怎么能指责他为实现这个设想而奋斗呢？神权政体、上帝政府正是应当为它奋斗的！一切先知、热忱的教士，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尔德布兰德①想望过神权政体，克伦威尔也一样，并为它而战，穆罕默德则获得了它。不仅如此，凡是热情的人，不论是教士，还是先知，或者是别的什么称号的人，实际上，不都在想望，而且必须想望吗？正义和真理，也就是上帝的律法，至高无上地统治着人们，这是神圣的理想（即“上帝意志”的一种启示，在诺克斯时代流行，也能沿用于一切时代），宗教改革家坚持认为人们愈来愈接近这个目标。我说过，凡是真诚的宗教改革家，因他的教士本性，都力图实现神权政体。

这些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如何，以及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转化为现实，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妨说得稳当一点，就让它尽其所能地将自身转化为现实！如果它们是人们真正的信仰，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因为它们没有实现而感到急躁。当然也永远不会没有像摄政王默里那样的人，耸耸肩说：“这是一种虔诚的幻想”！我们却要赞扬这位教士英雄，他竭尽全力把神圣的理想带进人间，为了在尘世创建上帝的王国，他辛勤劳作，饱经诽谤和矛盾，耗尽了宝贵的生命。这世界变得怎样神圣，也是不会过分的！

---

① 希尔德布兰德，即，圣格列高利七世（1020—1085），意大利籍教皇（1073—1085年在位），力主扩大教皇权势，曾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以绝罚。——译者

第五讲　文人英雄

——约翰逊、卢梭、彭斯

（184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讲演）

神明英雄、先知、诗人和教士，都是旧时代英雄的不同形式，他们产生于极其遥远的过去；其中有些早就失去存在的可能，他们再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我们今天再要讨论的文人英雄，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奇妙的书写艺术，或者说快速书写，即我们称之为印刷术存在着，他就会作为一切未来时代主要的英雄形式继续下去。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说文人英雄是全新的，因为他的出现还没有超过一个世纪。大约在 100 年前，还没有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伟人；他借助于刊印图书，努力表达灵感，而社会由此愿为他提供职位和生活资料。许多东西被用来买卖，由它们在市场上自行交易；但是，那时具有英雄气质的贤人哲士，绝不会如此赤裸裸地去做那些事情。他不修边幅，在陋室埋头于著书立说，校订出版工作。他死后，从他的墓穴里还支配着整个民族和世世代代的人们（他就是为此工作），而这些人在他生前还说不定是否会同情帮助他呢，——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没有比这种英雄行为更使人感到奇特的了。

唉，自古以来的英雄，不得不使自己变为奇形怪状：他在世界上的面貌如此异样，世人总是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我们觉得荒

谬可笑的是，古代的人们以其原始的崇敬方式把一个聪明伟大的奥丁当作神，并对他如此崇拜；又把一个聪明伟大的穆罕默德当作受神启示的人，并虔敬地遵循其教规达十二个世纪之久；可是聪明伟大的约翰逊[1]、彭斯和卢梭却被看作某种无用的怪人，认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为了给游手好闲者逗乐，从而报以几声喝彩，扔给他一些钱币，好让他靠此餬口。这种现象，可能像上面所说，总有一天，也会被看作更为荒谬的事情！——同时，因为精神决定物质，所以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人物。这样的人可以是众人的灵魂，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教导办事。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社会一般情况的最显著的特征。细致考察他的生平，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产生他的那几个特定世纪的情况，包括我们在其中生活工作的社会情况。

任何事物都有真伪之别，文人也有真假。如果从真实意义上来谈论英雄，那么，应该认为文人英雄对人们所尽职责永远是光荣的，永远是最崇高的，而且一度曾经被公认为最高尚的人。他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那富有灵感的心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一个
179 人的应尽职责。我说的富有灵感，就是指的我们所谓的“创造性”、“真诚”、“天才”以及我们难以给予美名的英雄品德。英雄是生活于事物的内在境界，也就是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的境界之中，而大多数的凡夫俗子是看不到这些深层次东西的存在。英雄置身于其中，以其言行尽力表达深层的东西，也向外表现了自身。如上所述，他的生命是自然本身永恒心灵的一部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

---

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者，编有《英语辞典》、《莎士比亚集》，著有长诗《伦敦》、《人类欲望的虚幻》等。——译者

如此,——只是多数弱者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总是不能真诚相待;而少数强者之所以强大、英勇和经久不衰,因为他能看透事情的真谛。文人也像各路英雄一样以上述方式尽力表现自己。从本质上看来,这与古代以先知、教士、和神命名的人物所履行的职责是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英雄降世,都是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履行职责的。

大约 40 年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埃朗根发表了非常著名的讲演教程,题为《论学者的本质》。费希特遵奉超验哲学,他是超验哲学的杰出导师,他首先宣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或者说所接触到的万物,特别是我们自身以及所有的人,都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或感觉现象,在所有这些东西内部,存在着它们本质的东西,他称之为"世界的神圣理念。"这就是"存在于一切现象深处"的实在。人民群众不能认识这个世界上的神圣理念,费希特说,他们只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肤浅的事物、实用性的事物和外表的东西之中,想不到在它们深处还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但是,文人出世, 180
主要是为他自己、也是为别人指明这种神圣理念;在每一代新人中会有新的语言予以表现;而他就是为此目的而奋斗。费希特的措词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无需与他争辩。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说出了我力图用别的话表达不清、而且至今没有说出的意思:那是不可言传的神圣意义,充满着光辉、奇迹和恐惧,它存在于每个人、每个物的本质之中,——也就是创造人类和万物的上帝的显现。穆罕默德和奥丁神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对此进行宣传:这也是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上进行宣讲的东西。

因此,费希特称文人为先知,或更喜欢称他为不断向人们显示神性的教士。文人学者是永恒的教士,他们一代又一代向所有的人们宣传上帝依然存在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切"现象",不论是在

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世界神圣理念”的一种外表，因为“它存在于现象深处”。真正的文人，不论其是否被世人公认，总有这种神性：他是人间的光明；是世人的教士；——他像一条神圣的火柱①，引导人们在艰难的人生征途中不要浪费光阴。费希特以其强烈的热忱把真正的文人，即我们在此称为文人英雄，与众多假的非英雄的人区分开来。凡是不全身心或者说是部分地生活于这种神圣理念之中的人，不是为了一种善，不是全心全意投身其中而奋斗，——那就由他生活在他喜欢的地方，不管他图的是什么荣华富贵，他也就不是文人了。费希特说他是一种“工作笨拙的人，砍伐树桩的人”或者说，如果他属于文化领域，最多是个“受雇佣的捉
181 刀人。”费希特在别处甚至称他为“不值一提的人物”。总之，他对这种人毫不留情，不愿意让他在人们中间不断享受幸福！以上就是费希特对文人的看法。他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却与我们的见解正好一致。

从以上观点看来，我以为，近百年来，一切文人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费希特的同胞歌德。那个人也以他奇特的方式，生活于我们所说的世界神圣理念之中，他看到了它内在的奥秘。奇妙的是，他的著作，使世界再现神的形象，成为上帝的作品和殿堂。它普照人间，但它并不像穆罕默德那种强烈而不纯的火光，而是温和的天国光辉。——他的著作像是那些最平凡时代的预言书。依我看，在那些时代中出现过的所有伟人中，他虽然是最温和的，但却是最崇高的。如果我们要选文人英雄的典型，当推歌德。如果我们在这

---

① “一条神圣的火柱”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 13 章第 21、22 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译者

里打算讨论他的英雄品德，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的英雄品德不仅体现在他的所说所为中，尤为重要的是体现在有所不说与有所不为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崇高人物的形象。他像古代的伟大英雄人物，不论谈吐和沉默都像是古代的英雄，却以最现代的、有高度教养的和有高度文化的文人面目出现！近一百五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物，真是无人可以伦比。

可是，眼下在对歌德只有一般认识的情况下，试图谈论他，不会有什么好效果的。即使我尽力讲解，人们大多仍然不明真相，模糊不清，会产生错觉。因此，我们就把歌德留待将来再作详说。比他更早的三位伟大人物约翰逊、彭斯和卢梭，出自更为低下的环境条件，较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讨论。18 世纪的这三位人物，他们生活的条件，与歌德所处的德国不同，但与当今英国情况非常类似。不幸的是，这三位没有像歌德一样取得成功；他们勇敢地战斗，但是失败了。他们没有成为英雄的光明使者，而是英雄的光明追求者。他们生活在困惑的条件下；要与重重阻碍作斗争，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或者说不能成功地解释那“神圣理念”。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可以说是这三位文人的墓志铭。在那纪念碑的基石堆下，安葬着三位神圣的巨人。对我们来说，感到非常哀伤，但又觉得崇高而富有意义。我们就算在他们墓前瞻仰并略抒议论。

在那些时代里，由于社会分裂混乱，人们怨声载道，多少妥善安排的社会力量未能尽责；多少权威势力进行的活动处于浪费、混乱和毫无组织的状态。所以，人们都理解，这种抱怨是非常正当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读一些与这方面有关的书籍和了解它们

的一些作者，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他一切混乱现象的概要；——像是一个核心，可以找到世界上一切混乱状态来龙去脉的渊源！考察书的作者为世人做了些什么，而世人又怎样对待书的作者，我可以说，这是当前世上应该弄清的最突出的事情。——如果我们试图弄清这个问题，那就会如堕浩瀚大海，深不可测。不
183 过，为了我们讨论的主题，必须粗略地谈谈它。这三位文人英雄，其生活中最不好的因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事业和地位非常混乱。在别人踩出来的路上行走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在不能通行的地方走出一条小路来，却是痛苦的事情，而且一定会有很多人为之牺牲。

我们虔诚的祖先，认识到人际演讲的重要性，所以兴修教堂，进行捐赠，设立规章，在文明世界里处处设有讲坛，配以各种高贵复杂的装置，以便有口才者充分利用它向其信徒们进行布道。他们认为讲坛是极其重要的工具；没有它，善事就办不成。所以，他们对这项工作非常虔诚，使它雅致美观！但是，现在，随着书写艺术、印刷艺术的产生，事情就全然改观了。一本书的作者，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传道者在某个教区、某个时间内向人们进行布道，而是向任何时间和任何地区的所有人布道。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不论谁做错了，可是他必须做得正确，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求他的观点不能写错，否则会影响所有读他书的人跟着出错！然而，他可能怎样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或者究竟做了没有，世上无人在这个问题上去费神思索。但对于想通过他的书籍获利的书店主来说，如果幸运的话，他的书就显出某种重要性；对其他人来说，却不然。至于他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他又怎样来到人间，又通过什么他才能促进其事业，那就无人过问。他成了社会中

偶然的人物。他好像是一个在荒野漫游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他是世人的精神上的明灯,不是正确引导,便是误导歧路!

书写艺术无疑是人类一切发明中最神奇的东西。奥丁发明的如尼文是一位英雄作品的最初形式,而书籍即书写出来的语言,比如尼文更为神奇,是最新的形式! 书中蕴含着所有过去时代的精 184
神;当过去的有形体和物质实体像梦幻似地完全消失以后,过去的事情在书中却能历历在目。强大的海陆军、港口和军火库、拥有高楼大厦和机器的工业大城市,——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巨大财富,但是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阿伽门农以及类似阿伽门农和伯里克利①的人们及其希腊,如今那一切都已完了,只剩下废墟遗迹,断垣残壁,令人黯然神伤。然而,书中的希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书中描述的希腊,对每个思想家来说,仍然是栩栩如生,可说是生命的再现。再神奇的如尼文也比不上一本书。凡是人类之所为所思,人类已经获得的成就或存在过的一切,都被魔术般地贮存在书籍的篇章之中,它们是人类财富的结晶。

正如寓言传说中如尼文那样,书籍不是也在实现各种奇迹吗? 书籍能说服人。即使住在遥远偏僻乡村中愚昧的姑娘,阅读了流动图书馆最次的小说,也会有助于她们对婚姻实际问题和家务事的安排。“西莉亚”②这样想,“克利福德”③就这样做,那呆板的生活规则,印入年轻人的脑海里,总有一天会变为真正的现实。人们

---

① 伯里克利(前 495? —前 429),希腊政治家,雅典民主派首领。出身贵族,公元前 444 年后,历任首席将军 15 年,成为雅典国家实际统治者,死于瘟疫。伯里克利统治时期,历史学家称为希腊文化艺术的鼎盛期。——译者

② 西莉亚,可能指英国女小说家伯尼(1752—1840)的小说中人物。——原书编者

③ 克利福德,可能是利顿的小说《保尔·克利福德》中的人物。——原书编者

可以设想一下，在神话学家荒唐的想象中，是否有任何如尼文能像某些书籍那样在坚实的现实大地上作出如此的奇迹？圣保罗座堂[①]是什么力量把它建成的？从事情的实质看，是神圣的希伯来《圣经》，——有一部分是摩西这个人的话，而摩西正是四千年前在西奈半岛的荒野里照看米甸羊群的一个逃犯！这真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然而，却是最真实的。随着书写艺术的问世，奇迹对人类的真正统治才开始了。至于印刷术，只是书写艺术的必然结果，相对来说，其意义要次于书写艺术。书籍具有使分离的事物接近和保持持久紧密联系的神奇功能，它把过去和远处的事情与当前和近处的事联系起来；把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与我们现实所处的此时此地联系起来。自从有了书籍，人间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人们的一切重要工作方式，如教育、布道、管理等等都起了变化。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教育的情况。大学是现代一种令人注目和受尊敬的产物。大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与书籍相关。大学刚刚兴办时，书籍还很难获得。当时的人，为了一本书，必须付出一份地产的代价。在那种环境中，有人想传授知识，他就得把学生集合在他的周围，必须面对面地进行讲学。如果人们想学习阿贝拉[②]的学问，人们就必须亲自前去听讲。曾有成千上万，多到三万人去听阿贝拉的形而上学神学。这样，对于其他教师也需要传授某些知识的话，那里就提供了很多方便：成千上万渴望学习的人已经集合在那里；对他那个场所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再有教师

185

---

① 圣保罗座堂，是英国国教会伦敦教区的主教座堂，1675 年奠基，1710 年建成。由雷恩(1632—1723)设计，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典型。——译者

② 阿贝拉(1079—1142)，法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唯名论者洛色林的学生。其著作《神学》被指为异端而焚毁。——译者

来就更好，教师越多越有利。那时，只要国王重视这种新事物，把各种学校合并或集结成为一个学校，并为它修建校舍，给以各种优惠和资助，从而将它命名为大学，也就是多学科性的学校。巴黎大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这就是以后一切大学的模式，它延续至今，六个世纪以来，都是照此建立起来的。我想，这就是大学的起源。

然而，随着书籍广泛传播这一简单境遇的形成，事情总的情况，显然发生了全面的改观。一旦发明了印刷术，大学就变了样，甚至可以被取而代之！这时，教师已无需让人们亲自聚集在他的周围，就可以向他们传授知识：即把他的知识印成书，他的学生，不论离他远近，花点钱，就可在他自己的炉边阅读起来，更能取得学习成效！——无疑，讲演仍有其特殊的功能；甚至书籍的作者在某种条件下，也认为讲演有其方便之处，——我们现在在此集会就是明证！应该说，只要人们有说话能力，讲演也像书写和印刷一样，总是有它的独特用处。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必需的，尤其是大学。但是，这两者的界限，尚未指明和确定，更不用说付之实践了。大学应该完全接收存在着印刷图书这个重大的新事物，并在 19 世纪坚持这鲜明的立场，就像 13 世纪巴黎的人们，对待尚未成熟的大学那样。如果人们想一想，大学或最高学府对人们做的一切，无非是初等学校开始做的事情，——教人们阅读。人们学着阅读各种语言、各门科学，人们学习各种图书中的字母和文字。而人们获得知识甚至理论知识的地方，则是书籍本身！当各门学科的教授们已经为人们尽了力，以后就靠人们去阅读了。当今，真正的大学都是图书的收藏所。

至于教会本身的情况，上面已经提到，由于书籍的引入，在其

传教和其他活动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教会是教士们，或以其智慧教育引导人们心灵的先知们，从事活动的公认的联合组织。当
187 书写艺术，以至方便的书写即印刷术尚未出现的时候，用言语进行传教，自然是惟一的方法。但是，以后有了书籍，情况当然发生了变化！——能够写作真正的书去感化英国的，不就是能写书的主教、大主教、约克大主教①和坎特伯雷大主教②吗？我多次说，报纸、小册子、诗集以及各种书籍的作者，在现代国家中实际上是起着牧师的作用。不仅传教，而且连礼拜，不也是靠印刷的书籍来完成的吗？一位天才人物以优美的言词赋予人们以高尚的情操，以美妙的诗歌扣人心弦，——如果人们得以领会，实际上，不也就是礼拜的性质吗？在各个国家的多事之秋，许多人都只能用这种方式作礼拜。一个人不论以任何方式，使人们比以往更能理解田野里百合花③是美丽的，难道不就是向人们指出一切美的源泉，使人们能看到宇宙的伟大创造主的手迹吗？他为人们唱几首神圣的赞美诗，引起人们的随声附和。实际就是如此。他不断地唱，不断地说，用各种方式把兄弟般的高尚行为、感情、勇敢和忍耐，倾注于人们的心灵！他像来自圣坛的一块烧红的炭④，真正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恐怕没有比这种礼拜更可信的了。

---

① 约克大主教，即英格兰首主教。——译者

② 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首主教。

③ 百合花，西方传说：此花是人类始祖亚当的妻子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因悔恨流出的泪水变成的。在《圣经》中，被视为最美丽的花朵，象征贞操、纯洁、美好事物和意境。——译者

④ 此语源出《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第6、7节："有一撒拉弗（天使）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译者

文学，就其作为文学本身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启示”，是“公开秘密”的启迪！也可以说是费希特非常恰当地命名的神性在市民百姓中“连续的启示”。那神性永远存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它时而用这种语言，时而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其清晰程度也不一样。一切真正的天才歌唱家和演说家正是有意无意这样做的。像拜伦阴郁的风暴般的愤慨，虽是如此刚愎与反常，却也可以说有神性的特性；而且像那位法国怀疑论者①不再合时的讥讽。——他嘲笑的是愚昧，而对真理却热爱与崇拜。至于莎士比亚、歌德的天体和谐，弥尔顿②的大教堂音乐就更是如此！彭斯的谦卑而真诚的云雀之歌，其中也有神性所在。——这只云雀从低下的田垄起飞，高翔于蓝天深空，在那里向人们如此真诚地歌唱！因为一切真诚的歌唱都有崇拜的性质，实际上，一切真诚的工作，也可以这样说。——这种歌唱只是关于那些事情的记载，当然，对我们也可用优美的音调加以表述。奇妙的是，一般人看不见真正的“教会礼拜仪式”和“布道本文”的片断，却在我们统称为文学的印刷语言的浩瀚海洋的波涛起伏中，被人们看到！所以说，书籍也是我们的教堂。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政府体制。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③，即旧时的议会，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家的重要事务都要提交它来审议和表决，颁布国家执行事项。当今，议会这个名称

---

① 此处“法国怀疑论者”，指伏尔泰。——译者

②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者、政论家。因工作劳累，双目失明。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及《力士参孙》的作者。——译者

③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由国王及其臣下，或友人，有时王族、主将、牧师及其他的宗教师组织而成。——译者

依旧存在，但是，如今议会进行辩论，无论何时何地，不是与原来的理解已有很大不同、完全超出原来议会的范围了吗？伯克[1]说过：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那边，还坐着比他们全体更为重要的第四等级。此言并非比喻，也不是俏皮话，而是确切的事实。——这对现代人是非常重要的。文字书籍也是我们的议会。我常说，印刷术是书写的必然结果，相当于民主。发明了书写，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书写带来了印刷术，如人们现在见到的，在日常生活普及的立等可取的印刷品。因此，任何能表明自己政见的
189 人，如今就可向全国发表，成为政府的一种力量和一种部门，在立法和形成一切权力法案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至于他是何等身份，收入多少，衣着如何，都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他要有人们乐意听取的言论，此外，没有什么是必须具备的。国家是靠最有口才的人来统治的，这就是民主的实质之所在。再补充说一点，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势力，它总要逐渐使自身组织起来，它在各种束缚、遮蔽和障碍的条件下秘密活动，坚持不懈，直到获得自由，不再受阻，为众人承认。民主一定会从隐蔽存在变为公开的存在。

由上述各方面看来，人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世界上所能做的，或能创造的东西中，最重要、最奇妙和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们称之为书的这种东西了！那些涂有黑油墨的少量优质纸——从日报直至圣经，有什么它们没有做，有什么它们不是正在做！——实际上，不管这种东西的外表形式如何（如我们所说，是一些纸张

---

① 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辉格党的领导人之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加强王权，对北美殖民地主张怀柔政策，攻击英当局在印度的非正义行为。后来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中反对法国大革命，极力维护私有制国家。——译者

加上黑油墨),一本书的出版,归根结底,不就是人的智能最高体现吗?正是人的思想,具有真正魔术般的功效,人间不论什么创造都是靠它来进行的。人所做的,所完成的一切都是思想的外化。伦敦这个城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楼房、宫殿、蒸汽机、大教堂,市内交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种思想,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转化成的,——思想这种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物化为砖块、铁器、烟火、尘土、宫殿、议会、出租马车、凯瑟林船坞等等!没有人的制砖思想,就不会有砖。——我们称之为带有 190
黑油墨字迹的一些纸张,是人们思想的最明确的表达。不论从哪方面说,它是最有活力和最珍贵的东西。

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新闻出版物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讲坛、参议会和评议会,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所有这一切早已被人们所承认。以后,人们还经常以一种激动和惊奇之情对其充分肯定。在我看来,这种情感上的肯定,必然要让位于实践。既然文人有如此不可估量的影响,如能年复一年,以至日复一日切实为人们履行这种任务,那么,我想我们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文人就不会像被遗弃而无人收养的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样永远在人间流浪!正如我上面所说,不论什么事物,只要蕴含着不被人们注意的力量,总有一天要冲破重重外壳的束缚,脱颖而出,变为众所周知的力量。一个人穿的衣服和领取的工资是为了去做别人应做的事情,这是无利可图的。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这是错误的。然而,要把它纠正,——谈何容易,那是将来的事情!完全可以肯定,要建立我们称之为文学同人协会的组织,由于各种复杂的情况阻碍,还为期很远。如果人们问我在当代社会中对文人尽可能好的组织是什么,怎样最准确地依据他们的地位和社会

状况对他们的促进和管理办法作出安排,——我只能抱歉地说,这个问题远非我所能解决的! 这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而是需要许
191 多人相继全力研究,才能得到大致的解决办法。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无人能回答。但是,如果人们问,什么是最糟的办法? 我的回答是:当前任凭混乱决定局面,这是最糟的办法。至于最好的,或较好的办法,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

有一点意见我不能不说明,即由王室和议会拨款,并不是处理事情的关键! 给予文人以薪金、捐赠以及用金钱来推动的办法,对事业不会有多少效果的。总的来说,人们已经听烦了金钱万能的说法。我倒要说,贫穷对一个真诚的人来说,并不是坏事,文人应该贫穷,——可以考验他们是否真诚! 基督教教会中建立的托钵僧教团安排成批心地善良的人去化缘,是基督教精神非常自然的和必然的发展。这种精神使自身置于贫穷、哀伤、矛盾、磨难以及人间各种不幸和落泊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没有尝过这些苦楚,而从中吸取宝贵教训的人,就丧失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当然,身披粗糙羊毛大氅,腰缠麻绳,赤着脚去化缘行乞,遭众人的鄙视,并非是件美差,——在任何人的眼中,都不会认为这是光彩的事情,除非那种人的高尚品德确实使其增添了某些光辉!

关于乞讨生活并非是我们现在的话题,但是,至于后来,谁不认为贫困对于约翰逊那样的人会更好些? 因为无论如何,对他来
192 说,必须认识外在物质利益以及各种功名成就,并非是他应追逐的目标。他像所有人一样,在内心也滋生着形形色色的傲慢、虚荣和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杂念,他首先需要将它们从内心驱除,——不管怎样痛苦,也要把那些无用之物从内心清理掉。拜伦出身富贵,其作品却胜不过贫贱人家出身的彭斯。不过,谁知道将来那种“尽

可能好的组织”中，贫困仍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即使我们的文人成为高尚的英雄人物，那时，他们还像现在一样，是一种“非自觉的修道士教团，仍然束缚在那种难受的贫困之中，——他们既在其中经受磨炼，又能使其为他们的事业服务，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金钱确是很有用的，但又不是万能的。人们应该知道其作用的范围，予以限制。当它要超越这个范围时，就应该轻蔑地加以拒绝。

再说，如果以金钱作为动力，能恰当地使用，合理地分配，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的话，——那么，彭斯的那些功绩，怎么能被人所公认呢？他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来考验自己。这种严峻的考验，也就是所谓文人生涯的混乱颠簸，这也是一种磨炼！认为社会下层阶级向上奋斗，并要获得社会的报答，必须要有长期的斗争，这种想法显然是正确的。坚强的人们从那里诞生，就要开拓奋斗。这些人的形式多样、错综复杂而全面的斗争，构成而且必然构成社会的进步，文人如此，各行各业的人也都是如此。怎样调节这种斗争？这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听任自流，受盲目的偶然机遇支配，那么，就像纷乱的原子漩涡一样，互相抵消，一千个中只有一个能保全，其余九百九十九个则在中途丧失。一个诚实的约翰逊在阁楼中弄得衰弱无力，或者束缚于出版商凯夫的约稿任务，一个彭斯会作为计量器检查员在忧伤中死去；一个卢梭被逼得疯狂暴怒，以其悖论激发法国大革命。正如我们所说，这样的调节显然是最糟的，但那最好的调节，可惜却离我们尚远！

然而，最好的调节，无疑要到来，推动我们前进，虽然它还隐藏在几个世纪的酝酿中，这是人们可以大胆作出的预言。因为，人们一旦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要对它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将

它推向前进，不到接近成功的程度，是不会罢手的。我认为，目前世界上一切教士、贵族和统治阶级中，没有哪个阶级，就其重要性来说，可以与书籍的作者这种教士阶层相伦比。这是明显易懂的事实，——而且从中可以作出各种推想。当有人请求对彭斯给予帮助时，皮特先生①回答说："文人会照顾自身的"。索塞先生②补充说："是的，他不仅会照顾自身，如果你不关心他的话，他还会照顾你呢！"

就文人中的个别人来说，其结局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只是单独的个体，是整体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他们照例在奋斗中生存或死亡。但是，对文人的智慧之光，是把它在高处点燃，指引人们的行动，还是把它踩在脚下，像以往那样到处散失在荒野（当然它也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对社会的全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需要智慧之光。使世人变得聪明智慧，世人就能胜利地进行斗争，人类就能创造美好的世界。我把无组织的文人阶层的反常状态视作社会中一切反常状态的关键，它既是结果，又是根源。对文人阶层的妥善安置，就像那奇特之点为一切事物带来新的生命和合理安排。欧洲某些国家，在法兰西，在普鲁士，已经可以看出对文人阶层安排的端倪，逐步显示出这种安排的可能性。我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必定是可能的。

我曾经听到中国人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对此，虽然未能了解很清楚，只是模模糊糊的，但令人非常感兴趣。这就是中国人想把文

---

① 指小皮特（1759—1806），是老皮特（1708—1778）之子，英国首相（1783—1801及1804—1806两度在位），托利党领袖。——译者

② 罗伯特·索塞（1774—1843），英国诗人、音乐家、作家。1813年受封为桂冠诗人，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之一。——译者

人培养成他们的执政者！人们以为这种做法有多好，或者认为能取得何等成功，这样的想法是轻率的。所有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成功的，然而，其小小的成功是可贵的，就是这种设想本身也是很可贵的。在全中国，似乎到处都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寻找发现年青一代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那里为人们开设许多学校，其培训方式是呆板的，但也是一种方式。在低级学校中冒尖的年青人被选送到条件更为优越的高级学校去深造，——由此不断提高，看来就是从这些人中选拔官员和新的执政者。这些人首先被试用，看他们是否能胜任。无疑，他们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已经显示出自己的才能。而试用他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统治或管理过，也可能胜任不了。但是，他们无疑是有某种理解力，——当然，没有理解力的人是不能承担此任的！理解力并非是人们常常想象的一种工具，应该说："它是能使用任何工具的手"。试用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众人中最有试用条件的人。据我所知，可以肯定，世上没有哪种政府、宪法、革命和社会机构或社会安排，能像这样对人的科学求知欲寄以如此期望。有智慧的人，在各种事业中应居登峰造极的地位，这是一切宪法和革命的目标，如果它们有任何目标的话。因为我总是肯定相信，真正有智慧的人，也是心理高尚的人，是真诚、公正、慈善和勇敢的人。由这种人来执政，就有一切，否则的话，纵使处处有宪法，村村有议会，也只能是空无所获！——

这些事情看起来确是新奇，并非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是处在新的时代里，这些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凡说明是能行得通的，应以某种途径付之实施。不仅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事情，都应如此。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听到时代的宣言，墨守成规的旧王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以往长期存在的事物，已经丧失继续

存在的依据了。那些衰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在我们欧洲的各个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已不能依靠旧事物生存下去了。当千百万人竭尽全力而不得温饱时，当“三分之一劳动人民，在一年里有 36 周短缺三等土豆”①时，现存的事物自身，要进行改变，就势在必行了！——现在，关于文人的组织问题就谈到这里。

其实，我们那些文人英雄最沉重的不幸，还不是缺乏自身的组织，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实际上，文人和所有人的这种和其他许多不幸，像泉水一样，从其中流出来。我们的文人英雄必须披荆斩棘，单枪匹马，闯过人为的混乱，——奉献他自身的生命和才能，为了筑成穿越社会混乱的通道作出部分贡献。如果他的才能没有遭到极度的歪曲以致瘫痪，他还能容忍。这种情况，可以看作仅仅是英雄的一般遭遇。他致命的不幸在于他生活的时代，是人们称为精神上瘫痪的时代，因此，不论他生平作出多少努力，也只能是半瘫痪的状态！18 世纪是怀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简直是个充满灾难的潘多拉盒子②。怀疑主义不仅是指思想上的怀疑，而且是道义上的怀疑，它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不忠实、不真诚和精神麻痹。也许，自有史以来，人们能说清的少数几个世纪中，对一个人的英雄品德的人生，没有比这个世纪更为艰难的了。这不是一个

① 参见：卡莱尔著：《论宪章运动》(1839 年)及《托马斯·卡莱尔与爱默生通信集》(1834—1872)中有关爱尔兰劳动人民生活的统计资料。——原书编者

② 潘多拉盒子，据希腊神话，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命火神赫菲斯托斯选美女，名潘多拉，并给她一个盒子下凡。当潘多拉打开盒子，里面装的各种灾祸如水、旱、火灾、瘟疫、贫困、死亡等等，都降临人间，只剩“希望”留在盒底。——译者

信仰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于可以说,在所有人的思想上连英雄品德的可能性在形式上都排除了。英雄品质一去不复返了;琐碎之事、公式主义和平凡的东西却源源不断。不论“奇迹的时代”过去是否有过,但在当时已不再出现了。那是一个衰竭的时代,其中不可能有奇迹、崇高和神圣,总之,是一个无神性的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的思维方式显得多么平庸低下,不能与基督教的莎士比亚们和弥尔顿们相比,也不能与古代异教的吟唱诗人以及任何有信仰的人们相提并论！扎根于赫拉,树枝波浪起伏布满世界的伊格德拉西尔生命之树的和谐的预言,在那时销声匿迹,变成了一种世界机器的铿锵声。“树”和“机器”是两种截然 197
不同的东西。就我来说,我断定世界绝不是机器！我认为世界并非靠齿轮的“推动”、私利、制约和平衡运行的,其中有远非纺纱机的铿锵声和议会多数裁定所能相比的某些东西,总之,它根本不是一种机器！——古代北欧异教徒对上帝世界的观念,比这些贫乏的机械怀疑主义者更为真实,因为古代异教徒的北欧人是真诚的人。但是,对这些贫乏的怀疑主义者来说,没有真诚,没有真理,他们把半真半假的话和道听途说当作真理。对大多数人来说,真理就是貌似有理,以人们获得的票数多少为准。他们已经不知道真诚是可能的,或者不知真诚为何物？有多少貌似有理的人自然以惊讶和受辱的神气问道:怎么！我不真诚吗？我认为 18 世纪的特征是精神麻痹,只有一种机械的生活方式。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信仰者。一个英雄,他会不知不觉地被那些有害的影响埋没,除非他有幸处在他以往或以后的另一个世纪里。至于那些坚强的人,只有通过无尽的斗争和混乱,才可能使自身摆脱某些

束缚，可以说，过着一种被魔法迷住似的最不幸的生活方式，精神上没有生气，成为一个不完全的英雄！

怀疑主义是我们赋予上述这些情况的名称，它既是主要的象征，又是主要根源。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要说明人们对 18 世纪的各种状况的想法，需要作多次论述，不是一次讲演中寥寥数语所能完成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称之为怀疑主义这一类东西，确是极可恶的弊端和生命的仇敌，自从有史以来，一切学说和舆论都与它相对立，信仰和非信仰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息！人们想谈论的不应是它的罪行，我们应该把 18 世纪的怀疑主义视为旧的信仰方式的衰落，为较远的未来更好、更广泛的新方式作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不要为此责备人们，要为他们艰难的命运难过。人们应该懂得旧形式的毁灭，并不是永恒实体的消亡。怀疑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是既可悲又可恶，但并非是事情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在另一次的讲演中，并非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涉及边沁的人与人生的学说时，我偶尔说出，它比穆罕默德的说法还要贫乏。现在重提，我必须声明，这是我经过深思的意见。但并不是对杰里米·边沁这个人，或是对尊敬他的追随者的攻击。边沁本人以至他的信条，我以为是相当值得赞许的。它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大家都以胆怯的心情倾向于它。让我们把握这个关键时刻，这是决定人们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这种世俗的蒸汽时代的功利主义是走向新信仰的一种途径。关于功利主义行话的说明，有一段自述："且说，这世界是一台无生命的钢铁铸成的机器，其统治力量是引力作用和私欲的渴求；请看，通过齿轮的控制、平衡和合理的调节，什么东西都能制造出来！"边沁主义如此毫无顾忌地献身于自认为

是正确的事业,有着某种完善而果断的东西,人们也可以称它为英雄辞令,虽然,这是一种令人瞠目的英雄精神! 功利主义的出现,意味着 18 世纪中充满人间的平庸生活状态已发展到了顶点,也是要最终结束这种状态的大无畏的最后通牒。在我看来,一切反对神的人,以及口头上信神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有勇气,就一定会成为边沁主义者。边沁主义是一种盲目的英雄精神:人类就好像一个不幸失明的参孙[①]在非利士人的大庙里受折磨,他紧抱大庙的柱子,造成巨大的坍塌,从而获得最终的解脱。我无意非难边沁。

但是,这方面我确要说,而且希望大家理解和铭记在心,他的根本错误全在于无视宇宙的奥秘,只看到宇宙中的机械性,认识不到别的一切。我认为,把神性从人们的宇宙观中排除掉,正是人们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我不想称它为异教徒的错误来贬低异教。但它是不真实的;根本是荒谬的。有这种想法的人,看待世上的一切也是错误的。这种出发点的错误会导致他所作的一切结论的错误。人们可以说它是最拙劣的欺骗,——当然也包括巫术本身在内! 巫术还崇拜一个赋有生命的魔鬼,然而,这种观点却崇拜一个无生命的铁魔,不信神,也不信鬼! ——人生中因此失去了任何高尚、神圣和灵感的东西,剩下的到处只是可鄙的渣滓[②]即失去一切精神的机械外壳。这样,人怎么还会有英雄行为呢? “动机论”指出:人世不过是或多或少地乔装起来的可鄙的贪图享乐,畏避苦

---

① 参孙,是《圣经》中的大力士,头发是他力量的源泉,曾徒手撕裂一头壮狮,并在战争中击杀一千名非利士人。后被非利士人窃得其力量的秘密,将其捕获,剜掉双眼。正当非利士人把他从狱中拉到大庙当众戏弄他时,参孙这时又恢复了力量,将大庙两个柱子推断,使大庙倒塌,与围观者三千名非利士人(包括其领袖在内)同归于尽。见《圣经·士师记》第 13—16 章。——译者

② 古代炼金术中指蒸馏或升华以后的渣滓、废料。——译者

难，人生基本的行为就是对声誉、金钱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渴望。简言之，他们主张无神论，——实际上这是对自身的可怕惩罚。我说，这种人成了精神上的麻痹者。神性的世界成了一台无生命的
200 机械蒸汽机，一切按照动机、控制、平衡等等来运行，生活在其中就像可悲的法拉里斯坐在他自己设计的那个法拉里斯铜牛肚子里不幸死去一样！①

我认为信仰是一个人心灵的健康行为。获得信仰的过程，是神秘而难以描述的，——正像一切生命活动一样难以形容。我们有了赋予我们的心灵，并非为了用它来吹毛求疵与争辩，而是要认识事物，给人们对事物的明确信念和理解力，然后人们据此行动。当然，怀疑本身并非罪过。我们当然不会匆忙抓住初次接触的事物，就立刻相信它！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对于形形色色的外在事物，都会有各种怀疑、质问和所谓的思索，这就是精神对外界事物获得认识和信仰的神秘活动。信仰从所有这些活动中产生，就像树从埋在地下的根长出地面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即便对普通事物，也要求人们不要说出自己的怀疑，在没有得出一定程度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以前，不予透露；那么，对于最高层次的事物，就更不能立即将怀疑用语言和盘托出了！一个人炫耀其怀疑，并认为他的思考与推理（其意义最多只是告诉人们对一件事物的想法，是信还是不信而已）是他的思维能力的胜利和真正的创作。唉！这就好比把大树翻身，让难看的爪状树根取代绿枝嫩叶和果实朝向天空，——这样树就不能生长，只有枯萎和不幸！

---

① 法拉里斯（？—约公元前554年），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的僭主。他为了烧死他的敌人而设计黄铜牛。此处原文有误，坐在黄铜牛肚里被烧死的是最先发明者培里鲁斯，不是法拉里斯本人。——译者

正如上述，怀疑主义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道德上，它是整个灵魂的一种慢性衰退和疾病。一个人要靠信仰某种东西生活，而不是靠对某些事情的争执辩论来生活。当一个人只相信肥其私囊，满足身体某种需要进行享受，这就太可悲了！没有比他的这种情况更低级的了。我认为，那种使人变得如此卑贱的时代，是历史上最可悲、最病态和最低下的时代。社会的心脏是瘫痪的，它的肢体又怎能健康无恙呢？于是社会上各行各业中真正的行当停止了，投机取巧的仿制行为冒出来了。众人的薪水装进了腰包，社会工作却无人干了。英雄绝迹，骗子猖獗。自从罗马帝国末期（它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虚假和全面衰落的时代）以来，有哪一个世纪像 18 世纪那样，骗子多如牛毛呢？——看那卡格里奥斯特罗为首的一群可鄙的骗子大言不惭地谈论美德与善行！其中不行骗者是没有的，他们不得不把骗术当作真理必需的要素和混合物。查塔姆，①我们勇敢的查塔姆本人，浑身包扎着绷带前去议院，他“忍着肉体的病痛费力地走出来”等等；——沃尔波②说他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当辩论激动时，他甚至把手臂从绷带中抽出来，一边演说，一边挥舞着胳膊！查塔姆本人始终过的是一种最奇特的摹拟生活，半是英雄，半是骗子。因为，世界上确实充满着欺骗，但你不得不争取众人的赞成票！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履行社会职责，会发生什么性质的错误，在社会各个行业中，对多少人逐渐带来种种失败、忧伤和不幸，我们就无须估算了！

201

---

① 查塔姆，即老皮特，威廉·皮特（1708—1788），英国国务活动家。因封为查塔姆第一伯爵，故名。——译者

② 沃尔波（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英国辉格党领袖，财政大臣（1715—1717；1721—1742），英国第一任首相（1721—1742）。——译者

202 在我看来，当你把它称为怀疑主义的世界时，你就明确指出了世界弊病症结之所在。那是一个没有真诚的世界，一个无神的虚伪世界！我认为，一切社会罪恶、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等等，都是由它产生，——是这些东西存在的主要根源。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只有改变了这个局面，形势才有可能作有益的改观。在考察世界的种种苦难时，我对世界寄予一个希望，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安慰，就是世界正在改变。现时，随处可以发现一种人，他们了解当今世界像古代那样是真实的，不是虚假和不真实的。他感到自己是活着的，而不是死的或瘫痪的，世界也富有生机，充满神性、美好和庄重，甚至像时代新生时一样！一旦有人认识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以至所有的人必定会逐渐取得共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人只要摘下他的有色眼镜认真考察，就会理解的。对这样的人来说，无信仰的世纪随同它的不幸后果，已经过去；新世纪已经来临。旧时代不幸的后果及其表现，表面坚固，实同幻影，很快就要消失。对那种受众人喝彩，喧嚣一时，貌似强大的幻影般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冷静地站在一旁说：你是不真实的；你不是现存的，不过是表面强大而已；走你的吧！——是的，虚伪的形式主义、粗俗的边沁主义和其他缺乏英雄气概的无神论的不真诚正在明显地甚至迅速地衰落。无信仰的 18 世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例外。我预料，这世界会重新转向真诚；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世界，英雄辈出的英雄世界！只有在那时，才有一个胜利的世界。

那么，说真的，世界及其成功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人们对世
203 界的议论太多了。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任凭世界怎样发展，不管它成功不成功，不都是只管自己生活吗？人生只是时间在两个永恒之间瞬息的闪光，它对人们只有一次，永不再现！人们要作为聪明

而现实的人好好活着，不要作为傻子和幻影活着。世界的得救不等于我们得救，世界的沉沦也不等于我们的毁灭。我们应该依靠我们自身，尽“安分守己之责”，有其重要意义！总之，老实说，我从未听说过“世上的人们”还有别的“得救”的途径。拯救世人的狂热是18世纪本身空谈感伤主义的一个侧面，我们不要跟它走得太远了。至于拯救世界，我是坚信世界的创造主，同时，对我自身的得救要略加关注，这是我自己更能胜任的！——总之，为了世上人们的缘故，也为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满怀喜悦，因为怀疑主义、虚伪、机械的无神论及其一切毒害，正在消亡，而且实际上已经消亡。——

在约翰逊的时代，我们的文人必须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生活中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旧的真理已经无声无息，新的真理还在深处隐藏，尚未力图表达。人生在世是真诚的，而且是实在的，应该永远这样生活下去。这种想法，在那昏暗的世界中，还没有新的征兆。确是没有任何征兆，甚至连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征兆也未曾出现。——我们再次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真理，虽然它是包藏着受地狱之火折磨的真理！路德和约翰逊的人生历程是何等迥异。路德有明确的目标，而约翰逊却受当时已成为难以置信、无法理解的种种传统与推测所困惑！穆罕默德所面对的偶像崇拜的公式是“涂了蜡和油的木头”，那种东西是能够在人生征途中烧掉的，而不幸的约翰逊所面临的事情，远比烧掉那些偶像要难得多。——坚强的人总会有工作，工作意味着困难与痛苦，必须尽力而为。但是要在我们文人英雄所处的环境下取得成功，恐 204
怕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其困难的原因，不在于障碍、无组织、书商奥斯本和一天四个半便士的酬金，而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灵魂中

缺乏圣灵之光。这样,在人生历程中就会看不到路标,而且也没有天上北斗星的指引! 我们不奇怪那三个人无一取得成功。他们最令人赞扬的就是忠诚地战斗。现在我们以悲痛心情来沉思,这三位在生前没有胜利的英雄,正如我上面所说,这里是三位阵亡英雄的坟墓! 他们也是为我们倒下去的,为我们开拓道路。他们在与巨魔混战中排除了重重障碍,付出了毕生精力。现在他们安息了。

有关这三位文人英雄的事迹,我已作过专题和附带的描述。我想你们多数人都熟悉,不必重复陈述或描写。现在,我们引以关切的是他们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先知,他们确有这种实际情况,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及其精神面貌的表现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认为,这三位多少都是真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为真诚而进行认真的奋斗,而且把自身置于事物的永恒真理之上。这使得他们与同时代的众多卑鄙而矫揉造作的人们有显著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称作永恒真理的代言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先知。正是大自然本身赋予他们以崇高的必然性,使他们成为
205 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如此伟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幻想中,——他们不是以虚无缥缈的东西、空洞的想法和一切空虚的东西为基础,他们的立足点只能是坚实的大地,如果他们不是立足于它们,就没有依据,也就不能正常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虚伪时代再度出现的自然之子,是有创见的人物的再现。

至于约翰逊,我总认为他在本性上就是我们英国伟人之一,是一位坚强而高尚的人。他有很多优点,至死未能得到发展,在更为适当的环境下,——可能会成为诗人、教士以至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总的来说,一个人不应该抱怨他的"处境"、他的"时代"等等;

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所处的时势不佳，啊，那么，他可以改善它！——约翰逊青年时期，贫穷、孤独、无望，非常苦难。确实，任何最有利的外部环境，看来也不可能改变约翰逊痛苦的生活。社会多少可以从他身上取得有益的成果，而他为社会成果的努力从不轻松。自然界对他的高尚行为的报答则是：让他生活在那不正常的忧伤的环境之中。而且，忧伤和高尚行为相互之间是紧密地，甚至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总之，不幸的约翰逊不得不在长期的忧郁中奔忙，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简直像海格立斯穿上火辣辣扎痛的涅索斯衬衫①，把他投入无法摆脱的苦难。涅索斯衬衫是不能脱掉的，成为他 身上自然的皮肤！他必须在那种情况下生活。可以想象，他那时身患淋巴结核症，炽情满怀，以及无以言传的万千思绪，他像是一个伤感的人间生客在悄然踱步，他贪婪地阅读他能搜集到的精神食粮。如果没有更好的作品，即使是学校 206
的语言教程，及其他纯粹语法资料，都成了他追逐的对象！他是当时全英国最博学的人物，可是供给他的一天只有“四个半便士”。然而，他有一个超群的不屈不挠的灵魂，一个真正的人的灵魂。人们总记得他在牛津时的一个有关鞋子的故事②：这位不修边幅、瘦骨嶙峋的大学工读生，在冬季里，还穿着一双破鞋奔忙，一位好心而有身份的自费生，在他门口悄悄放了一双新鞋。这位瘦骨嶙峋的工读生见到了，把它拎起来，用他视力很差的眼睛凑近看了一

---

① 涅索斯的衬衫，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要抢海格立斯之妻得伊阿尼亚，被射死。得伊阿尼亚听从涅索斯的遗言，说他中箭后的血是魔药，可用它恢复爱情。于是，将一件浸透涅索斯毒血的衣服，送给海格立斯，他穿上以后，痛苦难当，跳进火堆。——译者

② 卡莱尔著：《论文集·论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原书编者

下，气愤地——把它扔出了窗外！一个人宁可光脚踩泥，忍饥挨冻，不论干什么，也不当乞丐。我们不能靠行乞为生！这是耿直顽强而不求人的精神。虽然要过非常邋遢简陋、匮乏贫困的生活，却是高尚的精神和大丈夫的气概。扔鞋之事，正是这个人生平的象征。这是一位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仰赖他人借贷或施舍的人。无论如何，人们要置身于自己的基础之上！过自力更生的生活！不怕寒霜泥泞，只求诚实生活。——要以自然赐予我们的实在的物质力量为本，不要去图虚假，不要去追求自然已经赐给他人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尽管他有大丈夫的强烈自尊和不求人的气概，但他对于确实高于他的东西，满怀温顺深情和忠诚地服从的精神，有谁能超过他呢？伟大的灵魂总是忠诚地服从和尊敬胜过自己的一切。惟有卑微的灵魂才不如此。我以前说过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即真诚的人，本性上是忠顺的人；只有在众多英雄中间才会有对英雄精神的忠心顺从。创造性的本质不在于它是新的。约翰逊深信旧事物，他认为旧的见解对他可信，对他适合，于是就按照旧的看法，在正常的英雄生活方式下生活。在这方面，他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我们要说，约翰逊远非是那种唠叨古板的人，他是一位真诚务实的人。他遵循旧的准则，这样能使他更为美好，但是，在他遵循的所有准则中，必须有一种最真诚的实质。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那个贫乏空虚的时代里，极端贫乏，虚伪，充满着迂腐和传闻，可是那个永远令人惊奇的宇宙中闪耀的伟大的事实，它既十分明确，又难以言传，既有美好又有丑恶，竟然能由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他是怎样使自己的准则与这种真实性协调起来，在那种环境条件下，究竟又是怎样处理的，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应该以尊敬、同情和

敬畏的心情去观察。”在伏尔泰时代，圣克莱门但尼斯大教堂中，仍然敬奉着约翰逊，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地方。

由于他的真诚，也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自然的心声，虽然用的是流行的虚饰方言，但约翰逊是一位先知。一切方言不都是矫揉造作的吗？矫揉造作的东西不都是虚假的；——不仅如此，大自然每一个真正的产物都是绝对无误地形成自身。我们可以说，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在它们开始的时候都是真实的。我们所谓的“准则”，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坏的，它们必须是好的。准则是方法，是常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它。准则好比道路一样，像被压平的大路，通向许多人想望的某种神圣的和高尚的目标。请想一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发现做某种重要事情的途径，——迫切想往表达对上帝的崇敬之情，也很想及时传给他的同伴，这就需要有一位创作者即诗人来做这件事。他把萦怀于自己和许多人心中朦胧奋斗的思绪清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做这件事的途径；为开辟“道路”留下的足迹。然后，可以看到，后人自然循着前人的足迹行进，它就是最简便的方法。对前人的成果，后人还要作些改善，向好的方面改进。总之，要进行扩展。随着频繁的行走，小路日益拓宽，——直到最后，成为众人可以来来往往的康庄大道。只要在那路的尽头有城镇、神殿或任何人们向往的实体存在，这条大道就非常受人欢迎！一旦那些城镇消失，人们就会舍弃这条大道。世界上一切制度、惯例和规章，就是这样形成和消亡的。准则开始时，都是有其充实内容的，你们可以称它为表皮，它能把某种实体联结成形，结合成表皮和肢体，否则，它们就不会是现存的样子。诚如前述，只有在崇拜者的心目中，对偶像产生怀疑和感到空洞时，才不会对它们盲目崇拜。我们议论准则惯例的坏处，也同此理。我

还希望不要忽视真正准则的重要意义，它们过去是，将来也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还要指出一点，约翰逊从不吹嘘他的“真诚”。他并不怀疑自己有特殊的真诚，——也不怀疑自身有任何特色！他是一位艰苦奋斗，心力交瘁的人，或者是他自称的“学者”，他力图在世上过一种正直的生活，既不忍饥挨冻，——也不靠偷窃生活！他有一种高尚的潜意识，他不是“把真理镌刻在他的表盖上”，不是的，但他坚持真理，宣传真理，按照真理进行工作和生活，终生不渝。不妨再想一想：大自然委重任于此人，他首先要接受大自然要求他具备的品德，不能不真诚！对他那宽宏豁达、富有深厚感情的胸怀说来，大自然是客观事实：一切谣传总归是不实之词。这种人生奥秘不可言传的崇高性，不论他是否承认，即使甚至似乎遗忘或否定，也总是要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既恐惧又惊异。他以真诚为基点，但他并未认可，因为他从未对此有疑问，也绝不可能有疑问。米拉波、穆罕默德、克伦威尔、拿破仑，一切我曾经听说过的伟人都以此作为他们的首要品质。无数平庸的人们，随处都在争辩谈论他们毫无创见的教条，这些都是从第二手材料通过推理和生搬硬套学到的。所有这些对于这种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人必须要有真理，拥有他相信的真理。否则，他怎么能立足。在任何时刻，他的整个灵魂总要以各种方式提醒他没有立足点。他服从于真实这个崇高的必然性支配。约翰逊世界观的思维方式，正像穆罕默德的一样，与我的迥然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两人都有内心真诚的永恒因素，而且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它们至今仍然有效。他们播下的不是糠秕，而是洒在田里都会结出果实的种子。

约翰逊是他的人民的先知，他向他们传播福音，——正如所有

像他这样的人总要这样做的。我们可以把他宣讲的至上福音描述为一种精神上的深谋远虑:“在一个世界里,干活甚多,认识甚少”,你们怎样做事呢! 这是一件值得宣讲的事情。“在一个只要多干活,不要认识的世界里,”不要把你们自己堕入无边无际的怀疑深渊,悲惨地忘却神明的无信仰深渊;——到那时,你们会痛苦、无能和六神无主:怎么能够干活或工作呢? 约翰逊宣讲和教导的这种福音,——与另一个崇高的福音,即“清除哀求乞讨的念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成为对偶。要与行乞哀求断绝,也就是说,你们宁可穿着自己真实的破鞋,不怕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泞中。正如穆罕默德所说,“这样对人就会更好些!”我把这种精神,也就是说,把上述两个福音结合一起,成为一种崇高的福音,也许是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最强音。

约翰逊的著作,曾风靡一时,而现在,可以说已被新一代人否定。这是不足为奇的;约翰逊的见解,无可否认是要过时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指望,它是绝不会过时的。从约翰逊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才智非凡的伟大人物的痕迹,——不论它隐藏在颠倒歪曲的层层障碍之下,也是受人欢迎的。那是真诚的言语,他用以表述各种事情。他的文体非常拘谨,——这是当时他所能达到的最佳体裁。书中有一定的夸张,按一种非常严肃的方式进行,或者说小心翼翼地进行,它现在已显得陈旧了。间或有浮夸的措辞形式,与其内容不相协调。你们对这一切要容忍,因为不论它的用语是否浮夸,其间自有重要的东西。世上有多少华丽的文体和书籍,内容却是空空洞洞,——写这种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 他们才是应该加以排斥的人! ——即使约翰逊只留下他那部《词典》,人们也能从中追溯到一种伟大的才智,一个真

诚的人。只要看《词典》定义的明确性，总体上的可靠性、真实性、洞察力以及成功的编纂方法，它就堪称所有词典中最好的一部。它有一种建筑上的壮观，像一座已经竣工的坚固宽阔的大厦，完美匀称，巍然屹立，人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位真正建筑师的杰作。

尽管时间仓促，我们还必须对不幸的鲍齐[①]讲几句话。他被认为是平庸、高傲而贪婪的人，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然而，他对约翰逊崇敬这一事实，总是值得重视的。这个愚蠢、妄自尊大的苏格兰地主是当时最自负的人。他居然以敬畏之情去约翰逊简陋的小阁楼，亲近这位蓬头垢面、性情暴躁的穷教师，这是一种对杰出人物真诚的崇敬，是在被猜疑为既无英雄又无崇拜存在的时代中，一种英雄崇拜。看来，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英雄存在，也就会有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还要不客气地说，诙谐的法国人所谓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或者说，即使如此的话，该受责备的不是英雄，而是仆人。因为他的灵魂是卑贱的奴仆灵魂！奴仆想象中的英雄，是身穿君王服装，迈着方步前进，身后随从簇拥，前面声乐开道。这样，那种说法就成了仆人眼里无伟大的君主。[②] 要是脱光路易十四[③]国王的袍服，他简直是一根有桠杈的萝卜，上面安着一颗用刀子刻的希奇古怪的头颅[④]，——没有哪个奴仆会敬佩

---

① 鲍齐，即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1763 年结识约翰逊，著有《约翰逊传》(1991)和《科西嘉岛纪实》。——译者

② 伟大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译者

③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 年在位，绰号“太阳国王”。1661 年亲政后，建立绝对君权，推行重商政策，企图称霸欧洲，不断进行战争。——译者

④ 此语借用莎士比亚剧本中的福斯塔夫对夏禄法官的描绘。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章第二场末(《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五卷第 184 页)。——译者

他的。奴仆是有眼不识英雄！啊！是的，惟有英雄识英雄。——人世间缺乏的一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多半就是缺乏识别英雄的眼力。

总之，我们应该说，鲍斯韦尔对约翰逊的敬仰之情是恰当的，他在全英国从未找到过一位如此值得人们甘拜下风的人。我们还应该说，这位饱经风霜的约翰逊巧妙地处理他的艰难混乱的生活，作为一个刚直不阿的人过得自在。在那作家生涯空虚混乱，怀疑主义把宗教和政治、人生观和人生实践搅得混乱不堪之时，处于贫困昏暗的条件下，不顾病魔缠身，衣衫陈旧，他像一个勇敢的人，把 212
自己安排妥帖。在永恒中，不会全然没有北极星，他像勇敢的人一样，都需要有北极星的指引。他遵循北极星的指引，任凭那时代沉渣的混乱漩涡，他绝不会改变他的方向。“在谎言者面前，他宁愿饿死，也绝不承认失败”。勇敢的老塞缪尔，真是最后一位罗马风格的人物！①

关于卢梭②和他的英雄品质，我不能说那么多。他不是我所说的坚强的人。这是一位忧郁、容易激动、具有神经质的人物，至多说他有热情，但缺乏坚强。他没有“沉默的禀赋”，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天赋，具有这种突出天赋的人，在法国人中，或者确切说，在当时各类人中是很罕见的！受苦受难的人确实应该“沉住自己的怒气”，因为光冒烟不发光，是毫无用处的。——那只是个比喻，一

---

① 此语借用普鲁塔克著：《布鲁图传》中布鲁图悼念卡西乌斯的话，称他为“最后一位罗马风格的人物”！意指罗马再不会有卡西乌斯那样的人物出现。[布鲁图与卡西乌斯都是古罗马贵族派政治家与将领，主谋刺杀恺撒。]——译者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杰出的思想家。——译者

切烟都有可能变成火！一个真正伟大人物的首要品德是深沉和宽宏，面对困难要镇静自若，卢梭却没有这些东西。把愤怒暴躁和固执僵化看作力量是根本错误的！一个人动辄暴跳如雷，虽然发作时，六个人也不能制住他，这种人并不能算强者。只有那身负千斤重担、胜似闲庭信步者才称得上强者。我们应该永远以此为鉴，特别是在那种喧嚣不安的时代里，尤其要注意。一个在说话与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时，不能沉住气的人，就不是健全的人。

我认为，卢梭消瘦的面容，表露他的为人。他的面容显示一种高傲的、气量狭窄的情态：突出的额头骨，一对深陷的眼睛，看上去有令人迷惑不解的神情，表现为一种山猫般的锐利目光的凝视。一副满脸苦相，甚至是卑贱的苦相，同时也有一种与苦相截然相反的表情，有点平庸粗俗，只因他的暴躁的感情把这些东西掩盖了，

这是一种人们称之为狂热者的容貌，——他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气量狭小的英雄！尽管他有很多缺点，我们在这里仍称他英雄，是因为他具有英雄的首要特征，他有由衷的诚挚。这种诚挚颇为罕见，当时没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可以与之伦比。不仅如此，人们还会说，由于过度的诚挚与他在其他方面神经过敏和相当软弱的性格不相协调，结果逼得他严重的思想混乱，几乎发狂。最后，他身上出现一种狂热，他的思想像着了魔似的，使他匆匆奔走，历经各种险境！——

卢梭的缺陷和可悲之处，很容易用一个字来说明，即唯我主义，这确是一切错误和苦难的根源和总结。他没有使自己完全战胜纯粹的欲望，在许多方面，一种自私的欲求仍是他的动机准则。我想他是一个非常爱虚荣的人，渴望别人赞扬。人们记得热莉丝

对他的一次经历。她带让－雅克[①]去剧院，他要求严格隐蔽他的身份，意思是——“他不愿在那里被人认出来！”可是包厢的帷幕却碰巧被拉开了，让－雅克被楼下正厅的观众认了出来，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于是他显得极为愤慨，一晚上都不高兴，恶声恶气，傲慢无礼。这位精明的伯爵夫人，完全确信他的愤怒不是因为他被人发现，而在于被人认出以后，没有人对他喝彩鼓掌。可见此人性格受毒之深，他只有猜疑孤僻，喜怒无常！他不能与任何人相处。有一位来自乡间的有相当地位的人，经常访问他，总是同他交谈，表示对他的崇敬之情。有一天，他去时，看到让－雅克极不高兴，令人莫解。让－雅克瞪着怒目对他说：“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想来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穷困生活，看看我的破锅里煮的东西少得多么可怜。好吧，你就往锅里瞧吧！里面是半磅肉，一根胡萝卜和三个洋葱头，这就是全部，去告诉所有的人好啦，随你的便，先生！”——这种人真是太过分了。世上的人们从不幸的让－雅克这些反常的扭曲的心态得到一种戏剧性的谈笑趣闻。唉！对他来说，却并不是戏剧性的笑料，而是非常认真的！这好比古罗马垂死的斗士，竞技场上人群拥挤，观看取乐，而那斗士却处在死亡的痛苦中。

然而，正如人们所说，这位卢梭以其向母亲们的热情呼吁[②]，以其《社会契约论》，以其对自然甚至对自然状态和野蛮生活的赞颂，确实重新接触了现实，向现实作斗争，在他那个时代起到了一个先知的作用。他尽了时代条件下之所能！奇怪的是，透过他那

---

① 让－雅克，即卢梭。——译者

② 此处指卢梭的教育思想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1762 年。——译者

些不体面的言行、堕落行为以及几乎神经错乱的种种外表，在不幸的卢梭内心深处，却有真正的神圣火花。而且，在那毫无生气的伪哲学、怀疑主义和插科打诨的环境中，在这个人身上却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认为人类的生命是真实的，并非是一种怀疑主义、定理原则或说笑的事情，而是一种客观事实、严肃的现实。自然界把那个启示赋予他，委托他来表达。他已经把它说了出来，即使说得不够明白透彻，甚至说得不妥和模糊不清，——但他已做到尽可能的清楚了。不仅如此，对他那些错误和反常心态，以至于偷缎带行为，①过着漫无目的杂乱、痛苦和流浪的生活，如果人们能宽容地解释的话，那不就像一个人被委派一项力不胜任的差使，感到困惑而束手无策、犹豫彷徨一样吗？人生道路多坎坷。应该宽容地评价一个人，要寄希望于他，任凭他去奋力闯荡，只要生命尚存，人人都有希望。

卢梭的文采，至今在其国人中仍享有盛誉，我无需多说了。我认为他的著作和他本人一样，是不健全的，算不上好书。卢梭善于动情，与他这种思想天赋相结合，就能构思出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各种形象来，但是它们缺乏真正的诗意。它不是纯洁的阳光，而是戏剧性的东西，一种用淡粉红色乔装打扮得华丽而俗不可耐的东西。自卢梭以来，在法国人中，这种情形是经常的，或者确切地说，是普遍的。斯塔尔夫人②也有类似情况，圣皮埃尔③以及直到当今

① 卢梭当过德·维齐丽夫人的男仆，曾偷那贵妇人的缎带，并栽赃于另一女仆。见卢梭《忏悔录》第一卷末尾。——译者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广交文坛名流的沙龙主人。原名 Germaine Necker，著有《论文学》、《论德国》及长篇小说《黛尔非娜》、《高丽娜》等。——译者

③ 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译者

轰动惊人的“绝望文学”①中，到处充斥这种情况。那些浅玫瑰红色的俗气东西不是健全的作品。请考察一下莎士比亚、歌德，甚至于沃尔特·司各脱的著作吧！谁一旦将它看透，也就认清了真伪之别，从此永远能识别它们。

我们已经看到，在种种混乱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约翰逊作为非常正直的先知为世人尽责。在卢梭身上，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条件下，好东西却与惊人的坏东西相并存，卢梭这个引人好奇的历史人物，是最为含义深长的。他被赶到巴黎的阁楼上，在那里，他孤苦伶仃，与自己的贫困和思想为伴，四处碰壁；烦躁恼怒，直至心态发狂。他深感世界不是他的朋友，世界的法律也不是。②这样的人，有可能不与世界为敌，也是得当的。他可以禁锢在阁楼上，被人视为疯子取笑，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挨饿；——但是，这并不能 216
阻止他获得成功。卢梭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狂热鼓吹者。他认为文明生活是痛苦的，野蛮状态比文明好等等，那些半是发狂的思辨，足以普遍地引起法兰西的全面狂想。诚然，人们完全可以发问：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是怎样对待这么一个人的？很难说世界的统治者能怎样对待他！但他对待那些统治者却不幸非常清楚，——把其中的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关于卢梭，就谈这些。

在毫无生气、没有信仰和无独创性的 18 世纪中，从各种虚有

---

① 参见詹姆士·安东尼·弗劳德著：《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的生平事迹》。——原书编者

②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幕第一场（罗密欧买毒药时与卖药人的对话：“这世间不是你的朋友，这世界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见《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 8 卷第 102 页。——译者

其表的冒牌名人及其作品中，突然有一位以罗伯特·彭斯[1]面目的英雄问世，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像多岩的荒漠地带的一口水井，——也像人工建造的乐园里突然出现的神圣光芒！人们不了解其缘由，把他看作人间乐园中一片焰火。唉！虽然他半是盲目地作了生死搏斗，却仍落得人们那种看法！恐怕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受到同胞们如此错误的对待。世界上又演出了一场非常糟蹋人生的戏剧。

彭斯一生的悲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再没有比彭斯所处的境况与他应有地位更为悬殊、命运更为多舛的人了。在 18 世纪，那些拾人牙慧、装腔作势的人物大多是滑稽小丑，从这些人中再一次出现一位有创见的超凡人物，一个可探及永恒的深渊，跻身于英雄之列的人物。他诞生在埃尔郡[2]一个穷苦人家。这位整个不列颠大地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作为一个苏格兰劳苦农民来到人间的。

他的父亲是一位贫苦劳工，从事过各种工作，均未成功，长期处在拮据困境中。苏格兰人称之为地产管理人的管家，经常给他去信进行恐吓。彭斯说："恐吓信使我们全家伤心落泪。"无畏、勤劳而坚韧的父亲和他那堪称女中豪杰的勇敢妻子抚养着那些孩子，罗伯特是其中之一！世界如此辽阔，却无他们容身之所！来信"使我们全家伤心落泪"，这句话描述了他们的困境。我总认为，那

---

①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出身贫农家庭，长期在乡下务农。1786 年以他的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成名。他同情法国革命，曾购买税务局拍卖的船上大炮，送给法兰西共和国，遭英国当局的扣留并受监视。因贫困劳累，37 岁去世。——译者

② 埃尔郡，英国苏格兰郡名。——译者

位无畏的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和诗人。没有他，就不会有能言善辩的儿子。后来，彭斯的老师去伦敦，接触到上流社会有教养的情况，但是他却说，他还没有碰到过比这位农民围炉谈论更有风趣的人。靠他那“七英亩苗圃地”——和一块小得可怜的黏土田庄，加上借以谋生的各种活计，都不能使他兴旺起来，一生辛勤劳动，收入甚微。但是，他勇敢地坚持下去，他是一个聪明、诚实而又不屈不挠的人物。——他把日常生活中多少心酸苦难默默地承受下来，像一个无名英雄那样战斗，——没有人将其崇高精神作为新闻报道，也没有人会对他作出奉献！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也没有必要丧失信心，因为罗伯特·彭斯就是他的成果。——实际上，也是世世代代像他这样的人们的成果。

这位彭斯是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出世的：没有受过教育，家境贫寒，生来就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开始写作，用的是一种粗俗而特殊的方言，只有他周围乡间狭小地区的人才能看懂。他的写作，不论他写什么，如果能应用英国通用的语言，我毫不怀疑，他已经被普遍承认了，或者说，能够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竟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透过他那方言的粗俗外壳进行了解，足见其 218
中确有某种非凡的东西。他已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承认，而且在我们广阔的撒克逊世界各个地区正继续受到人民的不断承认。凡是讲撒克逊方言的地方，人们通过各自亲身的考察，开始认识到，18世纪撒克逊人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是埃尔郡的一个名叫罗伯特·彭斯的农民。确实如此，我要说，这个人有真正撒克逊人的特质，坚强如哈茨山①上的岩石，渊源于地层的深处，——然而，石缝里

① 哈茨山，在德国境内。——译者

涌现出涓涓清泉，充满生机而又柔和！在平静中饱含强烈奔放的激情与才能，其内心蕴藏着无比美好的旋律。这是一位高尚、粗犷而真诚的人，他亲切、纯朴、诚实，单纯有力，既有其闪电般的激情，又有其温柔天真的同情心；——他像古代北欧神话中的托尔神，可以称得上农民之神！

彭斯的兄弟吉尔伯特是一位非常明智和可贵的人。他告诉我，罗伯特·彭斯年轻时，虽然他们生活艰苦，常常是谈笑风生，是一个身心极其欢乐的小伙子，也能引人欢笑。当时，他赤身在泥潭里挖泥炭，或从事类似的劳动，远比人们后来听说的，更为讨人喜欢。我很相信他的话。这种欢快的基础（正如老米拉波侯爵称之为“喜爱活泼欢快”），即幸福与快乐的主要元素，和他的其他深刻真诚的品格相结合，成为彭斯性格中最吸引人的东西之一。他心中充满无限希望，尽管他的一生是个悲剧，他却不是一个多愁伤感的人。他豪爽地抖落优伤，战胜它们，奋勇向前。他像雄狮抖落其“鬣上的露珠”，又像飞速奔腾的骏马向掷来的短枪付以冷笑。——但实际上，彭斯这类的希望与欢乐，不正是温和宽厚感情的结果吗？——这样的感情，对每个人来说，不应是从事一切的开端吗？

219

如果我说彭斯是他那个世纪中英国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人们会觉得诧异。然而，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说法会被肯定的。他在上述艰难条件下写成的那些作品，仅仅是反映他生平的很小侧面。斯图尔特[①]教授曾作过非常公正的评论，实际上，这种评论对于一切真正的诗人都是非常适用的。他认为彭斯的诗作并非是任

---

① 斯图尔特（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苏格兰常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类哲学原理》、《道德哲学纲要》等作品。——译者

何特殊的才能，而是天赋旺盛的创见，以其自身方式表达的普遍结果。凡是听过彭斯谈话的人，都会议论他那溢于言表的天才。他的天赋表现在各个方面：从谦恭有礼的极为得体的言谈，到热情洋溢的演说；从纵情爽朗的欢笑，到温软的感情悲恸，精炼的语言，明晰犀利的洞察力，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聪明的公爵夫人们赞扬他是一位语言能“使她们兴高采烈”的人。此话说得够美妙的。但是，更美妙的是我不止一次地提过洛克哈特先生①的记载：说那些小客栈的侍者和马夫们，如何从床上跳下来，争相拥挤去听这个人的讲话！侍者和马夫们：——他们都是普通人，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关于他的讲话，我听说很多，其中有一佳话，是去年我从一位与他交往很久的、德高望重的绅士那里听来的，说他的讲话总是“言之有物”，与众不同。那位老人告诉我说：“他讲话宁缺毋滥”，“在当时，他总是保持沉默，好像在座的人都比他高明，而他讲起话来，对论题总富有新意。”可见，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对他有相反的说法！——如果我们再看看他的总体精神力量，他各方面都健全坚强，粗犷直率，敏锐的洞察力，豪爽的勇气，以及他身上的大丈夫气概，——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比他更有天资的人呢？

我有时觉得，在18世纪的伟人中，彭斯似乎比其他人更像米拉波。他们在外表上迥然各异，然而，要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他们两人的身心都同样高大有力，——双方都建立在老侯爵所谓的喜爱活泼欢快基础之上。由于天性，由于教育方式，特别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原因，米拉波较为暴躁，是一位爱热闹、不知休息、勇往直前

① 洛克哈特(1794—1854)，英国评论家，小说家，传记作家。——译者

的人。但是，米拉波的性格也有诚实和理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他论述的问题，值得回味。这是一种深入各种事物的洞察力的闪光，这两个人的言论都有这种特色。他们同样都有强烈的热情，都能表现自身极其温和的高尚感情。这两个人都是聪明机智，豪放欢乐，精力充沛，直率真诚，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彭斯也能治国，也能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辩论，很少有人具备他这种从政能力。啊！他在索尔威湾①缉获一艘走私帆船时所表现的勇敢，以及在不便讲话时，尽量抑制怒火，保持沉默的精神，这本是对布莱泽及其一伙的当头棒喝，也是向一切在治理王国和统治那个曾经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时代的人们显示其才能！可是，他却遭到人们的非难。他的长官对他批示说："你应工作，不应思考"。至于你的思维能力，尽管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但我们并不需要，你应该去那里做检验啤酒工作，这是你惟一的肥缺。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对此需要作些评论！虽然，我们知道应当怎样说，怎样回
221 答。他们的那种说法，好像在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任何条件下，思想和思维能力恰恰都不是需要的。宿命论者总是不假思索的人，那种人不会思考和观察，他工作时，只能在暗中摸索，就会为幻觉所蒙蔽而认不清事物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吗？看不清事物就会出差错，正如人们所说，就会张冠李戴。——这样的人只能像个白痴靠边站着！可是，这样的宿命论者，完全不用脑子的人，却窃据高位。——有人说："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非常可悲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而且那竞争的舞台尤为糟糕！抱怨没有什么用处，陈述真理才是

---

① 索尔威湾，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南岸与英格兰西北岸之间。——译者

有益的。正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欧洲，彭斯却无用武之地，只得去检验啤酒，——这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在此，我们要重申，彭斯的主要品质在于他的真诚。这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充满着他的一生。他的诗歌赞颂的不是幻想的东西，而是真实存在的可感觉到的东西。这种精神体现在他毕生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的优点在于真实。彭斯的一生，我们可以归结为伟大而悲剧性的真诚一生。这是一种原始朴实的真诚。——它并不是残酷，两者绝非一回事。但它是粗犷的，与万物的真实性赤裸裸地扭结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伟人都有某种原始朴实的东西。

对彭斯，人们也能像对奥丁神那样进行英雄崇拜吗？是的，对这些文人也不是没有某种英雄崇拜。但这是在现代多么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苏格兰小客栈的侍者和马夫们在门旁窥探，渴求听到彭斯的任何一句话，这是不自觉的英雄崇敬。约翰逊有鲍斯韦尔作为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也够多的，王公贵族到他那简陋的 222
阁楼去拜访，显赫的权贵和美丽的夫人向这位不幸的狂人致敬。在卢梭身上有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即他的生活有两个无法调和的极端：一方面他是显贵们的座上客；另一方面他为了谋生却又不得不去抄乐谱，甚至连抄乐谱的工作也找不到。他说："凭借外出赴宴"，"我要冒在家饿死的危险"。这种矛盾的情况，对他的一些崇拜者说来也是极为费解的事情！如果说英雄崇拜的好坏是一代人生命幸福与否的标准，那么，能否说这几代人都是非常美满的呢？——然而，我们的文人英雄确实在教育和统治人们，不论人们怎么称呼，他们是帝王、教士等等，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样做。世界上的人们总是要听从见多识广的人。人们可以

有不同的听从方式，或能获得连绵的幸福温暖的阳光，也可能不幸地遭到邪恶的雷电旋风，——对世人有着难以言传的利害差别！这种听从的方式是完全可以变化的，其内容和事实，世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的。光明，不然就是闪电，世人可以作出选择。问题不在于是否称奥丁为神、为先知、为教士或给他任何称呼，而在于是否信仰他为人们指点的立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说的是真理，我们必须相信。既然相信，就必须付诸行动。至于我们怎样称呼和欢迎他或它，那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新的真理，这个宇宙秘密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启示，本质上是来自上天的一个启示，对它必须而且要愿意服从。——

最后，我要说一说彭斯一生中最令人注目的事情，——即他对爱丁堡的访问，我总认为，他在那里的举止风度，是对他身上充满珍贵而真诚人情的最好证明。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人能承受超过他的体力所承受的重负。凡是把普通人捧为社会名流，总是非常突然，这样也不知害了多少人，可对他却若无其事。正如拿破仑那样，不是逐步爬上去的，而是从拉费雷团的炮兵中尉一跃而成为皇帝。彭斯当时年仅 27 岁，连个农夫都混不下去了，他想逃往西印度群岛躲藏，以免受辱和监禁。在那个月里，他是一个破产的农民，年收入只有 7 镑。然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已跻身于荣耀显贵之中，搀着珠光宝气的公爵夫人赴宴，成为众目睽睽的人物！逆境常常能磨炼人，可是成功对一个人的磨炼，其艰难程度远胜逆境磨炼的百倍。彭斯对待这一切的态度，令人无比敬佩。恐怕无人能举出谁能像他那样经受严厉的考验，而言行又能如此得体。他在那种环境中泰然自若，不卑不亢，既不局促不安，又不矫揉造作。他不忘自己仍是罗伯特·彭斯其人。他认为

“地位不过是几尼的标记”;声誉不过是烛光,它只能照出什么样的人,一点也不会把人变得更好或变为另一种人! 相反,如果人们不警惕,它很容易使人变得更坏,变为一个可悲的牛皮大王,——直到吹破牛皮,成为一只吓唬人的死狮子。正如有人说,这种人“简直是不能复活的行尸走肉”,还不如一条活狗! ——彭斯这样处世,是令人钦佩的!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那些巴结社会名流之辈,却把彭斯给毁了。正是那些人,使他不能活下去! 这些人聚集到他的田庄,妨碍他勤奋工作,使他无处躲藏。他很想抛掉他那社会名流的名声,却无法办到。于是,他陷入种种不满,出现各种不幸和失误。这个世界对他变得越来越孤寂凄凉。他的健康、品德,平静的心态都消失了。——他现在非常孤立,想起来,真令人可悲! 那些人只是去看看他,既非出于同情,也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去看他只是为了得到一点乐趣:他们得到了满足,——可是这位英雄的生命却由此断送了!

里希特尔说:苏门答腊岛有一种“发光的金龟子”,即大萤火虫,人们用叉子把它们串起来,用作夜间行路的照明。有身份的人很喜欢借这种令人愉快的光亮旅游。伟大的荣誉应归于这些萤火虫。但是——! ——

第六讲　帝王英雄

——克伦威尔、拿破仑：近代革命运动

（184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讲演）

现在我们来议论英雄的最后一种类型，即我们称之为帝王的特性。帝王是众人的统帅，我们的意志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忠诚地为他献身，并以此感到幸福。可以认为他是最重要的伟大人物。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他是集各种人物的英雄品德之大成，举凡教士、导师以及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世俗的或宗教的尊严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并使之具体化，以指挥我们，为我们提供经常的实际教导，时时刻刻指引我们应该怎样行动。他被人称为 Rex[君主]即管理者，或 Roi；我们英国自己称呼更好，叫他国王 King，其词源是 Könning，意即有才能的人。

这方面，有许多深邃疑难的问题值得思索，而且有的是奥秘莫测。所以，对于其中大多数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坚决地不作讨论。伯克曾说，公正的陪审团审判也许可认为政府的灵魂，一切立法、行政和议会辩论等等，旨在“使 12 个公正的人进入陪审席”①。——因此，我更有理由说：发现能人授予他以能力的象征，即赋予尊严、崇拜（值得尊敬的品德）、王权、王位等等，从而他可以切实行使他那

① 陪审团一般由 12 人组成，大陪审团由 12—23 人组成。——译者

种指导者的才能。——不论其任务完成好坏，这是世界上一切社会程序必需的事情！议会竞选讲台上的演说、议会动议、选举法修正法案①、法国大革命等等的核心问题，不为别的，就在于此。一个国家中能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把他提到至上的地位，忠诚地崇敬他：这个国家就有了完美的政府，什么投票箱、议会辩论、选举、制定宪法以及其他机制都不能对它有所超越。它就处于完善的境界，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也意味着心地最真诚、最公正、最高尚的人。他教导人们做的，是最明智、最恰当的，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应记取的；——人们应该以非常忠诚感激之情毫不犹豫地照办！这样，就政府的调节作用范围来说，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就能安居乐业，这就是政府体制的理想。

唉！我们十分了解，理想的事物绝不可能完全体现在现实中。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非常大的距离，任何向理想的适度接近，我们应该由衷地感到满足！正如席勒所说，但愿没有人在我们这个贫困的世界上，过分要求“用一台准确的天平来衡量现实的贫乏产物”②。那样的人是不聪明的，人们会把他看作不健全的、牢骚满腹的蠢人。然而，另一方面，绝不能忽视理想的事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认为人们一点也不能接近理想，人类的整个事业就会破灭！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没有一个砌砖工人能砌成一堵绝对垂直的墙来。无疑，这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垂直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他作为一个砌砖好手，只能这样来完成他的任务。但是，如 227
果他过度偏离垂直线，特别是，如果他把铅垂线和水平仪撇在一边

---

① 英国史上 1832 年、1867 年、1884 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译者

② 弗里德利希·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和诗人。此处语出自席勒的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见卡莱尔译：《论文集·德国文学概况》。

不用，一块接一块地随手垒砖——！我想这样的砌砖工人是要坏事的。他忘乎所以，但是，万有引力规律是不会放过他的，他和他所砌的墙就会倒塌，陷入一片混乱中！——

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一切造反、法国大革命和社会剧变的来历。因为人们让太无能的人去掌管国家大事！这种人是太低能、太怯懦和太昏庸的人。人们忘记了必须起用能人的规律，或者说，凡事都有自然必然性支配。砖块的垒放，要按其所能，适得其所。冒充能人的无能之辈，也就是骗子，叫他来掌管世事，——必然会酿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和贫困的苦难；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伸手要获取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必需品，可是他们却得不到。“万有引力”，这个自然规律，总要对他们起作用的。千百万受苦受难的民众就会爆发出激进的行为或某种怒潮，犹如砌砖工人一样；随同他砌的砖墙势不可挡地陷入了一片致命的混乱之中！——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里，收藏着许多有关“君权神授”的著作。这些著作大约写于100多年以前，令人惋惜的是，它现在已无人问津，正在风化破碎。它们远离尘世的喧扰，在那些图书楼里正在悄然消失！同时，我们不应该让那大堆无用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消失掉，隐藏在它们后面，应该有某些精华。我认为，它确有某种重要的东西，某些真实的东西，对我们和所有的人均有重要意义，值得记取。如果断言，只要从任何人中选取一个能加以控制的人（通过某种控制他的方法），突然给他戴上一顶圆形金冠，并称他为国王，——这就直接赋予他神性，因此，他就成为一种神，而且神性使他产生能力和权力，毫无顾忌地去统治人们。如果是这种做法，——就让它在图书馆里默默地腐烂，我们又何必去管它呢？但是，我却要指出，主张神权的人所指的是：在帝王、在一切人类权威

身上,以及在上帝创造的人们之间所能形成的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不是神权就是魔鬼的邪恶,二者必有其一! 因为 18 世纪怀疑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部蒸汽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存在着上帝,而且从一切统治与服从中,从人类一切道德行为中都可以发现上帝的约束力或者是违反上帝约束力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应该以统治和服从为最高的行为道德。不应服从而服从固然可悲,应服从而不服从同样可悲! 我认为,上帝的律法就是这样,虽然对人间写在羊皮纸上的法律可以偏离。总之,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提出的每个要求的核心中存在着不是神权,就是魔鬼的邪恶。

对这个问题的深思,丝毫无损于我们。这个问题在一切生活关系中都和我们有关,特别是在忠诚与王权这些人们关系的最高方面。我认为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一切都以私利或贪婪的欺诈作为权衡的准则。而且,简言之,在人们任何交往中全然没有神性,这自然是一种无信仰世纪的说法,其谬误却比人们称帝王有"神权"的说法更为可鄙。我认为,如果能找出一位真正有才干的人、帝王或能人,那么,他就有统治的神权。我们知道,怎样在某种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去找到他。而且,一旦把他找到,所有的人都准备承认他的神权。这正是病态世界在这些时代中,各处寻找的济世良方! 229
真正的帝王,作为实际生活的引路人,在他身上有某些教皇的品质,——也是决定产生实际生活活动的精神向导。所以说,帝王就是教会的首领,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过,我们就让产生于死气沉沉的时代里的那些有争论的著作沉寂地躺在书架上好了。

要寻找一位能人，却又不知从什么途径着手，确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正是我们这些时代中，世人所处的困境。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而且为时已久。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不用铅锤和水平仪，不顾万有引力规律的砌砖工人，随同他砌的砖墙已经坍塌翻滚，眼前一片混乱！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时代的混乱，与其说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不如说它是结局。更确切地说，它的开端应上溯到三个世纪的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当时的情形是：仍然被称作基督教教会本身已经变成骗人的机构了，但是还恬不知耻地假装为人们赎罪而大发横财，并且还干了许多当今已无人所为的违背自然永恒真理的勾当，这正是致命的弊病之所在。精神上出了偏差，导致物质世界越来越混乱。信仰抛掉了，只剩下怀疑和无信仰。建筑工人抛弃了水平仪，暗自说道："管它什么地心引力？砖就放在砖上！"啊！我们许多人，至今仍然对那种说法：即在神创造的人类事业中存在着上帝的真理，一切都不是假象，不是"权宜之计"和策略，感到奇特，不理解其中缘由！——

230 路德当初迫不得已作出断言："你，这个自封的教皇，你根本不是上帝派来的神父，你不过是——一个客迈拉①，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礼貌的语言来称呼你！"——自从那时以后，直到人民激发起来，反对形形色色的客迈拉，在法国皇宫，卡米尔·德穆兰②周围响起呼喊声："Aux armes〔拿起武器来！〕"——我发现了自然的历史顺序。那骇人听闻的、像发自地狱般的呼叫声，却是一桩重大的事

---

① 客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译者

② 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律师和新闻记者。1789年发表演说鼓动攻占巴士底狱，任巴黎国民公会代表。后与丹敦等组成"宽容派"，反对雅各宾专政，与丹敦一起被处死。——译者

件。这是又一次民族觉醒者的心声。——它开始于模糊不自觉，好似出自梦魇，出自酣睡中，有某种朦胧的感觉，认为人生是真实的，上帝创造世界，并非出自一种权宜之计和策略！它是地狱般的凶恶，——确实，因为不如此，他们不会成功。说它像地狱，因为它既不是天国的事情，又与凡俗不同。虚假与不真诚必须终止，某种真诚必须开始，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恐怖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手段等等，我们必须回归真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真理，我认为，这是地狱之火笼罩着的真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理！——

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在相当多的人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法兰西民族在当时好像发疯似的，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公众精神错乱的行为，顿时，法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好像变成了疯人院。这一事件引起了迅猛的蔓延，但它是一种狂热和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已有幸成为梦幻和图画中的事物了！——对于那些宁静的哲学家来说，1830 年 7 月的三天①，必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法兰西民族又一次奋起，拿起武器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同样疯狂地去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那些人的子孙们，坚持他们的事业，不但不否认它，而且要完成它，不成功便成仁！对于那些根据“疯狂”的静止状态的到来，安排他们生活方式的哲学家来说，没有比那种现象更为惊人的了。据说，不幸的普鲁士的历史学家尼布尔

① 即七月革命。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1830 年 7 月 26 日国王查理十世宣布解散新议会，限制选举权和取缔一切反政府报刊，激起广大群众极度不满。同年 7 月 27 日到 29 日，巴黎市民起义，三天内推翻波旁王朝，查理十世逃亡，政权落入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即奥尔良王朝，直到 1848 年二月革命被推翻。——译者

教授①,因此而伤心病倒。如果我们相信的话,他就是因为这三天革命风暴致死的!尼布尔之死,无疑不是一种英雄行为,——比拉辛②因遭路易十四一次严厉的白眼而死,也好不了多少。在那时,世人已是几经重大震荡,也期望着从这三天的革命风暴中挺过来,然后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三天的革命风暴向一切平民百姓宣告,以往的法国大革命,看上去疯狂,却不是疯人们一时的冲动,而是我们大家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产物,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能照此认识这个问题,世人就会普遍受益。

确实,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人们完全不会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来龙去脉。我们要为法国大革命欢呼,正像遭受海难的海员们,在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海浪中见到坚硬的岩石一样,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法国大革命对那个虚伪枯竭而矫揉造作的时代,正是一部启示录,虽然,这是一部令人可怕的启示录。它却再一次证明自然是受超自然力量支配的,如果不是崇高的神性指引,就是魔鬼作祟。外表的东西不等于现实,但它必须转化为现实,否则会激怒世人,把它付之一炬,——将其化为乌有!貌似有理的东西被戳穿了,墨守成规的俗套被打破了,多少事物已被冲垮。这一切好似末日审判的号角向所有的人们吹响了。最早理解它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经过长期混乱的几代人早就领会它了,没有它是不可能有安静日子的!仍然被众多矛盾所困惑的真诚的人,只能在其中耐心等候,耐心努力尽其职责。反对一切的末日判决原本写在天上,现

---

① 尼布尔(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著《罗马史》3卷,开创以批判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先河。——译者

②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罗玛克》,悲剧《爱丝苔尔》、《菲德拉》等。——译者

在已在尘世公开宣布，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无疑，我要说还应该考虑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所有国家中，要解决那些无可阻挡的要求，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困难，而且又是非常紧急，紧急得令人可怕。——一个人在当时可以很容易找到比从事长裤汉①的活动更好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上述那种环境中，“英雄崇拜”成为无比珍贵的事情。这是现时人们在世上看到的最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其中有治理这个世界的永恒希望。即使人类曾经创造的种种传统、办法、信条和社团都消失了，英雄崇拜将依然存在。英雄必定要降世。当英雄们来到人间，崇敬英雄就是人们的职责，人们的需要。英雄像一颗北极星一样，它能透过层层云雾尘埃以及形形色色的激流和火灾为人们指引方向。

英雄崇拜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工人和战士们听来，感到非常奇特。他们不崇敬伟人；他们根本不希望、不相信甚至不愿意伟人在世上再现！那时，大自然好像变成了陈旧的“机器”，不再能造就伟人了。——这样的话，我要告诉大自然，它应该完全放弃这种行当，因为没有伟人，人们就无法干事业了。——但是，我也不想与“自由和平等”的信念进行争论，这种信念认为，明智的伟人是不可能有的，只要有为数众多的愚昧小人物就足够了。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自然的。“自由和平等，不再需要权威了。英雄崇拜，对这样的权威的崇敬，已被证明是愚昧，它本身就是虚伪的 233
行为，如此而已！人们已经多次受过伪造品的欺骗，现在什么都不

---

① 长裤汉（又译无套裤汉等），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对广大革命群众的称呼。因穿粗皮裤，有别于穿丝绒套裤的贵族或资产者，故名。原为贵族对平民的蔑称，但不久便成为“革命者”、“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译者

信了。大量的伪币流入市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不再有真金存在，——即使人们没有金子，人们也能干得很好”！我从其中，特别是在那自由、平等的普遍呼声中，发现了这种观念。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现这种观念是完全自然的。

然而，应该肯定，上述这种观念不过是虚伪的社会生活向真实转变中出现的东西，把它当作完全的真理，是非常荒谬的。——这全是怀疑主义盲目性的产物，至今它只是努力要进行观察。英雄崇拜是永存的，它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为忠诚；而是对神的敬仰延伸到实际生活的基层领域。“向人俯首”①，如果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动作，就没有必要这样作。其实，这样做也是英雄崇拜的表现，——也就是承认我们的同胞身上确实存在某种神性的东西，承认每个被神创造的人，如诺瓦利斯所说，是“肉体的神启”。那些发明一切文明礼貌从而使生活变得高尚的人，他们就是诗人！礼貌并不是虚伪做作，生活不需要虚假做作。因此，忠诚和宗教礼拜本身是能做到的事，而且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此外，当许许多多后起的英雄们从事相当于革命者的工作，难道人们就不能说所有这些伟人和真诚的人，在本性上是酷爱有序而反对无序的人了吗？一个真诚的人去从事革命工作，其处境是可悲的。他貌似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实际上，确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无政府主义因素在每一步行动上都在阻碍着他，——然而，他在思想上却是敌视痛恨无政府主义。他的使命是使事物有序，每个人都是如此。他在世上是要把混乱无序的事物变成井然有序。他是建立事物有序的使者。实际上，世人的一切工作不都是为了建立有序吗？木工将粗糙的树木加工成形，使它成为适合于人们需

① 此语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 60 章第 14 节。中译本作“屈身来就你”。——译者

求的方正有用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事物无序的天敌。从事推翻和打碎偶像，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悲剧；至于对待超越人们的伟人，则更是悲剧了。

因此，人类的一切事业，包括最狂热的法国长裤汉的激进行为也都是为了，而且是必须为了建立事物秩序而努力奋斗。他们中的任何人，即使是最狂热的人，仍然是时时刻刻都在推进事物的秩序。他的一生经历表明：无序意味着瓦解、死亡。任何混乱的东西总要寻找一个围绕旋转的中心。在人类一定历史时期中，例如，长裤汉的激进行为终究会产生出像克伦威尔、拿破仑那样的人物来。——令人费解的是，当时英雄崇拜已为众人所不信，然而，它怎么又以人们必须信任的方式在实践中表明了自身的价值。神的权利，广义说来，也意味着神的权力！当虚假的陈规陋习土崩瓦解之时，真正新的东西就会意外地显示出自身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动乱的年代里，眼看王权本身似乎已经终止和废除，克伦威尔、拿破仑又登上王位。这些人的经历正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最后一类英雄品质。这种考察使旧时代的景象在我们面前重现，即国王产生的方式，以及王权本身最初的形成，在这两个人的历史中再次展现。

我们英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内战，诸如红白玫瑰战争①、西蒙·德·蒙特福特战争②等等，其中很多战争，并不值得人们注意。可

---

① 红白玫瑰战争，是英国 15 世纪时(1455—1485)，两大封建王族争夺王位的战争：一方为兰加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另一方为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故名。简称玫瑰战争。因玫瑰又名蔷薇，故又称蔷薇战争。——译者

② 西蒙·德·蒙特福特战争，是 13 世纪英格兰贵族蒙特福特(1208—1265)举行的战争。他是反叛亨利三世的首领，击败并俘获亨利及爱德华王子，统治英格兰(1264—1265)。后爱德华潜逃并率军将其包围杀死。——译者

是清教徒的战争其意义是没有其他任何战争可与伦比的。我相信大家的真诚直率,一定会指出我的论点之不足。我把清教徒的战
235 争看作是构成真正世界史的、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战争的又一部分,——即信仰反对无信仰的战争! 这是注重事物真实本质的人和注重事物外表形式的人之间的斗争。有许多人认为,清教徒不过是野蛮的反对崇拜圣像者,是对各种形式粗暴的摧毁者。但是,较为公正地说,他们是各种不真实形式的痛恨者。我希望人们懂得怎样尊重劳德[①]和他的国王以及他们。在我看来,不幸的劳德是软弱无力的,注定要失败的。但他却不是一个不正直的人,至多也就是个时运不济的迂夫子。人们嘲笑他那充满深情而又讨人喜欢的"梦想"和执著。他像是一个大学导师,一心致力于各种惯例与校规,他认为那些东西才是世人的命脉。他这个顽固不化地抱着粗浅观念的人,没有担任校长,却出乎意料地被安置到国家领导岗位上,去调节最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他认为人们应该遵照旧的合适的规章,而且人们也只有发扬光大这些规章才能得救。他像一个虚弱的人,战战兢兢奋力走向目标,已是自顾不暇,注意不到别人慎重的意见和同情的呼声。他只要求他的师生员工都能恪守他的校规,这是头等大事。只要能达到这一点,就别无所求了。我说过,他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迂夫子。他想把世界当作这样的大学,但世界并非是他想象的那样。唉! 他不是受到极其严厉的判决么? 他犯下的种种过错,不都受到了可怕的报复了吗?

强调形式的作用是有价值的。宗教及其他一切事物自然有其

---

① 劳德(1573—1645),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1633 年起),查理一世枢密顾问。因敌视新教,引发主教战争(1639 年),1640 年以叛国罪入狱后被斩首。——译者

本身的形式。不论在何处，有形的世界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我赞扬清教徒的东西并不是不要形式的清教习俗，那些东西是令人可悲的。——我所赞扬的只是使它不可避免发生的精神！一切实体都具有其本身的种种形式，但是形式既有合适的、真正的，也有 236
不真实的、不合适的。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围绕一个实体形成的形式，凡是符合实体实在本性和意图的形式，就是真实的、好的；而有意识地加于实体的形式，则是坏的。我请大家认真思考这一点，在一切人类事业中，要在礼仪形式上把真实的和虚伪的区别开来，把诚实庄重与空洞虚饰区分开来。

在各种形式中，必须要有真实性和自然的自发性。在人们极平常的相会时，如果有人作“事先写好讲稿的演讲”，这个人不是会令人反感么？在客厅里，那种不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假惺惺的虚伪礼节，是人们都不能容忍的东西。另外，假设现在有某个生命攸关的重大事情，某种超凡之事（如对神的崇拜）影响某人整个心神，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说不出话来，全然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现自身，而宁愿保持无形的沉默，不想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去表现自己。——这时候，若另有一个人装腔作势地走来为这个人表现这种感受，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这种人，——如果他还能自爱的话，就让他赶快走开！当有人失去了独生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哭得死去活来。那时，有一个不知趣的人胡搅蛮缠地提出为他举行希腊式的葬礼运动会！这种愚蠢而无意义的仪式不仅不会被接受，——而且令人可恨，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这就是古代先知们所说的“偶像崇拜”和对空洞外表的礼拜，它们一定会遭到真诚的人们的唾弃。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那些清贫的清教徒的旨

意。劳德用上述他那种方式，献身于圣凯瑟琳信条的教会，沉溺于
237 鞠躬、手势、咏叹等等繁琐礼节，无疑他是墨守其“校规”、拘泥于死板形式的迂夫子，而不是注重事情本质的真诚先知！

清教发觉那种形式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无视那种形式，——我们应该原谅它的说法：宁可不要形式，也比有那种形式好！一个人站在毫无装饰的讲坛上进行布道，除了手里的《圣经》以外，再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而且又是一个有真诚心灵的人在向很多有真诚心灵的人们讲道。这样做，实际上，不就是体现一切教会各种活动的根本宗旨吗？我认为，最无装饰的、最原始的实在，也胜过任何虚假的外表，不论它是如何高贵。此外，凡是真实的东西，总会逐渐有其合适的外表，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实际上也根本无需担心。正如活人总会有衣服，他会为自己找衣服。不过，人的那套衣服不能伪称是人——！——我们不能用30万套红制服“去打法国人”，衣服里面必定要有人！我断定，外表的东西，实际上不能与实在分离的。如果外表的东西与实在分离了，——那么，人们就会起来反对外表的东西，因为它已成了一种欺骗人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劳德和清教徒之间的这种两方面的对立斗争，差不多与世界一样长久。他们当时在全英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混乱争论，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少后果。

在紧接清教徒之后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还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查理二世[①]和他的罗彻斯特[②]们就不是能对清

---

① 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60年王政复辟继位。——译者

② 罗彻斯特（1647—1680），英国诗人，王政复辟时期宫廷中的侍臣和放荡才子，著有讽刺诗《对人类的讽刺》、《呆笨者的历史》等。——译者

教徒作出应有的评价和意义的那种人。这些可鄙的罗彻斯特之流 238
以及他们迎来的时代,已经忘记人生中还有任何信仰和真理。清教主义——像清教领袖的遗骸一样被吊在绞刑架上示众。然而,清教事业本身仍然在继续实现。人的一切真正的事业,不论把他的创始人放在什么绞架上,必然会实现其自身。我们有我们的人身保护法,有我们自由的人民代表制。全世界都承认,所有的人们不论现在或将来必须是,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所说的自由人。——人生应该建立在现实和正义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已经变成不公正的虚构的传统之上!这是清教徒许多事业的一部分。

确实,当上述事业日益明显,清教徒的品德逐渐得以昭雪。他们的亡灵逐个从绞架上取下来。不仅如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实际上被封为圣者。如埃利奥特①,汉普登②,皮姆③,还有勒德洛④,哈钦森⑤,范内⑥都被认为是英雄人物,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古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们",在不小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英格兰。现在,把这些人说成是坏人,没有人会相信的。著名的清教徒大多有他们的辩护人,而且受到真诚的人的敬仰。我认为有一个清教徒,而且也几乎只有他,即我们那位不幸

---

① 埃利奥特(1592—1632),英国清教徒,下议院议员,因反对国王查理一世,领导议会向国王递交权利请愿书(1628 年)而被囚死于伦敦塔。——译者

② 汉普登(1594—1643),英国国会领袖之一,反对国王查理一世擅自征税,在英国内战中指挥埃奇希尔战役负重伤致死。——译者

③ 皮姆(1583? —1643),英国议员,曾经使查理一世接受未经议会同意不得解散议会的法令,是国王企图逮捕的 5 名议员之一。——译者

④ 勒德洛(1617? —1692),1649 年曾参与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译者

⑤ 哈钦森(1616—1664),参加处死国王者之一。——译者

⑥ 范内(1613—1662),英国清教徒,议会议员,因反对查理一世及克伦威尔护国政体,在王政复辟后被捕处死。——译者

的克伦威尔，似乎还吊在绞架上示众，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他的辩护人。不论是圣人，还是罪人，都没有宣布他无重大罪恶。这是一位能人，才华横溢，勇于作为等等。但是他与事业相背，自私心切，不诚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他简直是一个既粗暴又虚伪的达尔杜夫①，把为争取宪政自由的一切高尚斗争，转变为一场为他自己
239 私利而令人难堪的丑剧。这就是人们给克伦威尔做的定性，甚至比这个定性还更为恶劣。然后再把他同华盛顿②等人对比，特别是同高贵的皮姆和汉普登之流相对比，说他剽窃他们的成果，并把它糟蹋成东拼西凑的无用东西。

我认为，对克伦威尔的这种看法，是在与 18 世纪相类似的时代的自然产物。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贴身男仆眼里无英雄，怀疑主义者也正是如此！贴身男仆想象的英雄，是身穿紫袍披风，手执镀金节杖，由卫队簇拥，响亮的管乐伴行。18 世纪的怀疑主义者，则寻求条理化的体面的公式、“准则”或其他可以称谓的东西，这是一种看上去体面的言行风度，它能够以优美清晰的方式为自身申辩，从而获得启蒙的怀疑主义的 18 世纪所赞同！从本质上说，怀疑论者追求的东西与贴身男仆的想法是完全合拍的：凡是穿有某种公认的王室服饰，然后他们才承认他是国王！如国王以粗鲁的非公式主义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不承认他是国王。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绝不会对汉普登、埃利奥特、皮姆那样的人物说一句有损于他们的话，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

① 达尔杜夫，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剧作《伪君子》中的主人公。此人是一个假仁假义的宗教骗子。该剧演出后，达尔杜夫遂成为伪善的同义词。——译者

②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者

我相信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有用之才。有关他们的著作和资料，凡是我能得到的，我都曾尽力钻研过。——我怀着真切的希望，想把他们视为英雄来敬仰、热爱和崇拜。但是，说实话，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设想未能如愿！实际上，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些人确是非常高尚的人，步伐庄重，言辞委婉慎重，既有哲理又有议员的辩才，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征收造船费，著有《论人类君主政体》，他们是一批最拥护立宪的无可指责的高尚人物。但是，我对他们只是在想象中企图达到某种崇拜，内心并没有这种感受：什么人能在实际上对这些人迸发出亲切的爱心呢？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毫无生气的人物了！可敬的皮姆，在有关立宪问题的辩论中，经常“慢条斯理地”逐条分析，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东西，可是它太枯燥乏味，——沉闷如铅锤，贫乏如黏土。一言以蔽之，现在人们很少能或者说根本不能看到他们仍有生气的东西了！人们把所有这些高贵人物列入荣誉的壁龛之中。那个被遗弃的朴实的克伦威尔是所有这些人物中仍然具有显示人的本性素质的人。这位英勇狂暴武士：[①]他未能写出委婉的著作《论人类君主政体》；言行不擅于圆滑，从不炫耀自己。但是，他坦率处世，不以委婉言词作掩护，他像一个巨人，对事物的真谛进行直截了当地深入的探索！总之，他才是人们需要的人物。我斗胆认为，这样的人物是出众之才。八面玲珑的体面人物不少，可是好的并不多。为了保护手的清洁，戴上手套不干活的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240

大致说来，18 世纪的这种立宪政体的宽容，在其他一些较为幸运的清教徒看来，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人们也许会说，这

---

① 狂暴武士，源出北欧神话。他先使自己狂怒而作战时无需使用盔甲。——译者

也和别的事情一样，是一种公式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认为，想起我们英国人的自由要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是令人可悲的事情。这些清教徒打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加尔文教派的信条、反劳德主义、
241 威斯敏斯特忏悔①的旗帜出现，其主要要求在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礼拜的自由。让他们自身有赋税自由，这才是他们的真正要求！坚持别的主张，是对宪政哲学可耻的无知，是迷信，发狂！——人们可以自由赋税吗？没有正当理由，就可以拒付税款吗？我认为只有在一个非常贫乏的时代，才会把这种要求放在人权的首位！恰恰相反，应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决定反抗他的政府之前，一般说来，总会有比追求金钱更好的理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其混乱的世界，善良的人能有一个可以忍受的某种政府，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认为，在当今的英格兰，如果有人准备拒付一大笔没有多少理由缴付的税金，他就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应付。那么，人们应如何对付收税员？又怎样看待自己的金钱呢？他会这样说：“把我的钱拿去吧！因为你有权，而你对金钱又如饥似渴，你就把它拿去吧，——连你自己一起走开，只求不要干扰我在这里工作。你尽管把我的钱拿走，我仍能留在这里工作！”但是，如果有人向他说：“你要承认谎言；不信上帝，可以伪装崇敬上帝；不要相信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只要你相信我认为是或伪装是真实的东西！”那时，他就要反驳说：“不，上帝作证，不能这样！你可以夺走我的钱包，但是我不能丧失我的道德品格。任何手持实弹手枪的强盗，都可以抢走我的钱包，但是道德品格是创

---

① 1643—1648年，英国长期国会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会议，旨在改革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教义，制定了《威斯敏斯特信纲》等教规，与会者绝大多数为清教徒。——译者

造主上帝赐予我的，不是你们的。因此，我要誓死抵抗，而且要造你们的反，总之，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品格，不惜经受任何艰难困 242
境、罪名和骚扰！”

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清教徒造反有理的充足理由，也是人间一切正义造反的精髓。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只因饥荒引起的。不是的，而是因为人们对那种不合理的到处泛滥的虚伪性引起的。当时，那种虚伪性已体现在饥荒、普遍的物质匮乏和精神上的空虚，从而在大众眼中成为无可争议的虚伪。我们且把 18 世纪及其“赋税自由本身”撇下不谈，也不必使我们自己对人们仍然不了解像清教徒这种人的意义而感到惊奇。那些根本不相信真实的人，对一个真正的人类灵魂，对最热忱于一切真实性的人，对一个可以说是代表世界创造主仍在向人们表达心声的人，——怎么会有明确的理解呢？那些与宪政学说无关的涉及“赋税”及其他如物质利益等俗不可耐的东西，那个时代要把它们当作一堆杂乱的垃圾加以抛弃。汉普登、皮姆及其在宪政辩论中激昂陈词的有关造船税问题的论题，——即使没有像火一般的炽热闪光，也似冰一样的晶莹耀眼。然而，那不能征服的克伦威尔却仍然被扣上“疯狂”、“伪善”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罪名。

我承认，我很早就不相信克伦威尔是虚伪的说法。同样，我也不相信任何伟人会是虚伪的。历史上有许多伟人被描绘成虚伪自私的人物。但是，我们只要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不过是我们所看到的形象，是难以理解的幻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们是实际存在的人。——只有肤浅的无信仰的后代人，只看事物表面和貌似之处，才能对伟人有如此的看法。一个伟大的人物会没有良心， 243
会没有或大或小的一切真实灵魂的本质吗？——不！我们决不能

把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虚伪的人和昏庸的人。我钻研他的生平事迹越深，就越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毫无证据说明他是那种人。尽管这个人蒙受很多诬陷不实之词，尽管他被描绘成十足的说谎大王，指责他从未或几乎没有说过真话，从来就是狡猾的伪造真理者，却找不出一件虚假的事是由他干的，这岂不令人奇怪？一个谎言大王却不曾说一句谎言，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正如波科克问格劳秀斯，受过训练的鸽子从穆罕默德的耳朵里啄豌豆这件事有什么证据？回答说：没有根据！——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恶言诽谤的虚构东西抛弃，不实之词必须丢掉。这些东西并不是克伦威尔其人的真实写照，它们全是被歪曲了真相的幻象，是仇恨和无知的共同产物。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亲自考查这个人的生平，就会得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设想。他早年尚未出名时期的情况，鲜为人知，却被作了歪曲的流传，这不正好表明他是一位诚挚的、充满深情的、正直的人吗？他的精神忧郁的性格，说明他有极其深沉的严肃性。至于那些鬼怪故事，说什么在大白天，有个白色的无常鬼，预示他要当英国的国王，我们一定不会太相信的。——正好像说，某个官员在伍斯特战役①之前看见他向黑色的无常鬼或化装为人的恶魔卖身投靠一样不可置信！但是，奥列弗·克伦威尔年轻时过于忧伤、敏感，患有忧郁症，是众所周知的。亨廷登②的医生告诉菲利普爵士说，他经常在半夜去应诊，克伦威尔先生深患忧郁症，以为他快要死了。“经常出现墓地的幻觉”。这种情形是颇有意义的。这样

① 伍斯特战役，发生在 1651 年 9 月，克伦威尔平定苏格兰王党的叛乱中。——译者

② 亨廷登，是英格兰郡名，克伦威尔出生地。——译者

一种生性易激动的深情，蕴含在他的淳朴顽强的力量之中，它并不是虚伪的象征，而是与虚伪迥然不同的象征和保证！

奥列弗年轻时被送去学法律，有一段时间，他迷恋于或者据说是堕入年轻人的放荡生活，即使如此，他很快也就悔悟改正了。大约20多岁，他结婚成家，成为一个安分庄重的人。据说，“他退还了从赌博中赢来的钱”，——他认为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非常自然的。人们赞许他“皈依了”，这是一个崇高而真诚的人，从世俗的泥沼中的觉醒，认识到万物中奇妙的真理，——领悟到时间及在世上一切表现，全都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之上，并且认为人们生活的苦难尘世既是进天堂又是下地狱的门槛！ 245
奥利弗作为一个勤劳而有节制的农夫，在圣伊维斯与伊利时的生活情况，不是充分说明他是一个真诚虔诚的人吗？他与尘世的习俗断绝，认为凡俗追求的东西，并不能充实他。他耕耘土地，阅读《圣经》，天天召集他的帮工们和他一起礼拜上帝。他安慰被迫害的新教牧师，广交传教士。不仅如此，他还能亲自布道，——鼓励他周围的人要明智，摆脱时弊。凡此种种，有什么“伪善”、“野心”、“貌似虔诚的谎言”以及其他虚假的东西呢？我确信，这个人的希望寄托于：通过在现世的兢兢业业工作，顺利到达另一个更高尚的世界，以期在那儿好好生活。他不企求抛头露面，在世上对他有什么能抛头露面的呢？他把自己“永远置于极其严格的监工的监督之下”。

有一次，他却非常引人瞩目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因为别人都不愿为公众的苦难出头申辩，他就自告奋勇出面，我指的是贝德福德沼泽地带事件。当时没有人愿同当局诉诸法律，因而他就去

了。一旦事件结束,他重又隐退,去读他的《圣经》和耕耘土地。他"获得什么影响了?"他的影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其影响是使人们对他有亲身的体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公正、虔诚、通情达理而又果断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到 40 岁的时候,他自认为老了,已经到了死亡和永恒的庄严门口。正在这个时刻,他忽然有了"野心"!我绝不认为他是抱着野心去从事议会活动的!

他在议会中的成功,他通过战争取得的成功,是一个勇敢的人靠正当途径获得的成功,因为他的决心和才华过人。他向上帝祈祷,感谢胜利之神保护了他的安全,引导他胜利前进,经受了世上战乱的猛烈冲击,冲破了邓巴之围①的绝境,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神的恩惠不断,直至伍斯特战役"神的恩惠之冠"的来到。所有这一切对于深情的加尔文主义者克伦威尔来说,都是公正的、真诚的。只有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王党成员才是爱虚荣的。他们无信仰,不敬上帝,热衷于"头上的鬈发"、无聊的举动和繁文缛节,他们的生活远离上帝的意愿,不靠上帝,这种人才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们也不要对他参与处死国王一事进行非难。处死国王是件严重的大事!但是,如果人们同他作战,这种事情无论怎样总要发生。战争一旦发生,就要决斗断讼,不是他死,就是你死。调解就很难了;也许有可能,但更确切说是没有可能的。现在普遍认为,议会已经战胜了查理一世②,但不知如何适当对他处置。议会中

---

① 邓巴之围,1650 年 9 月克伦威尔在邓巴被围,后击败英国王党。——译者

②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25—1649 年在位)。实行反动封建专制、高额税收、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逮捕议会反对派领袖和拒绝纳税者,血腥镇压清教徒。1649 年 1 月 30 日,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议会判处其死刑被斩首。——译者

占多数的长老派①当时对独立派②有疑虑，极望加以处理，其实是对他们自身的生存感到焦虑，但他们处理不了。这位不幸的查理，在汉普登皇宫的最后谈判中，表明他自己是一个绝对不会妥协的人。他是一个根本不能也不愿理解的人。——他的思想不能丝毫反映事物的真正实质，而且更糟的是言不由衷。我们这样说他，并非刻薄中伤，而是对他深表同情。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一切已经被剥夺了，只剩下国王这个虚名。他仍然以为自己被外界尊为国王，幻想可以挑拨两派争端，靠欺骗双方妄图恢复往日的 247
权威。不幸的是，两派双方都发现他在欺骗他们。一个人的言论已根本无法使人了解其意图和想做什么，这样的人是不能与他通过谈判解决什么问题的。人们必须叫他滚开，或者把他干掉！长老派一再发现查理的欺骗和失信，可是在失望中仍然信任他。然而，克伦威尔却相反，他说："我们奋力战斗，难道为了换取一纸空文吗？"绝不！

实际上，我们处处可以注意到克伦威尔这个人果断而有见识的眼光，他热衷于讲究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事情，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真正洞察力。我坚决认为这样一个才智非凡的人物绝不能列入虚伪者的范围。虚伪的人追求虚假的外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自身的眼前私利；即便实际真理也需要真诚的人加以鉴别。对于议

---

① 长老派，英国清教徒之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长老管理教会，只要求国教（即英国圣公会）进行加尔文派的改革，后发展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间一度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议会。——译者

② 独立派，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各个教派独立自主，反对设立国教，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利益，以克伦威尔为领袖。——译者

会军的建设问题，在争论开始时，克伦威尔就提出忠告，要清除那些城市酒吧间招待和行为轻浮放纵者，而挑选忠于职守的、真实可靠的自由民来充实军队。这是一个有识之士的忠告。如果人们遵重事实的话，事实可以作证！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就是这种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这些士兵只怕上帝，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所畏惧。无论是在英国的国土上或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比他们更为真诚的战士。

人们也不要过于谴责克伦威尔对他们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在战斗中与国王较量，我就要把国王杀死"。这句话曾颇受非议。为什么对这话不要过于谴责呢？因为这种言论，是一个比国王们还要崇高的人向人们说的。而那些士兵们已将生死置于度外。照议会的官腔来说，就是"为国王"而战。但是，从我们看来，人们不能这样理解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随便说说，也不是油滑的冠冕堂皇之词，这完全是有关生死的庄重之事。这些话是战斗的号召，振奋人们狂暴地进行相互间的恐怖残杀，——唤发出人身上穷凶极恶的力量进行战斗。既然事情要这样做，所以就只能如此了。——在我看来，克伦威尔的成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既然他没有被战死，成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既有眼力又有胆略的人，定会步步高升，节节胜利，直至这个亨廷登农夫，不论你如何称呼，变成了英格兰公认最有权威的人士，实际上是英格兰国王，这是无须用魔法加以解释的！——

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陷入怀疑主义，陷入一知半解，缺乏真诚，即使看到真诚的事物，也认识不了，这才是可悲的事情。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世界来说，有什么祸害会如此灾难性的呢？它使人们心灵麻木，视而不见，没有识别事物的能力。人的智慧只

剩下了奸诈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中，派去一个真诚的国王，也无济于事。当他走马上任时，人们并不理解他。他们会轻蔑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国王吗？于是英雄在与微不足道人物的无益矛盾中浪费英雄才华，对时代鲜有成效。就其个人来说，他的确实现了英雄的一生，有很多建树，而且是那样的全面。但是，对于世界，相对而言，却没有任何建树。来自自然的粗犷朴实而真诚的人，在证人席上不会应答如流，在小债务的市场法庭上被当作骗子嘲笑。他还要受到奸诈的“侦查”。至于对一个能顶几千人的英雄人物，如诺克斯、克伦威尔，究竟是不是一个真的英雄人物，两个世纪来，争论不休。这样，上帝赐给人间最重要的赠予，被轻蔑地扔在一边。神奇的驱邪珍宝成了毫无价值的伪币，不能像几尼①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这种局面实在太可悲了。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如果 249
没有某种程度的纠正，那就无可救药了。不是要“识破骗子”吗？是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是要这样做的。但是，此外，还要能识别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人们不认识这一点，那么，一切知识有什么用，又怎么能去“识破骗子”呢？至于奸诈的聪明，虽然自以为有知识，但用这种方式去“侦查”，就会铸成大错。容易被骗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在一切受骗的人中，再没有比生活在对欺骗过度恐惧的人们的处境更加致命了。世界确实是存在的，世界内部具有真理，否则世界就不复存在了！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真的，然后，人们才能识别什么是假的，只有这样才是恰当的。

“要识别可以信赖的人物”，啊！这一天至今还是离我们很远。

---

① 几尼，指 1663 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合 21 先令，1813 年停止流通。此币采用几内亚黄金所铸，最初用于几内亚贸易，故名。——译者

惟有真诚的人才能识别真诚的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英雄，而且要有一个适合他的世界，当然，不是一个贴身男仆的世界。——否则，英雄就枉来人世！是的，这样的境界离我们尚远，但是，它一定会来到。感谢上帝，这境界显然正在来临。在它到来之前，人们有了什么呢？有了投票箱、选举权和法国大革命等等；——如果人们都像贴身男仆那样眼里无英雄，那么，所有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英雄的克伦威尔出现了，但一百五十年他也没有得到我们一张选票。因为不真诚和无信仰的世人是骗子的当然工具，也是骗子及其骗术产生的天然温床！在那种环境下，只有苦难、混乱和虚伪才可能存在，通过投票选举，我们只能改变骗子的形象，但是，他的实质依旧。贴身男仆似的世人，必须受伪装的英雄统治，受披着国王外衣的帝王统治。这个世界是他的，他是这个世界的！简言之，二者居其一：我们要么学会认识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和首领，情况会更好些；否则，永远受那假英雄的统治，——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在街道每个角落，开关投票箱哐啷声不绝，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

不幸的克伦威尔，——伟大的克伦威尔！这是一位不善辞令的先知，是不擅长演讲的先知。虽然，他有粗犷的洞察力，有质朴的真挚感情，却只能粗拙杂乱地勉强表达自己，比起那些善于华丽措辞的人们，诸如优雅的小福克兰①、好说教的奇林沃思②和圆滑的克拉伦登③之辈，就大为逊色！人们对他细加考察，就可看到：

---

① 福克兰(1610—1643)，英国国务活动家。——译者

② 奇林沃思(1602—1644)，英国牧师。——译者

③ 克拉伦登(1609—1674)，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英王查理二世枢密顾问官和大法官，著有《英国叛乱和内战史》。——译者

这样一个外表混乱窘迫，好似魔鬼显现，神志恍惚的人，几乎处于半疯状态；然而，他心中却有明确果断的活力。这样一个混乱的人，在他身上有严重的忧郁症，却有似星如火的洁亮光线，闪烁在无形的黑暗之中。这种忧郁症是什么呢？不就是他伟大精神的表现么？他粗犷情感的深沉温厚，对万物怀有的深厚同情，——他还要使深刻的洞察力，深入事物的本质，去驾驭事物，这就是他的病之所在。这个人的痛苦，像一般人经常患有的痛苦那样，是由自身的伟大精神引起的。塞缪尔·约翰逊也是这一类人物。他遭受不幸的折磨，有些精神失常。广袤的令人伤感的黑暗环境困扰着他——广袤得有如世界之大。这就是先知人物的特性，是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观察，努力去观察的人。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要把自己对克伦威尔众所周知的语言混乱的看法解释清楚。对他本人来说，事物的内在含义像阳光般的明亮，但是，他不能将那些素材用适当的形式明确表述出来。他沉默地生活着；整天萦绕在无以命名的浩瀚的思想海洋之中；按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会要求对它进行描述或表达的。凭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和行为的果断能力，我不怀疑他也能够学会写书，而且也能流利地说话。——可是，他做了比著书立说还要艰难的事情。这种人正是那种勇于承担人们安排给他的各种任务的人。智慧并不等于讲话和运用逻辑，而是明察和判断。美德、刚毅的气概、英雄气质，不在于言语的优雅动听，清楚而有条理，德国人说得好：德行，即有用、有才干或勇敢，就是说做事有勇气和能力。克伦威尔身上就具有这方面的基础。

再说，我们都知道，虽然他在议会中不善于演讲，却能传道，而且能狂热地传道，特别是他善于作即席的祈祷。这些都是他内心

思想的自由倾吐，并不需要讲究方法，需要的只是热情、深刻和真诚。克伦威尔惯于祈祷，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从事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始时都要祈祷。每当有模糊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和他的官吏们，总要聚集在一起，轮流祷告，不计时日，直到他们有了某种肯定的决策，用他们的话说，直到某个“希望之门”打开时，才解散。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他们含着泪水，热诚祈祷，恳求伟大的上帝怜悯他们，赐于圣光照耀他们。他们自认为是武装的基督战士，是一群基督教的兄弟们，向极其黑暗的贪婪的世界开火，那个世界不是基督的，而是贪婪之神的和魔鬼的。——他们在困境中，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向上帝恳求，他们绝不放弃上帝的事业。这时，圣灵之光在他们上空升起。——人类的灵魂究竟还能通过何种手段去获得比它更美好的光明呢？这种方式形成的意图，不正是最佳、最英明、应该毫不犹豫地遵照行事的吗？对他们来说，它像上帝的光辉闪烁在荒无人烟的无边黑暗之中，又像是夜空中的火炬，指引他们走过荒凉险峻的道路。事情不正是如此吗？在这样的时刻，有谁的灵魂能通过别的方法，而不是根本上依赖这种途径取得指引呢？——这就要求诚挚斗争的灵魂，在上帝即一切光明的赐予者面前虔诚地俯伏祈求，不论这种祈祷是通过清晰语言，还是无声的或者不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再没有其他办法了。这样做，难道是“虚伪”吗？人们对所有这种所谓“虚伪”的说法，已经听烦了。这样说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这种人绝不会构想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致力于权衡自身利害、似是而非的观点、争取选票和探听消息，他们绝对不会承认事物的真理。——克伦威尔的祷告，很可能是“雄辩的”的，甚至远远超过了雄辩，因为他的心灵是一个能祈祷的人的心灵。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讲话，并非像传说那样没有条理，杂乱无章。我们发现，即使在议会中，他和一切演讲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一样，是一个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者，讲话一开始就有分量。他那淳朴热情的表达，总是言之有物，吸引着人们。他不讲究修辞，而且鄙视它，厌恶它。他的讲话从来不事先写好讲稿。当时的记者们，看来也是非常坦率的，发给印刷工人付印的讲稿，正是他们笔记本上原原本本所记的东西。如果说克伦威尔是个老奸巨滑的伪君子，会在众人面前要花招，最终却对自己的讲演毫不掩饰，岂不怪哉！当他把自己的言论抛向公众之前，为什么不斟酌一下自己的措辞呢？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当然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粉饰，一切听其自然。

至于所谓克伦威尔“说谎话”问题，我们要作点评论。我认为类似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各方面有关的人发现他们自己上了他的当，各人都从这方面理解他的意思，而且也听他这么说的。瞧！他果然是在说谎！于是，他们就惊呼他是说谎大王。但是，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做法，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正是优秀的人物，而非虚伪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吗？这种人必须有所含蓄。如果他为人掏出心来，让乌鸦们乱啄①，他的事业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如使自己的内心像玻璃一样透明，是没有人能取得成功的。一个人总要斟酌一下，有多少想法可以向别人表露，甚至对熟悉的同事们都应如此。如果碰上有人无礼提问，人们对提问者的宗旨应是不告以实情。当然，尽可能不要说假话，就让他摸不着头恼！只要能够

---

① 如果他为人“掏出心来，让乌鸦们乱啄”，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第一章第一场。意为：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缺少适当的含蓄。——译者

做出准确的反应，这就是聪明诚实的人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克伦威尔是确认这种做法的。他常常以其下级各种小人物的口气讲话，对他们只说出部分想法。各个小团伙都以为他完全是为他们自己说话。以后，一旦发现他并不是自己的同伙，而有他自己的同伙，他们就恼怒了！难道这是他的罪过吗？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他肯定感到在这些人中间，如果他把自己的更深刻思想向他们和盘托出，其结果不是把他们吓得打颤，就是他们相信它，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周密小算盘遭到完全的破灭，于是，他们不可能在他的岗位上继续工作，而且，也许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伟人在小人物中必然遇到的事情。小人物非常活跃，非常得力，随处可见。他们的全部积极性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的，而在你看来，这种信念显然是狭隘的，不完美的，我们认为这种信念是个错误。但是，我们总是经常以此去干扰他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总是好心帮助吗？有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得很显眼炫耀，他们只是立足于某些虚弱的传统习俗之上。这些传统习俗，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对你来说，却是不足信的。如果抽掉了他们这种立足点，他们就会彻底垮台！丰特奈尔说："如果我手中掌握的全是真理，但我只能伸出一个小手指。"①

如果说，这种情况甚至在理论上是事实，那么，在实践的各个部门更是如此。不会保留自己想法的人，是成不了任何大事的。我们把这叫做"装假"，一切都是如此吗？如果有人把某个部队的将领叫做言行虚伪者，只是因为他没有将他所有作战计划的细节

---

① 该文中，后面还有一句："也许在使用中过了度，那小指就自行缩回"。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诗人，散文作家。——译者

告诉爱发问的每一个下士和士兵，你们会怎么想呢？——我可以这么说，克伦威尔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巧妙的，值得人们敬佩。在他的整个事业中，爱提问题的“下士们”像一个无尽的旋涡围绕着他混乱地转，他都能给予回答，只有观察问题极其真实的人，才能这样处理问题。我说过，这样的人，不可能是虚伪者，绝不能！对于这样一位在如此复杂的世事中曲折前进的人，人们还能说他什么呢？——

人们对克伦威尔这样的人，作出根本颠倒是非的判断，说他们有“野心”、“虚伪”等等，事实上，是流传甚广的两个错误所造成的。 255
第一个错误，在于把他们事业成功的结局，当作它的出发点与进程。庸俗的历史学家设想，克伦威尔早在剑桥郡的沼泽地带耕种时，就已经决意要当英国的护国公。他的前程早已作了详细安排，就像写好的戏剧剧本一样。然后，他用尽一切狡猾、欺骗的演出技艺，戏剧性地逐步展现出来。——他真是一个虚伪的、狡诈的魔术师或演员！这是彻头彻尾的颠倒是非，事情全部都颠倒了。只要稍加思索，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我们中间谁能对自己的一生预见多少呢？即使对不远的前程，也还是模糊不清，只是一些可能性、忧虑、试图、隐约出现的希望等等组成的一团混乱。这位克伦威尔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安排成戏剧形式，然后只要用他的变幻莫测的狡诈一幕幕作出戏剧性的演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看来貌似如此，但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这样。如果历史能将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忠实地记载下来，那么，多少荒诞不实之词就会自行销声匿迹！历史学家们确实会把他们记载的史实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来看看它的实际是否如此！对这位克伦威

尔的事迹，通常的历史书完全忽略了它，即使是最好的历史书也只是偶尔提及。实际上，要将它极其严格完整而又如实记下来，需要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这种才能一般学者简直不太可能。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能，甚至要超过莎士比亚。谁要能为友人写传记，谁就要用友人的眼力来观察在他全部经历中所观察到的东西。简言之，要通晓他的经历和他本人，很少有“历史学家”愿这样做。如果

我们能如此忠实地尽力反映，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扔在我们面前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所有歪曲克伦威尔形象的种种颠倒是非的攻击，多半就会消失。

第二个错误，在于“野心（ambition）”[①]这个字，我认为那是一个普遍性的错误。我们夸大了伟人的雄心抱负，误解了它的性质，把它误认为野心。伟人是没有那种意义上的野心的。惟有卑微的小人，才有那种野心。只要考察一下就可以了解，那种人因为不能出人头地而痛苦。于是，到处去显摆自己，焦躁地追求垂手可得的东西和权利，力求人们，也可以说乞求人们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一个伟人，把他捧为首领！这种人是天底下最卑鄙之徒，岂能称作伟人？这种卑鄙病态的、荒淫空虚的家伙，只配进医院的监护室，而不能当众人之王。我奉劝你们躲避开他。他不能安分守己，没有人对他注意，对他感到惊奇，为他写报道，他就活不下去。这说明了这种人的空虚，而不是什么伟大。因为他本身空虚贫乏，却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说实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伟人，甚至他不是一个拥有健全的和不论多么伟大素质的真正的人，都不肯受到如此深的折磨。

---

① ambition 一词，既有“野心”之意，又可作“抱负、志向和雄心”解。——译者

让克伦威尔被芸芸众生“关注”,对他能有何益呢? 他的创造主上帝早就关注他了。他,克伦威尔早已存在于世,怎么关注也改变不了他的本来面目。直到他头发灰白,已处于向老年的转捩时期,深感生命是有极限的,不是无限,而是有限,前程已是屈指可数,——在此以前,他一直安心致志于种田,读他的《圣经》。可是,现在竟说到了老年,他却按捺不住,一反常态变成虚伪人物。他要坐上镀金马车到白厅[①]去,受那些抱着成堆文件的秘书们纠缠, 257
“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不论你内心忧伤如焚,也不能完善地解决问题! 镀金马车能给他什么好处? 在他的生命中,不是早就有重要意图,存在着像天国本身一样的恐怖与光辉吗?! 这样的人生存着,已经置虚荣于度外,末日、最后审判和永恒:这些已是他一切思想和行为的背景。他的一生好像沉浸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思想”海洋之中,其情景非普通人能用言语表达的。当时的清教徒先知们称它为圣经,在他看来,圣经是伟大的,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因此,认为这样的人有“野心”,把他描绘成那种荒淫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极其荒唐的。这样的人会说:“收起你们的镀金马车和欢呼的群氓,让那些从事繁文缛节的官吏们和有权势的显要,随同其重要公务都统统离开。不要打扰我,不要打扰我,这种生活我已经受够了!”老塞缪尔·约翰逊是英国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他没有野心;“科西嘉的鲍斯韦尔”在公众面前扬扬得意,挥舞他缀有缎带的帽子。但是,伟大的老塞缪尔却不愿抛头露面,他遍及世界的灵魂包藏在自己的思想和忧伤之中,——什么夸耀,什么帽子缎带对灵魂有何益处?

---

① 白厅,是伦敦的一条街名,英国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指英国政府。——译者

是的，我再说一次，那些沉默的伟人啊！环顾世界何等喧闹空虚，言语空洞乏味，行为毫无价值，伟人喜欢在伟大的沉默帝国中反思。沉默而高贵的人们，分散在各处，在他们每一个部门中，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工作；没有晨报报道他们！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一个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这种人，那就糟了。正好像树林失去了树根，只剩下枝叶，——它必然很快枯萎，树林消失，化为平地！如果人们只会炫耀，空话连篇，无所事事，人们就要倒霉。沉默，伟大的沉默帝国，比星辰高，比地狱深！惟此崇高，其他一切都是渺小的。——愿我们英国人崇高的沉默本领长存。让那些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只能为金钱而喋喋不休地讲话而培养其独特的饶舌才能的人，——成为一片没有树根的非常翠绿的树林吧！所罗门[①]说，有时要说话，但有时也要沉默[②]。关于那位了不起的深沉的塞缪尔，正如老塞缪尔·约翰逊自己说的那样，他不为金钱和其他什么欲望而急于写作。人们也许会问他说："你何以不站出来说话，宣传你的思想体系，建立自己的派别？"他会答道："说实在的，我至今克制自己的思想，幸运的是我有自我克制能力。没有任何强大力量能强迫我说这些事情。至于我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不是为了宣扬的，而是我自己生活的依据，这对我来说，才是主要目的。然而又怎样看待'荣誉'呢？啊，是的，——正如老伽图[③]在谈到雕像

① 所罗门(公元前 977？—前 932？)，犹太史鼎盛时期的国王，以博学多才、聪明智慧著称。《圣经》中说他作"箴言三千句，诗一千零五首。"——译者

② 此语出自《圣经·传道书》(传说是所罗门作)第 3 章第 7 节。(中译文："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译者

③ 老伽图，(前 234—前 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他维护罗马传统，鼓吹毁灭迦太基。著有《史源》、《农书》等，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译者

时所说:广场上树起那么多人的雕像。如果有人查问老伽图的雕像在哪里,这不更有意义吗?”—— ——

现在,经过对这种沉默的仔细考虑,我认为有两种雄心:一种是完全应受谴责的;另一种则是值得称赞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已经规定伟大、沉默的塞缪尔不会长久沉默下去。希望出人头地的私欲,都被认为是可怜和可悲的。(《圣经》上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①这是至理名言。然而,我认为,人人不由自主地都有按照自然形成的不同品格发展自身的倾向,都要用言行体现自然安置在他身上的东西。这是正当的、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义务,是一个人所尽义务的最高表现。人生在世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表达:要施展你自身的本能,要按自己的才能去创业。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法则。柯勒律治恰当地指出:幼儿学说话,因为感到需要。——所以,我们说:要确定一个人雄心的好坏,就要考虑两个方面,即不仅要考虑一个人觊觎地位,而且还要考虑一个人与该地位是否相配,这是问题之所在。也许这个地位适合于他。也许他有一种自然的权利,甚至有义务去追求这个地位! 米拉波的雄心抱负是当首相。如果他是“当时法国惟一能胜任的人”,人们何必去指责他呢? 如果他不如此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能耐,怎能有更大希望的成功呢? 但是,那低能的内克②,他不能胜任,甚至自感无用,他被人

---

①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此句出自《圣经·耶利米书》第 45 章第 5 节。——译者

② 内克(1732—1804),法国路易 16 时期的财政总监和银行家。生于瑞士,曾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1790 年辞职隐居瑞士。著有《论法国财政》等书。——译者

突然抛弃，顿感伤心难过，当时他只好辞去职务，吉本[1]很可能为他遗憾。——我认为，自然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沉默的伟人也要力争表现自己。一切准备得太充分了，的确如此！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比方说，有人对勇敢的老塞缪尔·约翰逊，在其隐居的生活中，作了启示：说他有可能为祖国，为全世界作出无法估量的神圣功绩。完美无缺的天国律法，可以成为尘世的
260 法规。他每天祈祷，“愿你的国降临”[2]这个愿望终究会实现！如果你能使他信服这一判断，认为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么，这位伤感而沉默的塞缪尔，就会奋起参加这个行动！这个人的整个灵魂不就会爆发出神圣的光明，化作高尚的言语和行动的决心吗？他不是把一切忧伤和疑虑踩在脚下，藐视一切烦恼和矛盾吗？——他生活的整个黑暗环境不就会闪耀出灯火和闪电般的光辉灿烂吗？这才是真正的雄心抱负呢！现在我们来考察克伦威尔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上帝的教会蒙受苦难，宣传真理的真诚热情的传教士，被关进地牢，遭受鞭笞，戴上颈手枷，耳朵被割掉，上帝的福音事业被卑鄙的家伙践踏。所有这些情景，使他心头非常沉重。他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多年的考察、沉思和祈祷，感到人间无处能寻觅济世妙药，但他深信天上的救世良方一定会降临，——尘世那种虚伪而不公正的事情不可能永存。然而，曙光现已显露，经过 12 年沉默等待之后，全英国沸腾起来了，议会再次出现，正义有了代言人，无法形容的根据充分的希望，在人世再现。做这样一个议会的成员，难道不值得吗？克伦威尔就匆匆放下犁耙，去从事议

---

① 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6 卷。——译者

② 出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2 节。又见《新约·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10 节。——译者

会活动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议会的发言，——热情奔放，有独到的真知灼见。他在议会中活动，像一位坚强的真正巨人，战斗不息，——不断经受枪林弹雨之类的洗礼，直到事业最终获胜。曾经是不可一世的敌人全都被扫荡，希望的曙光变成了胜利和必然的明亮光芒。他成为英国最坚强的人物，成为全英国无可争辩的英雄。——克伦威尔的成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基督福音的律法，可以在当时世界上建树起来！约翰·诺克斯在他的讲坛上主张神权政治只是一种“热忱的幻想”，而讲究实际的克伦威尔，处身于最不平凡的混乱实际生活中，敢于设想把它变为现实。他认为，在基督教教会中，那些身居高位的最虔诚最聪明的人，应该去统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上帝的思想不是真实的吗？既然是真实的，那么，它不就是应该贯彻实行的吗？英国这位最坚强而讲究实际的、才智非凡的人回答说，是的！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高尚而真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深入一个政治家或一个人的内心中最高贵的东西吗？诺克斯把它作为重要的东西提出，但是克伦威尔则以其非常健全的理智，以及对世界的现状的体验，我想首次在历史上如此高度地把它表达出来。我把它看作新教发展的顶峰，是“《圣经》信仰”在尘世展现的最崇高的阶段。可以设想，如果它能向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明白表现，我们就会懂得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认识到我们渴望和祈求的一切，即作为对英国和世界的至善，是一件可以达到的事情！

因此，我必须指出，克伦威尔被狐狸般奸诈的人，以其狡猾、警觉和熟练的经验，当作“伪君子来侦查”，我感到是极为遗憾的事情。我们英国只有这样一个政治家，在我所看到的人中，惟有他的

内心确实存在这种目的。这样的人物，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个，可是他却受到如此对待。他的追随者，以十以百计，而反对他的却以百万计。如果英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嗨！那么，英国肯定是

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奸诈狡猾的人仍然坚持它解决不了问题，即在“一个无赖恶棍成群的社会中，怎么能通过他们的一致行动培养出忠诚的人来。”——这真是一个多么难于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在大法官法庭和其他地方看到！最后，直到上帝的正义愤怒，也由于上帝尊贵的恩惠，这个争议的问题开始停顿下来了。于是，对所有人来说，这个问题，显然是无法解答的。——

不过，关于克伦威尔及其意图，休谟[①]和他的很多追随者却要我们承认：克伦威尔起先是真诚的“狂热者”；只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就逐渐变为一个“虚伪的人”。[②]休谟对克伦威尔这种从真诚的狂热者到虚伪者的说法，后来被推广——用到穆罕默德等人身上。对这种说法，加以认真思索，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道理，不是很多，更不会是全部。真诚的英雄，他的精神境界决不会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太阳排斥不纯洁东西，其表面还有不祥的黑点，但是它自身不会熄灭，毕竟不会使太阳消失，变成一片漆黑！我敢说，伟大深沉的克伦威尔决不会落到这种结局。我认为，绝不会的。他是属于自然本身的勇敢的人，像安泰[③]一样，他的力量来自于与他的母亲——大地的联系。如果把他高高举起脱离了大地，

---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者，怀疑主义者。——译者

② 见休谟著《英国史》(1754—1762)。——译者

③ 安泰，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神波塞冬和地母盖亚之子。只要他身不离地，就力大无比。后被赫拉克勒斯识破，把他举到高空扼死。——译者

把他变成伪善与空虚，他的力量就会丧失。我们并不断言克伦威尔是个完美无瑕的人，从不犯错误，没有不真诚的东西。他并不是“完美无瑕”、“品行端正”而学问浅薄的教授，而是一个粗鲁的奥森[①]般的人物。他以诚实的工作去开拓坎坷路程，——无疑会有许多失误、违心的言行、过错以及不胜枚举的缺点毛病，时刻都会发生。他自己心里明白，上帝和他也都了解！太阳常常被遮蔽成暗淡无光，但是，太阳本身并不会失去光辉。克伦威尔弥留之际的遗言，是一个基督徒英雄的心声。他断断续续地向上帝祈祷，愿上帝评判他和他的事业，因为人们无法做到，惟有请上帝给予公正的和怜悯的评判。那些话真是感人肺腑。他低声道出了他那纯朴高尚的灵魂，他的一切苦难和罪孽到此终止，他就这样去见上帝了。

我决不会称这个人为伪君子！他怎么会是伪君子，滑稽演员，一生都在演戏，进行空洞无聊的吹嘘，追求无知百姓的喝彩呢？这个人在他头发灰白以前，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宁静生活；直到后来才站了出来，成为无可指责的公认的英国实际君王。一个人离开了国王的斗篷和四马拉的大马车等行头就无所作为了吗？总是被抱着成摞的官方文件的职员纠缠才算是幸福吗？出身低微的戴克里先[②]皇帝喜欢种菜；并非是不可估量的人物，乔治·华盛顿也有类似的情况。人们会说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愿意这样做。他的实际工作一旦在王位事务中消失——就把王位抛开！

同时，我们还要说，在人们的一切运动中，处处都离不开君王。这一点在这场真实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战争的一方，推举不出一个首领，而他们的敌人却能够，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怎样。

---

① 奥森，古代传奇《瓦伦廷和奥森》中的莽汉。——译者

② 戴克里先(245—313)，晚期罗马帝国皇帝(284—305 年在位)。——译者

苏格兰民族在信仰清教方面几乎全体一致，他们对此满怀热忱，意愿与共，而在岛的英格兰一端却远非这样。但是，苏格兰人中没有出现像克伦威尔那样的伟大人物，只有贫乏、胆小、犹疑和爱耍手腕的阿盖尔[①]之流，他们都没有追求真理的诚心，也没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们没有领袖，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内的查理一世保皇党却有自己的首领——蒙特罗斯[②]，这位一切保皇党成员中最卓越者，是个有才干的、性情豪爽的显赫人物，人们可以称他为英勇的骑士。我们看看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臣民无君主，另一方面是君王无臣民！臣民无君王则无所作为，而无臣民的君王，还能有所作为。这位蒙特罗斯带领一小股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野蛮人，以其不足的装备，像狂暴的旋风般猛冲训练有素的清教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接近 5 次，就战胜了他们。他在一个时期内短暂地掌握了整个苏格兰。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过是一个人，只因许许多多热情的人们中没有他的对手，所以就无力反对他！看来，在参加清教徒斗争的所有人中，始终不可缺少的人物，正是克伦威尔其人。他有眼力、胆略和果断，是惊涛骇浪的中流砥柱，——不管称他什么，却是他们实际上的国王。

然而，克伦威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遭到非难。他的其他行动都有拥护者，而且一般给予公正的评论，惟独对他解散残余议会[③]

① 阿盖尔(1598—1661)，是长老会首领，被处死。——译者

② 蒙特罗斯(1612—1650)，苏格兰将军，内战中支持查理一世，任苏格兰总督和军队总司令，兵败后，被判绞刑。——译者

③ 残余议会，即英国共和国时期，于 1648 年 12 月驱除约 100 名赞成同查理一世妥协的议员以后的长期国会。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于 1653 年 4 月 20 日将其解散。——译者

和就任护国公[①]没有得到人们原谅。他已经相当于英国的国王，是英国获胜派的领袖了。但是看来，他非得要有国王的行头不可，为了取得王位，他不惜堕入地狱，让我们对此稍作议论。

当时，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全都在清教徒的议会控制之下，于是产生了一个实际问题，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对上帝奇迹般地交付你支配的这些民族，应该如何进行统治？显然，长期议会中那些一百来个议员，他们掌握着最高权力，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对于制定宪法的理论家来说很容易解决，但对于克伦威尔说来，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觉得没有比它更复杂的问题。他征求议会的意见，问他们应该如何解决？这种事情本应由议会来确定。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他们用鲜血换来胜利，看来也应有某些发言权！虽然，这样做违背惯例，士兵们认为“我们一切战斗不能只是为了换取一纸空文。我们了解上帝已经通过我们的战斗赐予胜利，上帝福音的律法，应该在祖国确立，或者说尽力使它确立起来！

克伦威尔说，这个问题在议会中争论了足有三年。他们作不出结论，只是无休止地空泛议论。或许这种情况是由于议会机构本性决定的。看来，对于这种事情，除了空谈，还是空谈，是做不出任何决定的！然而，问题必定会得到解决的。议会中的 60 名成员，已经遭到全体国民的厌恶，加以鄙视，国民称它为残余议会，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那么，由谁和什么机构来接替呢？“自由议会”、选举法、某种立宪程序等，——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迫事情，人们必须作出回答，否则就会被它们吞没！你们是什么人，空

① 1653 年 12 月克伦威尔“任命”自己为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护国公。

谈什么立宪程序、议会法？你们杀死了你们的国王，进行了普赖德清洗①，谁要是妨碍你们事业的发展，你们就要以强者的法律将其驱逐流放。那时你们只剩下了五六十人在那里争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能从死板的公式而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回答！

这些问题最终是怎样解决的，至今仍是个谜。对这段历史深有钻研的戈德温②也承认他自己做不出结论来。当时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无能的议会仍然不会、也确实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而且意见分歧。每当出现众说纷纭实在不能统一的时候，他们只好一而再、甚至十次、二十次宣告暂时休会，——这使克伦威尔无法忍耐。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以一个对议会最有利的设想来谈；它是最有利的，虽然我相信它不是真的，但却是很有利的。

根据这种设想，在当时最危急的时刻，以克伦威尔及其下属为一方在聚会，以那五六十名议员组成残余议会为另一方在开会，克伦威尔突然获悉，残余议会在失望中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解决办法，在他们既恼怒又妒忌的失望中，想至少不让军队参与行动。这些人在议院中急忙通过一项改革方案，——规定议会由全英国普选，平均划分选区，自由投票等等！这种方案是非常有问题的，或许对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实行这个改革方案，要全英国人自由投票，行吗？看！保皇党确已默不作声，但并没有根除，可能在

---

① 普赖德(？—1658)，英国内战时期议会军军官。1648 年 12 月 6 日他在士兵的帮助下，清洗下议院中君主派分子，逮捕 140 多名议员，称为普赖德清洗。——译者

② 戈德温(1756—1836)，英国社会思想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他是诗人雪莱的岳父。著有《论政治正义，共和国史》(1824—1828)。此书研究 1649—1660 年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共和国史。——译者

人数上超过我们。况且，大多数英国人总是漠视我们的事业，只会袖手旁观或者顺从。人们不是靠人头数而是凭实力和影响去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赞同这些陈规和改革方案，那么，人们用激烈战斗获得的一切成果，又将付之东流，只落得一个希望或可能，甚 267
至连可能性也说不上！我们依靠上帝的力量和自己双手获得的成功，现在确实在世上掌握着，并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克伦威尔走在那些顽固的议员前面，阻止他们匆忙制定的改革方案出笼，——命令他们走开，不许再在那里议论。——对克伦威尔这样的举动，人们难道不能原谅他吗？我们就不能理解他吗？约翰·弥尔顿目睹所有这些情景，并能为其喝彩。这样，现实已经把那些方案准则消灭于未然。我想，大多数注重现实的英国人，肯定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这位坚强勇敢的人，由此遭到形形色色陈规陋习和肤浅推理的反对，他勇敢地求助于英国真诚的现实，看是否能支持他？奇怪的是，他力求以立宪的途径进行统治，建立某种议会支持他，但却未能成功。他建立的第一个议会，人们称它为不充分的议会，它可以说是一种名人的集会。这些人是由当权的大臣和清教主要领袖指名委派，在宗教界有名望、有影响和忠诚于真正事业的最杰出的人物，从英国各地集合起来制定方案。由他们来审核认可过去的东西，尽力安排未来的事情。他们被人轻蔑地叫做不充分的议会(Barebones's Parliament)。看来，这个名称用的是一个人名，此人名字是 Barbone，而不是 Barebones。——这是一个十足的好人①。他们的工作也不含糊，而是极严肃的现实。——这些有声望的清

① Barbone 是伦敦舰队街的皮革商，是该议会的成员。——译者

教徒是在作一次试验，看基督的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英国的法律。他们中有明智的人，有优秀品德的人，我想他们大部分是非
268 常虔诚的人。他们致力于改革大法官法庭。看来，他们是失败了，垮台了！由于他们无能为力，只得自行解散。于是，他们把权力重新交到大将军克伦威尔的手里，按照他的意愿和能力去处理了①。

他会怎样处理呢？这位大将军克伦威尔“已经提高到将被擢升为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空前危急的时刻，他自以为是英国惟一合适的权威人物，惟有他能挽救英国与极端无政府状态间的局面。这是当时英国形势和他所处地位的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他将怎么办呢？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决定接受这个事实，愿以庄严的公开仪式，在上帝和大众面前发誓宣告：“事情既然如此，我当竭尽全力而为之！”摄政体制和政府法规等，——这些都是事物的外部形式，需由法官、高级官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中热心人士”进行制定和审核。而就事情本身来说，已经处于势在必行的时刻，这完全是不可否认的，不这样做除了无政府状态，别无选择。不论信奉清教的英国能否接受，不过，说实在的，信奉清教的英国由此得以获救，免于自毁！——我相信，清教徒们虽然含含糊糊地抱怨，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十分真心愿意接受奥列弗这种破例的行动的。至少他和他们一起使局面得以改善，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要他们在议会中彬彬有礼地清晰表达，他们还有难处，因为他们总不能充分理解对它说些什么！——②

269 奥列弗的第二个议会，严格说来，是他第一个正规的议会，是

---

① 此处原书第1，2版为“他们任命克伦威尔为护国公，就各自散去”。——原书编者

② 以上一整段话，本书第1，2版中无，是第3版时首次出现的。——原书编者

根据政府法规中的规定选出来的。它确实召集起来，并进行了工作。——但是，不久便陷于护国公的权力、“篡位”等等，无休止争论的问题，因此，最早在合法的时候就注定要解散的。克伦威尔对于这些人的最终讲演是非常精彩的。对他的第三个议会，也是如此。他同样谴责他们的迂腐和固执。所有这些讲话，非常粗鲁混乱，但又显得极其诚挚。你们不禁会说，这是一位真诚而无能的人，不善于表达他的千头万绪的思想，而只会付诸行动！他虽然不善于表达，可是他的讲话意味深长。他注重“天意的产物”。他说，所有这一切变迁，屡获胜利和种种事件，并不是人为的预先安排和戏剧性的设计，既不是我，也不是大家。坚持那种说法的人，就是盲目的亵渎者！他以极其严肃的精神坚持强调这一点，尽其所能。克伦威尔好像在一个巨大黑暗的竞技场上表演，周围是一片混乱，但能预见到那一切，而且能用木头和线绳进行预先设计好的木偶戏演出！他说，这些事情不是人所能预见的，没有人能说出那一天能发生什么事情。它们是“天意的产物”，上帝的手指引导我们前进，从而使我们能最终达到彻底胜利，上帝的事业在这些民族中得以凯旋。所以你们才能作为议员聚集在一起，提出尽可能有条理的意见，使它在民众事务中合理可行。你们要运用你们的明智的忠告履行职责。“你们获得的机遇，是以往英国议会从未有过的。”基督的律法，即正义和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们祖国的法律。270

与此相反，你们却陷入了徒然的墨守成规，拘泥于法规章程，对我的就职，是否符合成文法，进行百般挑剔和无休止的追查，——要把整个事业重新搅乱，因为我任国家要职，没有公证人的证书，只是在战斗的旋风中听从了上帝的召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有你们的墨守成规的逻辑和贪欲的守则，而不遵奉基督的律法

来统治这个国家。“上帝会判定你们和我之间的是非。”他对他们的结束语是:任凭你们去纠缠法规公式,我行我的不拘一格的斗争、目标、现实和行动;“上帝会对你我之间的是非作出裁决!”——

我们在上面说过,刊印出来的克伦威尔的讲演辞,不成体统,内容混乱。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伪善者有意含糊其词,令人不可捉摸,是用混乱奸诈的胡言乱语来掩饰自己。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恰好相反,我却认为,那些讲话,能使人一眼看到这位克伦威尔的真面目。不仅如此,还能看到他可能的发展前途。只要相信他言之有物,并加以善意的体察,你就会发现束缚在那些断续粗糙而又曲折的表述中有真实的言语,从而会发现这位不善于辞令的人蕴含在内心深处的用意! 你会第一次开始认识他是一个有气质的人,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和不可相信的神秘怪物。在肤浅的怀疑主义的年代写成的有关克伦威尔的生平和传记,不可能认识和理解这位有深刻信仰的人。这些作品远比克伦威尔的讲演更为晦涩难懂。看那些作品,只会使你们陷入无比的黑暗与空虚。它出自“愤恨和妒忌”。克拉伦登爵士说:那种“愤恨与妒忌”,只是随心所欲地找碴儿、揣度和诡计,其目的在于诱使迟钝、稳重和温和的英国人放下犁耙和工作,卷入到反对这位最称职的国王的混乱狂暴的斗争中去! 人们如果认为其言之有理,不妨读一下那些作品。怀疑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写作,可以有杰出的才能,但是,实际上它却是不能胜任的,正好比盲人在拟定光学原理一样。

克伦威尔的第三个议会触到同第二个议会一样的暗礁而破裂。总是墨守成规的公式,要你们干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公证的羊皮书么! 真是盲从的空谈家们,——“嗨! 确实需要上述的权力,才能形成一个议会,但是我要成为一个护国公,需要

有更为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我这个护国公的权力,那么作为护国公的体现和创造物的议会权力又何从谈起呢?

议会道路行不通,只有采取专制政治的办法。由军事独裁者在其各自管辖区内,对保皇党分子和其他反对派进行强制的统治。既然议会法案不起作用,只好诉诸武力了。陈规公式无济于事,只得承认现实! 我将继续保护国外受压迫的新教徒;在国内委任正义的法官、明智的管理者,爱护真正的福音传教士,尽力使英国成为信奉基督教的英国,比古罗马更伟大,成为新教基督教的胜地。因为你们无法帮助我,我只能这样。只要上帝仍然赋予我生命,我当坚持这样做! ——有些人喊道:既然法律不承认他,为什么他不愿放弃职位,重新隐退呢? 这正是他们错误所在。对他来说,是不会弃职不干的。各个国家都要有首相进行统治,如皮特、蓬巴尔①、舒瓦瑟尔②等等。当他们在位时,他们的言论就是法律。但是这位首相是不能引退的。他一旦引退,查理的斯图亚特王朝和保皇党人等着要杀他,并将他的事业扼杀。所以,一旦上了阵,就不能退缩,不能倒退。这位首相除了进坟墓,绝无退路。

人们对克伦威尔的晚年感到遗憾。他抱怨上帝不断委以重任,他必须肩负重担直到死去。正如他妻子所述,有位老上校哈钦森是他的老战友,因有重要公务,出于无奈去找他。——克伦威尔以极其友好、温顺和安抚的气度“陪同他到门口”,恳求他的老战友与他重归于好,并表示他被过去非常亲密的、真诚的战友们所误解和冷漠,内心不胜痛苦。这位严厉的哈钦森坚持他的共和国准

---

① 蓬巴尔(1699—1782),葡萄牙国务活动家,1750—1777 年当权。——译者

②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国务活动家,曾掌握路易十五政府的实权(1758—1770)。——译者

则[1]愠怒而去。——当时，克伦威尔已是满头白发，他那强力手臂，随其长期活动而变得软弱无力！我还总是想到他那可怜的母亲，当时已经年迈，住在他的宫中。她是一位真正勇敢的妇女，他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诚实、虔诚的家庭里。她一听到枪响，就担心儿子被害。所以，他必须每天至少要去看望她一次，让她能亲眼看到他还活着。真是可怜慈母心！—— ——这样的人在世上获得了什么？他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他得到的是一辈子痛苦的辛劳奋斗，直到死去。他的声誉、追求的目标和历史地位又是什么呢？他的尸体被吊在铁链上，要说“历史地位”，——这就是他实际的历史地位！——但却是耻辱、指责、黑暗和不光彩的地位，以至于今天我在这里作为第一次宣告他不是无赖和骗子，而是真诚人物的一员，有谁会认为我不鲁莽呢！愿他安息吧。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业绩吗？我们能顺利地走在他用极其艰难的英
273 雄一生换来的道路，跨过他填平壕沟的尸体。当人们踩着它前进的时候，本不该唾弃它！——愿这位英雄安息吧。他并没有要求人们对他进行评判，也没有要求人们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公元 1688 年，清教运动平静下来了，其成果也得到了稳定。自那以后，整整过了一百零一年，又发生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次更为深刻、更难平息的大规模爆发。确切说来，这是新教运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行动。当时，人们为了惩办伪善的行为，凭借爆发的混乱，要使人类向现实和真实回归。我们把我们英国的清教运动称为新教的第二次行动。路德说：“在

---

① 此处本书原版 1,2 版原文为：Preshyterian formula（长老派的准则）。——原书编者

教会中”,“圣经是真实的,人们要遵照圣经行事”;克伦威尔则说:“在教会和国家事务中,要遵循实际上是上帝的真理行事。”人们必须回归现实,不能凭着似是而非的东西生活。法国大革命,或称新教的第三次行动,人们完全可以称它为新教运动的最后一次,因为人们不会比狂暴的长裤汉人更低下的了。他们处在最赤裸裸的冒险事实中,这是无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否认的。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必须坚定信心地从新开始建设。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也有自己的国王,——他没有可以向人们显示的公证人写的羊皮证书。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当代的第二个国王拿破仑。

我认为,拿破仑绝不是克伦威尔那样的伟大人物。他虽然在整个欧洲获得了巨大胜利,而克伦威尔的成功主要限于我们小小的英国。但是,正如踩着高跷的人看起来站得很高,然而,他的身材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认为,在拿破仑身上没有像克伦威尔的那种真诚,他的品格远不如克伦威尔。他没有接受神的感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能默默无闻地同这个宇宙威严的不可名状者相伴,不能如《圣经》上说的“与上帝同行”。①按他的说法,借此获得信仰和力量。潜在的设想和勇气,心满意足地潜藏着,然后,就爆发出像天空闪电般的光耀! 拿破仑处在一个不再信仰上帝的时代,一切无声的东西、潜在的因素都被视为虚无:他不能以清教徒的《圣经》作为依据,而是把贫乏的怀疑主义的《百科全书》作为出发点。这就是此人能做到的范围。虽然,能够做到这样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简练、敏捷,无论对何事都能说会道,比起我们伟大的克伦

① “与上帝同行”出自《圣经·创世记》第 5 章第 22,24 节。——译者

威尔极其混乱、不善辞令来显得也许渺小。他与“尽力想说而说不好的先知”相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复杂的骗子。休谟有关从狂热者向伪善者转变的说法，把它用在拿破仑身上更为恰当，有其正确性；可是把它用在克伦威尔、穆罕默德等人身上，——严格说来，就毫无正确性可言。在拿破仑这个人物身上，很早就显现出该受责备的野心因素。这种野心终于征服了他，从而使他和他的事业遭到毁灭。

“像公报一样不真实的”，这句话成了拿破仑时代的格言。他竭力为此辩解说：为了迷惑敌人，鼓舞自己部下的士气等等，这是必要的。总的来说，这样说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绝不能任意说
275 谎。从长远观点来看，拿破仑如果不说谎，他的情况会好得多。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任何眼前利益，而是为了寻求未来的影响，传播谎言有什么好处呢？谎言一旦被戳穿，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没有人会再次相信谎言者，即使他说的是真话，即使他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们也不相信他了。这就好比牧童谎喊“狼来了”故事的下场！——谎言不是实情，人们不能无中生有，说谎者最终将会一事无成，白费心机。

然而，拿破仑也有一种真诚。人们要区分什么是外表的不真诚和根本的不真诚。拿破仑那些外表的策略、花招与骗术，很多是亟应受到谴责的。可是透过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个人对现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感情，只要他有所依附，总要使自己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他的自然本性胜过他的文化教养。据布尔林奈[①]说，在航行到埃及的一个晚上，他的随从学者们热衷于争论不

① 布尔林奈(1769—1834)，法国外交官，拿破仑的秘书。——译者

能有上帝存在的问题。经过各种推理，他们确信已经得到证明，因而洋洋得意。拿破仑仰望星空，反驳道："先生们，真有才华。可是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无神论的推理像水一样从他那里流走了。这个伟大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谁创造了这一切？"在实践中也是如此。他像世上每个伟人或成功者一样，能透过一切错综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实质，而直接抓住它。当他的杜伊勒利宫①陈列出新的装饰，管事们向他赞美那些东西如何华丽，而又便宜。拿破仑不予答话，却要了一把剪子，从窗帘上剪下一根流苏，放在口袋里走了。几天之后，在适当的时刻，他把它取了出来，使他的装潢 276
人员感到震惊。原来那东西不是真金，不过是闪光的金属丝！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圣·赫勒拿岛②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仍然坚持注重实际和现实。他经常向他满腹牢骚的可怜的随从们说："为什么要空谈和埋怨呢？尤其是为什么要互相争论呢？这样是毫无结果的，它对人们是无所作为的。既然什么都做不成，空谈又有何益！"这样，在他们忧郁的抱怨声中，他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由此看来，就其真实本身来说，人们能说他没有一种信仰吗？在法国大革命中，坚持这种崭新的极度民主本身，这是一个不可抹煞的事实，整个社会的旧势力和旧制度，都不能阻挡，这是他的真正洞察力，而且投以良心和同情，——这就是一种信仰。他不是把那不明确的意义解释清楚了吗？"事业成功之门向有才能者敞开，工具属于善于使用的人。"这确实是真理，甚至是完全的真理。它

---

① 杜伊勒利宫(Tuileries Palace)，法国旧王宫，建于 1564 年，1871 年被焚毁。现在尚存杜伊勒利花园。——译者

② 圣·赫勒拿岛，1815 年 6 月 22 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再度退位，被流放此岛，1821 年 5 月 5 日去世。——译者

概括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任何革命所能有的意义。拿破仑从早期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且,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的军事职业的促进,使他理解民主政治。既然民主确实是大好事,就不可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个人对无政府状态是深恶痛绝的。1792年6月12日,布尔林奈和他坐在咖啡馆里,正好看到一群暴徒蜂拥而过,拿破仑对当权者不能阻止这些暴民深感不满。对8月10日的暴乱,他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指挥那些不幸的瑞士士兵,如果有人指挥的话,他们就能战胜。这样一种对民主的信念,并对无政府状态的痛恨精神,贯穿在拿破仑的所有主要事业之中,人们会说,通过他的辉煌的意大利战役直到里奥本和约对他的启示是:"胜利属于法国大革命,它明确批驳了妄称它是一种幻影的奥地利幻影!"此外,他还感到,而且确实地感到强有力权威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强大权威,革命就不能成功和持久。对既要破坏旧世界又有自我破坏的法国大革命,要控制驾驭它,以利其固有目的能够成功实现,使它变成有机体,而且能够在其他有机组织中生存和能形成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消耗破坏。这不就是他作为一生的真正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追求,而且确实是这样努力做的吗?经过瓦格兰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节节胜利,——屡建战功。此人有眼力,也有敢作敢为的精神。他自然高升到国王的地位。一切人们都看到他达到了这一步。普通士兵在行军时常说:"那些喋喋不休的律师们高居巴黎,光说不做!一切变得很糟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们应该去投奔我们的小伍长[①]。"他们果然去投奔了。不仅是他们,法国大部分人都如此。——就这样,这位职位低

① 小伍长,是拿破仑一世的绰号。——译者

下的拉·费雷团的炮兵中尉，一跃而成为总执政官，当上了皇帝，征服欧洲。自然，他会感到自己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我认为，就在这样的时刻，他的骗子因素占了上风。他一反过去信仰实际，转而信任不真实的东西。他竭力使自己与奥地利王朝、罗马教廷连结起来，与他曾一度清楚地认为是虚伪的旧封建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应该建立“他的王朝”等等，认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归宿就在于此！这个人陷入了强烈的错觉，他要信任谎言，这是令人可畏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他已经不 278
辨真伪了，这是对一个心地不正的人最严厉的惩罚。自我和狂妄的野心已成为他当时心目中的偶像。自我欺骗一旦产生，其他一切欺骗行为自然会滋长泛滥。他把自己身上可贵的真实性，用那些华而不实、虚伪做作、拙劣拼凑而成的东西淹没起来，以为这样就会更真实！他与教皇签订的虚假的政教协定①装作是天主教的重建，自以为这是破除宗教的方法，“对宗教有了免疫力”②。他的加冕典礼的仪式是在巴黎圣母院③由那位意大利的老怪物④主持授予皇冠。——正如奥热罗⑤所说：“典礼盛况空前，万事俱备，惟缺五十万人拼死将这一切结束！”⑥克伦威尔的就职是靠剑和《圣

---

① 政教协定是1801年，拿破仑与意大利籍教皇庇护七世(1742—1823；1800—1823年[在位])签订的。——译者

② 据查证，拿破仑的原话还有一句：“50年以后，法国就不再有宗教了。”——原书编者

③ 巴黎圣母院，法国著名教堂，建于1163—1257年。——译者

④ 老怪物，指教皇庇护七世，世俗名：基亚拉蒙蒂。此处“Chimera”指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译者

⑤ 奥热罗，皮埃尔·弗朗索瓦·夏尔(1757—1816)，拿破仑的军官。——译者

⑥ 此话是在拿破仑加冕典礼的第二天，奥热罗回答拿破仑关于典礼的想法。据布尔林奈的《回忆录》等书所述，原话中“五十万”，为“百万”。——原书编者

经》,人们应该承认他是真诚的实在。他佩带宝剑,怀抱《圣经》,没有任何邪念,这些不就是清教的真实象征、它的真实的盛装和勋章吗?过去曾是真实地依赖的东西,现在却被用来作伪装!但是,这位不幸的拿破仑算盘打错了。他过于相信人民容易受骗,看不到人们内心中除了饥渴之外还有别的要求。他错了,他像一个建造空中楼阁的人,不仅事业一败涂地,连人也落得粉身碎骨,离人世而去。

唉!这种欺骗的因素,在我们大家身上都会有的,而且只要有充分的诱惑就会发展起来。所以说:"不要带我们进入诱惑之中。"①但是,我认为这种欺骗因素的发展是灾难性的。凡是明显由这种欺骗性构成要素的事物,总归是暂时的。而且,不管它貌似巨大,在本质上却是渺小的。因此,拿破仑的事业,名噪一时,其结局如何呢?它像是火药爆炸时的闪光,又像是荒野干草的熊熊燃烧。一时间,似乎整个世界硝烟弥漫。不过,仅仅在一段时间以后,它消失了。然而,世界上的河山,天上的星空,脚下仁慈的大地,却依然如故。

魏玛公爵②总是鼓励他的朋友们说,要有勇气;这个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是非正义的,具有虚假性,是不会长久的。这种观点是真实的。这个拿破仑愈是对人民进行沉重践踏和残暴压制,总有一天人民会对他作出愈益强烈的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怀疑,他不惜失去自己最有利的炮兵阵地,或牺牲一个团

---

① 此语源出《圣经·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13 节。中译本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译者

② 魏玛,德国地名。魏玛公爵名为卡尔·奥古斯特(1775—1828),是歌德的朋友和保护人。——译者

的兵力也要把那个德国书商帕尔姆①杀掉！这显然是残暴杀害的非正义行为。不论他怎样涂脂抹粉，即使抹上一英寸厚的油彩，也掩盖不了他的真面目。这类残暴行为深深地激怒了人心，每当人们想起他，总是被压抑得怒火满目，——他们等待着时机！这一天终于来到，德国人奋起把他包围了。——诚然，从拿破仑的全程来看，他也做了一些正义的事情，做了一些自然法则许可的事情。至于他身上有什么真实性，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无谓的消耗。“事业成功之门向有才能者敞开”。这一至理名言，至今仍在到处明确显示出来，可是，他却在极不明确的状态下离去。他好像是一张巨大的草图，是一张粗略勾勒但又无法完成的草图。实际上，哪个伟人不是这个样子呢？也都是在这种粗略的状态下离去，令人遗憾！

按他在圣赫拿岛的表现，他的世界观总是悲观的。他似乎感到极大惊讶：他的一切就这样无可挽回了，他被流放到这个岛上，可是地球照旧绕着自身的轴心在转。他认为法兰西是伟大的，而且是无比的伟大，归根到底，在于他就是法兰西。他说：英格兰本身，天生只是法兰西的附庸，“是法兰西的另一个奥莱龙岛②”。从拿破仑的本性看来，天生就是如此。然而，核对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实际情况却是：——我拿破仑囚在这里！他对此迷惑不解，现实不符合他的设想；法兰西并不是无比强大，他不代表法兰

---

① 帕尔姆(1768—1806)，是德国纽伦堡的书商，因出售反对拿破仑的小册子(《被蹂躏的德国》)，并拒绝说出该书作者的名字，1806 年 8 月 26 日被拿破仑下令枪决于布劳曼。激起德国人民的愤怒。帕尔姆的故居和德国画家丢勒(1471—1528)的故居一样，成为该城市的名胜之一。——译者

② 奥莱龙岛，法国西海岸的岛屿。——译者

西，对这些情况，他都感到不可思议。真是一个“错误的心”，叫他去信从虚谎！[①]他身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简洁、明察、果断的意大利人性格，一度坚强而有力，却被法国虚夸的混浊气氛团团围住，多半被融消了。世人不是供他践踏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捆扎起来，成为他和法兰西的基座，世人所想望的目标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拿破仑极其惊讶，但又有何用？他已经穷途末路，而自然照旧有她自己发展的道路。他一旦脱离了现实，他就会被推翻，处于绝望之境而无从挽回。他终于沉沦在那里，感到极度的伤心，在无比悲痛中死去。——这位不幸的拿破仑，好似一件精美的工具，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以前，就过早地耗费掉了。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伟大人物！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最后，有双重的意思。因为我们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英雄们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研讨，最终就要结束了。我对此颇感不安。从事这样的工作，虽有很多苦恼，但苦中有乐。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是严肃和广泛的题目，我把它称作英雄崇拜，并不过分。我认为，这个课题深入到人生道路和世上至关重
281 要的奥秘，这是当前很值得阐述的问题。我们要用六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六天，才能把这个问题讲得更为透彻些。我本指望对这个论题有创新的论述，但不知是否做到了。为了把它讲完，我不得不以粗略的形式作了一个开端。由于表述仓猝，讲得片面不清之处，在所难免，有望大家评审和见谅。你们的宽宏、坚忍、诚恳以及寄

---

① 此语出自《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2 章，第 11，12 节“末日先兆”：“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译者

予厚望的支持与关照，我就不说了。在座的各位有造诣的、杰出的、美好的、博学的以及英国最重要的人物，耐心地听完了我粗略的讲话，我激情满怀，衷心地感谢诸位。最后祝你们大家平安！

人名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Abelard 阿贝拉 185
Abraham 亚伯拉罕 77
Abu Thaleb 阿布·塔里布 59,68
Adam Smith 亚当·斯密 28
Addison 艾迪生 91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128
Agamemon 阿伽门农 37,114,184
Alexis 阿历克西斯 148
Ali 阿里 66,67
Amleth 阿姆来斯 41
Antaeus 安泰 262
Atahualpa 阿塔瓦尔帕 31
Athanasius 阿塔纳西乌斯 26
Augereau 奥热罗 278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125
Ayesha 阿耶莎 66

Bacon, Francis 弗兰西斯·培根 118,120
Beatrice Portiner 贝亚德·波特纳利 99,108
Bellarmina 贝拉明 143
Ben Jonson 本·琼森 44
Bentham 边沁 87,198,199
Blake, R. 布莱克，罗 37
Boccaccio 薄伽丘 90
Boswell 鲍斯韦尔 16,211,221,257
Bourrienne 布尔林奈 275,276
Bozzy 鲍齐 211
Brunetto Latini 柏吕奈多·拉丁尼 103,106
Bunyan 班扬 7
Burke 伯克 188
Burns 彭斯 49,51,90,97,167,177(第五讲),188,192,193,216
Byron 拜伦 188,192

Cagliostro 卡格里奥斯特罗 51,201
Calas, Jean 卡拉斯 16
Camille Desmoulims 卡米尔·德穆兰 230
Can della Scala 坎·德拉·斯卡拉 101,102
Cato, Marcus Porcius 伽图 258
Caval Cante 加佛尔 106
Charlemagne 查理曼 70
Charles First 查理一世 246 280
Charles Second 查理二世 237
Charles Fifth 查理五世 154
Chatham 查塔姆 201
Chillingworth 奇林沃思 250
Choiseul 舒瓦瑟尔 271
Chosroes 科斯洛埃斯 63
Clarendon 克拉伦登 250
Coleridge 柯勒律治 103,140,259
Columbus 哥伦布 136

Coriolanus 科利奥兰纳斯 120,124
Cowper 库柏 162
Cranmer 克兰默 134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奥利弗 164,209,225(第六讲)

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里盖利 26,41,89(第三讲),134
David,the Hebrew King 希伯来王大卫 53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263
Diodorous 狄奥多罗斯 56
Dogberry 道格培里 125
Dominic,Saint 圣多米尼克 134

Eck,Dr. 埃克博士 143
Eliot 埃利奥特 238

Falstaff 福斯塔夫 120
Farinata 法利那 106
Fichte 费希特 91,179
Fontenalle 丰特奈尔 254
Francesca 法朗赛斯加 108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萨克森的选帝侯) 150
Frigga 弗丽加 21

Genlis 热莉丝 213
George,Duke 乔治公爵 161
Gibbon 吉本 259
Giotto 乔托 98
Giovanna 焦凡娜 110
Godwin 戈德温 266
Goethe 歌德 23,41,85,91,120,181
Gray 格雷 39
Grimm 格林 21,27
Grotius 格劳秀斯 50,243

Hager 夏甲 57
Hamlet 哈姆雷特 41,124
Hampdam 汉普登 238,239
Hela 赫拉 23
Heraclius 希拉克略 63
Hercules 海格立斯 156,205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尔德 175
Hogstraten 霍格斯特拉顿 143
Homer 荷马 37,39,94,103,113,128
Hrolf 赫罗尔夫 37
Hume,David 大卫·休谟 167,262(评克伦威尔)
Huss 胡斯 151
Hutchinson 哈钦森 238

Jack 杰克 41
Jean Jacques 让·雅克(即 Rousseau 卢梭) 213
Jean Paul 让·保罗 (即 Richter 里希特尔) 11
Jerome 哲罗姆 151
Johnson 约翰逊 16,49,77,90,125,177(第五讲),191,193,203,205,210,215,221,250,257,258
Juliet 朱丽叶 120
Julius the Second 尤利乌斯二世 152

Kadijah 赫蒂彻 61,66
Karl Auguest 卡尔·奥古斯特(即魏玛的公爵) 279
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 159
Khosrow 哥士娄(即 Chosroes 科斯洛埃斯) 63
Knox 诺克斯 132(第四讲),164,261
Kranach 克兰纳赫 163

Laud 劳德 235
Leo Tenth 列奥十世 151
Lockhart 洛克哈特 219
Louis Fourteenth 路易十四 90,231
Ludlow 勒德洛 238
Luther,Hans 汉斯·路德 154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26,49,132(第四讲),146—149,203,229—230

Macbeth 麦克白 124
Magdelena 马达伦娜 162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马尔巴勒,约翰·丘吉尔 125
Mary 玛丽女王 171
Meister 麦斯特 85,91,125
Milton 弥尔顿 188,267
Mirabeau 米拉波 51,90,209,218,220,259
Montrose 蒙特罗斯 264
Morton 莫顿 171
Moses 摩西 53,77,184
Muhammad/Mahomed/Mahomet 穆罕默德 50(第二讲),178,203,209,210
Muhammadanism/Mehometanism 伊斯兰教 48
Murray 默里 175

Napoleon 拿破仑 51,90,96,113,145,157,209,223,225(第六讲),274
Neal 尼尔 165
Necker 内克 259
Nelson 纳尔逊 37
Niebuhr 尼布尔 231
Novalis 诺瓦利斯 12,66,123,233

Odin 奥丁/沃丁/欧丁 1—48(第一讲),4,49,129,134,143,178
Olaf 奥拉夫 45
Orpheus 奥尔甫斯 134
Osborne 奥斯本 204
Othello 奥瑟罗 120

Paley 佩利 87
Palm 帕尔姆 279
Petrarch 彼特拉克 90,101
Phalaris 法拉里斯 200
Pindar 平达 46
Pitt 皮特 193,271
Plato 柏拉图 8
Plutarch 普鲁塔克 212
Pluto 百路督 106
Pococke 波科克 50,243
Pombal 蓬巴尔 271
Pope 蒲柏 39
Pride 普赖德 266
Prideaux 普里多 75
Pym 皮姆 238,239

Racine 拉辛 231
Raphael 拉斐尔 107
Richter 里希特尔 11,160,224
Rochester 罗彻斯特 237
Rollo 罗洛公爵(即 Hrolf 赫罗尔夫) 37
Rousseau 卢梭 177,193,212

Sale 塞尔 55,74,78
Samson/Sampson 参孙 91,199
Samuel Johnson 萨缪尔·约翰逊 (见 Johnson 约翰逊) 17
Saxo Grammaticus 萨克森·格拉马蒂克 27,41,93
Schiller 席勒 31,226
Seid 赛德(穆罕默德的信徒) 66,82
Sergius 赛修斯(曾与穆罕默德同住的僧侣) 59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23,41,42,89(第三讲),94,115,116,134
Silvestre de Sacy 西尔弗斯特·德·萨西 56
Snorro Sturleson 斯诺罗·斯特莱森 19,27,31
Solomon 所罗门 53,93,258
Southey 索塞 193
St. Chrysostom 圣·克里索斯托 12
St. Pierre 圣·皮埃尔 215
Staël, Madame de 斯塔尔夫人 215

Stewart 斯图尔特 219

Tacitus 塔西陀 106
Tartuffe 达尔杜夫 238
Tetzel 台彻尔 141,143,151
Thomas Lucy 托马斯·露西 116,129
Tieck 蒂克 103
Torfaeus 托尔费乌斯 27
Turenne 蒂雷纳 90
Turner 特纳 5

Uhland 乌兰德 40
Ulfila 乌尔费拉 24

Vane 范内 238
Vercell, Madame de 德·维齐丽夫人 214
Verges 弗吉斯 125
Vigil 维吉尔 106
Voltire 伏尔泰 16

Walpole 沃尔波 201
Walter Raleigh 沃尔特·雷利 134
Walter Scott 沃尔特·司各脱 61,167,215
Washington 华盛顿 239,263
Watt, James 詹姆斯·瓦特 167

主 题 索 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Able - man 能人 229(寻找的途径), 225,226

abstinence from wine 禁酒 80

act 行动:三次反抗行动(路德新教、英国清教和法国大革命) 142,273

Adam 亚当 144

adoration 崇拜 13,16,25

Agincourt, bettle of 阿金库尔战役 126

allegory 寓言 6,7,30,35

Almanacs 历书 21

alti guai 深沉的呻吟 102

ambition 野心,抱负 256(克伦威尔)

Anabaptist 再洗礼派 159

anarchist 无政府主义者 233(革命者貌似)

anarchy 无政府状态 142,276

Antichrist 反基督 16

Anti-Laudism 反劳德主义 241(参见235)

Apocalypse 启示录 231(法国大革命)

Appearance 现象 42(外观),91(现象深处),179(费希特)

appetite 肉欲 81(任何宗教不能诱以肉欲)

Arabs 阿拉伯人 54

Ark of Cavenant 约柜 140

Ark of Testimony 约柜 12

art 艺术 19[潜意识的艺术,指《新埃达》(the Younger Edda)或《散文埃达》(Prose Edda)]

Art of Writing 书写艺术 183(发明中最神奇),184,185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127

Asgard 仙宫 20(北欧神话)

Assuredly 确信 83,84(古兰经的箴言)

Atheism 无神论 199

Atheistic Thinker 无神论思想家 10

Austerliz battles 奥斯特里茨战役 90, 277

Balder 鲍尔德 21,40(真诚同情的动人故事)

baresark 狂暴武士 240

Beautiful 美 93(美高于善,美包含善;真正的美,不同于虚假的美)

beauty 美 11,93(深刻的本质)

Bedouin 贝杜因人 55,76

belief 信仰 35(人类信仰史上独特的时代),66(信仰是上帝使人知道神迹——诺瓦利斯语),136,200(信仰过程难描述)

believe 信念 135(不会与祖先的信念完全相同)

Benthamism 边沁主义 198,199,202

Bianchi 白党/比安 100

Black Stone 黑石 56,139

Book 书籍 184(实现奇迹),185,188(也是牧师);书籍的作者:182(最突出

的问题),193(无与伦比的教士)
bravery 勇敢 166(比古代海盗头子逊色)
Brobdignag 大人国,23,41
Bugler 工作笨拙的人 180(费希特论)
Bull 敕令 153
Byronism 拜伦主义 109

Caabah 克尔白 56
Caabah Black-Stone 克尔白黑石 56,139
Caliph 哈里发 115
Canonised 尊为圣者 97
Canopus 老人星 11,139
Cant 假冒为善 141 (Sincere-Cant 诚心的伪善)
Caput-motuum (复 Capita mortua)渣滓(古代炼金术中指蒸馏或升华以后的废料)199
Cardinal 红衣主教 97
Catholicism 天主教 117(中世纪的天主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归因),135(但丁时代的天主教何以不能延续),136,157
Cavalier 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皇党成员,246,264
chants 圣歌,赞美诗 19
chaos 混沌 4
Chartism 宪章运动 202
Chiaroscuro 或明或暗 99(但丁的知识情况)
Chimera 怪物 155(三重冕的怪物),230,278(意大利老怪物——教皇庇护七世)
Christian 基督徒 22,59(基督教 Christian Religion),131(民族心声),263(基督徒高尚的心声——克伦威尔的遗言)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3,16,17(神圣的创始人),45(挪威国王的引进),65(基督教的精髓),87(基督教的变态),112(与北欧异教的差异),113(与非正宗基督教的差异)
Commedias that come out divine 神的喜剧(即但丁的《神曲》) 105
conclave 红衣主教团 141
concordat 政教协定 278
Consummation 世界之最后破灭 45
conversion 皈依 70(萨克森皈依基督不是通过讲道),149(路德),244(克伦威尔)
Council 宗教会议:Councils of Trebisond 特拉比松德会议 26,Councils of Trent 特兰托会议 26,Constance Council 康斯坦茨公会议 152
Courage 勇气 112(原始思维主要公认的美德)
Covenanter 誓约派 168
creed 信条 18(挪威人的),240—241(加尔文教派的)
Criticism,philosophy of 批判主义的哲学 31
crosier 权杖 174
Cyclopædia(= encyclop(a)dia) 百科全书:80(容易忘记神性) 274

Day:Great Day 世界末日大审判 83
Death: 死神 23;穆罕默德论人生与死亡 62;Sentence of Death 末日判决 232
decree 天意 72
definition 94(多少都带随意性)
Democracy 民主 188(不可避免)
Devil 魔鬼 160(路德蔑视魔鬼留下的奇特纪念品)
Diet of Worms 沃尔姆斯会议 154
dignitary 显贵要人 14(好比钞票代表金子)
Dilettantism 浅尝辄止/浅薄涉猎 84
deliquium 狂热状态 49
Dios 上帝/神 31
disorder 无序 173,233,234
ditch 壕沟:the ditch of Schweidnitz 施韦

德尼茨的壕沟 137,168
divineness 神性 80(容易忘掉)
Divine Right 神权 228
Divinity 神 29
Dominic,Saint 圣多米尼克教派 134
Doom 末日审判 231
doubt 怀疑 200(怀疑本身并非罪过)
duel 决斗 70,71(自然是决斗的公断人)
duration 绵延 44
duty 义务 35(道德义务),72—73(最好界定),112(人类义务律法——基督教象征)

effluence 流出物 13(忠诚——英雄崇拜的流出物),29(奥丁——神的流出物)
Egoism 唯我主义 213(卢梭的缺陷)
eidolon 幻想的形象 138
Elector 选帝侯 171
Encyclopedism 百科全书派 17
eternity 永恒,永生 10,83,84,165,203(时间在两个永恒间的闪光),212(永恒中不会没有北极星),245
etymologist 词源学家 21(格林)
etymology 词源学 27(格林以词源学否定奥丁)
Evil 恶 35(古代北欧人观点),111(但丁论)[参见 Good 善]
Existence 生存 135(但丁论人类的生存)

fable 寓言,30,35,46
faculty 才能 121 (给莎士比亚才能的定义——超凡的智力)
Faith 信仰 35(与寓言),117(但丁歌颂的主旋律——基督教信仰)
fancy 幻想 8,122
fast 斋戒 80
Fatish 偶像 140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36(封建主义的末日),157
Flight 出逃 69,73(麦加迁徙)
form 形式,仪式 158(Romish forms〈贬〉天主教仪式),198(旧形式毁灭不等于永恒实体的消亡),236(真正的与不真实的形式),237(清教的形式)
formula 准则 207
formulism 公式主义 240
Francesca and her lover 法朗赛斯加和她情人 108(故事)
Freemason 共济会成员 117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36(宣告封建主义的末日),157(新教生命力的很重要标志),164(卢梭被迫以悖论激发),202(根源),216(狂热鼓吹者——卢梭);142,273(第三次反抗行动)
Frigga 弗里嘉 40(白神的母亲)

Gabriel 加百利 65,76
Gehenna 盖汉纳 111
Ghibelline 皇帝派 100
gift 天赋,赠与 121(自然本身的天赋——各类英雄的首要素质),118(莎士比亚是大自然慷慨的赠与)
gifted man 天才人物 107(在于看本质)
Globe Plaghouse 环球剧院 126(与莎士比亚的关系)
God 神,上帝 3(plurality of Gods 多神),10(Almighty God 全能的上帝),12(Highest God 至高无上的上帝),21(God Donner or Thor 唐纳神或托尔神;God Winsh or Wish 希望之神),21,40(White God 正直之神/白神/昼神),45(Supreme God 至高无上的神),45(与巨人决斗),52,138,139,155(Word of God 上帝的道),218(Peasant-god 农民之神——彭斯),228(道德行为中上帝的约束力)
Godhood 神性 199(排除神性是最严重

的错误)
Good 善　35,64,111(但丁论善恶,万物之两极),114(穆罕默德把善恶混为一体)
Grand-Monarque　伟大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211(仆人眼里无君主)
Guelf　教皇派　100
guillotine　断头台　216

Habeas-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　168,238
Hall of Odin　奥丁神殿　36
hallucination　幻觉　4
Heshem　哈西姆家族　58
heart 心声　207(约翰逊道出自然的心声)
heathen　异教徒　22,139
heathenism　异教　3,199
Heaven　上帝,天堂,天国　12(对人的膜拜,就是对上帝的尊敬),63(穆罕默德关注天堂),102(但丁的天堂),127
Hegire　希吉拉　68,69
Hela　海拉/赫拉　36,40,117,196(死亡女神)
hell　地狱　63,85(穆罕默德论),102(但丁论)　106(Hell of Dite 地帝城)
hero　英雄　六类英雄:1(神明英雄),48(先知英雄),89(诗人英雄),132(教士英雄),177(文人英雄),225(帝王英雄);63(英雄的首要特征),178,195、196(文人英雄不幸的遭遇);197(Half-Hero 不完全的英雄),249(Sham-Hero 伪装的英雄);211,239,249(贴身男仆眼里无英雄)
Heroarchy　英雄统治　13
heroic quality　英雄品德　179
heroism　英雄行为,英雄品质 2,4,63,96,196,225
hero-worship　13(社会的基础;基督教的萌芽),18(没有英雄崇拜就没有人类历史),48(第二阶段),141,145、146(如何理解),232(无比珍贵)
history　历史　15(世界历史)
Hedman　受雇佣的捉刀人　180　(费希特论)
Homoiousion　本体相类　72,73
Homoousian　本体同一　72,73
Humility　谦卑　137(基督教的谦卑,更高贵的勇敢)
Hymir　海米尔　21,41
Hynde Etin　海因德·埃丁　41
hypochondria　忧郁症　244,250(克伦威尔患)
hypothesis　假设　5(关于异教的假设)

Iconoclast　反对崇拜圣像者　235
Idea　理念　91,179,181,182(世界的神圣理念——费希特)
idol　偶像　64,138,139
idol-breaker　捣毁偶像者 153(路德)
idolatry　偶像崇拜　62(阿拉伯人),72(毫无意义),138,139,140,236
Igdrasil Tree　伊格德拉西尔树　23,116,117,196
image　偶像　139
imagination　想象　122
imbroglio　(意)错综复杂的局面(或情节)　7
immensity　无限　10
impersonation　人格化　20
inane　无限的空间　79
Incarnation　化身　5
Independence　独立　142,145,246(独立派)
Independent　独立派　246,281
Indulgence　赦罪券　151,152　(参见 Pardom of Sin)
Inferno　地狱　104
infinite　无限　86,133
infinitude　无限　94(诗人身上的特性)

insight 洞察力 122(不同形态),127(莎士比亚)
Intellect 智者 123(莎士比亚)
Invisible 上帝 3
Ishmael 以实玛利 11,57,183,190 (Ishmaelites 以实玛利的后代)
Islam 伊斯兰教 64(歌德论),65(伊斯兰教的精髓),65(基督教的一种形式)
ism 主义 5

Jötun 巨人,巨魔,20,40(the country of Jötuns 巨人国),42 Jötun-land(巨人国),45,138,148
Jötunheim 巨人国 44
Judgment, the Day of 世界末日审判 83,86,106,163
Judgment, Private 自我判断 141,142,143
justice 正义 45
Justice, Everlasting 最后的审判 111

Keblah 喀巴拉 57
Khadijah 赫蒂彻 61
King 国君,国王,帝王 14(有见识和有才能的人),225(第六讲),227(君权神授),228,229(教会的领袖)
Koresh, Quraish, Quraysh 古莱氏部落,古莱氏人 58,63,141

Lamaism 喇嘛教 5,6(有某种真实性)
language 语言 45
laughter 笑,笑声 125(笑意味同情。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laurel 月桂树 98 (象征荣誉——但丁)
lavation 沐浴 80
law 法则,法律,规律,律法 51(Nature's laws 自然的种种法则),64(the Law of the Whole 总法则),65(Law of World 宇宙法则),215(世界没有法律——莎士比亚剧中语),227(Law of Gravition 万有引力规律);265 the Law of God's Gospel(上帝福音的律法);269(Christ's Law 基督的律法);269(Law of this Land 祖国的法律)。
Liberty and Equality 自由与平等 142,145
life[1] 人生 148(路德),134(但丁歌颂人生哲理),134(莎士比亚歌颂人生实践)
life[2] 生命 34,62,115—116(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
lily 百合花 93(《圣经·马太福音》语),187
Literature 文学 157(德意志文学),167(苏格兰文学),187(自然的启示),215(绝望文学)
Logic 逻辑 65(最严密的),99(亚里士多德的)
Loke 罗克(即守护神 Demon) 20
lore 口头传说 39(古代北欧传说)
loyalty 忠诚 13(英雄崇拜的流出物)

Maker 创造主 203(卡莱尔坚信)
Malebolge Pool 马纳波其之渊 102(地狱中第 8 圈名称),135
man 人 52(伟人的首要定义),58(Ten Men 十圣人),58(Divine Man in Judea 犹太人耶稣),177(Man of Letters 文人学者。第五讲),190(文人的至上地位),191(文人的贫困)
manifestation 显现 79
Mayflower 五月花号 165
mechanism 机械性 199 (宇宙中的机械性)
Medinat al Nabi 麦地那—安—纳比(意即先知之城) 69
meditation 沉思 42
melody 旋律 95(隐藏在事物最深处的奥秘)
Mendicant Orders 托钵僧教团 191

Midgard-snake 米德加蛇(即 the Great World-serpent 尘世巨蛇) 44
miracle 奇迹 10
miraculous 神迹 79
missionary 传教士 21
monk 修道士 148(路德)
Moral Law of man 人的道德规范 112(基督教)
morality 道德 122 (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智慧)
mosque 清真寺 67,82(穆罕默德最后一次去)
motive 动机 199 (动机论)
Mountain of Purification 净界山 109,136
Mythist 神话学家 31(古希腊的)
mythology 神话 1,18(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20(Northland Mythology 北国神话,主要特征:自然的人格化),25(北欧神话之源)
Mythologist 神话学家 184
mythuses 神话 38(北欧神话与印度神话的近似关系)

Nanna 娜娜(白神波尔德的妻子) 40
Napoleonism 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279
nature 自然 12(人类幼年时期对自然中神性的感受),20(北国神话把自然人格化),62(大自然深处的声音),68(真理出于自然本身),80(穆罕默德确信自然力和自然法则),90—91(自然界造就伟人的多样性),123(自然的心声——莎士比亚),129(自然力——伟大人物的渊源),164(自然之子——路德),205(在虚伪时代自然之子的再现——指三位文人英雄)
necessity 必然性 64,135(万物的本性)
Nemean Games 尼米亚竞技会 46
Neptune 尼普顿 46(海神)
Neri 黑党/内里 100
nescience 无知 9
Nessus-shirt 涅索斯衬衫 205
Nestorian 聂斯脱利派 59
New 新事物 157,158(充分肯定)
nomenclature 术语 10(无神论的科学术语,不能自圆其说)
Nonentity 非存在 181(费希特),274(虚无)
Norn (北欧神话中)命运女神 23
Nothing 虚无 79,231

Order[1] 有序,秩序 173,233,234
Order[2] 教团 150(奥古斯丁教团与路德)
Odinism 奥丁精神 143
Old 旧事物 157,158(应正确对待),206(约翰逊深信)
Originality 创造性 179,206(本质不在于新)

paganism 异教 1,4,5,6,18,22,112(本质;与基督教的差异)
Pandora's Box 潘多拉盒子 196
Paradise 天国 85(穆罕默德)
paradiso 天堂(但丁) 104,108
Paradox 悖论 193
Pardons of Sin 赦罪券 141
Parliament 议会 188(旧时的议会),260,264,266(Rump Parliament 残余议会),265(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267、269、271(克伦威尔的三个议会)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56,126(莎士比亚)
Peace 安宁,和平 85,157(路德)
Petit Caporal 小伍长 277(拿破仑一世的绰号)
Phalaris-Bull 法拉里斯铜牛 200
phantasm 幻影 140
phenomenon 现象 42

Phoenix fire-death 凤凰自焚 45
Pit 地狱 160(路德)
poem 诗歌 19,113,114(但丁的诗歌价值)
poet 诗人 19(斯堪的纳维亚的诗人),52,89(诗人英雄的特性),91(和先知的区别与联系),93(不可能完美无瑕),94(世界诗人——卡莱尔借用莎士比亚用语),95(预言家诗人),95(以音乐方式思想的人),120(首要才能),160(路德)
poetry 诗 94(真正的诗与纯言语的区别),95(有音乐的思想),97(Saint of Poetry 诗圣——但丁、莎士比亚)
Pope 教皇 5,97
Popedom 教皇制度 157
Popery 教皇制 150,157
portrait 画像 98,99(但丁),163(路德)
prayer 祈祷,祷词 80(穆罕默德教一天五次),82(穆罕默德的遗言)
Presbyterianism 长老会教义 164,246(长老派)
Presence 显现 180(上帝的显现——费希特)
Presidents of the City-Watch 守城官 125
Pride's Purges 普赖德清洗 266
priest (传)教士 132(人民的精神首领),133(教士的最终目的),127(中世纪天主教的传教士——但丁),127(宇宙教会的传教士——莎士比亚),128(人类传教士)
Priestcraft 教士的权术 4
Priesthood, perpetual 永恒的教士 180(文人学者)
printing 印刷术 183(产生),186
Private judgment 自我判断 162
Progress of the Species 物种进化 135
property 属性 412(事物不能离开属性——黑格尔)
prophet 先知 52,66,113(古代先知),127(有特色的先知——莎士比亚),128(上帝的先知——莎士比亚);132(精神领域中许多首领之王),169(民族先知——诺克斯),250(不善辞令的先知)
Prosbyterian party 长老派 281
Protectorship 护国公 264,309
Protestantism 135 (何以需要新教),141,142(成为以后欧洲历史发展的根源),151(新教改革的原因),155,156(新教的影响),157(新教生命力的重要标志),261(新教的顶峰),273(新教运动的三次行动),164(新教退化)
Providence 上帝 5,14,66
psalm 赞美诗 53(《圣经·旧约·诗篇》),127(宇宙赞美诗)
Punctum Saliens 奇特之点 194
Purgatory 净界 102(但丁)
Purgatorio 净界 104,135
Puritan 清教徒 88,139,165(清教徒史),237,238(清教徒的昭雪),240
Puritanism 清教 132,164,237(与形式)

quackery 骗术 4

Ragnarok or Twilight of the Gods 世界的最后破灭 44,45
Remadhan 斋月 63,86
reality 现实,实在 147(不惜任何代价认识现实——路德),179(费希特),231(外表的东西不等于现实),237(实在与外表不能分离)
Reformation 基督教改革运动 132,167(对苏格兰的影响),229
Reformer 宗教改革家 133,134
religion 宗教信仰,宗教教义 2,3(no-religion 非宗教信仰),4,7(Pagan Religion 异教信仰),35(人类宗教发展史的里程碑),80(穆罕默德教义)
repentance 忏悔 53,109,110(但丁对人净界忏悔的描述)

reprobation 惩恶、惩罚 84(穆罕默德),149(永恒惩罚)
reticence 含蓄 253(论克伦威尔)
Revelation 神启,启示 12(上帝可见的启示),127,187(连续的启示),233(肉体的神启——诺瓦利斯语)
revolution 革命 136,168(C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另见 French Revolution]
revolutionist 革命家 158(一般经历)
Reynard 列那狐 123
Rime 莱姆(巨人白霜) 20
Rune 如尼文(北欧古文字) 31(奥丁创造),33,183,184

Sabeans 古也门人 11,55
Sagas 中世纪北欧传说/音译:萨迦 19
Salam 色俩目 85
Salt of the Earth 社会精英 258
Salvation 救世 84(穆罕默德)
Sansculotte 长裤汉/无套裤汉 232,273
Sansculottism 急进共和主义,急进行为 145,227,234,273
satirist 讽刺家 92
savage 野蛮人 20
save 得救 203
saviour 救星 15
sceptic 怀疑主义者 96(怀疑主义者的浅薄见解),127(评莎士比亚),188(法国怀疑论者——伏尔泰)
scepticism 怀疑主义 3,51(时代),197,200(道德上的表现),202(怀疑主义的世界),203,211,228,239,240,248
School-divinity 经院神学 99
science 科学 9,22,23,80(容易忘记神性)
secret 秘密 91(宇宙的公开秘密——歌德语),132,187
sectarianism 宗派主义 56
self 自我 65(自我否定),65(自我虚无),77,122
sensuous nature 感性的性质 112
sentimantalism 感伤主义 203
Serpent,the Great World 尘世巨蛇 44
Shekinah 舍金纳 12
silence 沉默 115(沉默的帝国),258(《圣经》语,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sin 罪恶 138 (阳光下万恶之首——《圣经》语,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sincere 真诚 107,144(伟人的首要条件),170(英雄的首要特征——诺克斯),202(世界会重新转向)
sincerity 真诚 35,52,62(有某种神性),179
Skald = Scald (古代北欧)吟唱诗人 37,196
Skrymir 斯克里默(巨人) 42,43,44
society 社会 13(奠基于英雄崇拜)
song 歌,诗歌,歌曲 94,95(深刻歌曲的含义),103(好诗都是歌;歌是英雄诗体的语言),99,102,103,112(神秘莫测之歌——《神曲》),104(真正的歌——《神曲》),117(但丁歌曲的主旋律),117(莎士比亚歌颂)
soul 灵魂 34(人类历史之魂——英雄崇拜),153(拯救人的灵魂——路德),178(众人之魂——文人英雄)
sovereign 统治者 142(虚伪的与真正的)
speach 语言 31(第二种语言),95(一切语言有歌的因素),186(讲演的独特用处)
Sphere-Harmony 天体的和谐 95,188(莎士比亚、歌德)
spiritual 精神的东西 142
spiritual paralysis 精神麻痹(瘫痪) 196,197
spokesman 代言人 112 (但丁,中世纪的代言人)
star 星 103 (但丁老师的箴言:你跟

着你的星……)
Star chamber 星法院 165
Stümper 砍伐树桩的人 180(费希特论)
substance 实体 198(永恒实体)
Suffering 苦难 105(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完善——《圣经》语)
Surpernatural World-Cathedral 超自然的世界大教堂 105
Sympathetic 同情 107
Syrian formulas 叙利亚教派的空洞形式 73

Temple 神殿 12(宇宙中只有一座神殿),72(世界神殿)
terza rima 三行体诗 104(但丁)
theocracy 神权政治 175,176,261
theology 神学 185 (阿贝拉的形而上学神学)
theorem 定理 135 (宇宙的定理)
Thialfi 席阿尔费 42
Thor 托尔神 39—45,138,148,158
thought 思想,思维 92(上帝的思想),94(一种有音乐和谐的思想),105(痛苦的产物),112(原始思维),189(人做的一切都是思想)
time 时间 14,44
tolerance 宽容 172(诺克斯)
Tophet 地狱 127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超验哲学 179
transcendentalism 先验主义 97
truth 真理 31(美学真理——席勒),65,84,156(真理的给予者),197(貌似有理,以票数多少为准),204(永恒真理的代言人),208(约翰逊坚持真理)
Twilight of the Gods 世界的毁灭 45

ultimus Romanorum 罗马风格的人物 212(老塞缪尔)
unconscious 潜意识 129(穆罕默德真正伟大之处),208
understanding 知性,理解力 52,65(使人聪明),118(莎士比亚与培根媲美),122,194
universality 普救思想 56
universe 宇宙,世界 4(宇宙论),6,7,10,24,34(宇宙和生命的重大奥秘),45,62(宇宙是什么?),91(神圣奥秘),92(上帝思想的体现),135(无限)
university 大学 185,186(产生与发展)
unseen Holy 幽冥的圣灵 132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87(边沁),198(走向新信仰的探索)

valet 贴身男仆 211
Valkyr 瓦尔基莉 36
valour 勇敢 38(真正的勇敢与凶恶有别,是一切的基础),40(勇敢是同情的基础,又是真理和人一切崇高品格的基础),47(勇敢的神圣化),137
vates 预言家 91,92(先知预言家与诗人预言家)
Vauxhall 人间乐园 93,216
verse 诗 19
Vicegerent 代言人 153(上帝的代言人)
view 观点 135(不能把宇宙包括穷尽)
virture 美德 113(原始思维)
vision 洞察力 118(莎士比亚),121(衡量人的正确尺度)
voice 心声 131 (表述民族心声的人)
Voltaireism 伏尔泰主义(学说) 16,164

Wager of battle 决斗断讼 151,165,246
Wagrams 瓦格兰姆战役 277
War 战争 234(玫瑰战争、蒙特福特战争、清教徒战争),235(信仰反对无信仰的战争),159(农民战争)
Watches with dial-plates of transparent crystal 有透明刻盘的钟表(歌德对莎士比亚

的评论） 120[卡莱尔以此评歌德]
Well Zem Zem 渗渗泉 56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 127
Westminster Confessions 威斯敏斯特忏悔 241
wisdom 智慧 65 （上帝向尘世启示的最高智慧）
witchcraft 巫术 199(巫术还崇拜有生命的魔鬼。批判排除神性的机械论）
Witenagemote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 188
Worcester Fight 伍斯特战役 244,280
world 世界 102(永恒世界、暂时世界），110(无形世界),111(精神世界）
World-Voice 万众之声 116
World-Machine 世界机器 196
worship 崇拜 141
wrong 邪恶 87,228(魔鬼的邪恶）

Yimer 伊默 23 （创世之神）

《圣经》引语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coal

"a live ***coal from the alter***"（"来自圣坛的一块烧红的炭"） 187 （《旧约·以赛亚书》）

crackling

"the ***crackling*** of thorns under the pot"（[笑意味同情，善良的笑声，不是]"釜底荆棘的爆裂声"） 125 （《旧约·传道书》）

denieth

"Whosoever ***denieth*** me before man!"（"凡在人面前不认我！"） 155 （《新约·马太福音》）

Fire

"a secred Pillar of ***Fire***"（"一条神圣的火柱"） 180 （《旧约·出埃及记》）

flesh and blood

"We are to take no counsal with ***flesh and blood***."（"我们不要去与凡人商量。"） 65 （《新约·加拉太书》）

God

"Walking with ***God***."（"与上帝同行。"） 274 （《旧约·创世记》）

imspiration

"the ***imspiration*** of the Almighty"（"全能者的气息"） 65 （《旧约·约伯记》）

Kingdom

"Thy ***Kingdom*** come."（"愿你的国降临。"） 259 （《新约·路加福音》，《新约·马太福音》）

light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19 （《旧约·创世记》）

lily

"Consider the ***lilies*** of the field; they toil not, neither do they spin: yet Solomon in all his glory was not arrayed like one of these."("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就是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呢。") 93 (《新约·马太福音》)

man

1."the ***man*** according to God's own heart"("遵行上帝意旨的人") 53 (《新约·使徒行传》)

2."It is not in ***man*** that walketh to direct his steps."("人不能支配自己的一生。") 53 (《旧约·耶利米书》)

neck

"the Horse——'hast thou clothed his ***neck*** with *thunder*'?"("马颈上飞舞的骠毛,是你替它披上的吗?") 56 (《旧约·约伯记》)

seek

"Seekest thou great things, ***seek*** them not."("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 258—259 (《旧约·耶利米书》)

silence

"There is a time to speak, but also a time to keep ***silence***."(静默有时,言语有时。)258(《旧约·传道书》)

sin

"It is the chief of all the ***sins*** that see done under the sun."("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138 (《旧约·传道书》)

spear

"He 'laughs at the shaking of the ***Spear***!'"("它向掷过来的短枪发出冷笑!") 56 (《旧约·约伯记》)

strong delusion

"'***Strong delusion***', that he should believe the thing to be which is not!"("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280 (《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

suffering

"to become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完善") 105 (《新约·希伯来书》)

temptation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不要带我们进入诱惑之中。") 278 (《新

约·马太福音》)

trust

"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in Him."("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信任他。") 65 (《旧约·约伯记》)

书名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Account of his Embessy 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记事》 5

Book of Job《圣经·约伯记》 56

Contract-social 卢梭著《社会契约论》 214

Costus of Venus 席勒著《维纳斯的腰带》 31

Dictionary 约翰逊著《词典》 210

Divine Commedia/Divine Comedy 但丁著《神曲》 100,102,112(属于基督教10个世纪),135

Inferno 但丁《神曲·地狱篇》 109,110

Purgetorio 但丁《神曲·净界篇》 109

Paradiso 但丁《神曲·天堂篇》 109,110

Edda《埃达》/《伊达》(古代冰岛文学名著):

the Elder Edda《老埃达》;又作 Poetic Edda《诗体埃达》,一译:《伊达诗集》

the Younger Edda《新埃达》,又作 Prose Edda《散文埃达》,一译:《伊达散文集》 19,26,35,39

Emile,outraité de L'éducation 卢梭著:《爱弥尔,关于教育》 214

Heimskringla 斯诺罗著《挪威诸王史》,又译《海姆斯克林拉》《挪威历代国王传奇》 27

Hamlet 莎士比亚著《哈姆雷特》 93

Koran《古兰经》 73,74,75

Life of Bratus 普鲁塔克著《布鲁图传》 212

Navum Organum 培根著《新工具》 118,120

On the Nature of the Literary Man 费希特著《论学者的本质》 179

Pilgrims Progress 班扬著《天路历程》 7

Republic or on Justice 柏拉图著《理想国》 8

Scripture《圣经》 155
Sonnets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124
Table-Talk 路德著《席间漫谈》 162
Völuspa Song (《老埃达》中的)《瓦洛斯帕》诗歌 45

卡莱尔生平、思想和著作年表

1795 年 12 月 4 日,托马斯·卡莱尔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登佛里斯州埃克尔费亨村,父 James Carlyle,母 Margaret Aitken,二人生有九个孩子(4 子 5 女),托马斯是长子。

(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第一部出版,勃斯韦尔死,诗人济慈生)

1801 年(六岁)卡莱尔未来的妻子 Jane Baillie Welsh 珍妮·韦尔什出生。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成立)

1802 年(七岁)到霍坦姆村教区小学上学。

1803 年 (辉格党刊物《爱丁堡评论》问世)

1805 年 (德国作家席勒去世)

1806 年(十一岁)父亲对卡莱尔寄予希望,送他进城,入安南文法学校。

(经典作家马克思诞生)

1809 年(十四岁)进入爱丁堡大学文科读书。

(英国诗人丁尼生诞生)

1812 年(十七岁)暑假期间,继续留校读书,读苏格兰唯心主义学派著作,读伦理哲学,补读休谟、吉本、莎士比亚著作。

1813 年(十八岁)夏季,参加宗教测试(父亲希望卡莱尔长大后,做教牧人员)。

1814 年(十九岁)未获学位,即离开爱丁堡大学,成为安南学校的数学教师。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死)

1815 年(二十岁) 做石匠的父亲詹姆斯移居离埃克尔费亨村西北二英里的梅因希尔村务农。圣诞节时,托马斯·卡莱尔首次会见埃德华·艾尔文牧师,后成为挚友。

(滑铁卢之战,联军击败拿破仑)

1816 年(二十一岁)11 月任克科迪学校的校长。

1817 年(二十二岁)卡莱尔不再考虑担任神职。读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

1818 年(二十三岁)11 月移居爱丁堡,任私人家庭教师,初次患消化不良症。

1819 年(二十四岁)开始学习德语,由文化而哲学,成为"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马克思恩格斯语)。思想上对宗教产生怀疑,开始学习法律。

(评论家罗斯金生)

1820 年(二十五岁),向《爱丁堡百科》投稿,撰写"孟德斯鸠"等条目。

(经典作家恩格斯诞生)

1821 年(二十六岁)5 月末,经艾尔文牧师介绍,初次会见珍妮·韦尔什。

1822 年(二十七岁)2 月,经艾尔文介绍,在富有的布勒家担任家庭教师。夏,史称"利斯道上顿悟",即在蒙丁堡市得斯港散步时,内心突然经历了对于宗教从"永远否定"到"永远肯定"的转变。后写作短文评歌德的《浮士德》

(诗人阿诺德生,诗人雪莱死)

1823 年(二十八岁)《席勒生平》在《伦敦评论》上发表。

1824 年(二十九岁)翻译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去伦敦的 Highgate 拜访诗人柯勒律治。

(诗人拜伦逝去)

1825 年(三十岁)从事德国小说的翻译。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去世)

1826 年(三十一岁)卡莱尔一家离开 Mainhill,移居 Scotsbrig。

10 月 17 日,卡莱尔与韦尔什结婚。迁往爱丁堡的 Comely Bank 21 号新居。

1827 年(三十二岁)1 月—6 月写作自传体小说 Wotton Reinfred(未完成)。

春,与杰弗里相识。

6 月,把最初的论文《里希特(让·保尔)》投给《爱丁堡评论》。选译的《德国小说》出版。"在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马克思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321 页)。

1828 年(三十三岁)5 月 6 日,因经济拮据,移居克雷根帕塔克,6 月热心地为杂志写稿,评彭斯的文稿在《爱丁堡评论》发表(后收于《过去与现在》)。

1829 年(三十四岁)4 月,评伏尔泰一文在《外国评论》发表。6 月,写《时代的象征》,抨击社会。

1830 年(三十五岁)致函歌德;《论历史》在《弗雷泽杂志》发表。秋,开始写作《旧衣新裁》。

1831 年(三十六岁)8 月带着《旧衣新裁》原稿赴伦敦。会见密尔。《十四十五世纪德国文学》发表于《外国评论季刊》。

1832 年(三十七岁)1 月 22 日父詹姆斯去世(73 岁)。3 月,卡莱尔离开伦敦。(歌德、司各脱、边沁等逝世。选举改正法案通过)

1833 年(三十八岁)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发生兴趣。8 月,接受美国作家、思想家爱默生的访问。《再论历史》发表于《弗雷泽杂志》。11 月,同刊登载《旧衣新裁》稿。

(牛津宗教活动开始)

1834 年(三十九岁)春,决心移居伦敦,以写作为生。6 月 10 日迁居伦敦郊外切尔西区的切内街 5 号(后为 24 号)。9 月开始写作《法国大革命》。12 月牧师艾尔文逝世。

1835 年(四十岁),《牧师艾尔文之死》在《弗雷泽杂志》发表。得到密尔的支持,确定写作《法国大革命》。偶与斯特林家人相识。3 月 6 日,此前写好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原稿在密尔家被仆人误烧毁。会见诗人索塞及华滋华茨。

1836 年(四十一岁)《旧衣新裁》在美国出版。结识诗人泰勒。

1837 年(四十二岁)1 月 12 日,《法国大革命》写完。5 月,发表第一组关于德国文学的讲演,六次。听众有:斯特林父子,马志尼、萨克雷、亨特、福斯特等。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1838 年(四十三岁)5 月,发表第二组关于欧洲文化史的讲演,十二次。《旧衣新裁》及《评论选集》出版。

(宪章运动爆发。6 月,维多利亚女王加冕)

1839 年(四十四岁)5 月,发表第三组关于近代欧洲革命的讲演,六次。《宪章运动》出版。各方友好劝卡莱尔赴美讲演,未成。

1840 年(四十五岁)5 月,发表第四组关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讲演,六次。秋,开始关于克伦威尔的研究。

1841 年(四十六岁)托利党议员米尔恩斯评论《宪章运动》并邀卡莱尔同游约克郡。3 月,《论英雄与英雄崇拜》出版。去克伦威尔转战的各地考察旅行。秋,写作《过去与现在》。

1842 年(四十七岁)2 月岳母去世。卡莱尔游历比利时。

1843 年(四十八岁)春,《过去与现在》出版。恩格斯于 1884 年发表书评,认为“卡莱尔这本书是惟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他始终比较靠近托

利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26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卡莱尔的思想观点,指出“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同上646页)这是卡莱尔的历史观的基础。又着重指出“一方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同上647页) 12月中旬,放弃有关清教徒革命和共和国史的写作计划,拟订计划编纂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说集。

1844年(四十九岁)发表《长期国会一次选举》(刊于《弗雷泽杂志》)。9月,约翰·斯特林去世。

1845年(五十岁)8月下旬编写完《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说集》一书,11月出版。对普鲁士极感兴趣,颇想一游。此后五年,一直未写作。

1846年(五十一岁)家庭里开始洋溢着和平气氛。前往北爱尔兰旅行。

(谷物条例被废止)

1847年(五十二岁)卡莱尔接待爱默生二度游欧。爱默生发表系列讲演,卡莱尔作陪。

1848年(五十三岁)4月,进城观看宪章运动的示威。

(莫利斯、金斯莱、拉德罗等开创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国王退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

1849年(五十四岁)6月弗劳德初次会见卡莱尔,从6月到8月约六周在爱尔兰旅行。12月在《弗雷泽杂志》上发表《黑人问题》。

1850年(五十五岁)从1月到7月出版《当代评论》系列小册子八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卡莱尔等资产阶级“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书评“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文中指出:前期“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与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惟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0页)。同时又不放过卡莱尔思想的两重性,指出: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劳动群众的力量,

认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又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只有伟人或英雄人物才是决定历史前进的主宰。

(杰弗瑞,华滋华茨,保守党领袖 Peel 等去世)

1851 年(五十六岁)从 1 月到 3 月间写作《斯特林传》,同年出版。12 月,赴巴黎旅行。开始构思有关腓德烈大帝的写作。

(英国举办世界大博览会)

1852 年(五十七岁)阅读有关腓德烈大帝的图书资料,从 8 月下旬到 10 月中旬首次去德国旅行,凭吊腓德烈战场。

1853 年(五十八岁)12 月卡莱尔的母亲去世(83 岁)。即席讲话,关于黑人问题。

1854 年(五十九岁)开始写作《腓德烈大帝》,收到狄更斯《艰难时世》,系作者题献给卡莱尔的。

1855 年(六十岁)从年底起,卡莱尔夫人开始把郁闷的心情写进日记,到翌年夏天继续记日记。

(刘易斯著《歌德生平与著作》出版)

1856 年(六十一岁)卡莱尔著作普及本开始出版。

1857 年(六十二岁)5 月,Lady Ashburton 去世。此后卡莱尔家中再次恢复和平。与密尔来往减少,关系疏远。

1858 年(六十三岁)8 月到 9 月为了写作,再次赴德旅行,10 月,《腓德烈大帝》第一、第二卷出版。

1859 年(六十四岁)(密尔发表《论自由》,引起争论)

1860 年(六十五岁)弗劳德接任《弗雷泽杂志》主编,此后,常来拜访卡莱尔,作长谈。

1861 年(六十六岁)(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2 年(六十七岁)《腓德烈大帝》第三卷出版。卡莱尔右手颤抖,影响写作。

1863 年(六十八岁)发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卡莱尔夫人坐车外出,不慎受伤。

1864 年(六十九岁)10 月,卡莱尔把自己专用的马车赠给夫人。《腓德烈大帝》第四卷出版。

1865 年(七十岁)1 月,《腓德烈大帝》写完,第五、第六卷出版。11 月,当选为爱丁堡大学的名誉校长。

1866 年(七十一岁)3 月 29 日,从伦敦前往爱丁堡就职。4 月 2 日,发表就职演说,7 日出发去 Scotsbrig,同月 21 日,卡莱尔夫人去世(65 岁),英国女王为此给卡莱尔写来慰问信。23 日,卡莱尔回到伦敦。同月 26 日,卡莱尔

夫人葬于 Haddington。

1867 年(七十二岁)8 月,《论书的选择》(就职演说文本)在《麦克米伦杂志》发表。

1868 年(七十三岁)秋,外甥女 Mary Aitken 来照看舅舅的家务。

1869 年(七十四岁)卡莱尔著作集丛书版开始发行。

1870 年(七十五岁)10 月,卡莱尔发觉手臂不灵活。11 月向《泰晤士报》投寄有关普法战争(1870—1871)的信。

(作家狄更斯去世)

1871 年(七十六岁)《卡莱尔先生论战争》发表。

1872 年(七十七岁)写作《挪威早期帝王史》;晚年留言,友人勃朗宁、达尔文(著名的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之弟)、福斯特、艾略特、丁尼生、廷德尔、斯蒂芬兄弟等同署。

1873 年(七十八岁)请福斯特代笔记录遗嘱,交代身后各事。

1874 年(七十九岁)2 月,接受普鲁士的勋章。12 月,英国有人建议女王授予卡莱尔封号时,遭到拒绝。

1875 年(八十岁)12 月 4 日,八十寿辰时,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贺辞和纪念品。《挪威早期帝王史》出版。

1876 年(八十一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77 年(八十二岁)5 月,致函《泰晤士报》主编,对当前危机发表看法。

1878 年(八十三岁)把手稿《回忆录》、夫人信函交给弗劳德,请他酌情处理。

1879 年(八十四岁)勃朗宁、罗斯金、莱基、阿林厄姆等前来庆贺八十四岁寿辰。

1880 年(八十五岁)照例坐马车外出散心,但已无心观览车外风景。

1881 年(八十六岁)2 月 5 日,卡莱尔去世,10 日,葬于故乡埃克尔费亨村教堂墓地。《回忆录》出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作者＝[英]托马斯·卡莱尔著
页数＝３００
ＳＳ号＝１１９４９１０７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３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第一讲　神明英雄　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１８４０年5月５日　星期二讲演）
第二讲　先知英雄　穆罕默德：伊斯兰教（１８４０年5月8日　星期五讲演）
第三讲　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１８４０年5月１２日　星期四讲演）
第四讲　教士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１８４０年5月１５日　星期五讲演）
第五讲　文人英雄——约翰逊、卢梭、彭斯（１８４０年5月１９日　星期二讲演）
第六讲　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近代革命运动（１８４０年5月２２日　星期五讲演）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圣经》引语索引
书名索引
卡莱尔生平、思想和著作年表